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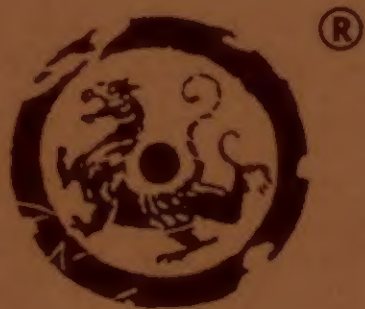
儒藏

史部

第六十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儒藏



B222
30
(66)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謝臯羽年譜	清·徐沁 編撰	一
閑閑老人年譜	清·王樹枏 編撰	三七
耶律文正公年譜	王國維 編撰	一七三
元遺山年譜彙纂	繆鉞 編撰	二六一
許文正公考歲略	元·耶律有尚 編撰	四〇九
許魯齋先生年譜	清·鄭士範 編撰	四三九
郝文忠公年譜	清·秦萬壽 王汝楫 編撰 張翥 增補	五一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明·徐袍 編撰	六四七
戴剡源年譜	孫善福 編撰	七二五
水邨先生年譜	清·龔望曾 編撰	八三九



謝阜羽年譜

清·徐沁編撰

吳洪澤校點

李文澤一審

周斌二審

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謝臯羽年譜》一卷，清徐沁編撰。原載清康熙三十六年新安張氏刊《昭代叢書》甲集卷二一。

謝翱（一二四九—一二九五），字臯羽，自號晞髮子，又號宋累，宋長溪（今福建霞浦）人，徙浦城（今屬福建）。咸淳間試進士不第，慨然倡古文，作《宋饒歌鼓吹曲》、《宋騎吹曲》上太常，傳唱一時。德祐二年，率鄉兵數百人投文天祥於延平，任諮議參軍。景炎二年，以文天祥被俘，潛逃至浙東，寄居山陰王修竹家。三年，嘗與唐珏、林景熙等密收宋陵遺骨葬於蘭亭。其後往來於永嘉、括蒼、鄞、越、婺、睦州等地，與方鳳、吳思齊、鄧牧等結汐社。元元貞元年卒於杭州，年四十七。謝翱爲宋遺民，爲文桀驁，常以濺血之筆，抒亡國之痛。著有《金華遊錄》一卷、《楚辭芳草譜》一卷、《晞髮集》十卷、《遺集》二卷、《天地間集》一卷。事蹟見方鳳《謝君臯羽行狀》、任士林《謝翱傳》。

謝翱年譜，以清徐沁譜爲最早。近人鄭貞文撰有《鄭謝年譜合編》，係爲鄭思肖、謝翱二人譜年，較簡略，收入福建省教育廳一九四一年排印本《鐵函心史》內。本書所收爲徐沁譜。沁爲會稽人，嘗刊《晞髮集》，因採其遺事，考訂而爲是譜。譜中述翱率鄉兵勤王及隨文天祥轉戰抗元事稍詳，然總體仍失於簡略，且偶有失誤，《四庫全書總目》摘其考訂疏失二事，甚是。是譜又嘗隨集刊行，附於光緒間排印本《謝臯羽所著書》及《晞髮全集》內，或題作《謝臯羽年譜遊錄注》，有近人鄧實校錄。

謝臯羽年譜小引

爲忠義于國尚存之日猶易、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倍難。夫國旣已亡矣、舉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接、無一不與斯人相忤。又况所聞所見與所接者、咸能觸其黍離之感、而悲痛于不自知、則斯人者、其必爲山川間氣之所鍾。較之國亡與亡諸臣、雖有生死之不同、而其爲忠義則一也。有宋謝臯羽、當文信國旣歿之餘、猶時時登西臺而慟哭。余曾于嚴先生祠堂中一拜其位、後復得於越徐埜公氏所著年譜



及金華遊錄注讀之、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豈非忠義之氣其感人有獨深歟。皐羽生于理宗九年^①、距臨安之陷二十有八年。次年端宗航海、又二年而宋亡、皐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信國死、又十六年而皐羽始死。其作冬青樹引及開月泉吟社、與夫金華之遊、汝社之會、皆在信國死後、殆所謂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者也。苟非堊公氏詳考而備錄之、曷由知其初終次第有如是之曲折乎哉。則皐羽爲信國功臣、而堊公又皐羽之功臣矣。心齋張潮謨。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歷陽 戴移孝 无忝 校

謝臯羽年譜

會稽徐沁埜公著

巳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先生世居福州長溪、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父鑰、娶秘書省正字繆烈女。生先生。其月日時無攷。



信藏

庚戌 淳祐十年

時年二歲。

辛亥 淳祐十一年

時年三歲。

壬子 淳祐十二年

時年四歲。

癸丑 理宗寶祐元年

時年五歲。

甲寅 寶祐二年

時年六歲。

乙卯 寶祐三年

時年七歲。

丙辰 寶祐四年

時年八歲。

丁巳 寶祐五年

時年九歲。

戊午 寶祐六年

時年十歲。



己未 理宗開慶元年

時年十一歲。

庚申 理宗景定元年

時年十二歲。

辛酉 景定二年

時年十三歲。

壬戌 景定三年

時年十四歲。

癸亥 景定四年

缺页

丁卯 咸淳三年

時年十九歲。試進士不第。初理宗朝^②姜夔以紹興大樂多用大晟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因上大樂議。復自作聖宋鐃歌曲十四篇。詔付太常。至是先生亦作宋祖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又爲宋騎吹曲十篇。上太常樂工習之。論者謂其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堪與唐柳宗元相並。

戊辰 咸淳四年

時年二十歲。以下無考。要皆落魄漳泉間。

己巳 咸淳五年

時年二十一歲。

庚午 咸淳六年

時年二十二歲。

辛未 咸淳七年

時年二十三歲。

壬申 咸淳八年

時年二十四歲。

癸酉 咸淳九年



時年二十五歲。

甲戌 咸淳十年

時年二十六歲。

乙亥 恭帝昀德祐元年

時年二十七歲。

丙子 德祐二年五月、端宗改景炎元年。

時年二十八歲。是歲正月、臨安陷。丞相文公天祥
亾走江上、逾海至閩。五月朔、端宗登極于福安、改
元景炎。文公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檄州郡

大舉勤王之師。七月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先生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杖策詣軍門，遂署諮議叅軍。

丁丑 景炎二年

時年二十九歲。是歲，車駕航海。文公于正月自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捷號令通于江淮。引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文公妻妾男



女皆被執、幕僚張汴等死之。公僅與長子道生、客杜澣以數騎免、趨永豐。按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漳水潛者、卽贛郡西南之章江、而非閩之漳州。其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者、乃永豐之睢陽廟也。見韋素鼓語。後先生有祭公文曰、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是歲相別于贛、益較然矣。

戊寅 景炎三年

時年三十歲。按文公是歲移軍惠州、行朝入覲、授少保、信國公。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兵潰被執。

按胡翰傳云公被執時、髡匿民間、流離久之。第先生章水之別在前、故未及從公于難。其匿迹流離者、要自贛還浦之時耶。

己卯 帝昺祥興元年、宋亡。

時年三十一歲。先生既歸浦城、家室散亡、于軍伍中購得一子、力作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因委而出游。初、文公有端硯一方、腰縈白紋如玉名玉帶生、自爲贊題其背曰、紫之衣、今綿綿、玉之帶、今卷卷、中之藏、今困困、外之澤、今日宣。於乎、磨爾



心之堅今、壽吾文之傳今。文天祥造籀文凡四十
四字、甚寶愛之、後贈先生故獨攜此硯以行。按方
鳳行狀曰、避地浙水東、畱永嘉括蒼四年。其游樂
清之雁山、縉雲之鼎湖、雖不詳歲月、當在此時。

庚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時年三十二歲。畱甌括間。

辛巳

至元十八年

時年三十三歲。畱甌括間。

壬午

至元十九年

時年三十四歲。是歲十二月九日、文公死、節于燕、乃別贛之後五年也。嗣是先生悲不能禁、每隻影行游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痛哭。

癸未 至元二十年

時年三十五歲。方鳳行狀曰、往來鄞、越復五年。自癸未迄丁亥、皆其時也。越于行都爲輔郡、故家大俗多有人尚風節。會稽王才翁、英孫與山陰徐受之、天祐竝爲衣冠避亂者所宗。英孫爲宋戚少保、



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別號修竹、長于詩文、有集行世。時方延致四方游士、賦咏相娛、先生依焉。偶出所長、見者皆自爲不及、不知其爲文公客也。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時年三十六歲。先生在越主王修竹家。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時年三十七歲。此文公死節之後三年也。攷西臺慟哭記、過姑蘇、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維時六陟



難作。詳考始末、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帑事及丘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于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牕密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珏、永嘉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先生咸主王監簿冢、

協謀收掩陵骨。故別王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臯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胡翰傳云、翔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祔思諸陵、正指此舉。又楊維禎爲文弔翔、中言楊璉發陵、翔有陰移冥轉之功、其詞曰、過橋山之橫陵兮、重又罹彼璉毒。機不容于一髮、今幸首丘之遄復、豈人力之我假、今實在天之遺靈。封抔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其冬青行中所謂文山老客智且勇者、特歸美于臯羽、益顯而



著矣。第諸本歲月紀載不同、彭山季本以臯羽引
中有白禾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開唐
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瑋解之曰、星
在尾者、寅月也、此卽乙酉正月。若係寅歲、無論相
距甚遠、是時先生尚未入越、安得作冬青引相別
耶。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時年三十八歲。先生寓越。此文公死節之後四年
也。按登西臺記哭公于越臺、任士林傳所謂過勾

越行禹窆間北嚮而哭。間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哭。其游四明諸勝及新昌之沃洲、天姥、雖歲月無攷、要皆往來鄞越之日也。維時浦江有吳清翁渭、曾仕義烏、令退居吳溪邑。人方韶卿鳳、宋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未仕高隱、延于家。永康吳子善思齊者、乃陳亮之外曾孫、用蔭補官、嘗攝嘉興丞、自號歸全子。與鳳善、同居浦汭。是歲十月之望、渭開月泉吟社、徵檄遠近、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期明年丁亥三月上巳、定殷



最、榜示同人、一如科舉法。按田水南序云、清翁退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翺、括吳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校揭賞云。是先生固嘗往來于浦陽、至戊子歲而始決計去越也。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時年三十九歲。月泉吟社于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竣局、共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中選者二百八十人。首爲羅公福、卽三山連文鳳。次馬澄翁、卽義烏

馮澄。又次高宇、卽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啓事者凡三十人、授梓者倍之、一時傳爲盛事。先生旣與參校、當在浦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時年四十歲。先生居越。自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猶惓惓于窆骨事、因作冬青樹引。別唐珏、卽于是夏去而之浦陽、主吳渭家。渭爲吳溪著姓、雅好客、故遺逸多依焉。其子幼敏、字功父、登宋亞榜進士、素嚴事先生。無子、以從子貴爲嗣。渭命貴受先生春



秋業、方鳳亦命其子肖學從者翕然。渭之弟謙字仲恭、與先生雅相善。其子似孫、時從先生游。謙方延鳳與思齊爲江源講經社。初、先生亦立汝社、以會友。至是始合爲一、情好彌篤。游月泉、仙華巖、麓諸勝、當在此時。是歲又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睦有小爐峰、遂窮三瀑布之勝。擬四亭二橋名、屬同志經度之。又西入杭、慕屈原懷郢都、託興遠游、自號晞髮子。又稱宋纍者。歲晚歸浦陽、爲文祭信公、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時年四十一歲。正月五日、先生偕方韶卿、鳳子肖翁、陳君用公凱、其弟帝臣公舉、吳續古、似孫與金華葉審言、謹同游金華仙洞及北山諸勝、凡畱山中旬有五日、作游錄一卷。是歲寓浦江、授徒著書、有除歲詩。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時年四十二歲。先生寓浦江。是歲爲文公死節之後八年。冬杪過嚴陵、登西臺、設文公主、酌酒哭奠、



作西臺慟哭記。語多瘦詞。稱文山爲唐宰相魯公、
三友人爲甲乙若丙。張丁注以甲爲吳思齊、乙爲
馮桂芳、丙爲翁衡。先生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
詞、竹石俱碎。距乙丑歲侍父鑰初登臺時、蓋二十
六年所矣。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時年四十三歲。元旦立春、有詩。時寓浦江、作浦陽
先民傳、應是此時。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時年四十四歲。先生往來婺、睦間。憩睦。主翁登兄弟家。嘗過嚴陵。于釣臺南得唐方干舊隱處。名白雲原。有終焉之志。顧其徒曰。死必葬我于此。因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勒石。未就。睦產薪炭。先生每于秋暮載至杭。易米。以其羨充游資。

癸巳 至元三十年

時年四十五歲。先生憩睦。其遊跡無攷。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時年四十六歲。先生復由鄞入越。與錢唐鄧牧遇。



于會稽。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
盍往見之。後從游皆前所聞者。第牧所舉、不知爲
何人。按、剡源戴表元作楊氏池堂讌集詩序、凡十
四人、如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台、陳、方、申
夫、潘、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雪、周密、公謹、與杭、楊
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遂爲杭人。杭人之有文
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
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先生所往還者、或卽
此數君耶。且表元作千峰酬倡序、復引故友謝羽

③阜之言、似皆聲氣應求之侶。惜晚年詩卷無存、故亦莫得而考矣。是時寓杭、娶遺人劉氏女。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往還。惟牧傳云、先生館嚴陵故舊、因娶某氏女。又云、逮收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初不知娶于杭之劉氏女。九鎖山人與先生同時交好、何未之悉耶。是歲秋九月、爲吳謙作樂閒山房記。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時年四十七歲。先生復過婺、尋汝祖舊盟。是夏、



由睦入杭、肺疾尋作。八月壬子、終于劉氏舍。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方燾、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翁衡、會小廬峰、相嚮哭、遂度釣臺南、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越明年丙申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藁殉。同年生吳謙爲誌、納諸壙。兆在故居舍人范端臣墓右。倣剡上戴顓墓表、題曰粵謝翱墓。其徒吳貴虞而歸、婺貴之父、幼敏、乃捐田、祀于浦江月泉精舍、以奉蒸嘗、學者稱爲睇髮先生。時有嚴侶

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居瀨上、嘗從先生游、乃與社中友卽墓前築許劍亭。憲使盧華高其義爲之書。今嚴陵子陵祠設位、侑方干右。臺南之墓久荒、并故碣亦失。至正間、楊維禎爲建德理官、卽其地得先生所藏故硯名玉帶生者、且爲文刻石以表墓、亦俱湮沒。嘉靖中、有里豪傅稿治塚、據其上、郡守當塗楊金力爲清復、屬郡人鄧椿記之。道有碑亭是也。墓前方石題謝公之墓、左一碣題宋隱士謝臯羽先生墓、右一碣叢蔽莫辨。當墓爲許劍



亭、重建于萬歷末、碑文直指張養素撰、觀察米萬鍾書、亭楔乃溫陵蔣德璟天啓壬戌歲題、宰木扶疎合抱、森罨亭際、每舟過輒遙見之。康熙乙卯歲杪、予經釣臺渡溪南謁墓、適土人伐而爲薪、歎惜久之、愛其人以及其樹者、今亾矣。夫庚申孟夏旬有二日、復酹酒墓上、爲文哭之、以志悲感云。

跋

人當耆艾之年、苟欲追錄前此歲月所歷而爲之譜、已難于追思索摸。又況生于數百年之後、而追溯乎數百年之前、不尤難之難乎。徐塾公所作謝臯羽年譜、考訂詳明、援引精當、覺宋纍之魄、而目如生、晞髮之魂、鬚眉畢現、誠可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已。心齋居士題。

校記

①「九年」之上，據年譜正文當有「淳祐」二字。

②理宗：《四庫全書總目》卷六〇《謝臯羽年譜》提要云：「姜夔乞正雅樂在寧宗慶元間，而譜以爲理宗時，亦（徐）沁之誤也。」據此，當作「寧宗」。

③謝羽臯：當作「謝臯羽」。



備藏

謝臯羽年譜跋

閑閑老人年譜

清·王樹枬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閑閑老人年譜》一卷，清王樹枬編撰。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趙秉文（一一五九—一二三二），字周臣，號閑閑，金磁州滏陽人（今河北磁縣）。大定二十五年登進士第，爲安塞主簿，歷邯鄲、唐山令，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由王庭筠薦入翰林，知制誥，坐事免官。知寧邊、平定州。再入朝，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興定間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天興元年元兵圍汴京，兵事解，草《開興改元詔》，感動士民。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秉文工文辭書翰，在金代末年爲文壇領袖，元好問稱其「主盟吾道三十年」。著有《易叢說》、《中庸說》、《揚子發微》、《太玄箋贊》、《文中子類說》、刪集《論語解》、《孟子解》各十卷及文集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等。

是譜爲清王樹枬編。本譜上卷爲年譜正文，分年編排譜主事迹，條分縷析，簡潔翔實，每條之下均註明文獻出處，以示信而有徵。於不同文獻所記載譜主行實之異同，亦能臚列衆說，考辨是非，擇是而從。下卷爲附錄，載錄與譜主有關之評論、人物小傳、時人唱酬詩文。評論以學術、詩文、字畫爲目，重點品評譜主之成就及影響；小傳爲與譜主交往或譜主詩文中涉及之人物，除當世文人隱者之外，尚有僧人、道士、畫工等等；唱酬詩文選自金人文集、筆記。所選資料宏富，兼收並蓄，足見作者勾稽爬梳之功。然揀擇不精，有部分人物，與譜主生平關係不大，只因集中偶一涉及，即概加收列，頗有收錄過寬之嫌。

閑閑老人年譜上

王樹枏編訂

金海王^①正隆四年己卯公生。

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雋、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元遺山撰墓銘。

案遺山集所載閑閑公墓銘俱作祖諱某、考諱某、軼其名。此據鈔本滏水集後所附墓銘載入、當是其時刻石之文也。

正隆五年庚辰二歲。



仙藏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三歲。

大定二年壬午、四歲。

大定三年癸未、五歲。

大定四年甲申、六歲。

大定五年乙酉、七歲。

史傳云、幼穎悟、讀書若夙習。本集舉道齋記云、余

七歲知讀書。

大定六年丙戌、八歲。

大定七年丁亥、九歲。

大定八年戊子、十歲。

大定九年己丑十一歲。

大定十年庚寅十二歲。

大定十一年辛卯十三歲。

大定十二年壬辰十四歲。

大定十三年癸巳十五歲。

大定十四年甲午十六歲。

大定十五年乙未十七歲。

本集舉道齋記云十七舉進士。

大定十六年丙申十八歲。

大定十七年丁酉十九歲。



大定十八年戊戌、二十歲。

大定十九年己亥、二十一歲。

大定二十年庚子、二十二歲。

大定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三歲。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二十四歲。

大定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五歲。

大定二十四年甲辰、二十六歲。

大定二十五年乙巳、二十七歲。

登進士第。墓銘。

本集舉道齋記云、余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

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

大定二十六年丙午二十八歲。

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墓銘。

本集延安滋戒師、余初主安塞堡簿時相識也。今戊子歲春命作醮平涼、偶得相會、以四十三年之舊、故集句以贈之。戊子爲正大五年、逆推至丙午、正四十三年也。其令邯鄲、唐山蓋亦此一二年之事。

大定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九歲。

大定二十八年戊申三十歲。



丁郡侯憂。墓銘。

案公丁父憂年月不可考。據前後事蹟核之。當在此年。

大定二十九年己酉三十一歲。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三十二歲。

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墓銘。

本集遺安先生言行碣云。明昌間參河南轉運幕。間字當爲初。以叢臺賦辛亥孟冬解印南歸之事。推之。則參轉運幕在明昌初也。

明昌二年辛亥三十三歲。

丁太夫人憂。惠銘。

本集叢臺賦云、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
據此、則解印卽丁憂時也。至五年服闋、六年王黃
華遂薦入翰林。

明昌三年壬子三十四歲。

明昌四年癸丑三十五歲。

明昌五年甲寅三十六歲。

明昌六年乙卯三十七歲。

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坐譏訕免官。

墓銘。

史傳云、秉文入翰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

室守貞可大用。

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見墓銘。

章宗召

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

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遊者、秉文乃言曰、

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等私議、庭

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當

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

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

莫不恥之、由是坐廢。歸潛志云、初秉文由外官爲



王庭筠所薦入翰林院、受職遽上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人。秉文惶懼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嚮持國諂諛、驟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獄、收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椽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鱗鱗舞、日落鵝臬嘯。未須發三歎、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

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於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擬爲龍爲日者、如孔明臥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之類、宜無他。於是上意稍解。翼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愚狂爲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臥、秉文謝焉、大爲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語。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案章紀、



公上書論姦欺在十二月丁卯、明年卽以本等外補。歸潛志紀得其實。史傳謂免官坐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尙未合當日情事。遺山撰張文貞神道碑云、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姬端修、路鐸、趙秉文皆得罪去、據此則公蓋兼爭李妃事也。

承安元年丙辰、三十八歲。

同知岢嵐軍州事。墓銘。

本集庚申元日詩云、一從禁院別花磚、四度山城自作年。自丙辰至庚申、正四度也。

承安二年丁巳三十九歲。

承安三年戊午四十歲。

承安四年己未四十一歲。

承安五年庚申四十二歲。

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墓銘。

案墓銘不詳轉此官在何時。據庚申元旦詩則正月尚在岢嵐。據蓋公和尚行狀銘則八月已在北京。蓋五年轉是官也。墓銘載在五年之前誤。

是年子似生。本集冬至詩云行年四十二始有此兒子。



史傳云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

利州精嚴寺第一代蓋公和尚行狀銘、本集不載、蓋外集文也。熱河志云、精嚴寺在塔子溝東北大城子、土人掘地得此碑。碑尾云、承直郎、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趙秉文撰。承安五年八月望、北京靈感禪寺任持傳法嗣祖沙門小師崇顯立碑。

泰和元年辛酉、四十三歲。

泰和二年壬戌、四十四歲。

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墓銘。

泰和三年癸亥、四十五歲。

泰和四年甲子、四十六歲。

泰和五年乙丑、四十七歲。

泰和六年丙寅、四十八歲。

據本集、是年公有南征之役、傳誌失載。

泰和七年丁卯、四十九歲。

泰和八年戊辰、五十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五十一歲。

十月出爲甯邊州刺史。墓銘。

本集黃河九昭序云、大安元年出守甯邊。史傳以十月承泰和二年之下、大誤。

歸潛志云、公往刺甯夏、李屏山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留作寒儒裋、譏其爲人多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爲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連及見黜、公獨擁朱轡。訐其舊事也。



大安二年庚午五十二歲。

改平定州。墓銘。

案史傳作三年改平定州。又繫之泰和之下。誤之
又誤者也。本集湧雲樓記云。大安二年四月。余來
莅平定。與墓銘合。但墓銘敘之於元兵南嚮之後。
爲失其次耳。

墓銘云。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梃殺之。聞
赦將至。梃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
厚。不旬月盜賊屏迹。終任無犯者。

本集遊懸泉賦云。庚午之歲九月旣望。趙子與客



遊於承天之廢關、置酒乎妒女祠之側。平定州志、承天山在州東八十五里、卽古承天軍也。妒女祠在娘子關澤發水上。懸泉在紫金山、卽澤發水之源也。元遺山遊承天寺懸泉詩云、詩人愛山愛澈骨、十月重來犯冰雪。懸流百里行不前、但覺飛湍醒毛髮。閑閑老仙去久、石壁姓名苔蘚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電抹。自注、閑閑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四十三年矣。此詩蓋作於元憲宗二年。遺山又有鄉郡雜詩二首、自注云、楊吏部之美皋落人、閑閑曾守此郡。又有九日登

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卽閑閑公所建詩。平定州志云、樓在州署東北隅、於宋名思武樓、大觀四年平定尉高公純更名湧雲樓。金刺史趙秉文有記。王漁洋湧雲樓故址詩云、金元文獻誰遺老、楊趙風流果大賢。

又案、平定州有湧泉亭、在州南二里許流杯池上。志云、金大安二年、趙秉文建。山西通志云、流杯池、趙公修禊之所、上下二井。

大安三年辛未、五十三歲。

史傳云、北兵南嚮、召秉文論邊策。秉文言、今我軍



聚於宣德城下、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案衛紀、大安三年四月、元太祖將兵南下、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乞和、不許、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行省事備邊。九月、金兵潰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中都戒嚴。墓銘繫之大安初、在出刺甯邊之前、時事倒置。

崇慶元年壬申、五十四歲。

墓銘云、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案衛紀、五月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孳滿野。平定屬河東北路、公之賑饑當在此時。

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墓銘。

至甯元年癸酉、五十五歲。

墓銘云、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案衛紀、三月、太陰太白與日



竝見相去尺餘。八月、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殺衛紹王。九月甲辰、宣宗立。墓銘繫之崇慶者、崇慶二年五月始改元至甯、太白晝見在二月三月、故墓銘云然。宣宗立即改元貞祐、故至甯元年又即貞祐元年也。

轉翰林直學士。墓銘。

宣宗貞祐二年甲戌、五十六歲。

墓銘云、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

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



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案、本集有遷都論、侯守論二篇、與此議略同、其疏則亡之矣。史傳云、朝廷略施行之。案、是歲元兵圍中都、五月徙都汴、而封公分郡事在興定四年。貞祐三年乙亥、五十七歲。

歸潛志云、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式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往往遭絀落、文

風益衰。貞祐初，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疏，然詞藻莊嚴絕俗，因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於是舉子輩譁然，慙於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真奏其事，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然。案選舉志，貞祐三年以會試題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選者，復以考官多取所親，怒其不公，命究治之。今攷史傳墓銘，皆不見罪公之事，蓋其事獲白也。本集答麻知幾書云：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謦謦，爭爲



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也。此書在興定末，知幾廷試被黜之時，蓋追述此事也。

歸潛志云：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於習俗，止力爲律賦，至於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於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論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

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少。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於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於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樹枿謂此不獨金末爲然也。邇來鄉會兩試三場止重頭場頭場止重頭篇名爲十四藝其實止一藝也。二三場往往數人聚夥分湊互相鈔寫爲主司者亦不復辨察惟用筆點對字數而已。科舉之士率於頭場揣摩格式倣襲聲

調空腐庸濫、以苟合繩尺爲幸、而五經四史之名、有問而不知者。嗚呼、文弊如是、安得如趙楊諸公者起而作之。

史傳云、是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尙、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

貞祐四年丙子、五十八歲。



食貨志云、三月、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同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緜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除翰林侍講學士。墓銘。

案、李演碑爲公所書、在貞祐四年八月、而署銜仍曰翰林直學士、則除侍講在八月後矣。

興定元年丁丑、五十九歲。

轉侍讀學士。史傳。

歸潛志云、興定初、朱虎高琪

卽珠格高琪一作珠赫哈果勒齊。

爲相、惡

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旣奏、宣宗曰、學士豈可箠邪。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案、公攝南京轉運司、史傳墓銘失載、謹記於此。

興定二年戊寅、六十歲。

興定三年己卯、六十一歲。



閑

金史高汝礪傳云、四月、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請
榷油、珠格高琪勸上行之。高汝礪上疏陳五害、上
重違高琪意、詔集百官議於尙書省。禮部尙書楊
雲翼、翰林學士趙秉文等以爲不便、遂止。案宣紀、
興定三年王三錫請榷油、高琪主之、眾以爲不便、
遂止。與高汝礪傳合。元遺山撰楊文獻公神道碑
云、貞祐六年、王三錫奏請榷油、公引趙秉文、時戢
等三數人排其議案。貞祐止四年、並無六年。金史
楊雲翼傳云興定元年、亦失其實。

宣紀、八月戊辰、遣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祭后土

於河中府。本集有汾陰祠后土河中八詠。

宣紀三年十二月高琪誅。歸潛志云高琪誅詔適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今本集失此詔文。

興定四年庚辰六十二歲。

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史傳。

案墓銘於拜禮部下云又明年知貢舉。知貢舉在興定五年則遷此正在四年也。金史楊雲翼傳雲翼興定四年由禮部尙書改吏部則公之拜禮部

卽此時矣。

金史楊雲翼傳、九月、上召雲翼及戶部尙書高夔、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上色乃和。案四年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使元求和、呼元主爲兄、元主不允、則召公及之美議講和策、卽指北事言也。興定以來、南開宋衅、西啟夏侮、元兵乘勝進取、國勢日蹙、而議戰議守、支左吾右、兵連禍結、卒以亡國。向使聽之美諫、南伐之言、或不至於此也。



元遺山王無競題名記云、興定中、閑閑公爲禮部、
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
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
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遠過前人、至於尋丈大
字、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案、公
之下蔡州、未詳何事、史傳墓銘俱未載、謹係於此。
中州集、王競字無競、安陽人、宋末登科、善作大字、
廣長丈餘而結密如小楷。趙禮部以爲古今第一
手、唯黨篆差可配耳。

興定五年辛巳、六十三歲。

知貢舉、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創兩階、因請致仕。史傳。

墓銘云、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金史李復亨傳云、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尙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旨、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尙書致仕。復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案、盧元盧亞、二名互異。中州集有盧元、明昌間已中宏詞科、去此遠甚。哀紀、正大四年、賜盧亞進士第。當是

盧亞是年以誤被黜。至四年復中第也。

元光元年壬午六十四歲。

墓銘云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

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墓銘。

史傳云復爲禮部尙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案墓銘言不數日復起日當爲月字之誤。遺山撰楊文獻公神道



碑云、興定五年復爲禮部尙書。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據此則之美之爲禮部在三月公致仕之時、之美之改學士在四月公起復之時也。六年卽元光元年、四月尙未改元。

元光二年癸未、六十五歲。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六十六歲。

哀紀正月丁巳、詔朝臣議修復河中府、禮部尙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力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史傳。



案楊文獻公神道碑云、正大元年二月、復爲禮部
尚書。史傳作三年。哀紀議省減用度事亦在三年。皆與碑不合。蓋之美爲禮部、卽在公
改學士之時也。

元遺山趙閑閑真贊云、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
公爲監試官。墓銘及史傳失載。

歸潛志云、正大初、趙閑閑長翰院、同陳正叔、潘仲
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又分詠
古瓶臘梅、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詠道學。同
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本集有野菊、古
瓶臘梅、憶橙、射虎、九日會極目亭諸詩、詠道學詩

亡。

正大二年乙酉六十七歲。

史傳云、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案、
哀紀作龜鏡萬年錄、二公爲之在二年冬。是書亡。
正大三年丙戌六十八歲。

兼益政院說書官。史傳。

墓銘云、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
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各一通。史傳云、又因進講、
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以進。案哀紀、
八月辛卯、詔設益政院於內廷、以禮部尙書楊雲



翼等爲益政院說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楊文獻神道碑作二年設益政院、蓋誤。歸潛志云、正大初、末帝銳於朝政、議置益政院、居宮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奕、呂待制造數人兼之、文獻碑云、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頗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類號君臣政要、爲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案本集尚書無逸直解引云、蒙因厚恩、無以圖報、謹以注疏撰無逸直解以獻。貞觀政要申鑒引云、聖上

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戒鑒申重而已。二書蓋公所自著、今皆亡。

公使夏報聘、已而輟不行。墓銘。

墓銘云、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歸潛志云、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旣行、館閣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清貧也。至



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同。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爲何事。啟之、乃楊公詩一首也。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爲笑談。李用章俊民亦有和楊之美韻。案金史夏國傳、元光二年、元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非爲元兵所廢也。庶齋老學叢談謂、公使西夏、中途聞夏主卒而回。案正大三年、元兵攻夏、夏主德旺驚悸而卒、立其弟覲。本集希夷先生祠堂記云、正

大三年、予以使事道華。據此、則公之使夏在正大三年也。遺山楊文獻神道碑言、正大三年十一月、夏人和議成、議互市諸事、凡數往返不能決。公之使夏、或以此歟。

正大四年丁亥、六十九歲。

正大五年戊子、七十歲。

案本集、是年春命作醺平涼、遇延安滋戒師、集句贈詩、墓銘及史傳漏載。

正大六年己丑、七十一歲。

正大七年庚寅、七十二歲。

正大八年辛卯七十三歲。

天興元年壬辰七十四歲。

哀紀元兵圍汴三月遣使諭降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金遣曹王額爾克出質四月汴京解嚴史傳云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情詞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案金史持嘉喀齊喀傳云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



不入賀、何也。速召翰院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諸侯所恥，況以罷攻爲可賀歟？」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

史傳云：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案哀紀：是年正月庚子改元開興，四月甲子改元天興。傳云三



月當是正月之譌。本集赦文暨改元詔文皆失載。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墓銘

墓銘云、公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卒。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疹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案歸潛志謂卒於夏四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誤。知不足齋藏有公手書和擬韋蘇州詩一卷、後

遺山跋語云、五月十二日下世。遺山集有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詩。又題閑閑書赤壁賦云、辛亥夏月、以事來太原、田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本集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有跋語云、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今案此跋不知何人作、當出金元時人、其言卒在五月十二日、與墓銘同。公題修靜語錄引在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九日、而預知死期在

辛卯後亦一奇也。

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墓銘。

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墓銘。案歸潛志云夫人卒不再娶蓋郭氏卒後不再娶也。

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六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墓銘。

本集遂初園記云一男三女。



缺页



符遺山所云前後三十卷之數。楊之美滏水文集引云、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案公自訂其集在元光二年、屏山亦爲作序、而是集多載正大以後諸作、則亦非公所手訂之本也。紀文達謂原本三十卷、以不乖儒理者爲內集二十卷、以主張釋老者爲外集十卷、亦臆言之、無確據也。老子解墓銘失載、揚子發微本集作法言微旨、文中子類說本集作中說類解。外此又有貞觀政要申鑒、尙書無逸直解二書、今皆亡。劉京叔書證類本草後云、居大梁、得閑閑趙公家素問善本、其上有公

標注蓋公亦嘗注素問也。

閑閑老人年譜上終

校記

①海王：當作「海陵王」，即完顏亮。

②舉道齋：當作「學道齋」，見《滏水集》卷一三。下二頁同。

③省掾：當作「省掾」，見《歸潛志》卷一〇。

④權貨：當作「權貨」，見《金史》卷一五《高汝礪傳》。



館藏

閑閑老人年譜 上

閑閑老人年譜下

王樹枏編訂

閑閑公掘起^①金源德業文章、宗主一代、前人言之詳矣。今錄諸家論定之語、略爲類別、庶可考見公之梗概、而因以知其短長工拙之所在云。

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豫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



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遽以
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
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
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
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
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
閑公一人。墓銘。

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
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
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

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聞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墓銘。

公性疏曠、無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麤衣糲

食不卹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鈔錄，上至六經解，外至浮屠莊老醫學丹訣，無不究心。
歸善志。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乎理，非文也。自魏晉以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於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校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周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至，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



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黃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

楊之美閑閑老

人滢水文集引。

興定間、趙閑閑爲翰長、余先子爲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頗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滢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



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旣欲爲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前生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佛也。公以余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

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爲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其爲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爲君子。元微^②之好道教、不害爲小人。亦不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手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爲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於余有所恨。



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嘗於慧林院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桌、腳作禮。因語梁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耶。士林傳以爲笑。歸潛志。

閑閑公速睡法云、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真氣如黃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爲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繞黃庭聽會、橫行、相交於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真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臍、下跌前、裹中指

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布。存想至五七布、已溟
泮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布、亦自
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此法乃金丹
下手處也。敬齋古今註。

案、閑閑之學與東坡最相似、其究心佛老二家、乃文
人之餘事、不足爲公病也。觀其晚年自訂文集、及削
剔屏山傷教之辭、則公之棄取可知。楊文獻爲金源
儒者巨擘、而推尊其學爲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
遺山亦謂公爲金源儒學之宗、且斤斤以後世不知
推崇其學爲恨。論公者當卽楊元二先生之言求之、

京叔自以不爲佛學譏公、而史家遂據其說、謂公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以爲恨、其亦不察之甚矣。

右學術

國初文士如宇文大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蔡正甫爲正傳之宗。黨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自蕭戶部真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

中州集。

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黨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

徐世隆遺山先生文集序。



閑閑老人年譜

下

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及也。蘇銘百年以來詩人多學坡谷能擬韋蘇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唯真識者乃能賞之耳。元遺山跋閑閑自書和擬韋蘇州詩。歐陽永叔教子棐書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



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蘇子瞻上哲宗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爲、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近世趙吏部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全用歐蘇語意。又云、東坡水調歌頭山谷效之、近世閑閑老人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真笑、拍羣仙手、幾度夢中身。敬齋古今註。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徑、其字畫亦無媿也。

元遺山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閑閑公樂善堂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

元遺山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後。

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

歸潛志。

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後進作詩者爭以唐

人爲法也。歸潛志。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曰、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爲是。歸潛志。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麤、止論氣象大概。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麤、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爲文法。歸潛志。

趙閑閑於前輩諸文、則推黨世傑、蔡正甫、詩則最稱趙



文孺尹無忌。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李屏山於前輩中止推子端、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歸潛志。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黨公論、以爲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

香祖筆記云、此五代人劉昭禹語、黨述之耳。

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爲主、後但以意收拾之、

足爲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歸潛志。

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於人，然頗輕許可。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壤，卻後進，只獎譽教爲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希顏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於趙所成立者甚少，唯主貢舉時得李欽叔，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歸潛志。



李屏山教後進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日當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爲。李嘗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與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眞文字、亦陰譏云。歸潛志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嘗

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歸潛志

劉祁歸潛志論秉文於詩最細、於文頗疏、李之純於文最細、於詩頗疏。蓋責備賢者之論、要其才高學博、亦一世之雄。四庫全書
簡明目錄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石洲詩話

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



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閑閑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辛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在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石洲詩話。

案公之詩當爲金源冠冕，散文則非其所長。劉京叔之論當矣。公自言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少，則公之自負可知。遺山謂公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蓋微詞也。覃溪謂遺山所奉爲文宗爲趙閑閑，詩宗爲辛敬之，殊

未達遺山之意。

右詩文

字畫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墓銘。

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歸潛志。

公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日、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歸潛志。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於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面失體、



請諸人知。既致仕於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



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壻張履求書、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於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旣出公門、大叫呼公、公聞而遽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

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獲麥。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笑、又爲書之。歸潛志。

公旣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於門。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手於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爲作疏、且爲書也。歸潛志。

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元遺山跋松庵馮丈書。

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元還山跋金
國名公書。

此卷爲暮年書，故能備鍾張諸體，於屋漏雨錐畫沙之外，別有一種風氣，令人愛而不厭也。

元還山跋閑閑公自書和擬韋蘇州詩。

趙秉文畫梅花竹石，筆力雄健，命意高古。

圖繪寶鑑。

案公以書名當代，今所見者惟濟州刺史李濱碑、葉令劉從益惠政碑、鄧州宣聖廟碑，蓋公和尚行狀銘、乞伏村重修唐帝廟記，草書陰符經而已。

右字畫

閑閑品學爲當代山斗，一時羣才翕翕如鳥歸鳳，爭以得一言，識一面爲榮幸。而公之遺言軌行，亦往往



雜見於交遊朋好之中。今自本集及傳記別集採錄，凡與公往來有可據者，編附於後。其有與公同時而諸書不記其與公交遊之實蹟，則概從闕如之例，以俟後之博學君子詳考焉。

大定十八年，洪洞喬辰卒。中州集，辰字君章，初名逢辰，天德三年進士。案蓮峰真逸詩刻二首，有大定戊申正月古唐申天祿跋云：「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先生仙去十年於茲，其子德容以戶曹來光遺迹，公餘搜訪，得數絕句，命刻之石。」王昶云：「海陵記，正隆六年，備法駕入於南京。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



伐宋。命河中尹徒單合嘉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中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十月、宋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申跋所謂蒲邑保全者、卽此時事也。申跋作於大定戊申、云仙去十年、則喬辰之卒在大定戊戌、距正隆之亂又十六年矣。

大定二十一年、華陰楊邦基卒。金史邦基字德茂、天眷二年登進士第、累官祕書監、出爲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善爲文、尤以畫山水人物名世。本集題祕書監所畫圖甚夥。金詩記事、中州集以邦基爲大定中進士、而史復云天眷二年登第、相去幾四十年、不應懸絕乃爾。且名

氏相同、皆曾官祕書監、官禮部、又皆善畫、定非二人。史敘其歷官始末甚詳、恐中州集所稱官禮部尙書、卽史所稱主事之誤、大約當以史爲斷也。且燕山降金事在宋宣和七年、卽金之天會三年也。是時邦基已十餘歲、若至大定中始舉進士、則年六十、亦未必晚達如此。大定二十九年、良鄉崔憲卒、年五十二、長公二十一歲。本集崔公墓銘云、憲字子貞、第進士乙科、官終孝義縣丞。

明昌六年、泰州伯特梅和尚戰死。金史、梅和尚累官崇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有事北邊、左丞相瓜爾佳清臣

行省於臨潢、檄爲副統。會敵入、孤軍被圍、中流矢死。本集有梅和尚挽詞二首。

泰和三年、汴梁王礪卒。本集遺安先生言行碣云、礪字逸賓、明昌末以薦賜同進士、授鹿邑主簿。年幾七十、以老乞致仕。又言、秉文參河南轉運幕、時過相見之。自是之後、虛往實歸。蓋公之初識逸賓、在明昌時也。

泰和五年、高平李仲略卒。史傳、仲略字簡之、大定十九年登詞賦進士第、官至山東西路按察使。卒、謚襄獻。本集有送李按察詩。

泰和七年、東阿張萬公卒。年七十四、長公二十五歲。元



遺山撰張文貞公神道碑云、萬公字良輔、正隆二年進士、官至平章政事、封壽國公、諡文貞。

布薩揆卒。布薩揆本名臨喜、上京人。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官至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封濟國公、諡武甫。泰和六年伐宋、公從征、凡謝表皆出自公手。見本集。

泰和八年、汝洲宗端修卒、年五十九、長公九歲。本集姬平叔墓表云、端修字平叔、一字伯正、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避衛紹王諱、改氏曰姬、終盤安軍節度副使。案、金史中州集俱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誤。本集舉道齋記云、余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

第。是平叔與公蓋同年也。中州集云、平叔墓碑及傳、閑公爲作、稱其剛校疾惡、有鐵面陳了翁之風。今傳亡、有墓表、祭文、舉道齋記三篇。

大安二年、奉符黨懷英卒、年七十八、長公二十六歲。金史、懷英字世傑、號竹溪、篆籀爲金朝第一。大定十年、擢進士甲科、官終翰林學士承旨。案、本集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作大安二年卒、金史中州集作三年、今從碑。本集又有黨竹溪文集引、題竹溪篆、題竹溪黃山書。貞祐二年、高平王晦遇害、年六十、長公四歲。金史、晦字子明、明昌二年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順



州受兵、被執見殺。案宣紀、王晦之死在十月丁酉、本傳作九月、誤。續夷堅志云、子明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驅、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默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卽召布行齎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木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神明。自注云、事見閑閑公所撰墓志。今案本集墓志亡、附識於此。

貞祐三年、益都李英戰死。金史、英字子賢、明昌五年進士、累官御史中丞。貞祐三年、收義軍督糧、運救中都、遇元兵敗沒。諡剛貞。本集有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完顏承暉仰藥死。金史、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累官尙書右丞、兼都元帥。貞祐三年五月、元兵破中都、死之、贈廣平郡王、諡忠肅。本集有廣平郡王完顏公碑。

日照張行簡卒、年六十。

案金史及碑不載享年之數、碑云年二十四、登第計己亥至乙亥卒、年蓋六十也。長

公三歲。金史、行簡字敬甫、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文正。本集有張文正公碑。



貞祐四年、平陰王仲元卒。楊奐然撰錦峰王先生墓表云、仲元字清卿、由阿干縣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終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嘗雪中同周臣內翰賦詩。

興定二年、河津李革

歸潛志作鞏

殉難。史傳、革字君美、大定二

十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興定元年、知平陽府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二年十月、元兵圍平陽、城陷自殺。

興定三年、蔚州田琢卒。金史、琢字器之、明昌五年進士、官終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林之變、逐器之、道發疽死。本集有從軍行送田器之。

洪洞喬宇卒。中州集、宇字德容、君章之子、八歲能鼓琴。



大定十六年登科。官至益都按察轉運使。與田器之同
沒於兵。本集喬君章蓮峰小隱圖云。向來燕趙間。逆旅
拜真逸。兒時弄琴者。天涯老相識。俛仰四十年。父子埋
雙壁。據此。則公識其父子。蓋在登第之先。

元光元年。大興呂子羽自盡。中州集子羽字唐卿。大定
末進士。仕至陳州防禦使。元光末。爲酷吏所誣。繫獄。自
縊死。宣紀子羽坐乏軍興。自盡。在元光元年。本集有倣
玉川子沙麓雲鴈硯屏爲呂唐卿賦一首。

元光二年。完顏伯嘉卒。史傳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
袞必喇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御史中丞。權參知政

事行尙書省於河中卒官。本集有長白山行。

正大元年、襄陰李純甫卒、年四十七、少公十九歲。案金史云屏山正大末卒、蓋沿歸潛志之誤。劉京叔自言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後月餘以疾不起。雲卿之卒在正大二年。本集和劉雲卿詩云、屏山沒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是此時屏山已卒矣。公自訂滏水集在元光二年冬、見楊之美所作引、而屏山亦爲公集作序、據此則元光末年、屏山尙未卒、其卒當在正大元年也。正大末當爲正大初之誤。京叔云、屏山沒、公表其墓。今本集屏山墓表亡。金史純甫字之純、號屏山、承安二

年進士、官至尙書右司都事、終京兆府判官。歸潛志云、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於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愠亦無如之何也。屏山父名采。

袁從義卒、年六十六、與公同歲。元遺山撰袁君墓表云、從義字用之、世爲虞鄉著姓。年十九入道、居王官谷藏雲道院、因以藏雲自號。閑閑趙公、屏山李公、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甲申朔、方兵起、先生義不受辱、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墓表又云、予官京師、閑閑公以



墓表爲言、并以挽詩見示。今本集無用之挽詩。

正大二年、渾源劉從益卒、年四十四、少公二十三歲。金史從益字雲卿、大安元年進士、官終應奉翰林文字。案雲卿之卒、諸書不詳年月。歸潛志云、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集余家、時春旱有雨、諸公喜雨共賦、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爲韻。趙閑閑得發字、先君得好字。詩有云、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慳爲識云。案哀紀二年四月、京畿旱、公等賦詩、當在是年春末、月餘而卒、則值五月初。故劉君遺愛碑謂民間之以端午罷酒樂而哭也。



歸潛志云、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旣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歡、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官、當代吾。又曰、某宦業當爲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爲文以祭、爲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余請表諸墓。至於新修葉縣學記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今案本集墓表亡。渾源州志、劉塢至其曾孫登進士者、若汲、若仲澤、若侃、若儼、若從益、若從禹、共八人、嘗求書八桂堂於趙閑閑。閑閑曰、君家豈止八桂。爲書叢桂窟歸之。本集劉君遺愛碑亦云、襲八桂之芳馨。而歸潛志載其赴試開封送詩

云芳聯七桂汝身之七當爲八字之誤。

正大四年高平申萬全卒。中州集萬全字百勝貞祐二

年乙科。正大中召爲史館編修從行省慶山

卽內族慶善努

南征

至淮溺死。歸潛志云趙閑閑爲文以祭哀甚。今本集祭

文失載。

正大五年樂平楊雲翼卒。年五十九。少公十一歲。金史

雲翼字之美。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

科。官終翰林學士。諡文獻。歸潛志云趙周臣爲學士。楊

之美爲禮部尙書。二公相得甚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

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

元遺山云之。美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

正大六年，稷山陳規卒，年五十九。少公十二歲。段成已撰陳規墓表云：規字正叔，明昌五年擢進士第，累官右司諫。以直道不容於朝，出爲中京副留守，兼倅河南府事。未到官卒。閑閑公嘗謂人曰：正叔與人語恂恂如不能出諸口。及論事人主前，辨別條理，纖悉無不盡，可謂仁者之勇、君子之剛。南渡後，儒風日入頹靡，狂生怪士競以口舌取重一時。以閑閑公之宿德，猶被侵侮，至言及公，不敢有異議，而以鉅人魁士目之。歸潛志云：晚喜爲詩，與閑閑諸公唱酬，在正大初詩會之中。



正大七年、河間許古卒、年七十四、長公二歲。金史、古字道真、明昌五年詞賦進士。中州集云、安中進士。宣宗朝以直諫稱。哀宗卽位、授左司諫。未幾乞身、還伊陽。本集有許司諫古致仕制。

正大八年、張行信卒、年六十九、少公四歲。金史、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尙書右丞。本集有張右丞碑。

渾源雷淵卒、年四十八。

據歸潛志及中州集、冀禹錫傳、遺山撰希顏墓銘作四十六誤。

少公二十

五歲。金史、淵字希顏、別字季默、崇慶二年中進士乙科、官終翰林修撰。事詳元遺山撰希顏墓銘。歸潛志云、希

顏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叔獻、高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及陳公正叔、金季豪傑士也。

天興元年、曹州商衡被執自殺、年四十六、少公二十八歲。金史、衡字平叔、至甯元年特恩第一人、累至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元遺山曹南商氏千秋錄云、閑閑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所推重如此。案金史及商氏千秋錄俱云年四十六、而遺山所撰墓銘則云年四十七。墓銘及千秋錄第進士之年二十五歲、由癸酉推至壬辰年止四十四、與卒年不符、必有一誤。完顏鑄卒、年六十一、少公十三歲。金史鑄本名壽孫、世



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正大初封密國公、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頌吟詠爲事、時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父永功薨後、稍得出遊、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等交善。案金史、永功興定五年薨、與公往來當在正大之初。歸潛志云、其詩藁趙閑閑序之、行世。今集中失載。

通許趙端卿卒、年五十四、少公二十歲。遺山撰奉直趙君墓碣銘云、端卿字正之、興定五年進士乙科、釋褐徵仕郎、守解州安邑丞。卽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正大初修宣宗實錄、楊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



修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壬辰避亂京居、卒。

平晉李汾遇害。金史、汾字長源、舉進士不中、薦爲史館書寫、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希顏、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不少下之。諸人積不平。尋罷去、客唐鄧間、武仙署行尙書省講議官。仙與參知政事色埒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欲除之。汾遁沁陽、仙追獲之、鎖養馬坪、絕粒死。案哀紀、武仙殺李汾在六月丁丑。長源感寓述史雜詩自敘云、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獻賦明廷、爲有司所病、從事史館、鬱鬱不得志。據此則爲書寫在正大七年。金史係之元光間、殊誤。庚寅年三十七、則

壬辰年四十一、少公三十三歲。歸潛志云、金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爲麾下所殺、年未四十。所紀皆失實。

冀州麻九疇卒、

歸潛志作易州

年五十九、

歸潛志作年五十

少公十五歲。金

史、九疇

歸潛志云初名文純

字知幾、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

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廷試以誤被黜、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特賜盧亞榜進士第、授應奉翰林文字。謝病去。案哀紀、盧亞第進士在正大四年、公送詩及序卽此時也。中州集作正大三年、誤。其答書則在興定末、廷試被黜之時。中州集云、知幾嘗爲張伯玉賦透光鏡、欽叔傳之京師、趙

禮部大加賞異、貼壁間、坐臥讀之、嘗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也。

河中李獻能遇害、年四十一、

據中州集、冀錫傳、金史、歸潛志俱作年四十三、誤。

少公三十

三歲。金史、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

第一人、宏詞優等、

續夷堅志云、二十三省元、賜金、中州集作二十一、誤。

官至翰林修撰、正大

末、權陝州行省左右司郎中、值趙三軍變、遇害、歸潛志

云、欽叔苦學博覽、尤長四六、作詩有志風雅、刻意樂章。

趙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林材、故諸公

薦之不令出館、欽叔有上清宮梅同座主閑閑公賦詩。

天興二年、吉州馮延登遭變、不屈、投井死、年五十八、少



公十七歲。遺山撰內翰馮公神道碑銘云、延登字子駿、承安二年詞賦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令甯邊時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秋霖害稼、發粟賑貧、躬自區處、閑閑公慨然以良民吏許之。

夏津宋九嘉卒。中州集云、九嘉字飛卿、崇慶二年黃裳榜進士、累官應奉翰林文字、沒於癸巳之禍。歸潛志云、年未五十。

龍山冀禹錫投水死、年四十二。歸潛志云、年四十三誤。少公三十三

歲。中州集云、禹錫字京父、崇慶二年進士、累官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死蒲察官奴之變。歸潛志云、與宰相李蹊同見殺。歸

潛志云、初爲洮邱簿、與令不相能坐廢。朝士屢薦之、爲當塗所阻、居閒日與諸公宴遊、蒙昭雪。

烏克遜仲端自盡。金史、烏克遜仲端

原作烏古遜仲端。

本名布希、

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元兵圍汴、食盡、自縊死。歸潛志云、興定五年十二月、子正北使歸、備談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屬子、予爲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間也。

東阿侯摯遇害。金史、摯字莘卿、初名師尹、避諱改。明昌二年進士、累官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都路尙書省



事。致仕居汴。崔立以汴城降，爲元兵所殺。本集有雙溪記、尚書右丞侯公雲溪圖。

蒙古太宗十二年，中山馮璧卒，年七十九。少公三歲。遺山撰內翰馮公神道碑云：璧字叔獻，別字天粹。承安二年，中經義進士乙科。累官至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歸崧山結茅，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字畫楚楚，有晉魏間風氣。雅爲禮部趙閑閑所激賞。壬辰，河南破，北歸，終於家。

蒙古乃馬真二年，彙城王若虛卒，年七十。少公十五歲。金史：若虛字從之，號慵夫。承安二年，中經義進士，官終翰

林直學士。

蒙古海迷失三年，渾源劉祁卒，年四十八。少公四十四歲。王惲撰渾源劉氏世德碑云：祁字京叔，從益之子。弱冠舉進士，不第，閉戶讀書。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諸公見之，曰：異才也。交口譽之。金亡，還鄉，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京叔就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征南行臺拈合珪聞其名，邀至，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歿。案京叔舉進士不第，在興定五年，是時始見公，後遂從公遊。故歸潛志云：興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遊，論詩講



道爲益甚多也。

蒙古憲宗五年、奉天楊奐卒、年七十、少公二十七歲、遺

山撰楊君神道碑云、奐字煥然、

困學齋雜錄作字煥卿、又名知章、自號紫陽先生。

興定辛

巳以遺誤下第。庚寅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禮部閑閑趙公、內翰馮公等折行輩與相問遺。金亡、戊戌元開舉選、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官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致仕。

蒙古憲宗七年、秀容元好問卒、年六十八、少公三十一歲。郝經撰遺山先生墓銘云、好問字裕之、興定五年登進士第、官至左司都事。

偽職非先生意不錄。

金亡不仕、人稱遺山先



生。郝陵川撰遺山墓銘云、裕之從郝晉卿學、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楊之美題裕之繫舟山圖所謂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卽此時也。遺山趙閑閑真贊云、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

貢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坐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甯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升斗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案王鶚序遺山集云、正大中、詔翰院官各舉所知、時



閑閑方握文柄、於人才慎許可、首以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蓋公之舉裕之、皆正大以後事也。蓋遺山一生受知遇最深者、惟閑閑公一人、而深所服膺者、亦惟閑閑公一人。劉京叔謂閑閑詩多法李杜諸公、元裕之輩鼎出、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其實趙公之詩無所不學、而尤與蘇爲近。遺山之詩出於蘇黃、而尤與黃爲近也。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交城張德輝卒、年八十、少公三十六歲。元史德輝字耀卿、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試掾御史臺、趙秉文、楊慥咸器其材。北渡後、官至東平宣慰使、表乞致仕。至元五年、復起爲御史、旋致仕歸汲縣。

王惲撰有行狀。輝卿與元裕之、李仁卿遊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

至元十六年，樂城李治卒，年八十八，少公三十三歲。元史：治字仁卿，登金末進士第，辟知鈞州事。壬辰北渡，居忻崞間。晚家元氏，封龍山。至元二年，以學士召，就職暮月，以老病辭去。顧嗣立元詩選云：趙閑閑、楊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仁卿與元遺山皆二公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世謂之元李。

右行輩中生卒年齒可考者

完顏守貞，本名蘇頁，貞元二年襲祖古新穆昆，官至平

章政事。出外累知濟南府事卒。諡曰肅。見金史。

任詢字君謨。號南麓。易州軍市人。正隆二年進士。官至北京鹽使。年七十卒。書法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本集有題南麓書後。

張暉字明仲。莒州日照人。行簡之父。正隆五年進士。累官御史大夫。出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詳金史。本集有張清獻公慶八十壽詩。

尹妒字無忌。閑閑少初識之。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爲法。五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見歸潛志。



梁襄字公贊、正平人、大定三年進士登第、仕至保大軍節度使。見金史。本集有梁公墓銘。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以故降上京留守判官。閑閑公嘗集黨承旨、趙黃山路司諫、劉之昂、尹無忌、周德卿、王逸賓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爲明昌詞人雅製。事具中州集。趙颯字文孺、號黃山、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終禮部郎中。閑閑公云、黃山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黨懷英小篆、李楊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颯配之、號曰黨趙。事具金史。

中州集。本集有題黃山書後。

史公奕字季宏，大名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翰林直學士，致仕，年七十三卒。本集史少中碑云：始余聞季宏父名於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及來京師，始識之，溫厚謙沖，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已尊禮之。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戶部尙書，卒年五十五。見金史。公有和林卿錦波亭詩。

鄺權字元輿，號坡軒居士，安陽人。明昌初徵爲著作郎，



未及卒。^⑦見中州集。案潛溪集元輿又號漳水野人、武甯軍節度使鄺瓊之子。本集遺安先生言行碣云、秉文參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鄺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既見、曰、鄺公知人矣。蓋公之識元輿在明昌元年。

李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官東平府治中致仕、居陽翟、自號寄庵先生。卒年六十七。工畫山水、龍虎、詩律切精嚴、雅爲公所激賞。詳遺山撰寄庵先生墓銘。龐鑄字才卿、自號默翁、遼東人、明昌五年進士。南渡後官戶部侍郎、終京北路轉運使。事具中州集、歸潛志、畫



史會要云、龐鑄善山水禽魚。本集有題才卿所畫諸圖。崔禧字伯善、衛州人、承安二年進士。南渡爲翰林待制、與閑閑屏山同在院、後出刺永州、卒。見歸潛志。

劉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官至翰林修撰。遭亂北遷、爲兵士所殺。光甫通百家書、從趙閑閑、李屏山諸公遊、甚爲所重、談論亶亶不倦、援筆爲文、奇士也。詳中州集、歸潛志。

李澥字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峰居士。工詩及字畫、與趙閑閑諸公遊、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見歸潛志。

齊希謙、趙閑閑友也。嘗題公南城訪道圖，人頗傳之。見全金詩。

史肅字舜元，京兆人。舉進士，官至御史，終同知汾州事。見中州集。本集有和舜元雜詩。

王特起字正之，代州崞縣人。長於詞賦，年四十餘登泰和三年進士甲科，調真定府錄事參軍，改令沁源。後爲司竹監官，卒。嘗賦華山云：三峰盤地軸，一水落天紳。造化無遺巧，丹青縱失真。閑閑公屢哦此詩，以爲妙。嘗在南京龍德宮，與李屏山、趙閑閑聯句，正之云：棘猴未窮巧，穴蟻已失王。人多稱之。詳中州集歸潛志。

趙元字宜之、號愚軒居士、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調鞏西簿。泰和以後、有詩名河東。南渡以後、往來浴西山中。閑閑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崔懷祖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詳中州集歸潛志。

路鐸字宣叔、冀州人。累官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貞祐初、爲孟州防禦使、城陷、投沁水死。詳金史。

移刺買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讀史書、慷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官終虎賁都尉、自號拙軒。趙閑閑爲賦之。見歸潛志。

張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南渡累官



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遊、閑閑本注太元子、忠嘗言親授於關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北渡還鄉、道病死。見歸潛志。

潘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官終翰林修撰。見歸潛志。在正大初詩會之中。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官右司郎中、後叛降宋。事詳金史。

李獻卿字欽止、河中人、欽叔從兄。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從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見歸潛志。元遺山送欽叔內翰詩有云、君窮復何辭、不

見閑閑公。文章二百年，不救四壁空。蓋言其清貧也。
王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入翰林，遷修撰，
爲平涼府治中，復入爲待制。南京被圍，執之，服藥死。見
歸潛志。

苗彥實，平陽人。喬君章教以琴事，近臣有薦於章廟者，
因得待詔翰林。南渡後，日從楊趙遊。閑閑嘗有詩推敬，
故時人止以高士目之。見遺山琴辨引。

呂貞幹字周卿，大興人。官北京運幕，致仕。自號虎谷道
人，感末疾，又號呂跛子。自作傳見志。閑閑公以爲篤志
君子也。見中州集。



許國字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性閒淡、居廬氏山下、不赴調數年。召爲南京豐衍庫使、後告歸。閑閑諸公多重之、未亂病卒。見歸潛志。本集有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王革字德新、一名著、臨潢人。正大中、以六赴廷試、賜出身、調宜君簿。年七十八、終於雲中。及第後呈同年云、孤身去國五千里、一第遲人四十年。大爲閑閑所稱。見中州集。

王鬱字飛伯、大興府人。正大五年、遊京師、檇軒、閑閑二大老皆致禮交館之。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自言受知最深者十人、公其一也。正大末、南京被圍、天

興改元、突圍出、爲東諸侯兵士所得、遇害。事具歸潛志。
案、飛伯之死在甲午乙未二年之間。自作小傳云、正大
五年年二十五、則死時年三十一二歲也。

趙觀字維道、平陽人、從事史院。閑閑公許其字畫進進
不已、可到古人。見中州集。

王修齡字紹先、同州人、詩有得意好花開、早落、喚愁芳
草燒還生。閑閑愛而戲之、目爲癡仙人。見中州集。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

歸潛志
大定人

作詩刻苦、李趙諸人頗稱道

之。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者、士
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



不知所終。詳中州集、歸潛志。本集有答天英書、規削甚摯。

楊宏道字叔能，號素庵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科舉計。常蔭仕於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於鄉里。見困學齋雜錄。遺山撰楊叔能小亨集引云：淄川楊叔能，興定末與元裕之會京師，見閑閑公及楊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以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信甫、李之純、馮子駿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

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本集贈別詩引亡。
段克己字復之，稷山人。幼時與弟成已誠之並以才名。
禮部趙公識之，目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金末
以進士貢，北渡後與成已避地龍門山中，廿餘年而卒。
人稱遯庵先生。誠之後徙晉甯，元世祖起爲平陽儒學
提舉，不赴。年過八十而終。世稱菊軒先生。見虞集撰河
東段氏世德碑。

張子和初名從政，考城人，精於醫。南渡後召入太醫院，
旋告去。詳歸潛志。本集有遺張子和書。

任履真字子山，長葛人，以醫聞。本集有任子山墳銘，適



安堂記。

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道行卓絕、晚愛中方、卜居之。舊無泉洞、微掘得之、人目爲楊公泉。閑閑嘗爲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淨字清客、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遊、甚歎服之、云洞微當求之古人中耳。閑閑後過華山、追懷洞微云、前年曾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峰頂起、卻疑騎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詳續夷堅志。案、本集記與詩俱軼、或外集歟。

性英字粹中、木庵其號也。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仲常遊、得其議論、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

缺页

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謂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李道人見本集題異壺圖，中州集麻知幾、雷希顏、劉少宣、史學優、歸潛志、趙宜之、二妙集、段成己俱有李道人嵩陽歸隱圖詩。麻知幾又有竹瘦冠家山圖爲李道人賦二詩。本集墨李道士元老詩云：嵩山到嵩陽，相望二百里，亦此人也。

太原昭禪師，正大初屬遺山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遺山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



褐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爲公舉似、公欣然從之。見遺山撰太原昭禪師語錄引。袁用之、趙慶之、馬柔克、延安滋戒師、磨鏡李先生、吳妙亭、識覺公、和尚善仙、薛威儀、俱見本集。

右行輩中生卒年齒失考者

金源詩文多散軼無稽、今掇錄當時文士與贈答之篇、十不一二。其與公同時所賦、如野菊、射虎等詩、而於公無涉者、亦罔載焉。

路宣叔遂初園

中州集

行邁已自勞、坐忘猶有爲。動靜二塵耳、一真非卽離。舉

頭見青山、曲肱嚙黃鸝。心安萬境寂、境轉何妨隨。

王從之翰院閑閑公命題南城訪道圖戲作二詩且爲之解

淳甫集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舍父謾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時向招提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齊希謙題南城訪道圖

歸潛志

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

王清卿雪中同周臣內翰賦

中州集

天上瑞花散不收。溫溫叶氣浹皇州。橫溪月淡梅宜臘。
平野風閒麥有秋。清興雅高東武會。孤吟誰似灞陵游。
西山玉立三千丈。好句都輸趙倚樓。

李獻能上清宮梅同座主閑閑公賦

中州集

厭住盧家白玉堂。琳宮瀟灑占年芳。光生琪樹風霜古。
影占銀潢月露涼。物外根株本仙種。世間紅紫避嚴妝。
遨頭詞伯今何遜。一笑詩成字字香。

劉雲卿次韻閑閑公夢歸

中州集

眉間喜色幾時黃。滿貯羈愁著瘦腸。萬里鄉關飛不到。



仙藏

閑閑老人年譜 下

十年歧路走空忙。杯心蘸月松梢影。鼻觀通風柏子香。
最愛南山舊山色。夢中相覓不相忘。

題閑閑公夢歸詩後用叔通韻

中州集

學道幾人知道味。謀生底物是生涯。莊周枕上非真蝶。
樂廣杯中亦假蛇。身後功名半張紙。夜來鼓吹一池蛙。
夢中說夢重重夢。家外忘家處處家。

和閑閑種竹

歸潛志

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
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澹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
入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閒客倚闌干。

和閑閑公韻 歸潛志

兩地相望雲與泥，敢期膠膝嗣陳雷。
遙憐曉鏡霜鬚滿，但對故人青眼開。
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臺。
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捲土來。

密國公鑄聞閑閑再起爲翰林 歸潛志

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起擢睿恩深。
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
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
寶巖磴谷西窗夢，不信秋來不上心。

楊之美寄閑閑公使夏詩 歸潛志

中朝人物翰林 老學叢談 才全節煌煌使夏臺。
馬上 老學叢談 作得句。



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

老學叢談作揮毫落紙散。

瓊瑰三封書貨楊州。

命。

老學叢談三作一、命作牧。

半夜碑轟薦福雷。

老學叢談碑雷二字互倒。

自古書生多薄命。

老學叢談作窮達書生略相似。

滿頭風雪卻迴來。

閑閑公爲上清宮道士寫經并以所養鵞羣副之諸公

有詩某亦同作

中州集

會稽筆法老無塵、今代閑閑是後身。只有愛鵞緣已盡、舉羣還副向來人。

元遺山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遺山集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

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卽閑閑公所建。

遺山集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浮生幾今昔，
高秋雲物自淒涼。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鯨又可傷。
賴是風流未全減，白頭門客有王楊。

時王無咎楊子昭在坐，公在郡門生也。

存歿

遺山集

行閒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
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
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鄉郡雜詩

遺山集



仙藏

閑閑老人年譜 下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
郡中合有二賢堂。

神仙官府在瀛州。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
他州誰有湧雲樓。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韻十首之一

遺山集

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
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屋春雷轟。堂堂
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最
後來。四座頗爲傾。今朝念存歿。壯心徒自驚。

趙閑閑真贊

遺山集



周旋於正廣道宋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⑩避於蔡無可、黨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厓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啟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回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

顏如渥丹、雙瞳炯然。彼粹而溫、旣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跲然。

閑閑老人年譜下終

校記

①掘起：當作「崛起」。

②微：當作「微」，見《歸潛志》卷九。

③「公亦喜」至「張履求書」：《歸潛志》卷九原文頗有異同，茲錄於下：「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之。雷希顏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夕後數日，公婿張履求書。」

④舉道誹：當作「學道齋」，見《滏水集》卷一二。下同。

⑤完顏鑄：當作「完顏璫」，見《金史》卷八五本傳。《歸潛志》卷一亦作「完顏璫」。

⑥輝：當作「耀」，見前文及《元名臣事略》卷一〇《宣慰張公》、《秋澗集》卷四一《張公詩序》。

⑦未及：當作「未幾」，見《中州集》卷四酈權小傳。

⑧縱：當作「摠」，見《中州集》卷五。

⑨全節：當作「金節」，見《歸潛志》卷九。

⑩正：當作「正」，見《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一四。



耶律文正公年譜

王國維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間油印本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記》一卷，王國維編撰。民國年間油印本《王忠愍公遺書》附。

耶律楚材（一一九〇—一二四四），字晉卿，號湛然居士，燕京人，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其父耶律履仕金爲尚書右丞。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早年嘗從事科舉之學。應制策考試，擢開州同知，辟爲燕京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後從萬松老人學佛，法名從源。蒙古軍攻克燕京，降元，侍從元太祖出征西域，攻略金國，深得信任。元太宗即位，助定君臣儀制，設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行賦稅制。又奏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刻儒學典籍。太宗委爲必闡赤，漢人尊稱中書令、中書相公。卒於乃馬真后稱制三年，年五十五，謚文正。耶律楚材兼通儒佛之學，長於術數，著有《西遊錄》、《庚午元曆》、《皇極經世義》、《五星秘語》、《先知大數》等書，有文集曰《湛然居士集》。

是譜爲清末民初王國維編。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著名史學家、金石考據學家、文學批評家。是譜體例完備，分爲正文、餘記兩部分，各有側重。正文按年記述譜主事蹟，紀事周至，尤注重載錄譜主著述，於每年下臚列可繫年詩文，而於未能確考撰著年月或不能詳知書贈何人之作亦詳列於後，以備考索。其徵引廣博，除引述神道碑、《元史》等資料外，於其文集中可考知譜主行實者亦多予採錄。而於每條之下註明出處，以示其足可徵信。《餘記》側重考辨，對年譜中的一些問題，如譜主之籍貫，從遼朝故人習學契丹文字，學儒事佛，對全真教之態度，金亡時汴京人口總數，文集刊刻等，或史傳記載各異，或雖有所錄而不甚了了，擇其要者予以辯駁申說，以求其是，於後人研究耶律楚材生平學術頗有啓發。

是譜後收入《王忠愍公遺書》內編，其譜後跋語有云「介休齊希潞編校」，爲民國時油印本。

耶律文正公年譜

王忠愍公
遺書內編

海寧王國維

辰戌

(金章宗明昌元年) 六月二十日公生。

公諱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妻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與平章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準魯、
宋元遺山集二十七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作族弟。生履、與平魯以爲子、遂爲之後。以文章行藝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老也。
(元文類五十七宋子



估藏

貞漢公
神道碑

始娶蕭氏，遂貴族。再娶郭氏，岢山世胄之孫。三娶陽氏，名士

雲之女。子三人，長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次曰龍虎衛上將軍

贈工部尚書善才。

（文獻神
道碑）

三郎公也。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

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

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

以名字。

（神道
碑）

辛亥

（二
年）二歲。

夏六月丙午，文獻公薨。戊申，禮殯於郡城南神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

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諡曰文獻。

賜錢二百萬，賜匹百匹，蠶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

南鄉先塋之側。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

（文獻神道碑。案文獻之薨，元

則道山與神道碑。於明昌元年。宋周臣諡公神道碑云，公三歲而孤，則當在明昌三年。今從金史章宗紀及本傳。元史本傳及神道碑

均不著公鄉里。公子鑣雙溪薛隱集萬歷亭詩注云，予家遼上，後家

壬子（三）年（三）三歲。

公生三歲，母夫人陽氏誨育備至。（神道碑）

癸丑（四）年（四）四歲。

甲寅（五）年（五）五歲。

乙卯（六）年（六）六歲。

丙辰

(承安元年)

七歲。

丁巳

(二年)

八歲。

戊午

(三年)

九歲。

己未

(四年)

十歲。

庚申

(五年)

十一歲。

辛酉

(泰和元年)

十二歲。

壬戌

(二年)

十三歲。

學詩書。

(文集十二篇子錄作詩三十韻十三學詩書)

癸亥

(三年)

十四歲。



甲子(四) 十五歲。

乙丑(五) 十六歲。

丙寅(金章宗泰和六年、
蒙古太祖元年) 十七歲。

公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賜補省掾、公不

就。(神道
釋)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

人、公所對剴便、遂辟為掾。(元史
本傳)又築(十
二)為子鑄作詩三十韻

云、二十應制策、蓋舉成數也。是歲、蒙古太祖稱皇帝。(元史太
祖紀)

丁卯(七) 十八歲。

戊辰(八) 十九歲。

泰和末、母夫人敬受祭干。

(文獻神道碑)

己巳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十四歲。)

庚午

(二年、二十四歲。)

辛未

(三年、二十六歲。)

是歲春二月、蒙古太祖將兵伐金、敗金師於野狐嶺。八月、又敗之於會

河川。九月、拔德興府、哲伯入居庸關、攻中都。(太祖紀)

壬申

(崇寧元年、二十七歲。)

癸酉

(三寧元年、二十八歲。宣宗貞祐元年、二十四歲。)

公倅開州。(案本傳與神道碑均不紀年。文集九和平陽張彥升見奇詩云、天兵出雲中、一戰平並破。居庸守將亡、京畿驛騎進。有

客之遺端。（子嘗倅開州。）無人送歸。好巨與茲。逆時君選選播。皆此年及次年事。則公倅開州當在是年。

是歲秋七月、蒙古兵克宣德府、遂拔德興、哲伯取后庸關。八月、金胡沙

虎弑其主元璘。（太祖紀）

甲戌 （貞祐二年、九年） 二十五歲。

宣宗南渡、公兄辨才、書才皆扈駕。遺山集二十六龍虎衛上將軍耶律

武朗著令耶律公墓誌銘。公留中都、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尙書省事、表公

爲左右司員外郎。（神道碑）是歲始參萬松老人。（文集）八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

從容著錄序云、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香繼晷、暑廢寢忘食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目源之衆。公得法在二十七日。則始參當在是年。是歲夏五月、金主遷都。六月、蒙古兵圍中都。



(太祖紀)

乙亥 (三年) 二十六歲。

公嘗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

(行秀湛然集序) 是歲夏五月中都陷。

(太祖紀)

丙子 (四年) 二十七歲。

受額訣于萬松老人。(行秀湛然集序) 又集十二年爲子鐸作詩三十韻、禪理窮畢、竟方年二十七。

文 貧樂齋記。(丙子日南至、文集八)

丁丑 (興定元年) 二十八歲。

戊寅 (二年) 二十九歲。



春三月、蒙古太祖徵詣行在。

(西遊錄)

入見、太祖謂公曰、遠與金為世讎、

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當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

懷二心、歸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

(神道碑)

呼曰、吾圖撒合里而

不名。吾圖撒合里、蓋蒙古語長壽人也。

(本傳)

繫年詩

過閭局河四首。

(案、閭局河即元史之鹽昀河、西遊記之鹽局河。公過此河、當在詣行在時。然四首用

邱長春辛巳出塞詩韻、又有新見陰山凍風冰語、乃辛壬間在西域所作也。(文集五)

己卯

(三年、十四年)

三十歲。

初、西域殺蒙古使者。

(太祖紀)

太祖西征、公從。謁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

之、公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

(本傳)

公從征、夏六月過金

山。（西游錄、遠出金）秋九月望、過松關。（文集三、過夏國新安縣、時丁亥九月望也。詩云昔年今日

渡松關、注西域陰山有松關。

繫三詩 過金山用人韻。（文集一）過陰山和人韻。（古）又（五

一）又（七）又（七）再用前韻。（七古）以上過金山和人

韻三首。（文集七）茶以上九章皆用邱長春辛巳年所作原韻、乃辛壬間在西域時追作。

辰辰（四年、十五年）三十一歲。

春三月、太祖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太祖紀）公皆從。冬、復至

蒲華。（文集六、再還山）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皇禮當死中野、已而果

然。梭皇、同鵲王稱也。（神道碑）

繫年錄 肅清察元部七首。 肅清西境清矣。(以上又 集三) 夢中修得。

(正月
文集六)

辛巳 (三年、
十六年) 三十二歲。

夏、太祖駐蹕斂門關。(太祖) 角端見、公奏請崇之。(集、此事元人紀載

均有舛誤。神道碑、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形如馬尾、棕

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回。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

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

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曰、下詔、誅之。師元史略採其語

入太祖紀、及本傳皆繫於甲申。癸辛雜志亦著其說、蓋亦出於神道碑。然

近程同文跋西游記、魏默深、癸辛雜志、均不信其說。予案馬齋老

學叢談、引耶律柳溪詩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扼吭問罪、西域平。自注、角

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

巳歲、駐蹕、斂門關、先祖中書令奏曰、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

獸、二日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醴祭



之。仍依所言口口則吉云云。是片端之見在辛巳五月時太祖方欲南行。尚在班師之前二年。宋周臣誤合為一。後人遂疑為虛妄。由未考視說也。

旋歸。冬十一月。長春真人邱處機應詔三尋新干。得燕京士大夫香問。公作詩寄之。閏十二月。復至蒲華城。

（文集六再過西域山城詩序。）

是歲子壽生。

（文集十二篇子壽作詩三十韻序云乙未為子壽壽作是詩以遺之。寶萬年十有五也。由乙未上溯十五

年為辛巳。是壽生於此年。）

繫年詩

西域寄中州禪老。

（序云。良離師太早。詞未精。起乳慕之念。作是詩以寄之。）

蒲華城

夢萬松老人。

（序云。辛巳閏月。蒲華城夢萬松老人。法壽詩。覺而猶見其彷彿。作詩以寄。）

寄巨川宣撫。

序云。巨川宣撫文武兼資。詞翰俱妙。陰陽歷數。無所不達。富學法界觀。序云。此宗門之捷徑也。今觀瑞應鶴詩。巨川首唱焉。歎其多能。作是詩以美之。案巨川名機。元史有傳。時以宣撫使駐燕京。與邱長春善。瑞應鶴事。見長春真人西游記。公素惡全真教。此詩序云。美之。實譏之也。



作翊舞美其上。有詩云。公皆有人。後天廣子。真。

○ 此書係從前所無之新書也。

案西遊記有

晉書

案西野記有吳寧德明又有吳德明大
卿李庭寓卷二挽吳德明詩注云公

太原石州人。承安初中乙科。崇慶末始赴召。南渡丙午春得館。

才辨外郎五年止。惠一書。

才有題詞

寄清溪居士秀玉。

送西野人院時可秀王因聖齋錄

學士、仕國副、爲燕京路課稅所官。神道碑、乃奏立之。②路課

戲秀玉。

寄張子開。寄用之侍郎。

案西游記有劉中用之。

和正卿待制韻

案西遊記

正中
興立

寄仲文尚書。

宋西遊記有楊彪仲文

雪軒老人邦傑久不惠書作

詩怨之。

諸王世世爲王。

案西游記有王直哉清言。以上諸人大率與長春相談。且於瑞鶴卷題詩。故寄諸

人語、皆在長春城西
城後、或不盡是年作矣。

再造西城山城碑。

(序云、庚辰之冬、魏碑
西城、過山城、甲辛

己暮冬、再過、見其碑、在山城
總管在魏思下、蒲率一城之碑、)

辛巳四月、西城山城值雨。

十七

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是日魏碑、作魏春盤。

西城蒲率城、贈蒲率

元前。乞草、數作一言。

(以上又
集六)

壬午

(元光元年、
十七年) 三十三歲。

公居魏思下、夏三行在。三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文直國當易

主矣。逾年而會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解骨

以符之。(神道
碑)

秋、太祖還師。九月、三幸思下。冬十二月、魏碑、魏國沒

筆。(西澤
記)

繫年詩 壬午西域河中詩十首。 時河中西國和玉王韻四首。

(案此與邱長春壬午遊西園詩用韻相同，蓋君玉亦和長春韻也。公和長春韻詩皆不著其名) 河中游西園四

首。(案亦用邱長春韻) 河中春游有感五首。(案亦用長春韻) 壬午元日二首。

(以上又集五)

又在西域所作詩無年月可考者，皆此三年中作。復用過陰山和人

韻唱玄。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用前韻感事二首。思親有

感二首。思友人。贈李郡王等。(目注云：李郡王嘗為西遼執政。又文

遇西遼前郡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還寄移剌國寶。和景賢十首、

又一首。(案他詩題或作景鄭賢。末首云：龍岡醫隱本知幾。即西游

記所謂三太子之醫官鄭公者也。太宗即位猶為侍醫。見



文集十四謝龍崗
遺鹿尾二絕詩序。

和王君玉頌。(以上文
集三)

乞扇、感事四首。

(案亦用邱
長春韻)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

和兵韻七首。

(以上文
集五)

西域河中十詠。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

西域有感。

西域元日。

(以上文
集六)

贈還西李郡王。西域嘗新瓜。

(以上文
集七) 辭義歌。(文集
八)

又進征西戾午元歷表。

(文集八。案太祖時公歷官史無明文表
云欽承皇旨待罪清臺考大唐六典靈臺

鄭注、漢則雜候上林清臺後漢又作靈臺守候日月氣是清臺謂司天
臺也。公此時當爲司天臺官。文集四再用韻謝非熊石飯詩云聖世因
時行夏正、恩臣瞻數愧春官。文集七和景賢七絕詩云龍庭十載
兵南詔亦公嘗官司司天臺之證。又知公於太宗初年尙后是官也。)

癸未

(二十二年、
十八年) 三十四歲。

春正月、太祖駐蹕於藍南三程之六川。（西遊記）

甲申（哀宗正大元年）三十五歲。

秋、公在西域阿里馬城。（文集八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夾客等錄序）

文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夾客等錄序。（甲申中元日）

乙酉（二十年）三十六歲。

是歲春正月、太祖還行宮。（太祖紀）公尙嘗西域。冬、在西域籌海軍之

高昌城。（文集八辨邪論序）

文 辨邪論序。（乙酉日南三）

案、太祖西征之年、史文舛駁、茲表列之。



元朝秘史

皇元聖武親征錄 西
城史同

元史甲

元史乙

西游記

西游錄及浩
然居士文集

己卯

征回回

以三城設司、築營、將帥
會議、回回、三三、下掌
起。

夏六月、
西城殺
使者、帝
親征、遂
取訛答
刺城、擒
其酋哈
只兒只
蘭禿。

三月、劉
仲錄在
乃滿國、
兀里朵
得旨。

西游錄大舉
西伐、道過金
山。

庚辰

上三也兒的石河住夏。
秋遣兵所過城皆克、至
幹脫羅兒城、上留二太
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春三月、
帝克蒲
華城、夏
五月、克
尋思干
城。

夏、駐蹕
也兒的
石河、秋
攻幹脫
羅兒城、
克之。

文集八上征
西、庚午元歷
表、庚辰聖駕
駐蹕尋思干
城、文集六再
過西城山城



己辛

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克養吉干、八兒真等城。上駐軍於西城遠里。望遼寧之地。命忽都忽那顏爲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城。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命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波班勒紇城。圍守塔里寒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

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八兒真等城。並下之。夏四月，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

七月，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冬，土寇據河梁。阿母河。二月，二太子發軍復整齊梁土寇已滅。

釋詩序、庚辰之冬、馳驛西城、過山城、驛雙溪、薛隱集一、凱歌樂詞注、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城、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

○五、 應如何處理？

意曰。六十二。又其後思。匪
索元。完等城。上以暑氣
方盛。遺使召四太子。遠

卷之四

子苑赤

陳仙舟

宗道

全集

龍樂示

卷之四

家

五、

三、

五、

馬可

營利

恩等域

張其成

遊記

徒思望

夏四月

邱長春

從車駕



察元兒
等城。還
經不刺
夷國大
城之。還
經不刺
河克也
國等城
察元兒
會。以
武。用
等。城
等。城
等。城
等。城
等。城

廬於雪
山避暑。
上約四
月十四
日問道、
蔣及期、
有報回、
紇山賊、
指斥者、
上欲親
征、因改
卜十月
吉。

率兵進發。時度里可汗與札蘭丁合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寨。率精銳往擊之。追及辛目連河。度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逃。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慶忻都人民之半而還。

奔與度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蘭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獲。

遇礪石城。中秋。抵河上。即夜遁。班里城。其衆新叛去。尙聞犬吠。二十二日。及行宮。二十七日。車駕北回。九月。朔。渡杭橋。而北下。旬至那



未癸

未癸

春、上率兵循辛目連河
 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
 下、至昔斯丹城欲攻之、
 遣使來稟命、上曰、監
 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
 上避暑于八魯灣川、候

夏避暑
 八魯灣
 川皇子
 尤赤察
 合台窩
 潤台天

米思干
 六、西
 南三十
 里、十
 月、朔
 駐蹕
 六城之
 東二十
 里、十二
 月、駐蹕
 霍爾滾
 鞏之東
 春正月
 二十一
 日、東還
 一程三
 一大川
 東北去

八刺部額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部額軍三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八拉兵
突藍約
三程
定西域
諸城置
達魯花
赤監治
之

甲 三額兒的
申 石地面遙
夏。

旋師住冬達暑且止且行。

帝三東
印度國
角端見
班師。

乙 回禿刺黑
酉 河林舊營。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

春正月
還行宮。

丙戌（三年、二十一年）三十七歲。

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物、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巳。

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神道碑）

繫年詩 除戎堂二首。

序云、王師西征、賢帥賈公習後於雲內、築除戎堂於城之西阿、以練戎事、予道過青、公

召予宴於堂、總筆大手、題詩麗臺、鐫落於檀栾間、皆讀揚公之盛德云云。（文集七）

文 總筆教民十無益論序。

丙戌重午日題於蕭州郭善城。（文集十三）

丁亥（四年、二十二年）三十八歲。

秋七月、太祖崩於靈州。皇四子抱雷蓋國。冬、公奉詔送京、經蕭之燕京。

（文集八）燕京崇壽禪院故園、遠大、朗朗公碑。銘云、丁亥之冬、予奉詔送京、經蕭、馳傳來京。



繫年詩 丁亥通沙井和移刺子春韻二首。(文集) 通京器用先君

文獻公韻二首。通夏國新安縣。(原注時丁亥九月望也。) 通青塚用先君文

獻公韻。通青塚次賈持霄韻二首。再用韻以美持霄之德。再用

韻自歎行役。再用韻感古。再用韻贈玄。通雲川和劉正叔韻。

通雲中和張伯堅韻。通雲中和張仲先韻。通雲中和王正夫韻。

通古登和李正之韻。通天城和新澤民韻。通武川贈饒散令人。

案歸潛志元元達山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漢散阿海女子入
官。俄以人言是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案即集中芳幸怨。

其人三汴京被殺後尚存此詩。——通燕京和陳秀玉韻五首。還燕

京題故雲臺和諸士大夫韻。(以上文集) 通從從師道通東勝奏師席

上繼社受之謂。（文集）

（十四）

戊子

（五年、
睿宗監國元年）三十九歲。

公再使燕時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關遣中使偕公往窮治之。公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戚得卜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公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於市燕民始安。（本傳神道碑略同。案中使者塔察兒也。元史塔察兒傳睿宗監國聞燕京盜賊恣意殘殺直指富庶之家載運其物有司不能察乃遣塔察兒耶律楚材窮治其黨誅首惡十有六人由是巨盜異迹。）

繫年詩

和李德修韻。

（案詩有曆日隨時建夏寅句與文集四）

再用韻謝并熊召飯詩合。

文集三

和



呂飛卿韻。再用韻贈國華。謝飛卿飯。再用韻記西游事。再用

韻贈道潛。再用韻謝非熊召飯。再用韻留玄。再用韻。和道潛

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爲詩十首。寄賈淳書乞馬乳。謝馬乳復用

韻二首。贈道潛書。再用韻寄道潛二首。再用韻別非熊。贈賈

非熊道潛。和李振之三首。非熊兄弟餞予之燕亭用韻之韻。和

達國華三首。達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還燕和吳德明。和竹

林一禪師韻。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案雙溪醉隱集戊子喜雨

用馬朝卿韻二首。戊子餞非熊仍以呂聖孺溪園爲贈。以上文集四

戊子繼武川劉博齊韻。文集七

己丑（六年）太宗元年（四十歲）

春，公在燕京。秋，太宗將即位，宗親戚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公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公曰：「適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還，王撫公曰：「眞社稷臣也。」元代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願死者衆，公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本傳是歲，命河北漢

民以戶計，曰賦調，命公主之。（太宗紀）

癸亥。詩。和後后敬一言。（有言三）主龍飛第一。釋奠。（序二）三巨川。詔於灰燼之



餘草創宣聖廟，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士大夫釋面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可謂吾道有光矣。」是日，四衆迎率釋迦遺像行城，歡聲沸沸，僕皆預其禮。^③（案金史地理志：德興府德興縣有雞鳴山，地當燕京雲中間大路。此詩云：「已丑過雞鳴山。」）

文集三

三年四度過雞鳴，謂丁亥戊子二度，率使燕京，至己丑始返過此，凡四次也。又云：「殘花殘淚千程別，別過此山時。」嘗在春末。（文集四）文題恒岳飛來石。（己丑清明日。）（西游錄序）（己丑元日。）（和公大

禪師塔記。）（己丑清明日。）（文集十三）

庚寅（七年）四十一歲。

時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公議請尋宥，衆以云：「迂公。」遂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都宜置長吏牧民，設高戶總軍，使熟時力敵，以遏禍橫。中



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誅者，罪之。買
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
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遺物，爲害非輕，
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公曰：
蠹害之端，必出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本
秋七月，帝自將南伐，公從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太宗）初，太
祖之世，歲有事四域，未暇經遠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資三鉅萬而官
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漠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公曰：監
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

歲可得錢五十萬緡，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繇哉。
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監，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
人，更陳時可、趙訪等，皆寬厚長者，皆天下之選。參佐皆用舊部舊人。（
本傳 案太宗紀）
繫於冬十一月。

繫年詩 和王巨川韻。（有聖憲祖征寧古） 謝王巨川意頗薄因用
工句。文集三

其韻。和王巨川題武成王廟。又用韻。又一言。和景賢七絕。

又四絕。和景賢二絕。和高冲霄二首。（以上文）
（案七）

文 燕京崇壽禪院故園過大師朗公碑銘。（庚寅六月望）
日。文集八

辛卯（八年） 四十二歲。



春二月、克復燕、定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夏三月、帝還營於九十九泉。秋八月、幸雲中。公言從。（太宗紀）帝幸雲中、十路課稅使咸進庫籍及金

帛、陳於廷中、帝笑謂公曰、汝今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

其誠、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並以粘合、燕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本傳）公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

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惟貴不能平、咸得卜徵於皇叔、（韓辰大王）俾專使來奏、請公悉用舊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

不宜重忌。且以朝廷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上察其誣、悉逐

來使。（輯道）冬十月，帝復親征金，圍河中，十二月己未拔之。（太宗紀）

繫年詩 再遊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遠迎。（文集二）又見文集四。
（題作贈五臺長老）

（題太原晉陽鎮題紫微觀壁三首。）（文集六）題古并軍公秀野園。

宋牧司馬集二十八河東破寨李公墓誌銘武仙襲太原獨交誠為言守。
或說軍帥雖前歷責未嘗一出決戰意視勝負誰在以為歸也。張王欲
攻之，公道人請帥，翌日嘗悉力與敵角，不熱屠矣。帥如其言。又元史良
吏傳譚澄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幣為
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此軍公嘗即其人。（題昭上人松菊堂）（案道
集三十七有太原）

近釋師語珠引。（請願老住華塔）華塔照上人請為功德主。（晉有）

勝名剎昭千區。（請真老住華塔）請王公住太原開化。（以上文）
（集七）

（再遊太原題軍公秀野園。）（文集十）以和平陽王仲祥韻。（有）
（上晉太原）水



歲上新句語。（案公文集）有平水水邊老人王鄉序。（以上文）題平陽君實吟。

醉軒。（案三韓隣序公文集云、省條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題平陽王君玉、諱正之。是君實後為中書省屬官。（文集二）

李君實此君軒。（文集六）題平陽劉子寧玄、紫堂。（過平陽高廷英索）

詩題為一題。（案元史太宗紀二年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楊簡高廷英使平陽。以上文集七

吟醉軒。（文集十）以（上平陽作）題解州郡薛村洪福院。邵薛村道士陳公

求詩。（以上文集七）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文集一）以上解州作。

諸詩皆作於太原、平陽、解州及獻陵。公去年扈駕至鳳翔、及是春由鳳翔回、是冬又扈駕或河中、屢過此等地方、然則諸詩皆去歲或是歲所作矣。

和穆刺子泰見寄五首。（文集三）和辛邦瑞韻二首。（案元史本傳、李）

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案元史太宗紀三年夏九月、遣韓不干使）

宋景道、宋徽之、復道李國昌、
使宋需糧。以上文集四

壬辰（天興元年）四十三歲。
四年

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舉急則降，緩則走，
徒以資敵，不可宿。公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蔽田畝，全活甚衆。傳：正

月戊子，帝三日渡河。（太宗）公先東歸，與鄧景賢、海濟、河陽、國汴

甚急，公長兄善才、仲兄善才皆在國城中。公以告衆之，衆主召兄二人

於國德殿，均再拜乞皆死，主幸和議可成，賜金幣慰遣之。君臣相視泣

下。二月十七日，善才自投內東城濠水中死，年六十一。善才歸，會寓真

定。（還山集二十六）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三子。夏四月，帝出

后廣、選雲官山、留還不台園南京。(太宗紀)

繁年詩 王屋道中。(文集二) 王屋道中。(文集七) 過濟源和香山后

士韻。(文集二)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爾閑老人韻四首。再用前韻四

首。復用前韻四首。(以上文集七) 過沁園有感。(文集三) 過覃懷二絕。

(文集七) 過濟源謝汾水禪師見訪。(文集二) 又見文集四、題作過清源贈法華禪師。案秋澗先生

大全集七十二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故中書令耶律公嘗壬辰歲過濟源、留題詩、驗遠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託總尹斯榮、俾刻石祠下云云。是濟源諸詩皆壬辰所作、而王屋道中詩云、風軟卻教冰沈水、寒輕還使雪成泥。行吟想像覃懷景、多少梅花并玉溪。又過沁園有感詩云、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含恨凍梅新。是此游尚在春初。太宗鈞州之役、公未嘗扈駕也。案牧庵集二十七、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所奏、湯時、却大用裴子法、呂仲和諸公皆前朝名進士。

和裴子法見寄。(用李德叟韻寄景)



○ 眞

花譜一

爲天山守文集十四

流實太守

樂

(一) 和威寧珍上人韻

還句
文集三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五首。

上人書。

卷七

和呂飛卿。

既濟

白魚句。

通樂州慈氏院。

無句。

文評

天山。文集八

癸巳

四十四歲

養正月金、

紀一



（蒙古制，凡戰人拒命，夫石一受，則其無家，皆京師，皆將送不台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受其苦，子意欲盡屠之，公馳入諫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用，將焉用之。上雖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盡三等，臣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然之，盡除其兵，一族外，皆徙原元。時避兵在汴者三，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贖，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爲定例。）
（神道）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還送者十七八。有旨，后停送民及資給者，被其家，鄉社亦遣坐。由是逃者莫敢合，多殍死道路。公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赤子，走復何

之奈何因一怙囚，遂死數十百人乎。帝信，命除其禁。傳本宣宗之南遷

也。公兄辨才，善才皆扈駕。比公西游，公母楊太夫人與妻梁夫人亦南

行，初居京平。

文集六思親二言云：老母琴書老自娛。吾山側近結蓮

繼世祿，藝封食京平。乃公家湯沐巨。後寓嵩山。文集五感事四首，

公兄子詩北歸，亦居京平，乃其一語。山寺幽居思少室，

梅花歸夢繞揚州。萱堂溫清^⑤。十年闕貢米，供親親仲由。又文集六思親

之二，故園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餘，何日挂冠辭富貴。少林佳處

卜新居。曰少室曰少林，皆嵩高事。又文集十送姪了真行詩：前歲陽翟

被道，履潛偷生。又文集十三祭姪女淑卿文：欲為尼於嵩高，而公妻梁

氏亦歿於河清之方城。汴京國城之際，公家皆在。公拜中書令後，太

嵩南故太宗為公理案二兄，而不及其他眷屬。公拜中書令後，太

夫人尚在。文集二過天寧寺用彥老韻：十年不得舞衣班，行盡天涯

萬里山。黃面作金空，皓首蒼生未濟漫。胡顏可以為證。文集四郭瑞乞訪親因用

遠金亡，則公妻先逝，太夫人亦已棄養。文集四郭瑞乞訪親因用

其誤。于文漫擬戰交侵，一



紙安善。信。會。子。生。還。愁。未。解。萱。堂。曲。去。恨。尤。深。涕。零。倚。木。西。風。怨。
腸。斷。聞。鈴。夜。雨。滴。養。老。送。終。真。有。憾。號。天。如。割。望。雪。心。是。作。此。詩。時。太。
夫人已卒。考李邦瑞乞訪親事見於元史邦瑞傳云邦瑞使宋還因奏
干戈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尋訪帝諭速不得察罕臣刺達海等以禁諸
部者悉歸之宋邦瑞使宋在太宗辛卯其歸嘗在壬辰而速不口統兵
原在壬癸甲三年察罕統兵則在乙未以後是邦瑞乞訪親亦嘗為甲
乙二年中事公太夫人之卒嘗在壬辰癸巳間矣金亡後公兄子鈞
及兄女了真淑卿皆北歸而了真淑卿公又贖之於俘虜中故有兄子
生還愁未解句。

繫年詩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戲之。
（案記見文集八末署）

癸巳中秋。
文集九 扈存冬狩。
（序云癸巳扈從冬狩獨予誦書）
文集十

文 司天判官張后中六壬法悉鈴序。
（癸巳中秋日） 苗彥實琴譜序。
（秋）

癸巳中秋。
後二日。
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
（癸巳中秋日）
以上文集八

甲午（開興元年）四十五歲。

春正月，蔡州陷，金主白焚死，金亡。（太宗紀）是歲詔括戶口，以大臣忽

覲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三是始蔡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

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

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遂散矣。

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鹽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

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當籍爲編民。（神道碑）

熙寧

和寧十百蘭

（案元史禮樂志，太宗十六年太常用許政所舉大樂令田蘭詣東平，指授工人造琴

十張。

文

用秀三韻。

序云，甲午之秋，秀玉愛學，意以新詩寄東坡，因用原韻謝之。

用舊軒前

人讀謝秀玉先生見惠東坡文。

謝西方器之贈阮叔。

序云，了然后士素蓄東坡

鐵衣洵地字號阮，真絕世之寶也。天兵統克汴梁，先生攜二言來燕，欲藏之，恐不能終寶，欲贈湛然，南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慮中道浮沉，是以獻諸秀玉，玉感學田公，幸御欲轉致於予也。甲午之秋，陳田人觀景領之於我，亂道數語，用副厚意。鼓琴。扈從羽。

狼山宿。

對雪鼓琴。

和董彥才東坡鐵衣詩二十韻。

以上文

用張道亭韻。

題龐居士陰德園。

和馮揚善韻。

宋道山集七有送馮揚善提領

關中三教詩。

和秀玉韻。

示從智。

答韓庭玉。

題柏巖大禪師韻。

和

張善良韻。

愛漢嚴彈琴聲法二絕。

文集八，苗彥實琴譜序，古唐張

字。善於琴，為當今第一。壬辰之冬，王師國汴梁，予奏之朝廷，索。棲於南京，得之，達范陽，而秦世。其子蘭舉遺譜而來，凡四十餘曲。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以遺猶子蘭。

（序云：由蘭琴事深得清遠之遺）

意。甲午之冬予扈從羽獵以足疾得告凡六十日對彈操弄三十餘曲最妙者於是盡得之。

夜坐彈離騷。彈秋

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彈秋水。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絕示景賢。

彈廣陵散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

吾山吟。

從萬松老師乞三傳

山。寄萬壽宮公禪師用舊韻。

寄聖安澄公禪師。

寄甘泉禪師謝

惠書。

送房孫重叔行。

從龍溪乞西巖香并方。

借琴。

戲景賢。

再用前韻二首。

寄景賢。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復用前韻戲三

尚居士兼書長詩友二首。

慕樂天。

彈廣陵散。

（以上文）

琴道險

五十韻以勉忘憂遠道。

彈琴過時作解嘲以三萬松老師。

（以上文）



（子傳生駁謂之以詩為壽乎因繼其說以進之。）（甲午重午前三日。）文集十四

文 甥殿外解序。（甲午清明）釋氏新聞序。（甲午上元後一日。）以上文集十三

乙未 （蒙古太）四十六歲。（宗七年）

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遂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

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

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今論十餘日，其議遂寢。（神道碑）

繫年詩 乙未元日。付從究。旦日還從祖。（序云：乙未旦日。）旦日示從

同仍簡忘憂。（序云：乙未旦日。）元日漸忘憂進道。（序云：乙未旦日。）轉燈。（序云：乙未）

元 錄寄新詩三冲霄。（錄寄新詩三首，見集言卷十一之首三）此詩前凡三十首，知即公所錄示冲霄者也。

以上文）

贈高善長一百韻。

（文集十三約善長和詩數書序云予

讓以降啓見。故予亦戲作數書以答之。聊發一笑耳。善長云維海蒙協洽之歲三月甲午朔。

（爲子鑣作詩三十韻。

序云乙未爲子鑣壽。作是詩以達之。

（雪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

而謝之。飛魚詩其前有燕都送馬郎中北上詩。又名臣事略十二引

王文康公言行錄公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

（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而

謝之。詩末題乙未閏月上休日。宋中州集七王革字德新一名著。以蔭補官祿祿免庫至三十年。正大中。以六赴廷試賜出身調

宜君縣。年七十八終於雲中。又歸潘志五王革字德新。宏州人。北渡後居雲內後遷雲中。以上文集十四

文。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乙未元日序於六嶺黃石山。書金剛經別解後。

（乙未清。明日。

約善長和詩數書。

（乙未三月。萬松老人萬壽詩錄序。甲午朔。

（乙未夏四月）序於和林城。

祭姪女淑卿文。

（乙未三月二十六日。祭淑卿名舜婉公仲兄善才之女。祭文云吾

兄接祭。載振於清風。考善才兩爲節度使。則接祭謂善才也。又云。德藩人口。名達帝聰。遣使求於故鄉。有詔入於深宮。守志持節。慎心飭躬。垂知命。尙爲嬰童。古所未有。來者孰同。享奏久掌。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呼之宮相公。屢有諫諍。多所彌縫。德殊辭輦之班。功勝當熊之馮。忽家亡而國破。歎勢盡而途窮。果全身而不辱。示徵疾而善終。云云。是淑卿曾入金掖。庭金亡之後。歸於公所。踰年而卒。乃元遣山作善才墓誌。但云女二人。嫁士族而不及淑卿何耶。以上文崇十三

丙申

（八年）

四十七歲。

春萬安宮成。

（太宗紀）

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

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臥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屢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



仙藏

耶律文正公年譜

悉委之。（神道碑）

有于元者奏行交鈔，公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譴，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嘗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本傳秋七月，忽

覲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肩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豈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一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三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皆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



利澤者，雖已竭澤矣。時臣等欲奏進言，未敢中書省奏請行。公持之
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謂至之二十八人尚在燕京，是謂後宮
使令。而既欲傳言，又欲備行建廟，三恐重擾百姓，欲輕奏進言耳。上良
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漠地拘刷牝馬，公言：漠地所有，猶絲三穀耳，非
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言。（補遺）

繫年詩 丙申元日爲景賢壽。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送門人劉
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后壁。

和林建佛寺疏。（文集）
十四

文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文集）
十三

文集中詩文訖於丙申，其詩作於和林者，皆癸巳、甲午、乙未、丙申四年中作，茲彙錄之。

和李世榮見寄。和李世榮韻。再用其韻。又索六經。和移刺繼

先韻三首。和薛伯通韻。鹿尾。和裴子法韻。和許三張彥升見

寄。（案河汾諸元詩集二有）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言。（案中

七、張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二年進士，工於大篆及八分，四十歲後學詩，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將十年，後游濟南，病卒。第七首有今日龍庭忽見君，句似敏之，亦曾至和林。）和張敏之鳴鳳曲韻。和孟

駕之韻。（案元史孟攀麟傳，字駕之，雲內人。）和陳秀玉縣梨詩韻。（案此詩作於秀玉入觀時，秀

玉於甲午、乙未二年均至和林，見文集十。）和冀先生韻。（以上文）

謝西方器之贈阮杖詩序及元史太宗紀。）



和吳興公詩二首。外道李浩亦師再用韻示景賢。（宋遼山集三十九癸巳歲）

寄中書耶律公書。請見南中士大夫詩河。外道李浩和景賢⑦字

朗老在府有之。詩人李浩其一人也。以上文。和天壽詩。用高松老人韻作十詩

和予再和景賢。高松老人韻。贈高松老人琴譜。寄幽陽飛壇會首

大師。寄景賢十首。和景賢韻三首。以上文。和

王正之韻三首。（案中州集五王正之使特）祝忘憂居士壽。（宋集中

詩甚多且屢為代作疏文又釋劉涓之為忘憂門下館客乃當時一貴

人而與公厚善者此詩有玉佩丁東照蘭省句則忘憂會入中書省此

時中書兩丞相鎮海與公不成而）蠟梅二首。謝禪師。公寄闔山

紫玉。和鄭壽之韻。寄沙井劉子春。和人韻二首。和武川嚴亞

之見寄五首。邦瑞乞訪親因用其韻。和季邦瑞韻。(以上文)用

鹽政姚德寬韻。用昭禪師韻二首。和薛正之見寄。(宋孟轲詩有公文集序有

省條薛)和冲霄韻三首。(宋孟轲詩有公文集序有門下士高冲霄)和冲霄十月桃花

韻二首。用薛正之韻。(以上文)和景賢見寄。用劉潛之乞冠韻。

和楊文舉韻。(以上文)和張敬之詩七十韻三首。次韻黃準和

同年九日詩十首。寄雲中東堂和尚。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寄

雲溪老人乞西歸書。謝聖安澄公韻藥。和王正夫韻。繼孟雲卿

韻。次雲卿見贈。和王正夫憶琴。繼宋德慈韻二首。和平陽張

彥升見寄。跋白樂天慵昇圖。和諸住東堂疏韻。寄倪公首座。



宋道山集三十五壽聖禪寺功德記、戲陳秀玉。以上文集九 宋、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余皆河東人。卷九以上皆作於

癸己。和邦瑞韻送行。繼希安古詩韻。和并照韻。又 用李君前。

實韻。繼崔子文韻。繼武寧夫韻。寄永寧教人。寄平楊洞和尚。⑧

紅梅二首。寄西菴上人用舊韻四首。和瀋陽趙光祖二詩。宋、

潛志十四有漁陽。自贊。和韓浩照韻二首。張漢臣因入觀索詩。趙著光祖贈詩。

宋道山集二十八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范陽張公漢臣、名子良。又元史張子良傳、字漢臣、涿州范陽人、京東路行尙書省兼部總帥、管領宿州。和謝昭先韻。德恒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云。

送文叔南行。和馮揚言九日韻。示石州劉企賢。和劉子仲韻。

序云、蓬山散人劉詡子中、頗通儒、依全真出家、今已還俗。宋道山集十九內翰王公墓表、公游泰山、從事上谷、劉詡子中以嚴侯命從公、是子

中書爲京。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案中州集八李

亭人又遣山集三十九寄中書耶律公書南中。寄高公堂頭同參。（

案遣山集三十七。寄移刺子春。寄妹夫人。（詩云三十年前旅永

注先叔故居之樓名。案遣山集二十七耶律文獻公神道碑初與平養

公爲子後生子震與平指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

復收養之此妹。送姪九齡行。（案公群從惟鈞年最長此詩云而方

夫人蓋震之女。送姪了眞行。（案詩云吾兄繼世祿襲封食）和少林和尚英

粹中山堂詩韻。（案雙溪小集有水菴老衲性英跋遣山集）和武營

夫韻。和馮揚善韻。（以上文）寄東林。戲劉潤之。用劉潤之韻。

（以上文）勉景賢。劉潤之館於忘憂門下作述懷詩有弟子二三

同會食誰會開口問先生之句予感而和之。劉潤之作詩有原琴之

句因和之。懷古一百韻寄張敬之。示忘憂。和金城寺會公禪

師三絕。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蘭仲文寄詩二十六韻勉和

以謝之。（案歸潛志十四有金城蘭光庭仲文贈詩。又遣山集十有蘭仲文郎中見過詩。）又用言積

澱。（序云積金城人字幹臣。次。遣山集十有送官幹臣詩。）想浩然。從國才索開題煎茶賦。

再寄仲祥詩寄之。（序云金城薛玄之用李世榮蓋韻寄詩於予。索。拙語已和寄。忽思冰餞再寄仲祥元韻以寄之。）

寄金城士大夫。誠之索揭。（案誠之劉復亨字見文。集十四送劉征蜀詩。）還經淑卿香

方偶。（以上文）請之館於忘憂門下生徒乘船渠徒步極和於城有

詩云岐帽疏疏布題棚張扶衰病且徒行區區不道圖飽甚一夜山寒



寫到明予弊而和之。贈景賢。寄東林。寄高壽淵公禪師。寄甘

泉慧公和尚。龍岡以鹿尾數十夜遺予因錄近和人詩數篇以報仍

作詩二絕爲引。和景賢贈鹿尾二絕。中秋召景賢飲。請定公住

大覺疏。棉大藏經板疏。武川庫訶院叔建瑞像慶疏。請與公住

崇壽院。寄聖安澄老乞菓。信之和予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

慶元韻以復之四首。（案河汾詩老詩集一麻信之草有上雲內郎賈君詩是信之嘗爲賈氏客此信之嘗卽麻中人也）

（用梁斗南韻）（案道山集三十九寄中書耶律公書）贈姪正卿。

（詩云：蓬室東丹九葉芳，會陪刻佩侍明昌。案公姪鈞與公年）寄張鳴

道。送省參郭仲仁行。送燕京高慶民行。（案元史太宗紀十年秋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



言、諸路平寇、詔免今年田租、仍（宋遼山集十八停舊未輸稅者、俟豐歲議之。）和趙廷玉子晉猷。（遼聖宗尚書趙公

神道碑、公諱恩、文字廷玉。（宋元史王王汝傳字王。子晉、尚書省令史。）贈東平主事王王汝。（若璋、鄭人、歷實入據

郭、署王汝爲採訪使、周敬之修夫子廟。寄萬壽堂頭乞湖山。寄東

林同參。寄簡堂頭。寄孔雀使回奉高松老師。答倪公故人。送

王舜行。繼介邱穆景率頤。繼平陶張才美頤。德柔嘗許作鼓王

轡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宋德柔劉敏字、見遼山集二十八次承相劉氏先塋神道碑、元史劉敏傳失載。）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寄岳君索玉博山。雪中重修宣聖廟疏。寄

光祖。送德潤南行。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贈景賢玉潤

鳴泉亭。⑨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勉之。景賢召予飲以

寧不采翌日子訪景賢值出子開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和景賢召

飲韻。趙州柏樹韻。黃龍三關韻。和太原元大舉韻。太原修夫

子廟疏。(以上文)

此外不知何時作者如左

和百拙禪師。從聖安澄老信書。題四卷所藏佛子二首。和移刺

繼先韻二首。寄雲中臥佛寺照老。寄平陽淨名院潤老。贈雲川

張道人。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案至元辨偽錄三長春問湛然中書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有識

聞之莫不絕倒。觀音贊殆謂此詩。則此詩亦壬午以前在西域所作歟。)

題四卷歸一室。(以上文)西

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文集)

用劉正叔韻。(文集)和松月

野酌海上人見寄二詩。用李德恒韻。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和薛正之韻。(以上文)用李邦瑞韻。寄平陽等名潤老。和鄒景

賢韻。和李茂才寄景賢韻。和李漢臣韻四首。和北京張天佐見

寄。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絕。題張道人扇二首。題誌公圖。題黃

山墨竹便面。請住東堂。請倪公。請嚴公禪師詣天德作水陸大

會。和賈揆霄韻二絕。和高麗使三首。夢中偶得。和武善夫韻

二首。題寒江接訪圖。題黃梅出山圖。夢中贈聖安澄老。跋定

信錄。詠探春花用高冲霄韻。寄休林老人。再和西菴上人韻。

和薛伯通韻四絕。和松菊堂主人照老見寄三詩。洞山五位頌。



大陽十六題。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寄白雲上人用舊韻。和

房長老一絕。(以上文)
(集七)

丁酉 (九年) 四十八歲。

公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公曰、謹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聽就試、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本傳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

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日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符、仍定



飲食分制、車馬始卑。公時時發十策、一日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日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同鶻阿散迷阿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錠、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會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錠。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迷阿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司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豈能不由之、抑天之道、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

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神道碑）是歲十二月十一日，長

兄辨才卒於寢定，年六十有七。（遼山集二十七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戊戌（十年） 四十九歲。

秋，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蝗散之權行，倚國上曰：

「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現在可支十年。」計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

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亡三十五萬，民賴

以安。燕京劉忽魯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募買天下差役，遂獲

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募買天下係官邸房地基水利諸雜，劉庭玉

者以銀五萬兩，募買燕京酒課，又有同鵬以銀一百萬兩，募買天下鹽

諫。三才論曰。天下江河泊。無源。口。公曰。此皆齊人欺下。曰。上爲害甚
 大。成。美。觀。之。管。曰。吳。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人。必。以。班
 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
 (神道碑)

己亥 (十一年) 五十歲。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
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入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
敕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
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錠。及河南既下、戶口滋
息、增三二萬二千錠。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創言事公以求進

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滿望、卽奔詣鎮海、日計行間。

（案雙溪集隱集六窺山塋域詩

序、尊大夫后臺省、竟爲伴食所沮、會不得行、其遺之萬一、伴食亦謂鎮海也。）

（首引同鸛與都刺合蠻撰買

課稅、增至四萬四千錢。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

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家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陷、上亦頗惑衆

議、欲令試行之。公反覆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圖搏耶。公力不能奪、

乃太息曰、撰買之利既興、必有蹤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

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

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

重。（神道碑）

庚子（十二年）五十一歲。

國利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局或不得正照，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又所在官吏取借同屬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餘。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予本相俸，更不生息，遂爲定制。（神碑案碑繫於丙申，據元史太宗紀皆在此年。）

繫年詩 贈劉陽門。（跋云：庚子之冬，陽門劉滿將行，索詩，以此贈之，賞其能治也。暴官猾吏豈不愧哉！下署玉泉。此詩真蹟今藏武進袁氏。）



辛丑 (十三年) 五十一歲。

春二月、上疾篤脈絕、皇后不知所、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災惑退舍之事、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脈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改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神道碑)

壬寅 (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元年) 五十三歲。

癸卯 (二年) 五十四歲。

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得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違之則社

覆幸甚。（神道）夏五月，熒惑犯房，公奏曰：嘗有驚憂，然訖無事。后無

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公曰：朝

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遂言乃定。（

本傳宋時皇叔韓）吳郡荆合蠻方以資我朝，故事取焉。亦斤引兵趨和林。（

進軍公治其軍，期以銀五萬賈諸公，公不取，事者不為也。公遂輒中止

之時，后已稱制，期以御寶空紙付吳郡，期令發，公遂言書以公奏曰：天

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

吳郡荆合蠻奏準事理，令吏若不書發，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

悉委老臣，今又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進行，若不合，則死且不違，況斷



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勳舊、尚加敬憚焉。（神道碑）
是歲夫人蘇氏卒。

甲辰 （三年） 五十五歲。

夏五月十有四日、公薨。（案、太宗紀及本傳皆云、甲辰夏五月薨。神道碑上敘癸卯年事、下即云公以其年三月十四日薨、似以公卒年在癸卯、與元史不合。然遼山撰文獻神道碑曰、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云云、則癸卯八月公尚無恙。河汾諸老詩集一麻草中書大丞相挽詞下注、甲辰五月十四日。並與公享年五十五歲合、則元史是而神道碑誤也。）
蒙古諸人哭之

如喪其親、號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涕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京兆山之陽、從違命也。（宋鑾經緯集卷六、遼山盛城詩序、尊大人



館藏

耶律文正公年譜

領省營城在燕京西北一舍、西三三三、東三三三、實曰靈山、寢）以漆水國園居在燕京西北一舍、西三三三、東三三三、實曰靈山、寢）以漆水國

夫人潘氏祔。先妻梁氏，以兵亂歸，終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

倉卒。（案鉉卒年無考，當遠在公卒後。雙溪醉隱集三有「三子秋日客

平府之名，命於中統元年，則鉉之卒當在中統元年之後。至元五年以前，公卒後以鑄鑒公位領中書省，亦用蒙古重少子之俗，非其時鉉已

前卒也。）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貳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為中書左

相丞。（案元史）孫男十一人：曰希後、曰希勃、曰希亮、（元史）曰希

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案元史云淮）曰希口、曰希口、曰

希口。（案元史以為皆鑄子。程雪樓文集九、案國文靖公神道碑、女一、

名三人中，其一）女孫五人。（神道碑）一名希圖。）

癸卯春，蘇夫人卒。公使子鑄率其喪歸燕京，殯於王泉山東五里之窰山。（案雙溪詩隱集六有護先妣國夫人喪南行率別尊大人領省詩云：重重門戶無人到，深閉桃花一院春。則以春抄南行也。遺山集四十有中書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云：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云云。此代文實雙溪作而題中令耶律公蓋後來追記，因雙溪嗣公領中書省故題云中令也。又案公墓本在順和園內，修園時徙於園門之西，并葬伯兄辨才、仲兄善才於義州弘政縣先塋，命鑄招元好問三燕京屬漢文獻神道碑并兩兄墓誌銘。

耶譜

後學介休齊希路編校

校記

①通寂：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作「寂通」。《說郭》卷四九同。

②撰：當作「選」，見《元名臣事略》卷五。

③鷄鳴：當作「鷄鳴」，本條下文同。按，本譜於「鳴」字多寫作「鳴」，當正。

④時爲爲：當衍「爲」字。

⑤溫清：當作「溫清」，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五。

⑥垂知命：當作「垂及知命」，脫「字」，見右引書卷一三。

⑦景資：當作「景賢」，見右引書卷二。又年譜所列二詩題當合爲一題。

⑧平楊：當作「平陽」，見右引書卷一〇。

⑨鳴泉：當作「鳴泉」。

⑩相承：當作「丞相」，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附《耶律鑄傳》。

取律文正公年譜餘記

王忠懿公
遺書內編

海學 三 國經

金史取律文獻傳及造山所撰文獻神道碑，元史公傳及宋周臣所撰神道碑，皆不著鄉貫。陸公子鐸雙溪醉隱集注云，予家遷上，後家隱無閩。

四庫總目據之以補史闕。案文獻及公二兄辨才、善才皆葬義州弘政縣，發無閩山正在其東北。然公家自文獻以後，久居燕京，而公詩中多憶閩山之作，如和薛伯遜韻云，閩山蒼隱天涯遠，夢裏思歸夢亦難。（文集一）送

王君正云，宋東幸有閩山月，滿殿松風萬山雪。（文集二）和移刺子春見寄

第五言云，晚年歸去無相業，回到閩山舊隱后。寄景賢第三言云，十載殘

經游嵩海、積年歸夢繞閩山。(以上文集三)和人韻第一首云、年來瘴嶺閩山

景、月照茅亭水一涯。(文集四)和冲霄韻第四首云、無恙閩峰三百寺、遠游

吟嘯老餘生。(文集五)和武善夫韻第一首云、何時致政閩山去、三徑依

然松菊寒。(文集七)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第三首云、洛陽失金谷、閩

山有別野。(文集九)謝西方岳之贈阮杖云、抱桐扶杖閩山巔、舉觴笑詠

秋風涼。趙武善夫韻云、北閩欲辭新鳳閣、東州元有舊閩山。鼓琴云、湛然

有幽居、祇在閩山陰。送姪九齡行云、閩山自有當年月、一舸西風賦式微。

(以上文集十)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慶元韻以復之第四

首云、舊隱巖間白雲南、故山住處好停驂。(文集十四)語意皆明指遠東之

無間。然其題五雲卿讀云、詩歟、奚待辨。蓋、無恙間山錄是歟。萬壑松
風思仰、千巖煙雨、儻平坡。（文集）案、仰、平坡皆燕京名刹。（仰、平坡皆燕京名刹。）
山、平坡即翠微山香界寺。則閭山亦當謂西山、而謂之閭山者、當時或有所避忌、故
爲譏語也。公生長燕京、似無隱閭山之事、然則集中閭山皆作西山、豈可
也。

文獻食邑東平、金史與神道碑均不載。公送姪了真行詩云、吾兄繼世祿、
襲封食東平。（文集）是東平與公家亦有因緣。東平有魚山、亦謂之吾
山、漢武瓠子歌所謂功無已時兮、吾山平者也。公詩中亦多說吾山。和移

刺趙先諤云、尚記三山舊隱居、松風蕭瑟松花落。又云、三山佳處尋休平、

高逸平林氣縱橫。（文集）繼登樓齊韻云，不得言山臥翠霞，西行行徧

海之涯。和武善夫韻云，遙憶言山歸未得，故人書簡怨東陽。（以上文集七）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第四首云，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文集九）

又吾山吟云，吾山吾山予將歸。（文集十一）然公詩中用吾山與陶山同意，

亦指西山。如和竹林一禪師韻云，蒼生未濟歸何益，一見吾山一度差。（文集四）

此詩編於還燕和吳德明之後，蓋亦歸燕京時所作。此讀詩者不

當以辭害志也。

契丹有大小字與文直同，其文字借漢字偏旁，參互錯綜，以表契丹語，與西夏、女直文字體製相同。金史完顏希尹傳謂，希尹依仿漢人楷字，因契



丹字韻法合本國語與文直字。可知文直文字即仿契丹。金朝貴冑凡文直與丹漢字、漢字其一即許承襲，是契丹雖亡，其文字仍與文直漢字並行。金中葉以後，通者漸少。耶律文獻素善契丹大小字，因此卒爲國史院書寫。世宗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文直字傳之。文獻在選中，讀三真事。又張景仁謂文獻藏匿遼史，此遼史必契丹國書國史也。是文獻於契丹文字殆屬專門全源之末，此事遂絕。文正醉聽歌序云：遼朝寺公六師醉聽歌，言先人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見。及大朝西征，遇西遼前郡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期歲，頗習，不接徑義，乃譯是歌。

（文集）

凡 是中原契丹文字已少傳習，故文正於西域習之，然則文

正殆可謂通契丹文字最後之一人也。

蒙古初起、用遠大明歷、此事可於文正進征西庚午元歷表（文集）證

之。逮太祖歸自西域、或會改回回歷。太宗嗣位、乃復用大明歷。文正和李

德修韻云、衣冠師古承殷轡、歷日隨時建夏冬。（文集）又謝非熊召飯

云、聖世因時行夏正、愚臣暗數幾尋官。（文集）此二詩作於太宗初行

秀湛、然后士集序亦稱公志天文、以草西歷、則太祖末年必曾用回回歷。

（回回歲首常在）否、則不必作是語也。此事史所不紀、故著之。（元史）

紀、至元九年、禁私習回回歷、亦元初盛行回回歷之證。

文正師事萬松老人、得禪法弟子從源、其於禪學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

佐贊古安天下者，當需儒也。公對儒者則唱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說。而寄寓松老人事。（文集）則又自謂此語爲行機。然予讀家寓松一書，亦

未始非公之行機也。公雖洞達佛理，而其性格實與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爲己任，古之士大夫學佛者絕未見有此種氣象。古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謂歟。文正於太祖辛巳三年駐蹕恩子，長春真人邱處機隨以此時至西域，其相晤對，自不待言。公在西域所作詩，其用長春韻者，如過金山用人韻七律一首，（用長春贈書生李伯祥詩韻。文集一）過陰山和人韻七古

一首，再用前韻七古一首，復用前韻唱玄七古一首，用前韻送王三玉西征七古二首，用前韻感事七古二首，（以上用長春自金山三）過陰山阿黑馬城紀行詩韻。



仙藏

耶律文正公年譜

餘記

和人韻五律一首、(用長春韻。思)又七律一首、(用長春送沙陀)

又七律一首、(用長春送沙陀)又七律一首、(用長春送沙陀)

首、(用長春三平聲分日望)海河中西園和三言五韻四首、(用長春)

日復游郭西、(用長春二月望日復)河中西游有

感五首、(用長春行抵郭西)過門三河四首、(用長春出沙陀)感事

四首、(用長春佳氣元豫驛路西行途)過金山和人韻七絕三首、(用)

零凌金山詩、(凡四十三篇、皆用長春詩韻、而於過金山、過陰山、則云和)

人韻、於游河中西園、則云和王三言五韻、餘亦不著長春之名。宋公作西游

錄序、(文集)以全真為老氏之邪、而於和劉子中韻詩序、(文集)惜

其幼依三良，乃有擇術不可不慎之語。又於三巨川言唱瑞應禱詩則議

之。（文集六寄巨川宣撫詩序）

李子進不題瑞應禱詩卷則美之。

（文集六觀瑞應禱詩卷獨子進治書無

詩。

是公於長春實深歎不滿，故和其詩而沒其人，然尙未領言政之者，

則以三良託於老氏，非如精甚之託於釋氏故也。

文正以太宗辛卯領中書省三歲，凡十四年，其得君之事，行政之久，實古

今所希見。太宗用公，雖承太祖遺命，然十三年之間，君臣無絲毫之隙。余

反覆公詩，而得其故焉。公集中投贈唱和最多者有一人，卽鄭景賢是

也。集中三景賢或和景賢之詩三十五首，占全詩十分之一。

（全集凡詩文七

百七十六首。）

景賢初與公同在西京，迨於末年，交誼尤篤，細讀諸詩，其人蓋



以醫事太宗，即長春西遊記所謂三太子之醫官鄭公者也。景賢號龍岡居士，然名與鄉里均無可考。牧齋集三有鄭龍岡先生挽詩，稱其友高道溪爲撰埋銘，而文不傳。鮮于伯機困學齋雜錄紀顧琴之家有鄭太醫，而不著其名字，蓋伯機已不能考矣。陸牧齋紀其三大節：一日廉。太宗賜銀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資。辭二曰讓。太宗再言以地比諸侯王，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蹙國，汴都皆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憐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母國數十萬人云云。是太宗之譽景賢，蓋出公右，其上相之位固後日所以處公，而汴京之屠亦公之所力爭而始得者。然則公之相當由景賢，而其平日維持調護

於君臣之間、使太宗任公而不疑、公得行其志而無所屈君、亦由景賢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世有孔子、能不與微管之歎乎。

金亡時、汴京人口據文正神道碑云三、一百四十七萬、元史本傳則云凡一百四十七萬人、蓋以戶一百四十七萬、當得四五百萬人、故改戶爲口。然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此數。又崔立傳、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聞封府計之、凡百餘萬人。則汴京人口其庶可知。蓋此時河南北被兵、又盜賊蜂起、故金之民人皆萃於汴京、則一三四十七萬

戶之說當非盡誣。

文正集爲中書省都事宗仲亨所集，癸巳歲始刊於平陽。（有平水王鄰及襄山孟攀

鏐序、鏐亦流寓平陽。）次歲萬松老人又爲之序。其集凡九卷，古律詩雜文五百

餘首。今本十四卷，凡古律詩雜文七百七十六首。蓋前九卷癸巳所刊，後四卷則甲午以後續增也。然亦三丙申而止。自丁酉至甲辰，（公亮之年。）凡

入年詩文無一篇存者，蓋今之十四卷未爲足本也。

湛然集中律詩以入聲作平聲者凡數十，見此決非訛字，亦非拗體。蓋公習用方言，不自覺其爲聲病也。公爲詩在三十以後，及官既高，人亦無以此告公者，遂有此病。



蒙古之制、凡攻城而抗拒者屠之、故蒙古入中原所屠名城不可勝計。及金國南遷以後、號令不出國門、故山東河北盜賊蠭起、其禍比蒙古尤烈。劉靜修武強尉孫若愚銘、金崇寧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殆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十不餘一。又易州太守鄒君墓銘、金貞祐主南遷、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焉弱凌、衆焉寡暴、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加以蒙古入主中夏、武人豪橫、其君臣又絕不知有治民之術。若此時無文正人之類、正有不知其何如者。宋周臣之言、非門弟子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言也。

皇元聖武親征錄、紀太祖庚辰三己壬午癸未四年之事、三十二年而

元史太祖紀因之。

元遼山以金源遺臣、金亡後上耶律中警營、（遼山集）薦士三數十人、

三十九

昔人恒以爲訪病。然觀其書則云、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簞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云云。蓋此數十人中、皆蒙古之驅口也、不但求免爲民、而必求聚養之分處之者、則金亡之後、河朔爲墟、即使免驅爲良、亦無所得食、終必餒死故也。遼山此書、誠仁人之用心、是知論人者不可不論其世也。

譜餘

後學介休齊希潞編校



儲藏

耶律文正公年譜

餘記

元遺山年譜彙纂

繆 鉞 編撰
周 斌 審稿

據《國風半月刊》第七卷重排

《元遺山年譜彙纂》二卷，繆鉞編撰。原載一九三五年刊行之《國風》半月刊第七卷第三號及第五號內。

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字裕之，號遺山，金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人。少從郝天挺學，以《箕山》、《琴臺》等詩受知於趙秉文，名動京師。興定五年進士，歷內鄉、南陽令。天興初爲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建野史亭，儲集金代文獻，欲撰寫金代史，事未就而卒，年六十八。好問以文學名世，在金代末年號爲一代宗工。著有《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遺山先生集》，並編有《中州集》，收錄有金代詩人之作。

好問爲金元大家，故爲後人所重，爲編年譜者近十家（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七），其間尤以清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三卷、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一卷、施國祁《元遺山先生年譜》一卷、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二卷爲知名。翁譜雖廣徵博引，攷訂甚勤，仍不乏疏誤之處；凌譜數易其稿，號爲「攷訂綦詳」，然清張穆已數證其誤；施譜以表繫事，極爲簡明，然隨集刊附，不便單行；李譜詳於地理攷訂，多駁翁譜之誤，雖稱詳贍，實未盡然。故四譜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偏，綜爲一譜，實屬首選，近人楊亮基有《元遺山年譜新編》，即綜合各譜而成，今存稿本。此本爲繆鉞集四家之作而成，故曰「彙纂」，取長補短，刊爲一編，可作定本。其序稱：「知人論世，凌氏爲精；作詩年月，李攷最詳；翁譜疏陋，而有創始之功；施作簡略，乃爲箋注之輔。諸家既各有短長，其說亦不無同異。余參稽互校，願爲折中，研尋之餘，時有創獲。一可見雖總合四家，亦時有破其藩籬者矣。」

元遺山年譜彙纂

序例

余夙喜讀元遺山詩、讀其詩則求知其人、論其世、而由其人其世更可以深解其詩、故年譜不可缺也。清人爲遺山撰年譜者、凡數家、曰翁方綱、曰凌廷堪、曰施國祁、曰李光庭。尚有餘集所作遺山先生年譜略、在得月簃叢書中、殊疏略不足論。大抵知人論世、凌氏爲精、作詩年月、李考最詳、翁譜疏陋、而有創始之功。施作簡略、乃爲箋注之輔。諸家既各有短長、其說亦不無同異。余參稽互校、願爲折中、研尋之餘、時有創獲。因草爲新譜、名曰彙纂、編次體例、可得而言。

一、全書體例、略遵凌譜。每年之下、撮叙譜主行蹟爲綱、而以所據資料爲目。諸家考證論斷及余之

按語皆附焉。

綱低一格寫、目低兩格寫、考證論斷皆低三格寫。

二、諸家善言、悉加甄采、其有謬誤、間爲辨正。至於同一事也、而繫年有殊、同一詩也、而解說各異、或人棄而我取、或彼略而此詳、其間出入異同之故、因避行文枝蔓、不復一一詳注。諸譜具在、長短得失、覽者自得之。

三、遺山生平交遊、多當時文章氣節之上。諸譜於此、或疏而未及、或略而不詳。茲編皆述其行性及與遺山交誼、以見其切磋之益、氣類之雅。其卒於遺山前者、皆叙於卒年。卒於遺山後者、則叙於生年。生卒年無可

考者、叙於譜中初見時。

四、遺山詩集分體而不編年。施、李兩譜、皆著錄編年詩。施譜頗略、遺漏甚多。李譜過詳、武斷不免。茲



稿藏

元遺山年譜彙纂

序例

編錄編年詩自非題中或自註明著歲月者皆就詩中人地情事參稽而定之非確有證據不敢著錄而考訂之語或見譜中或附題下遺山文及詞亦編年著錄焉。

五遺山著書論文之意見諸譜皆未載茲編悉加採錄間附闡發蓋遺山本以詩人而兼史家此其精華所在不可遺也。

憶少時讀遺山詩雖不盡悉其身世然往往悲涼感激潸然欲泣及讀諸家年譜參之金元史籍始知遺山之時國勢人心有可爲慟哭流涕者詩人憂憤無裨陸沉其感人者深而遭逢亦可痛矣金自大定明昌以還文風蔚起逮於末造篤生遺山卓爲一代宗匠其詩嗣響子美方軌放翁占文渾雅樂府疏快國亡以文獻自任所著壬辰雜編雖失傳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書故獨稱雅正詩文史學萃於一身非第元明之後無與頡頏兩漢以來固不數數觀也此所以後人撰譜箋詩景仰不絕歟茲編草創於甲戌削稿於乙亥歷時一年成書兩卷得之愚冀補前修之未密如有疵累大雅匡焉溧陽繆鉞自識

卷上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

宋光宗紹熙元年

先生生

月日無考

始生七月、出繼叔父格。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略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

大德碑本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西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妣河南縣君張氏。

靜樂舊抄遺山詩後世系略、元氏本黃帝後、自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傳至後魏拓跋氏、至孝文、遷都洛陽、改元氏。又傳七世而國祚移、遂落籍汝州。唐元結官禮部侍郎。五季後自汝州遷平定。至先生高祖誼、宋宣和間、官忻州神虎軍使。曾祖春、隰州團練使、靖康末、自平定遷忻。祖滋善、金正隆二年始仕、爲柔服丞、所謂銅山府君也。生三子、長德明、號東巖、嘗讀書東山福田精舍、累舉不第、以詩酒自適。先生貴後、贈中順大夫、此所謂東巖府君也。次格、官陵川令、以遺山貴、贈明威將軍、所謂隴城府君也。季升、字德清、以兄隴城蔭補承奉班、亦無子。德明生三子、長好古、字敏之、沒於貞祐二年、元兵屠城之難。次好謙、字益之。季即先生、出繼叔父隴城君。

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附錄引



儲藏

李光庭廣元遺山年譜

後簡稱李譜

爲第四女配婿祭廟文云敢告於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

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按王氏先生之本生母即敏之兄墓銘所稱太夫人年在喜懼者也後不從先生沒不知其處當從益之張氏先生之繼母即故物譜所稱貞祐丙子之兵余將奉先夫人南渡者也後卒於內鄉歸葬於新興又按先生之親屬曰侄搏者益之之子出繼承奉君北渡後相失回鄉後依先生曰侄一飛者當是敏之之子北渡後一得安信後不知其處曰侄係伯安者不知何人之孫則從先生至南冠錄引所云付文嚴以備遺忘應是字訛否則文嚴不知何人又有小功兄寂然時爲黃冠亦見集中南冠錄引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贈出身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

鉞按金秀容縣屬河東北路忻州今山西省忻縣

又按先生嘗言士之有所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

中州集卷十辛願傳

斯言也實無異於夫子自道蓋先生本生父德明即以詩名中州集卷十載楊叔玉爲德明所撰墓銘云先生自幼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掛口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雖童子以言欺之亦以爲誠然也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未嘗一日不飲酒賦詩先生作詩不事雕飾清美圓熟無山林枯槁之氣有集三卷藏於家而先生兄好古字敏之亦性識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窺

中州集

卷十有小傳其遺傳之美家學之善可知此所謂父兄淵源者也金代開國之初文教不足稱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南渡以後趙秉文李純甫主持壇坫文尚奇古詩學風雅

歸潛志南渡後

文風一變、文多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國運衰而文運反盛焉。先生生於章宗明昌元年、二十

五歲時、貞祐南渡、適值金代文運最昌之時、此所謂國家教養者也。先生年十四、從郝天挺學、即探求根本、不爲詞賦速售之業。南渡後、遊於楊趙諸公之門、而與往還倡和、以詩文相切劘者、如李純甫、麻九疇、雷淵、王渥、李獻能、李汾、辛願等、皆一時才俊之士。此所謂師友講習者也。三者具備、則知先生之所以卓爲一代文章宗匠者、其培養之功、非偶然也。

是年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二十一歲、馮璧字叔獻二十九歲、楊雲翼字之美二十一歲、完顏璫字子瑜、封密國

公十九歲、王若虛字從之十七歲、李純甫字之純、號屏山十四歲、李冶字仁卿十一歲、麻九疇字知幾八歲、雷

淵字希顏七歲、王渥字仲澤五歲。

李冶、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知鈞州事。金亡、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冶正言應對、世祖嘉納。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與先生及張德輝遊。時人號爲龍山三老。世祖即位、以學上召、就職期月、以老病辭。卒年八十八。元史卷一百六十有傳。中統中、嚴忠傑刊先生集、冶爲作序。趙秉文諸人事並詳後。

是年耶律楚材字晉卿生、張柔字德剛生、王鶚字百一生。

張柔、易州定興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聚衆保西山、仕至中都經略使。元兵南下、兵敗被執、遂以衆降。後滅金、伐宋、柔功甚多。仕至萬戶、鎮順天府。元史卷一百四十七有傳。柔與先生爲宗盟之僚、婿。先生北渡後、時至其幕府。



王鶚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仕至左右司郎中。元張柔破蔡州。輦歸保州。世祖即位。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多所裁定。卒謚文康。元史卷一百六十有傳。中統中嚴忠傑刊先生集。鶚作後引。

明昌二年辛亥

先生二歲。

趙天錫字受之生。

明昌三年壬子

先生三歲。

李汾字長源生。李獻能字欽叔生。冀禹錫字京父生。

明昌四年癸丑

先生四歲。始讀書。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予自四歲讀書。

本集卷十六王黃華墓碑。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

鉞按。初學語能誦詩。至早當在四歲時。故繫於此年。

明昌五年甲寅

先生五歲。從父格官掖縣。過濟南。

本集卷三十四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

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

後簡稱翁譜

方綱按先生乙未歲濟南雜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則其隨

隴城君至濟南在四五歲時也。

鉞按金掖縣屬山東路萊州今山東省掖縣金濟南府屬山東東路治歷城縣今山東省歷城縣。

明昌六年乙卯

天寧宗慶元元年

先生六歲。

承安元年丙辰

先生七歲入小學。

本集卷一古意詩七歲入小學。

本集卷二曲阜紀行詩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唾成珠。

金史本傳七歲能詩。

墓銘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

鉞按先生南冠錄引八歲學作詩則此云七歲能詩殆約略之詞不及先生自述之可據也故學

詩一事繫之次年。

承安二年丁巳

先生八歲學作詩。



儲藏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八歲學作詩。

承安三年戊午

先生九歲。

承安四年己未

先生十歲。

承安五年庚申

先生十一歲。從父格官冀州路鐸教之爲文。

墓銘年十一。從叔父官於冀州學上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

鉞按金冀州屬河北東路今河北省冀縣。

中州集卷四路鐸傳鐸字宣叔伯達之子與弟鈞和叔父子俱有重名而宣叔文最奇尤長於詩精緻溫潤自成一家人任臺諫有古直臣之風貞祐初出爲孟州防禦使城陷投沁水死。

金史卷一百

有傳

宋朱熹卒年七十一。據王懋竑朱子年譜

泰和元年辛酉 宋寧宗嘉泰元年

先生十二歲。

泰和二年壬戌

先生十三歲。

十月十日王庭筠卒年五十一。一本集卷十六有墓碑、中州集卷三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王庭筠卒年墓碑作五十二、中州集作四十七、金史本傳同。今從墓碑。庭筠字子端，蓋州熊岳人。仕至翰林修撰，隱居黃華山，號黃華山主。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尤善墨竹，爲人眉目如畫，善談笑，風流蘊藉，冠冕一時。先生雖不及相接，而甚嚮慕之。癸丑歲爲作墓碑，云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迫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

泰和三年癸亥

先生十四歲。從父格官陵川，受學於郝天挺。

本集卷二十三郝先生墓銘：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遊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



官皆苦於饑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

墓銘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隱逸傳：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哀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略貞祐中居河南。略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於舞陽。

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

後簡稱凌譜

按元史又有一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受業於遺山。

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謚文定。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行於世。此天挺非晉卿也。時先後有二郝天挺，爲先生之師，一爲先生之弟。王文簡池北偶談辨之甚詳。鉞按先生所作郝先生墓銘云：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未言卒於何年。中州集同。金史本傳作卒年五十，亦不詳何年卒。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後簡稱施注考遺山師友年齒，謂郝長先生二十九歲，然則當卒於興定元年丁丑，惟不知其何所據也。先生成童就學，即遇良師，受業六年，生平學術文章之根基已具於是矣。

又按金陵川縣屬河東南路澤州今山西省陵川縣。

劉祁生

劉祁字京叔渾源人先生友劉從益之子

泰和四年甲子

先生十五歲在陵川學爲時文。

本集卷一占意詩十五學時文。

本集卷四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自注陵川在太行之顛蓋天壤間清涼境界也江淮太平散人題詩東廟自謂已造仙府恨居民不知其樂耳此縣先君子舊治宴遊西溪僕以童子侍焉本集卷三十一通真子墓碣銘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

鉞按通真子之大父即秦事軻先生友人秦略之父也。

續夷堅志卷三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棣棠枯枝爲翦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贗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泰和五年乙丑

宋寧宗開禧元年

先生十六歲在陵川曾赴試并州。

遺山新樂府卷一摸魚兒題序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余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邱同行者多爲賦詩



儲藏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上

余亦有雁邱詞。

鉞按金史選舉志金代科舉之制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章宗明昌元年罷去鄉試先生赴試蓋府試也并州即太原考選舉志府試策論進士凡七處無太原府試詞賦經義進士凡十處有太原則先生蓋舉詞賦或經義進士也又府試之期詞賦進士則以八月二十五日試賦及詩又間三日試策論經義進士又間詞賦後三日試經義又三日試策先生之赴試蓋在八月間故道逢捕雁者也。

又按先生所作雁邱詞張炎謂其模寫情態立意高遠。

見詞源

先生十六歲時所作已能如此可

以見其天才之超逸矣錄其詞於下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按此詞題序云舊所作無官商今為改定似其中

不乏後來改定之處然大體固仍為當時原稿也。

又按本集卷二十三劉景玄墓銘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蓋是年事。

又按金太原府屬河東北路治陽曲縣今山西省陽曲縣。

先生本生父德明卒年四十八。中州集卷十有小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先生本生父東巖君德明卒年無明文可據。中州集卷十敏之兄傳云年二十就科舉時先東巖君已捐館。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敏之歿於貞祐二年甲戌年二十九是年適二十歲。故翁凌兩譜皆定東巖君歿於是年。李譜從翁譜而施國祁元詩箋注本年譜後簡稱施譜

則據中州集東巖君傳先人捐館後十年好問避兵南渡合之與聰上人書甲戌渡河之言當在泰和三年癸亥。鉞考先生因避兵舉家南渡在貞祐二年丙子集中虞坂行詩注南冠錄引故物譜承奉河南元公墓銘孫伯英墓銘均道及其事。甲戌南渡惟見於與聰上人書或以他事或記載偶誤。參看本譜甲戌年下殆不足據。東巖君若卒於是年則至丙子恰爲十年與中州集東巖君傳合。故從翁凌兩氏之說。

編年詩詞摸魚兒 問世間情是何物

泰和六年丙寅 蒙古鐵木真即皇帝位是為太祖元年。

先生十七歲。

徐世隆 字威卿生。

徐世隆陳州西華人。金正大四年進士。國亡後居嚴實東平幕府。仕元至山東提刑按察使。後召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元史卷一百六十有傳。中統中嚴忠傑刊先生集世隆爲作序。

泰和七年丁卯



先生十八歲始歸鄉里。仍回陵川。父格教以民政。

本集卷三十五忻州天慶觀記。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

鉞按本集卷二十三郝先生墓銘。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所謂先人罷官者。不知在何年。然先生十九歲即離陵川至長安。若以留事二年計之。則罷官早當在上年。遲則在本年。別無他證。故不敢定。李譜謂隴城君於上年罷官。本年先生蓋歸娶。亦推測之辭也。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

宋辛棄疾卒年六十八。

泰和八年戊辰

宋寧宗嘉定元年

十一月丙辰章宗崩衛王永濟立。

先生十九歲曾至長安。

遺山新樂府卷一蝶戀花題序云戊辰歲長安中作。

鉞按本集卷三十七送秦中諸人引。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蓋即是年事。二十許者。約略言之。舉成數也。金長安縣屬京兆府路京兆府。今陝西長安縣。略陽。漢縣名。金爲隴城縣。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百里許。蓋隴城君官隴城令。先生隨赴任所也。又按金史本傳云。從陵川郝晉卿學。六年而業成。先生十四歲從學於郝。業成當在是年。本集卷一古意詩云。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是也。

編年詩詞夢歸

卷二

李譜以詩中有長安佳麗地、遊子自枯槁句、定為此年作。蝶戀花 一片花飛春意減、戊辰歲長安中作。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

先生二十歲。

長女真生。

墓銘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溫。

施譜按示程係詩云生女四十年知有爲父樂詩爲戊申作長女生於是年。

凌譜案先生子三人長撫次振次摠女五人生年可考者惟真及三女順長子撫而已。

錢按第三子

摠生年亦可考詳戊申年。

李譜兩山行記云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此代州南樓也按辛丑代州南樓詩云東洛西秦往復回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最與南樓近三十年恰再來此正指赴洛陽試長安事而燕試則誤也蓋先生後此嘗燕試故大略憶之而誤記於此即所云二十許亦大略之詞證以占意詩斯得之耳是年至洛陽赴長安試不遇復回新興往遊代州錢按李譜謂先生赴秦在本年誤蓋先生赴試長安在上年蝶戀花題序云戊辰歲長安中作可爲明證李氏殆未詳考至於遊洛在何年則不敢遽定矣先生登南樓當在父歿歸里之後約在二十三、四歲時所云白燕都試並非誤記詳見癸酉年下。

宋陸游卒年八十五。據趙翼甌北詩話陸放翁年譜



估藏

大安二年庚午

先生二十一歲。父格卒官隴城。先生扶護還秀容。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

續夷堅志卷二。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午春。先人疽發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

大安三年辛未。蒙古太祖來伐。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

先生二十二歲。

本集卷二蕭齋詩引。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臣無出其右。其爲太原道漕使時。不肖方廁諸生間。顧嘗一望眉宇。以爲甚幸。然亦以齒少且賤。不得與橫經之末。而爲恨也。

鉞按此事約在是年。蕭公即蕭貢。字真卿。咸陽人。官至戶部尚書。好學不倦。注史記百卷。中州集卷五有傳。金史卷一百五有傳。

九月。党懷英字世傑卒。年七十八。中州集卷三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藝傳。

崇慶元年壬申

先生二十三歲。

李譜辛未年下云。按兩山行記云。予自燕都試。當在此二年間。出都詩云。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可奈何。是曾至燕也。本年下云。是年及去年皆家居。中至燕試。元夕詩。青衫驄馬踏東風。



是在燕作。又云二十三年似夢中。鉞按李氏推定先生赴燕試在此二年中是也。至謂元夕詩爲在燕作則非。蓋青衫驄馬踏東風既無由定爲確在燕作之證。而二十三年似夢中上句云彰陽舊事無人記則似追憶舊事之意。非謂作詩時恰二十三歲也。

至寧元年癸酉 八月胡沙虎弑衛紹王立昇王珣九月以後爲宣宗貞祐元年秋蒙古兵三路來伐先生二十四歲。

本集卷三十六十七史蒙求序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

鉞按十七史蒙求序謂後三十七年得而序之序文之作在庚戌歲先生年六十一逆溯三十七年正此年也。施譜繫於二十二歲時嫌太早。翁譜繫於貞祐二年考貞祐二年三月蒙古兵破忻州先生倉皇避寇似無暇與朋友優遊講習矣。

本集卷三十四兩山行記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檐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

鉞按此事不詳何年約在辛未壬申癸酉三年中故附於此。翁施李三譜皆繫於己巳歲頗誤。己巳歲先生方在秦中無由與客登南樓也。南樓在代州

李譜按元史太祖紀是年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罕臺窩闊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占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是由太行之東而南復循太行之西而北也皇弟哈撒兒等爲左軍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是山東河北河東俱無完土金只存燕京矣而在是年與集中不合。

貞祐二年甲戌 夏五月徙都汴京六月蒙古復圍中都。

先生二十五歲三月蒙古兵陷忻州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

先生兄好古遇害年二十九

本集卷二十五有墓銘中州集卷十有傳鉞按敏之卒年中州集作三十一續夷堅志作三十

二今從墓銘

中州集卷七王萬鍾傳貞祐二年州忻州破死者十餘萬人時三月三日也又卷五趙元修城去詩注甲戌歲忻城陷官復完治。

本集卷二十五敏之兄墓銘兄字敏之諱好占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窺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



李譜敏之墓銘三月屠城之禍元史詳於去年而是年三月金主以衛王女與蒙古和則屠城一舉與集不合又曲阜紀行詩云誰言甲戌亂煨燼人炎燎明著其年似屬史誤竊嘗推之元史所舉自合用兵始末而言爲地既多未必去年即能盡撤則金主說和之時濟南及忻州尚在焚掠及和事定然後歸三月尚屠城也又按金宣宗紀是年正月大元兵徇懷州則三月屠忻州信矣本集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

施譜案虞坂行故物譜皆云丙子奉母渡河是年或以他故先渡耶鉞按先生避寇南渡在貞祐丙子集中數言及之蓋甲戌歲蒙古兵破忻州先生避兵太原南冠錄引所謂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殆即此後二年中事

本集卷十四有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龜詩蓋即是年避兵時作及丙子二月蒙古兵復圍太原先生知河東終不可守遂於是年夏盡室南渡乃答聰上人書又有甲戌渡河之語殊爲可疑施氏求其故而不得於是以猶疑之辭解之曰或以他故先渡然觀書中所謂遂登楊趙之門云云即丙子南渡後之情況然則答聰上人書中所言渡河即丙子歲之事而所謂甲戌所謂年二十有五殆先生晚年誤記耶凌譜亦謂二者恐有一誤無他左證疑莫能明姑志於此以俟知者

編年詩詞石嶺關書所見

卷上

按宋史地理志石嶺關在秀容縣詩云連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此句與沙休自嘆

厥逢豺虎欲安逃蓋是年避兵時作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龜

卷十四

貞祐三年乙亥 五月庚申中都破。留守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焚宮室。月餘不滅。

先生二十六歲。

李譜謂先生於甲戌年春避兵。夏回鄉。復往汴京。乙亥春在汴試不遇。夏由潞州回新興。謂來時取道太行之東。以過井陘詩卷四爲證。歸時取道太行之西。以雜詩六首卷十二爲證。又以天井關

詩卷三有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之句。定爲往汴乃赴試。鉞按所謂塵土困名場者。

無非言己當時屢試不遇。並無赴試之意。先生晚年常往來於燕晉之間。其過井陘非止一次。且玩過井陘詩。亦無由證爲甲戌年作。至於雜詩六首。鉞定爲己亥歲先生年五十。由冠氏歸里時作。詩云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僮父。却來河朔作炎兒。又云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首。不愁錦綉裏山川。皆似久離鄉井飽更患難之辭。決非少時之作。故不從李說。附辨於此。

編年詩詞梁園春卷六 自注車駕遷汴京後作。按宣宗於上年秋七月至汴京。詩爲春日作。故定爲是年。

貞祐四年丙子 二月蒙古兵圍太原。

先生二十七歲。忻州被兵。夏五月奉母張太夫人避亂南渡河。寓居三鄉。十月蒙古破潼關。避兵女几之三潭。

本集卷三虞坂行自注。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



本集卷三十九故物譜、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儿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

鉞按、金史地理志、三鄉鎮屬嵩州福昌縣、女几山亦屬福昌縣。福昌縣在今河南宜陽縣西六十里。

本集卷二十五承奉河南元公墓銘、公諱升、字德清、略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

鉞按、元升墓銘有考滋善兄隴城府君之語、則升即先生叔父也。是年蓋與先生同南遷、翌年卒、遂葬於河南故墓銘有遂爲南遷第一祖之語。

本集卷三十一孫伯英墓銘、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鉞按、孫伯英墓銘云、伯英雄州容城人、居洛陽四世。先生南渡時、過洛陽與相見也。中州集卷七有劉昂霄送裕之往洛陽兼簡孫伯英詩、殆作於是時。詩曰、洛水崧山壽樂堂、每從熱惱得清涼。竹床石枕應無恙、尚可分風供十方。

金史本傳、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

鉞按、金史乃約略之詞、未確指箕山等詩、即本年作。然墓銘謂趙秉文見先生箕山等詩、以書招

之考先生見趙在次年則箕山等詩殆即是年作歟。

編年詩詞箕山

卷一

元魯縣琴臺

卷一

虞坂行

卷二

女兒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卷三

落魄

卷七

詩云行役魚賴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故李譜定為本年作

八月并州雁

卷七

自注三鄉時作詩云南

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懷鄉之思也

編年文市隱齋記

卷三十三

興定元年丁丑

先生二十八歲在三鄉撰錦機一卷往汴京以詩文見禮部尚書趙秉文。

本集卷三十六錦機引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遍考之則無以知占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為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疑所字之誤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綉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本集卷十一論詩三十首自注云丁丑歲三鄉作

鉞按錦機引所謂閒居汜南蓋即三鄉也先生是歲既集前人論文之語為錦機又作論詩三十首歷評古作者蓋閒居無事故於詩文用力特深錦機一書已佚論詩絕句三十首效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后王士禎袁枚皆仿其體遂於詩中別啓一户牖先生論詩之重要意見

亦多存於其中。茲略述其大端。

一吾國因疆域廣闊，故學術文章皆有兩種不同之風氣。以詩文論，大抵北人雄壯，其失也粗質。南人婉秀，其失也靡弱。先生爲北人，故喜雄壯之作。如云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又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盛稱敕勒歌而譏秦少游之作爲女郎詩，可以見其意矣。

二先生稟性豪爽，其詩亦然，故不喜寒苦艱澀險怪之作。於孟東野、陳後山、盧玉川皆不滿意。其咏東野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咏後山云：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咏玉川云：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三先生天資極高，功力亦深，故其追溯源流，裁量高下，亦頗具特識。其論柳子厚云：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謂柳詩出於康樂，可謂洞悉源委。其論黃山谷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所見尤卓。惟其中微意，須稍加闡發。蓋世之學杜者，於唐莫善於李義山，於宋莫善於黃山谷。二子之學杜，皆得其神而變其貌，故往往非淺學者所能識。宋初西崑體諸人，尸祝義山，而謂老杜不免有村夫子面目，蓋純以貌取，而不知義山即源出於杜也。山谷面目與義山迥別，而其精神則相通。蓋兩人皆學杜，山谷實不免有借徑於義山之處。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



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此實入微之論。非皮相者所能知。蓋唐人善學杜者無如義山。而宋人能由義山以上接老杜者無如山谷也。西崑體諸人不能知義山。江西派諸人名爲宗山谷。亦實不能知山谷。然山谷之真價。並不因末流之弊而貶損。故先生詩曰。古雅難將子美親。云云。意謂江西派諸人之詩。既無子美之古雅。又無義山之精純。而山谷之詩。即由義山以上接子美。精神實與兩家相通。今既不能得兩家之妙。亦自不能得山谷之妙矣。故吾寧推崇山谷。而不願附於江西詩派中也。當先生時。南宋則江西派之勢猶盛。金朝如王若虛等。又痛詆山谷。皆不若先生之見爲精卓而持平也。

四、北宋詩人蘇黃爲巨擘。元祐以後。作者率不出一家範圍。先生則欲獨樹一幟。別辟境界。如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又云。金人洪璣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皆譏當時作詩者。甘爲古人籠罩。不能推陳出新。卒之先生果能卓然自立。與南朝之陸游同爲蘇黃以後兩大家。後人並稱蘇黃陸元。可謂不負其言矣。

本集卷三十九趙閑閑真贊。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金史本傳。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墓銘。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

震京師目爲元才子。

鉞按先生舉進士在興定五年。則初見閑閑當在是年也。李譜謂先生是年赴汴京試。不知何據。本集卷三十七木庵詩集序。英上人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

鉞按序中所述。蓋此時事。辛趙劉皆先生至友。辛劉二人事詳後。趙宜之名元。號愚軒。中州集卷五有傳曰。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鞏西簿。未幾失明。自少日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以後有詩名河東。南渡以後往來洛西山中。閑閑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崔懷祖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爲人有材幹。處事詳雅。既病廢。無所營爲。萬慮一歸於詩。故詩益工。宜之之父名淑。與先隴城爲莫逆交。故好問交遊間得宜之之詩爲多。金史卷九十有趙元。與此非一人。

又按中州集卷七有劉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彥馬伯善麻信之元祐之燕集三鄉光武廟諸君有詩。昂霄亦繼作一詩。殆是年作。先生是年亦有秋日載酒光武廟詩。本集卷十也。

先生叔父升卒年五十五。本集卷二十五有墓銘。

編年詩詞龍門雜詩

卷一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

卷二

按龍門雜詩有學詩二十年之句。寄英禪師詩有

呻吟二十年之句。先生八歲學詩。至是二十年矣。又此二詩皆涉及英禪師。據木庵詩集序。先生與英禪師相往還。時方在三鄉。故此

二詩殆是年作。

勝概

卷七

自注三鄉作。

秋日載酒光武廟

卷十

論詩三十首

卷十一

步虛詞

卷十二



仙藏

自注後二首三鄉時作

三鄉時作

卷十二

三鄉雜詩

卷十三

編年文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卷二十五

錦機引

卷三十六

興定二年戊寅

先生二十九歲

李譜雪後招鄰舍王子襄飲此詩爲先生一關鍵其云去年春旱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多情青山不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衆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忙無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徬徨此指去年不遇最爲明晰而未說移家也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則因家鄉已失置田謀食自是此時實在情事下云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此移家之眉目而題中子襄已稱鄰舍則先移登封又考之集中學東坡移居詩云舊隱崧山陽筭巖豐饋餉是崧山之居家人聚處之地飲酒五首云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此則襄城之居先生營耕之地蓋自三鄉移崧邱於道爲近而置田昆陽離崧三百里故亦置宅以便往來即後灣別業是也但不移家耳又云是年由三鄉移居登封復往昆陽鉞按先生本年行蹟在本集中無明文可考李說乃臆測之詞姑附於此

興定三年己卯

先生三十歲在登封

三女阿秀生

本集卷二十五孝女阿秀墓銘。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己卯，生於登封。

凌譜廷堪按墓銘載先生女五人，長曰真，次嚴女冠，次順，早卒。考孝女阿秀年十三，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與墓銘所謂次順早卒者合。則阿秀當名順。集中有示女珍詩，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順當作珍。四女名柔，則阿秀又名珍矣。元蔣子正山房隨筆稱先生有妹爲女冠，能詩。先生之妹爲女冠，無可考，或恐因次女嚴爲女冠而致誤耳。

鉞按蔣子正山房隨筆，元遺山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之，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無論爲先生之妹或女，其才思敏捷如此，可見先生家教之善矣。

中州集卷八劉光謙傳：好問爲舉子時，識於登封，相得其歡，尊酒間談笑有味，使人不能忘也。

編年詩詞寄趙宜之

卷五

詩云：自我來嘉祐，千旱歲相仍。又云：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按先生於二十七歲南渡，居嘉祐，至是三年，故此詩殆是年作。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卷十一

編年文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卷二十一

興定四年庚辰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上

先生三十一歲居崧下。六月與雷淵、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八月至汴京。

中州集卷六王渥送裕之還嵩山詩注：興定庚辰夏六月望，予與河南元好問、趙郡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又將歷崧前諸刹，因憩於少姨廟。元周行廊廡，得占仙人詞於壁間。然其首章直屋漏雨爲所漫剝，殆不能辨。乃磴木石而上，拂拭泛滌，迫視者久之，始可完讀。觀其體則柏梁事，則終始二漢字畫在鍾王之間。東井又元鼎所都，幽州必賢宗子虞也。夫眷眷不忘幽州者，非吾田疇尚誰歟？田復所事之讎，却曹瞞之賞，衰俗波蕩中，挺挺有烈丈夫風氣，其死而不亡，蓋無疑其能道此語亦無疑。觀者不應以文體古今之變而疑仙語也。噫！仙山靈岳，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而世人莫之識也。予三人者，乃今見之，夫豈偶然哉！再拜留蹟，以附知音者末。渾源雷淵題。

按自此以上雷

淵所題

此詩爲仙語無疑，然直謂田疇則似亦未安。屏山李純甫題。

鉞按本集卷十一有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詩，即是年作。中州集有雷淵、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詩，又有李獻能、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詩，皆同時作。

本集卷三西園詩自注：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鉞按西園在汴京。本集卷六探花詞不見西園風露秋。卷十汴梁除夜詩數日西園看車馬，可證先生是歲八月蓋至汴京。遊西園故云西園老樹搖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西園蓋宋徽宗所營構，因此而感宋事，哀徽、欽之北狩，故云百年此地旃車發。易水迢迢雁行沒。梁門回望綉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又云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末云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

斜日銅人携出露盤來、人生無情泪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則感慨盛衰托意深遠。蓋是時金室南渡、國勢微弱、先生已預憂其將蹈北宋之覆轍、故觸物興感、隱約其詞、所謂憂深而思遠也。姚範謂西園在燕、凌譜謂西園詩哀中都之破而作均誤。

編年詩詞西園

卷三

會善寺

卷八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卷十一

同希顏欽

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卷十一

水調歌頭

山家釀初熟

少室玉華谷月夕與希顏欽叔飲醉中賦此

水

調歌頭

雲山有宮闕

編年文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卷三十七

興定五年辛巳

先生三十二歲。三月登進士第、不就選。座主趙秉文。

金史卷十六宣宗本紀、興定五年三月己亥、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

金史本傳、中興定五年第。

墓銘、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

本集卷三十八趙閑閑真贊、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



信藏

施注本傳箋其同年登詞賦第可考者如第一劉過鼎臣見淳南銘歸潛志又李國維德之見本集沁州碑洛西詩又趙端卿正之見本集奉直銘又史元邦直見本集墓表又李欽若獻誠李欽用獻甫見本集贊皇銘探花詞又康塘見康公銘又敬鉉鼎臣見贈答詩又張夢祥見探花詞又董德卿見別詩又盧元長卿見李復亨傳又王元禮見中州集景覃傳又郭邦彥平甫田錫永錫兒同上又趙璧敏之見陵川集銘又焦茂才見學古錄朝列趙公碑又□獻臣蘇邁見改建碑以上共一十八人若宣紀喬松等十餘人乃同年經義進士選志幹勅業德一十八人乃同年女直進士也。

鉞按宣宗南渡之後趙秉文等掌貢舉主壇坫頗有轉變頽風振興文運之力歸潛志備載其事云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於是舉子輩嘩然俄欽叔中宏詞科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噪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又云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凌譜云先生自貞祐南渡河與諸巨公遊所得師友之益日多故能鬱爲一代宗工蓋先生之生實間氣所鍾集金之大成開元之先聲以主持數百年文章氣運非偶然也。

本集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

編年詩詞送欽叔內翰並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五首

卷一

詩云君年始三十按欽叔卒於天興元年壬辰

年四十一本年正三十歲故知此數詩爲本年作又先生本年三月登第不就選往來賓類問而詩云君歸豈不注交遊滿京師細話

各陽事高咏嵩山詩蓋先生方居嵩下送欽叔往京師也。

探花詞五首

卷六

聞希顏得英王記室

卷七

按歸德志

希顏興定末召爲英王行文學故此詩蓋是年作

家山歸夢圖二首

卷十一

詩有別却并州已六年之句故李諸繫於此年

又趙秉文楊雲翼劉景玄趙宜之皆有題公之繫舟山圖詩見中州集

元光元年壬午

先生三十三歲與李獻能在孟津曾赴召至汴京。

中州集卷十辛愿傳元光初予與李欽叔在孟津敬之白女几來爲之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饌備極豐腆敬之放筯而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僕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予二人爲之惻然。

本集卷三十五興福禪院功德記予赴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予欣焉爲記之。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



鉞按興福禪院記作於丁酉歲先生年四十八上溯十五年應爲三十三歲故知先生是年曾赴召至汴京李譜繫此事於癸未年誤。

編年詩詞懷叔能

卷八

按先生上年與楊叔能會於京師而詩中有別却楊侯又一年句故知爲此年作

臨江仙

今古北

邛山下路自洛陽往孟津道中作

臨江仙

試上古城城上望孟津河上亭同欽叔賦因寄希顏兄

浣溪沙

一夜春寒滿下廳

宿孟津官舍

木蘭花慢

流年春夢過孟津官舍寄欽若欽用昆弟並長安故人

元光二年癸未

十二月庚寅宣宗崩子守緒立是爲哀宗。

先生三十四歲春在崧下夏至昆陽又嘗過鄆城。

中州集卷六馮璧詩題序元光間予在上龍潭每春秋二仲月往往與元雷遊歷崧少諸藍禪師汴公方事參訪每相遇輒揮毫賦詩以道閒適之樂。

鉞按先生摸魚兒詞

笑青山不解留客

題序正月二十七日余與希顏陪馮內翰遊龍母潭韓吏部

釣於龍潭遇雷事見天封題名即此地也既歸宿於近潭田舍翁家是夜雷雨大作望潭中火光如燭明日旁近言龍起大槐中父老云正月龍起前此未見也約此時事。

本集卷三十二葉縣中嶽廟記癸未之夏予過昆陽。

本集卷二十四真定府教授常君墓銘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

疑舍字之誤

因得接杯酒之歡然未款也。

鉞按古昆陽即金之葉縣屬南京路裕州在今河南省葉縣金鄆城縣屬南京路許州今河南省



鄆城縣本集卷八有昆陽詩二首殆即是年作詩云并州倦客初投蹟楚澤寒梅又過花又云去日黃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似先生是年夏至昆陽秋去而冬又返者

本集卷二光武臺詩亦云

遜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

至於其過鄆城在何時則不可詳考矣歸潛志云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

州郝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潢水橫陳處計隨劉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潢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陂陀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爲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風未覺消沉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吊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開李欽叔白文舉史學優皆有詩余亦作一占詩也蓋此時事志所稱先子翰林即劉從益歸潛志又云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知從益令葉在此時先生之來殆訪從益也

又按本集卷三范寬秦川圖詩自注予七年前過鄆城伯玉知予來而都無賓主意予亦偃蹇而去爾後雖願交而髯歿矣未嘗不以爲恨也蓋亦是年事伯玉張毀之字

又按本集卷九有灑亭同麻知幾賦一詩灑亭在鄆城此詩殆是年作詩有句云天闊平野莽無際水繞孤城閑不流自注元是深字知幾謂予改作閑字觀此可知先生於詩推敲之功及朋友切磋之益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張橘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

矣而有未安。既曰：「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句改』。」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號令之而百倍精采。先生詩律之細，真不減杜陵也。

又按墓銘：登第不就，選往來箕穎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途。巍然坡谷復出也。凌譜謂應在此時。

六月十三日劉昂霄卒，年三十八。

本集卷二十一墓銘中，集卷七有傳。

鉞按：劉昂霄卒年墓銘作三十八，中州集作三十七。今從墓銘。中州集昂霄傳云：昂霄字景玄，陵川人。學無所不窺，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聳聽，噤不得語。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而景玄病不起矣。乙酉歲先生銘其墓。

郝經生

郝經字伯常，即先生師郝天挺之孫。後又受學於先生，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仕元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被留十六年，然後歸。卒謚文忠。著陵川集。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有傳。先生墓銘即經所作。

編年詩詞、嶽山宿酒

卷一

自注：司內翰馮文叔獻言：兄弟希賦詩，分韻得賓字。

光武臺

卷一

先生本年曾至昆陽，此

詩蓋此時作。

隱亭

卷一

瀏曲龍潭

卷一

麥嘆

卷一

詩云：如何落吾手。羊年變鷄猴，李譜謂羊年即此年。

虎害

卷一

五 金史宣宗本紀及五行志均言元光二年有虎害。此詩蓋是年作。

度太白嶺往昆陽

卷八

寄希顏詩

卷八

按寄

希顏詩凡二首。非一時作。前一首云：「僵卧嵩邱七見春。」李譜云：「丙子南渡，自丁丑至此，凡七見春也。」

昆陽二首

卷八

葉縣

雨中

卷八

隱亭同麻知幾賦

卷九

水調歌頭

石壇洗秋露

緱山夜飲

摸魚兒

笑青山不解留客

臨江仙

世故迫人無好況

飲昆陽官舍有懷德新丈

編年文、葉縣中岳廟記

卷三十二

正大元年甲申

先生三十五歲。五月應宏詞科。權國史院編修官。

本集卷三十八趙閑閑真贊。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

本集卷十五章宗皇帝鐵券行引：「秦王擒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白注，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程文，餘一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亡不及錄。擬賀登寶位表白注云：「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鉞按：金史選舉志：「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

本集卷三十七太原昭禪師語錄引：「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此文本集未載，見元文類。

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



藏秘閣副在史院

鉞按凌譜翁譜皆定先生權史館編修在正大二年以本集吏部掾屬題名記及警巡院廨署記有明文可據也。此處僅云正大初未言何年然觀本集卷八帝城詩自注云史館夜直作詩有半夜商聲入寥廓句當作於秋日而先生於正大二年夏即告歸崧山則此詩當是元年作故知先生入史館當在元年也。歸潛志云正大初趙閑閑長翰林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蠨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當是此時事本集卷八有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卷九又有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兩詩又本集卷二九日讀書山詩云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壁春雷轟堂堂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頗爲傾所咏蓋即本年事可想見先生在京時詩酒之樂詩中所謂髯御史即雷希顏李即李獻卿王即王仲澤也。

又按金史百官志國史院編修官正八品女直漢人各四員。

王鶚遺山集後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

鉞按元史王鶚傳鶚於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則所謂同在史館者應在是時惟先生居史館僅二年則所謂三歷春秋者亦約略之詞也。

又按先生在史館似不甚得意本集卷八有帝城詩二首自注史院夜直作殆即本年所作。

施注



以先生四十舉兒子。而是年僅三十五歲。乃有預遣兒書一語。以為疑。鉞按。兒字不必拘看。女亦未嘗不可稱兒。先生長女生

於己巳年。至是己十六歲矣。詩云。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愧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

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翻隨十九人。預遣兒書報歸日。安排鷄黍約比鄰。又云。羈懷鬱鬱歲

駸駸。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雲山唯覺玉華深。鄰村爛漫鷄黍局。野寺荒涼松竹林。

半夜商聲入寥廓。北風黃鵠起歸心。又水調歌頭詞。史館夜直云。形神自相語。咄諾汝來前。天公生

汝何意。寧獨有奇偏。萬事粗疏潦倒。半世栖遲零落。甘受衆人憐。許汜卧床下。趙壹倚門邊。五

車書都不博。一囊錢。長安自占歧路難。似上青天。鷄黍年年鄉社。桃李家家春酒。平地有神仙。

歸去不歸去。鼻孔有誰穿。觀此可知先生宦情之淡。歸思之濃。故明年遂謁告出京矣。

又按歸潛志。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

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

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

答一篇以拒焉。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略李詩云。略元和其詩。先子稱工。此事凌譜繫於

正大二年。考文中有先子稱工之語。則其時劉從益尚在。劉從益之卒。當在本年。則作此詩必本

年事也。故附於此。

三月二十一日。程震卒。年四十四。本集卷二十一有墓表。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官監察御史。震之子思溫娶先生長女真。

劉從益蓋卒於是年年四十四。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中州集劉從益傳從益字雲卿大安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者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為葉縣令修學講義善抑惡有古良吏之風未幾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時年四十四。雲卿博學強記於經學有所得為文章長於詩五言古詩又其所長中州集未言從益卒於何年考歸潛志云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參之中州集召入翰林逾月以疾卒之語知從益之卒蓋在是年故附於此本集卷一有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詩云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驂騑萬里氣聖途已駁駁又云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酬無別物徒有好賢心其傾倒甚至詩有大理語三日副我夙所欽之句蓋作於汴京惟在何時則不可考矣。

編年詩詞贈答楊煥然

卷一

按本集卷二十三楊與蔡碑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

何旨切切侯為當國者所不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此詩蓋是年作

題張左丞家范

寬秋山橫幅

卷二

張左丞即張行信金史本傳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為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

詩蓋是年作詩云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卧雲身團茅遂疏懶仍有思歸高山之意與帝城詩同

閻商卿還山中

卷三

詩中有蘭臺從事更閑冷句蘭臺蓋指史館故知為此年作

芳華怨

卷六

帝城二首

卷八

自注史院夜直作

野

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卷八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卷九

燕府白兔

卷九

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正月

庚子鄆州節度使移刺求納河卜貢白兔

水調歌頭

形神自相語

史館夜直

石州慢

擊築行歌

赴召史館與德新丈

別於岳祠西新店明日以此寄之

蝶戀花

牢落羈懷愁有信

甲申歲南都作

編年文章宗皇帝鐵券行引秦王擒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擬賀登寶位表擬立東宮詔擬除樞密使制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擬除司農卿制以上均卷十五拙軒銘引卷三十六 文中所謂左轄公即尚書左

丞張行信

正大二年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

先生三十六歲在汴京權國史院編修官春被命赴鄭州見賈益謙訪先朝遺事夏告歸崧山作杜詩學

本集卷三十四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正大初公

賈益謙

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

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於主

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市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

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

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狠遺

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

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

時事輒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

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

經帝城百里大集卷八此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



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

鉞按先生自上年應宏詞後。即在史館而赴鄭州。就賈益謙訪先朝遺事。所以知在此年者。以本集卷八僕射陂醉歸即事詩有春波澹澹沙鳥沒之句。僕射陂在鄭州。故知此詩殆即訪賈時所作。故李譜謂此事應在。本年春。今從之。又金史卷一百六賈益謙傳亦載史館遣人訪先朝事蹟。事惟僅云遣編修一人。未言姓名。證之本集賈氏千秋錄後記。知所遣者即先生也。此可補史文之缺。

本集卷三十三吏部掾屬題名記。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同卷警巡院廨署記同。

本集卷一出京詩自注。史院得告歸崧山侍下。

本集卷三十三劉景玄墓銘。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遊。最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爲宜。乃作銘。

鉞按墓銘謂景玄終於永寧之寓居。金永寧縣在今河南省洛寧縣東北。先生自京師歸崧山時。蓋枉道過哭其墓也。

本集卷三十六杜詩學引。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

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志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鉞按杜詩學一書。明時尚存。曾見於文淵閣書目。然已殘缺。後遂佚矣。先生詩學老杜。其論杜詩必有深造自得之言。惜乎此書之不傳也。杜詩學引載先生論杜詩之意見。云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美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編年詩詞出京

卷一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卷一

李道人嵩陽歸隱圖

卷二

詩云。愧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

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李譜定爲是年作。

寄王丈德新二首

卷七

自注。欽叔時赴鄆州幕官。李譜。金史李獻能傳。貞祐

三年進士第一。在翰苑十年。出爲鄆州觀察判官。應在是年。

僕射陂醉歸即事

卷八

鄭州上致政賈左丞相公

卷



仙藏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上

寄欽用

卷八

詩有惟寧京華舊宿盤南山歸興夜漫漫之句李譜定為是年作

浣溪沙

萬頃風烟入酒壺

史院得

告歸西山

編年文劉景玄墓銘

卷二十三

吏部掾屬題名記

卷三十三

警巡院廨署記

卷三十三

杜詩學引

卷三

十六

正大三年丙戌

先生三十七歲夏四月過方城從商帥完顏鼎至南陽秋歸嵩下旋除鎮平令不久即罷去

本集卷三十八良佐鏡銘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上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鉞按良佐即完顏彝小字陳和尚事蹟見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忠義傳天興元年先生為作墓碑

見本集卷二十七良佐此時方隨其兄完顏鼎在軍中完顏鼎字國器又名色埒默原作斜烈曾

鎮商州金史完顏彝傳謂正大二年色埒默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先生良佐

墓碑亦謂二年正大安平即完顏鼎罷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則知良佐此時方隨其兄在方城鏡

銘所謂予過汜南即指方城也金方城縣在今河南省方城縣先生滿江紅詞漢水方城題序云方城商帥

國器軍中寄同年李欽用蓋此時作又本集卷八有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一詩自注時從商

帥國器軍至南陽同卷有中秋雨夕詩自注商帥國器筵中作卷九有即事詩自注商帥國器見



免從軍。又有三奠子詞。上高城置酒。題序云：同國器帥良佐仲澤置酒南陽故城。知先生又曾從國

器軍至南陽。按本集卷十一出鄧州詩云：六年留滯鄧州城。自辛卯離鄧入京，逆溯至此，適足六

年。則從商帥於南陽，即在是年。又卷九即事詩。自注：商帥國器見免從軍。云：到家慈母應相問，爲說將

軍禮數寬。是先生離商帥軍中即歸家也。本集卷八有留別仲澤詩，中引集卷六王渥有送俗之還嵩山詩，即次

此詩之韻二詩，或即作於是時。先生詩云：避俗無機口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

漸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令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王渥詩云：高寒不受簿書侵，清穎鸚鵡欲重尋。老去宦情如我

薄，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三年夢，滿馬西風此日心。高頂勝遊誰得共，仙輿待知音。

本集卷二十三曹徵君墓表，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

鉞按此事蓋在是年。曹徵君名珏，字子玉，時居方城教授。據墓表

墓銘初筮仕除鎮平令。

凌譜廷堪按：郝伯常稱先生初除鎮平令，再轉內鄉。考先生乙酉歲居嵩山，丁亥已轉內鄉令，則

官鎮平時應在丙戌。施注本傳箋：大德碑云：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考本集夾谷碑云：正大

三年初置申州。南陽上梁文云：改隸新州。宋理紀：淳祐五年四月，鈐轄王雲襲鄧州鎮平縣。元史

地志：南陽府金爲申州，有南陽鎮平二縣。是正大三年初昇南陽縣爲申州，即立鎮平縣可知。夾

谷於是年刺新州，先生即於是年初筮知新縣，無可疑者。鉞按：凌、施兩家皆以先生爲鎮平令，在

本年。施氏之說尤爲詳明。翁譜因先生鎮平縣感懷詩有四十頭顱半白生之句，不知所謂四十

者乃舉成數約略言之而拘泥詩句以爲先生四十歲始官鎮平令反謂郝經墓銘爲考之未詳實誤。又李譜亦從翁說謂先生爲鎮平令在四十歲時而謂本年從商帥至南陽辭免歸登封復至洛陽度歲以除夜詩爲證。然除夜詩云一燈明暗夜如何夢寐衡門在澗阿明爲出仕後追憶山中隱居之詞物外烟霞玉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亦追憶昔時在崧下及洛陽之情況折腰真有陶潛興明點出曾爲縣令矣。爲縣令不久即罷去故結句云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李氏誤解詩意今不取。金鎮平縣在今河南省鎮平縣。

又按本集卷八鎮平縣齋感懷詩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鳴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擬漫崢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可見先生在鎮平時不甚得志故不久即罷去也。新樂府有清平樂詞題字云罷鎮平歸西山草堂

續夷堅志卷二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爲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年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戶爲縣中第一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爲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爲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翁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卸之藥肆中隨即銕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敢自爲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爾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賈益謙卒年八十。中州集卷九有傳。金史卷一百六有傳。

編年詩詞飲酒五首。卷一 自注襄城作。按本集卷三十九酒裏五言說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此余三十六七時詩也。

後飲酒五首。卷一 豐山懷古 卷一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卷七 除夜 卷八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

賦。卷八 自注時從商帥國器軍至南陽。 十日登豐山 卷八 中秋雨夕 卷八 自注商帥國器筵中作 鎮平縣齋

感懷。卷九 即事 卷九 自注商帥國器見免從軍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卷十一 鎮平寄侄孫伯安

卷十一 鎮平書事。卷十一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卷十一 滿江紅 漢水方城 方城商帥國器軍中寄

同年李欽用。 二奠子 上高城置酒 同國器帥良佐仲澤置酒南陽故城。 浣溪沙 百折清泉繞舍鳴 方

仙翁山北水莊成良佐以事繫獄以此寄之。按良佐繫獄在此年。 清平樂 垂楊小渡 罷鎮平歸西山草堂。

編年文良佐鏡銘。卷三十八

正大四年丁亥

先生三十八歲為內鄉令。

本集卷三十二長慶泉新廟記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

鉞按金內鄉縣屬南京路鄧州。今河南省內鄉縣。本集卷二九日讀書山詩云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菊潭秋花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歸路踏明月醉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欲登仙。又臨江仙詞。內鄉寄松前故人云昨夜半山亭下醉窪尊。



人日留題。放船直到浙江西。冰船天上下。雲錦樹高低。世上紅塵爭白日。山中太古熙熙。外人初到故應迷。桃花三百里。渾是武陵溪。可見先生官內鄉時遊賞山水之樂趣。又臨江仙詞。節秋味在內鄉北山云。夏館秋林山水窟。家家林影湖光。三年閑爲一官忙。簿書愁裏過。筭蕨夢中香。父老書來召我隱。臨流已蓋茅堂。白頭兄弟共論量。山田尋二頃。他日作桐鄉。先生蓋愛內鄉景物有久居之意也。

又按本集卷一有宿菊潭詩。乃先生官內鄉時所作。詩云。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占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爲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鬥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扑傷汝肌。傷肌尚可。天闕令人悲。又卷八內鄉縣齋書事詩云。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饑鼠繞床如欲語。驚鳥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舂陵老使君。可見先生愛民之心。南冠錄引所謂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者也。

本集卷三十七張仲經詩集序。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早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

中州集卷六王渥傳嘗與予行內鄉山中馬上賦詩云霜風十月餘千山錦崢嶸。

編年詩詞宿菊潭

卷一

半山亭招仲梁飲

卷三

去歲君遠遊送仲梁出山

卷五

據張仲經詩集序知先生

官內鄉時杜仲梁攜家來就而詩中有去歲君遠遊今年客他州之語客他州殆即指客內鄉故知詩為本年作詩中又道及鄧州大

帥即移刺瑗仲梁之出山蓋就鄧帥幕府之時也

內鄉縣齋書事

卷八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卷八

西

齋夜宴

卷八

自注時為內鄉令

春日半山亭遊眺

卷八

滿江紅

老樹荒臺

內鄉作

滿江紅

江上窪尊

內鄉半山亭浮休居士張芸叟窪尊刻在焉

臨江仙

昨夜半山亭下飲

內鄉寄崧前故人

臨江仙

夏節秋林山水窟

夏節秋林在內鄉北山

江城子

纖條裊裊雪蔥籠

內鄉縣廨芳菊堂前大酴醾花芳香絕異常年開時人言見素衣美婦

迫視之無有也或者以為花神故記之

編年文墳雲墓銘

卷二上

正大五年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蒙古皇子拖雷監國

先生三十九歲為內鄉令丁內艱罷官冬十月居縣東南白鹿原。

本集卷十二紀夢詩自注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導

引畫幄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為予也。

先生太夫人張氏卒

錢按先生墓銘終喪祥南陽令先生官南陽在正大八年引遭喪當為止十六五六年間事凌譜定在六年

施譜定五年今從施譜說詳後

本集卷一新齋賦序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上

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

本集卷一行齋賦序、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略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

本集卷三十七張仲經詩集序、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是年出居縣

西南白鹿原。鉞按、新齋賦序作東南、此作西南、二者必有一誤。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

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

鉞按、新齋賦序云、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未言在何年、而行齋賦序有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略名曰行齋之語、考張仲經詩集序、仲經之行齋、亦在白鹿原、則新齋賦序所謂出居縣東南白鹿原、即行齋賦序之新居、而先生之罷內鄉、即在戊子歲矣。罷官之故、蓋以丁內艱、故先生太夫人之卒、當在是年也。凌譜分營長壽新居及出居白鹿原爲二事、分附戊子、己丑兩年中、殆未之詳考也。

又按、本集卷八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詩、中有三載素冠容有愧、一時墨經果何心之句、蓋本先生丁艱、後罷官閒居、鄧州帥辟之、而先生不應辟也。鄧州帥即移刺瑗、事蹟附見金史武仙傳。歸潛志稱其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爲將鎮靜、守邊不擾、蓋亦當時武人中之佼佼者。凌譜以鄧州帥爲劉祖謙、誤。祖謙僅官武勝軍節度副使、且先生官內鄉時、劉已解官矣。又本集卷八有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詩則先生後復應移刺瑗之辟詳庚寅年。

八月七日楊雲翼卒年五十九。本集卷十八有墓銘中州集卷四有傳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興定末拜吏部尚書終於翰林學士謚文獻南渡後二十年楊雲翼與趙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獎借後進不遺餘力李平甫爲先生畫繫舟山圖雲翼題詩有句云彼美元夫子謂先生父東巖君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真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寫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雲翼卒後先生爲作挽章有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爲斯文泣至公之句。

王惲生。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少以詩文受知於先生仕元至翰林學士卒謚文定著秋澗集元史卷一百六十七有傳。

編年詩詞觀浙江漲卷一詩有一早千里赤之語又自注云時拜大赦五日矣按金史哀宗紀正大五年六月壬戌旱放雜

犯死罪以下故知此詩乃本年作阻雨張主簿草堂卷一本集張仲經詩集序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

浙江觀漲詩卷一本集卷十一女嚴詩注鶴崖在內鄉往盧氏道中按紀夢詩汪先生本年曾由內鄉往盧

氏此詩殆道中作長壽新居三首卷七楊之美尚書挽章卷八張主簿草堂賦大雨卷八謝鄧州帥

免從事之辟卷八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卷十一記夢卷十二自注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相

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卷十四水調歌頭蒼煙百年木聲聲慢林間鷄犬內鄉漸



江上作

編年文新齋賦 卷一 行齋賦 卷一

正大六年己丑 蒙古太宗元年

先生四十歲間居內鄉作東坡詩雅。

本集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子阿千生。

本集卷七阿千始生詩四十舉兒子孩提聊自夸。

凌譜廷堪案墓銘載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撫次曰振次曰摠。繹詩意則阿千當屬先生長子撫也。

編年詩詞此日不足惜 卷五 詩有四十豈不知頭顱句或知爲此年作

阿千始生 卷七 劉光甫內鄉新居 卷

長壽山居元夕 卷十一 按公於戊子年罷內鄉縣是年冬營長壽新居此詩蓋本年所作時先生四十歲詩中云二十九

年何限事者以新年元夕回憶已過之三十九年故云然若以爲戊子年作則尚未罷縣無由山居也。施語誤

蝶戀花 負郭桑麻

秋課重 白鹿原新齋作。先生於去年冬十月出居白鹿原。此詞作於春日當是太年作。

編年文長慶泉新廟記

卷三十二

東坡詩雅引

卷三十六

正大七年庚寅

先生四十一歲。閒居內鄉。曾赴鄧州辟。

本集卷三十五竹林禪院記。正大庚辰。

按辰當為寅字之誤。正大無庚辰也。

予閒居空上。廣因進士康國仲

寧以記請。因為記其事。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鉞按先生赴鄧州移刺。援之辟。應在何年。本集中無明文可考。按前後事蹟推之。當在丁艱之後。為南陽令之前。故李譜繫於此年。今從之。

許占卒年七十四。

中州集卷五有傳。全史卷一百九有傳。

許占字道真。承安進士。宣宗朝以直言極諫稱。哀宗即位。授右司諫。未幾乞身還伊陽。中州集許占傳云。正大七年。年七十四卒。前三日有書見及字。已歛傾矣。

編年詩詞鄧州城樓

卷三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卷七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卷八

鄧州相公

命賦喜雨

卷八

新野先主廟

卷八

自注。次鄧師韻。

巨然秋山圖為鄧州相公賦

卷十一

自鄧州幕府

暫歸秋林

卷十一

編年文孫伯英墓銘

卷三十一

竹林禪院記

卷十五

正大八年辛卯

先生四十二歲。終喪。辟南陽令。內遷尚書省掾。移家汴京。



仙藏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上

金史本傳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

墓銘終喪正大中辟申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爲尚書都省掾。

鉞按金南陽縣屬南京路鄧州。正大三年初置申州。今河南省南陽縣。

又按本集卷三十三鄧州新倉記作於正大八年。文末題云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知先生爲南陽令在是年。本集卷三宛丘歎詩自注髯李令南陽配流民以牛頭租迫而逃者餘萬家。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感而賦詩。可知先生七月間猶在南陽。而本集卷八有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一詩。卷二十一希顏墓銘云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則八月間先生已在京。其被詔內遷尚書省掾。蓋在是年七八月間。本傳所謂天興初擢尚書省掾者。乃約略言之也。中州集卷十李汾傳辛卯秋遇予襄城。金襄城縣在今河南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十數首。蓋由南陽赴京。道出襄城也。又本集卷十一有出鄧州詩。蓋是年作。詩云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髀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先生自正大三年從商帥南陽至此六年矣。先生夫人張氏歿。

本集卷二十五孝女阿秀墓銘。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歿。

施譜案新樂府離南陽後三奠子詞有閑衾孤枕語。又寄李欽叔洞仙歌詞有無復求凰語。皆見

缺页

無所不窺而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爲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二十歲後遍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學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爲一。就伊川橫渠晦庵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好賢樂善。雖新進少年遊其門亦與之爲爾汝交。其卒也先生作挽章二首。見本集卷八其一云。世法拘人虱處禪。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

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辛愿與先生交誼尤篤。爲先生三知己之一。生平贈答詩甚多。中州集本傳云。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於三傳爲尤精。至於內典亦稱該洽。杜詩韓筆未嘗一日去其手。作文有綱目。不亂詩律深嚴。而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敬之。麻衣草履。足脰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又不得不與世接。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往往見之於詩。甲辰歲先生過三鄉。望女几村。追懷辛愿作詩二首。見本集卷九時愿歿已餘年矣。其一云。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夸。棄擲泥涂豈天意。折除時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哀涕落烟霞。

編年詩詞 范寬秦川圖

卷三

自注。余七年前過鄆城云云。按先生過鄆城時在元之二年。此詩至遲當是本年作。

宛

丘歎

卷三 自注辛卯七月

岐陽三首

卷八

按金史哀宗紀。正大八年四月。大元兵平鳳翔府。則此三詩當作於是年。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卷八

希顏挽詩五首

卷十一

出鄧州

卷十一

三奠子

悵韶光流轉

離南陽後作

編年文希顏墓銘

卷二十一

贊皇郡太君墓銘

卷二十五

華嚴寂大士墓銘

卷三十一

南陽縣令題名

記卷三十三

鄧州新倉記

卷三十三

天興元年壬辰

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

二月蒙古兵攻汴京四月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奉金帛詣蒙

古兵乞和蒙古兵退汴京解嚴七月飛虎卒殺蒙古使唐慶和議遂絕十二月汴京糧盡援絕哀宗出奔蒙古兵復圍汴

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官左司都事冬哀宗將東狩先生言於時相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未及行

金史本傳頃之除左司都事

墓銘居無何除左司都事

本集卷二十七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天興元年六月乙亥詔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

本集卷二十八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閏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

本集卷三十八趙閑閑真贊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



相薦引者十七章。

中州集引

本集失載見中州集

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劉鄧州光甫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

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

本集卷四雲巖詩自序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

金史卷一百十三內族博索

原作白撒

傳已而兵退朝廷議罷博索博索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

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

金史卷一百十三持嘉喀齊喀

原作赤蓋合喜

傳戊午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喀齊

喀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

鉞按金史百官志尚書省有左右司每司郎中

員正五品員外郎一員正六品都事二員正

七品先生謂東曹蓋即左司也而良佐碑又有東曹掾吏部主事之語按百官志吏部主事四員從七品豈先生以左司都事兼攝吏部主事耶。

又按是年蒙古兵圍汴京數月城中情況極危急金史卷一百十五完顏納新

原作奴申

傳時汴京

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歸潛志錄大梁事云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士庶往往縱酒歌呼無久生心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



姓糧人情汹汹甚以爲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者處死。本集卷二移居詩云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卷八圍城病中文舉相過詩云愁多頓覺無詩思計拙唯思近酒杯。俱可想見圍城中之苦況。所謂危急存亡朝不及夕者而段成己遺山集引曰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余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又可見先生好詩之篤也。

本集卷四十毛氏家訓後跋語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

施譜案先生入京後當續配毛夫人。

三月朔三女阿秀卒。

本集卷二十五孝女阿秀墓銘開興壬辰三月朔死。

五月十一日完顏璫卒年六十一。中州集卷五有傳金史卷八十五有傳。

鉞按本集卷九有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詩則完顏璫之卒應在十一日而如庵詩文序又謂在十二日詩題當不誤今從之。完顏璫字子瑜號樗軒老人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封密國公蘊藉工文好賢樂士中州集本傳謂其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設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商略之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或終日不聽客去先生在京時常與往還卒後先生有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詩云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

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秘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靈均漫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丁巳歲先生又爲作如庵詩文序。

五月十二日趙秉文卒年七十四。

本集卷十七有墓銘。中集卷三有傳。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仕至禮部尚書秉文工詩文善書與人交至誠樂易不立崖岸在金末以高名重望主持文壇如歐陽修之於北宋先生甫南渡即以詩爲秉文所賞拔厥後登進士又出其門秉文亦傾心獎掖竭力薦引妒之者至目爲元氏黨人秉文卒先生既爲之撰墓銘次年諱日又爲作詩後又跋其書贊其像蓋生平知己之感最深故眷念之情久而不忘也其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見本集卷九云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六月李汾卒年四十一。

中集卷十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中州集李汾傳未載汾歿於何年及歿時年歲。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六月丁丑武仙殺士人李汾知汾卒於是年中州集載汾感寓述史雜詩序云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知是年汾四十一歲而金史李汾傳及歸潛志均謂汾年未四十殆約略之詞未足據也。李汾字長原平晉人元光末從事史館以謾罵官長罷往說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後爲武仙所害汾恃才忤物在史館時雖雷李諸人皆不能容之而先生獨與之終身相厚稱爲三知己之一先生嘗評其詩謂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然失在無穰茹。

本集

卷三十六逃空絲竹集引先生嘗作四哀詩。見本集卷九其一即悼汾者。詩云：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

亡陝府兵。方爲騷人箋楚此，更禁書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能貸繭衡。同甲四人三橫賁，此身雖在亦堪驚。

七月王渥卒年四十七。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附卷一百一十一內族錫林傳。

王渥字仲澤，以字行，太原人。興定二年進士，歷仕諸軍府經歷官。後以左右司員外郎從色埒軍，兵敗歿於陣。中州集本傳稱：仲澤博通經史，有文采，善談論，工書法，妙於琴事。詩其專門之學，與先生交誼甚篤，其歿也，先生作四哀詩其一，即悼渥者。詩云：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爲幽魂發揮。

九月四日趙思文卒年六十八。本集卷十八有神道碑銘，中州集卷八有傳。

趙思文字庭玉，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公爲撰神道碑銘曰：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哀之問。蓋趙思文對先生亦頗賞識也。

十一月李獻能卒年四十一。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年二十一，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天興元年，權陝府行省左右司郎中，軍變遇禍。中州集本傳稱：欽叔資稟明敏，博聞強記，輩流中少見其比。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與人交不立崖岸，杯酒相然諾，赴難解紛，不自顧藉。

時輩以此歸之。先生嘗作四哀詩，其一即悼獻能者。詩云：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耻，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憶同衾泪滿襟。

麻九疇卒年五十。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麻九疇卒年，金史本傳作五十九，今從中州集。翁譜定九疇卒在崇慶元年，大誤。九疇字知幾，莫州人，幼有神童之目。正大三年，以第一甲第一人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謝病去。壬辰歲，遇亂卒。中州集本傳稱：知幾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徑去不返。顧作詩工於賦物，先生評其詩謂：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病在少持擇。本集卷三十六逃空絲竹集引。

鉞按：先生知交多歿於此一二年中。本集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云：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可見辛、雷、王、李、麻諸人於先生切磋觀摩之益甚大也。

編年詩詞雙峰競秀圖為參政楊侍郎賦。卷三 參政楊侍郎謂楊叔玉也。按中州集，楊叔玉京城受兵權，參知政事，今

題中稱參政，故知為是年作。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卷八

讀靖康簽言。卷八

雨後丹鳳門登眺。卷八 以上二

首玩其詞意皆當是圍城中作、故李譜繫於本年、今從之。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爲送

卷八

壬辰十二月車駕

東狩後即事五首

卷八

玉漏遲

浙江歸路杳

壬辰圍城中、有懷浙江別業、爲欽用弟賦。

編年文閑閑公墓銘

卷十七

族祖處士墓銘

卷二十五

孝女阿秀墓銘

卷二十五

贈鎮南軍節度使

良佐碑

卷二十七

天興二年癸巳

正月丙午朔、哀宗濟河、兵敗、走歸德。戊辰、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蒙古。六

月、哀宗入蔡州。九月、蒙古兵築長壘圍之。十月、宋孟珙率師助攻。

先生四十四歲。蒙古蘇布特圍京城甚急。先生白留守完顏納新及副樞薩尼雅布、欲立二王監國、以城出降、亦紀季入齊之義、以全兩宮與皇族。議未決。明日、西面元帥崔立反、殺納新及薩尼雅布。以太后令立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以先生爲左右司員外郎。立自稱鄭王、遂送款蒙古。脅百官父老立碑頌己功德。劫先生及太學生劉祁撰文。四月、先生出京至青城。五月、北渡、羈管聊城。始編中州集。

金史卷一百十五完顏納新傳、天興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上、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納新。

鉞按金史卷一百二十四富察琦傳、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哈塔寧以

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是先生此時領講議、所看讀陳言文字、故得受許安國之議而白之留守也。納新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



儲藏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上

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汹汹。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薩尼雅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納新顧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薩尼雅布屈指曰。七日矣。納新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阱。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納新拱立無語。獨薩尼雅布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富殊哩。昌格。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新。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無鋒芒。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金史哀宗本紀。天興二年正月戊辰。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爲亂。殺參知

政事完顏納新樞密副使完顏薩尼雅布勒兵入見太后傳令立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即自爲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略尚書省掾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

鉞按金史本傳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墓銘再轉爲中順大夫行尚書左司員外郎皆指崔立變後之除授也。翁譜史所書署官之言果有其事亦必崔黨畏先生名重署之官以自爲地與先生固無預。

本集卷十九內翰王公墓表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冬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從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

歸潛志錄崔立碑事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



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賁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即同人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三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既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



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予既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於燭前焚其稿，遲明予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王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曰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

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本集卷四十外家別業上梁文遺山道人蟬蠹書痴鷄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蹟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閑窮其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泪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碑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蹟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白甘雖鼠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殼

諸名一二亦書中枚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

郝經辨磨甘露碑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潯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覲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鉞按崔立碑文一事關係先生一生名節此事本末具見於先生作內翰王公墓表及劉祁歸潛

志錄崔立碑事兩文。

金史王若虛傳亦載此事。前半取材於王內翰墓表，後半即取材於歸潛志。茲不具引。據王公墓

表此文乃出於太學生手，蓋即暗指劉祁。若據歸潛志則此文出先生手，而先生外家別業上梁文郝經辨磨甘露碑詩均辨其誣，故碑文究屬誰作，兩造異詞實爲疑案。後人於此事亦頗多考辨，今錄諸家之說於後，雖所見不同，然比而觀之，則此事真況如何大致可睹矣。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遺山以崔立功德碑一事大不理於衆口。金哀宗天興元年冬，帝自汴京出，謀復河北，留完顏奴申、完顏習捏阿不等總諸軍守京師。及帝攻衛州，敗奔歸德，汴城中食盡，群議欲奉帝庶長兄荆王監國，以汴降蒙古，庶救一城之命。或以告二相，二相未敢專決。西面元帥崔立遂因民之怨，殺二相於尚書省，劫荆王以汴京降。其時立黨獻媚者謂立此舉活百萬生靈，應作碑以紀。此功德碑之說所由起也。按金史王若虛傳謂立黨翟奕以功德碑屬若虛，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爲之。

此本遺山所作若虛墓誌，金史據以爲

傳是若虛與遺山均無與也。若虛傳又云：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元好問時爲郎中，謂祁等曰：衆議屬二君，其毋辭。祁不得已爲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然止直叙其事而已。據此則碑文係祁先作，好問改作。然郝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云，前已引，故略去早已

辯明碑文非遺山所作。其作者姓名雖未直斥而托之於林希兄弟。

希本北宋人，爲章惇所用，肆職正人

者，郝詩借以引喻作碑又者耳

然既有作文之人，則非遺山可知。但若虛傳謂遺山改作，止直叙其事。

而郝詩中仍有盜據中國等語，豈遺山所作不曾用而仍用太學生所作耶？郝詩所云林希兄弟



是此碑必有兄弟二人共爲之者。遺山外家上梁文備述此事。有云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與陸機之手蹟。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是當時作文者已受賞而後反嫁名於遺山。又云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自注云予北渡後獻書中令君薦諸名士而造謗者即書中所薦之人也。考遺山上耶律楚材書薦士凡五十四人。其中有兄弟二人並列者。惟渾源劉祁及其弟郁。則郝詩所云林希兄弟必指祁郁而言。而祁作歸潛志又力辨非己作而委之遺山。想見當時共以此碑爲諂附逆賊。故各諱言耳。然遺山於此事終有干涉。其上梁文先叙園中食盡待斃之狀云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是請荆王監國以汴城降。既係遺山先上書執政及崔立肆逆。又嘗保護多人免於兇害。則其於立情分素熟可知也。即王若虛傳所云召劉祁麻革至省。遺山以衆議咸屬二君爲囑。是遺山已爲之關說。原不必論碑文之作與否矣。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六考異。崔立立碑事。金史略本於歸潛志而刪潤之。按歸潛志云

云前已引故略去。

歸咎於元好問者至矣。然元好問遺山集有外家別業上梁文云云。前已引故略去。

自辨誣。然郝天挺紀立碑事亦於好問有微詞。當日變起倉卒。好問諸人不能潔身遠去。巽詞免禍。均有不得辭其咎者。事過之後。互相推諉。恐皆未得其平允也。郝經陵川集有甘露碑詩云勒文頌德召學士。潯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

罪元遺山。此持平之論也。

翁譜方綱案崔立碑事始末具詳於劉祁歸潛志第十二卷。今全錄於此。

前已引故略去。

劉祁所作

歸潛志述崔立碑事如此。而此碑當日爲劉祁作無疑矣。其曰今天下上議往往知裕之所爲者。則即遺山上梁文所云於我嫁名者也。其曰止實叙事。無褒稱立之言者。則後來據以入史。即今金史王若虛傳所本也。撰金史者於若虛一傳。前半則依好問之文。後半則依劉祁之文。是以參錯致疑也。其曰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是固以潯南與遺山同人事中矣。而今史家於王則稱之。於元則有微詞。何哉。且遺山上梁文一則曰。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再則曰。造謗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是其詞微而隱。未嘗明指劉祁也。而祁歸潛志則若惟恐世之不知此事中有遺山者。以是二者較之。孰爲嫁名。後世學人必有公論矣。況郝經兄弟之言。已自曉然。林希之稱。或爲廋語。而其言極口吠堯。則必郝目見此文。安得謂之止實叙事而已。郝之詩。憤此碑也。非止辨此碑也。如是而其出遺山與否。固不待更考矣。凌譜廷堪案。崔立功德碑事。爲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覆詳考。知其爲劉京叔所撰無疑也。他不具論。歸潛志乃京叔所自著之書。載撰文始末甚詳。其語皆遊移無定。蓋有愧於中。而不覺其詞之遁也。試即其所記而論之。其曰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出於不得已。是以揚雄自解其撰文之慚也。其曰欲以死拒。則吾二親何以自存。是以二親自釋其撰文之罪也。其曰知不能辭。即略爲草定。則已自承不諱矣。乃云其文皆衆筆。其誰信之。其曰賁告身三。通付余輩。則已受賞不



辭矣。乃云諸公欲嫁名。又誰信之。既以碑序誣先生矣。而曰銘辭存乎舊數言。則天良蓋不容盡泯焉。既以起草屬先生矣。而曰書某名在諸公後。則真情或有一露焉。其曰並無褒稱崔立之言。夫諛詞非出己手。何煩代爲末減乎。況陵川集有林希極口吠堯之語。爲明徵也。其曰王丈爲定數字。夫惡名已有所歸。何事過爲株連乎。況金史有王若虛以死自誓之文。爲左驗也。良由當時迫於威勢。事後物論不容欲辭其名。難昧其實。聊爲此以分己之謗耳。易傳曰。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其京叔之謂歟。

施譜嗚呼。先生此時俯仰隨人。不能奮身一決。遂至污僞職。納降款。剃髮改巾。甚而碑序功德幸門。一開他日。臨川東澗輩得以藉口。而先生究非其倫也。此生不辰。尚何言哉。名職之繫人。不敢爲先生諱。

鉞按。就上錄諸家考辨之語觀之。翁凌二家極力爲先生出脫。而斷定撰碑文者爲劉祁。固出於愛護先賢之美意。然若謂此事與先生毫無關涉。似亦未得其平。趙畢兩家所論。頗合於當時情事。蓋先生及劉祁爲名所累。被迫撰文。皆出於至不得已。後人惟應諒其心。矜其遇。不必深加呵責。亦不必巧爲辯護。惟劉祁撰歸潛志。記述始末。力自出脫。並逆探先生及王若虛之用心。謂欲避其名而嫁諸布衣。而先生外家別業上梁文。則既未明斥劉祁之名。且爲作恕詞曰。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則二人居心之厚薄。固自不同。而劉祁晚節不終。較諸先生之以遺民終老者。人品高下。亦有間矣。

本集卷十三李仲華湍流高樹圖自注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己者賴仲華力爲營護得釋。

本集卷十三有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

凌譜廷堪按本集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當作於是年。考金史地理志南京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此禁掖嚴密之地。是年四月癸巳崔立送二王及諸宗室於蒙古。甲午兩宮北遷。故先生入覽故宮而興感也。今詳詩中有云爲向杏園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是時金源妃主始遷青城曰過明年者借雙燕而傷身世之飄零也。又云若爲常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是時哀宗車駕尚在歸德。曰望宋州者借登樓而念君臣之瑣尾也。又云批奏內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言去冬故君始東狩也。又云重來未必青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言此身今夏將北渡也。雖未明紀歲月而行間紙上歷歷可尋。況哀宗於是年五月始走蔡州。今詩尚云望宋州。宋州者歸德也。則在五月以前可知。又詩中如海棠流鶯暮春等語景物亦在三月四月之交皆可爲作於癸巳年未北渡之證。楊升庵藝林伐山以爲咏宋徽宗時事誤不待言。金詩紀事辨之曰遺山集中雪香亭雜咏乃金亡之後重過汴京而作黍離之感觸目興懷白髮纍臣自傷故國非爲隔代咏也。其說當矣。然不知即作於癸巳年未北渡之時而漫云重過汴宮是於先生詩亦未之深考也。

本集卷三十九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



公閣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平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大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夫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略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遺山在汴梁圍城中自天興二年春崔立以城降蒙古後四月二十九日始得出京而二十一日已先有書上蒙古相耶律楚材自稱門下上此不可解時楚材爲蒙古中書令遺山在金由縣令累遷郎曹平日料無一面而遽干以書已不免未同而言即楚材慕其名素



有聲氣之雅、然遺山仕金、正當危亂、尤不當先有境外之交。此二者皆名節所關、有不能爲之諱者。豈蒙古曾指名取索如趙秉文之類耶？抑汴城之降在正月、至四月則已百餘日、此百餘日中楚材早慕其名、先寄聲物色、因有感恩知己之誼耶？又按楚材奉蒙古主命、親至汴、索其弟思忠等、遺山蓋即是時與楚材投契故也。

續夷堅志卷一、趙王熔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略丹體殊輕、略色如棗皮漆、而裂璽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鉞按：所謂京城變後、蓋指崔立之變、故繫於此年。文末自注壬辰年親見之語、殆指陰晦中所見火光而言、非先生自謂觀丹在壬辰年也。

本集卷八有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卷十二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詩。

凌譜：廷堪案、本集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云：塞外初捐宴、賜金此言蒙古初起也。當時南牧已駸駸、此言中都繼陷也。只知灞上真兒戲、此言武仙鄭州之潰也。誰謂神州遂陸沉、此言崔立汴京降也。華表鶴來應有語、此言徙百官也。銅槃人去亦何心、此言遷重器也。興亡誰識天公意、留着青城閱古今、此哀二王之被害、兩宮之播越也。

施注：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云：歸潛志錄大梁事、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

俄復遣人予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案先生出京乃二十九日殆以亡金故官將拘管聊城故不同日也。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張柔傳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並秘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

施譜按汴京既下居民四出名族皆自拔歸。先生眷屬不獨早爲耶律理索而已緣毛夫人家與蒙古滿城帥有連先生與之爲宗盟之僚婿其家必爲萬戶張柔所扶護而出且柔之獨取亡金實錄亦當陰受先生指雖事不概見皆無可疑者若先生則自就拘管同赴聊城矣。

中州集引

此文本集失載見中州集

商右司平叔

衡

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

道明

所集平

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

延登

劉鄧州光甫

祖

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纔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遊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引。

鉞按先生編中州集始於是年至己酉歲趙國寶爲鋟木以傳距此十六年矣金聊城在今山東聊城縣。

三月冀禹錫卒年四十二。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附卷一百十六富察官努傳。

冀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崇慶二年進士調沈丘簿。爲縣令所誣罷官。坐廢十年。正大中當路諸公力辨其被誣乃得以常調守扶風丞。歸德奏充知事。車駕至授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富察官努之變自投水中死。中州集本傳曰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歡。升堂拜親有昆弟之義而不肖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予六歲澤長四歲欽與京少予二歲。希歿於正大辛卯之八月年四十八。澤歿於明年之七月年四十七。欽歿於其年十一月年四十一歲。京歿於又明年之三月年四十二。蓋不二三年而五人者唯不肖在耳。今日錄諸君子詩感念平昔不覺流涕之被面也。先生嘗作四哀詩其一卽悼禹錫者。詩云先公藻鑒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峰不見連城沾白壁早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弔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編年詩詞南冠行卷五 自注癸巳秋爲曹得一作。

癸巳除夜卷七 十二月六日二首卷七 詩有聊城今夜月

之句定爲此年作。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卷八 淮右卷八詩云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蓋歸德變後哀

宗幸蔡州時作。

五月十一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卷九 趙秉文卒於去年詩有陸氏莊荒又一年句故知爲本年作。

曹得一扇頭卷十一

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卷十二 雜著四首卷十二 按詩有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

君王去歲時句應是此年作。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二首卷十二

編年文 韓元占墓誌銘卷二十一

聶孝女墓銘卷二十五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卷三十九 中州集



天興三年甲午

宋理宗端平元年

正月戊申哀宗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己酉蔡州破哀宗自縊於幽蘭

軒承麟爲亂兵所害金亡。

先生四十五歲。羈管聊城作南冠錄。

本集卷三密公寶章小集詩自注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

鉞按本集卷二學東坡移居詩亦云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與此相證可知先生是年在聊城寄居佛寺中。又移居詩第四首云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托。諸公頗相念餘粒分鳬鶴得損不相償。坏上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繒纈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強半雜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自信頗亦慤。兒啼飯籬空堅陣爲屢却。滄溟浮一葉渺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爲戲。乃爾虐。可見先生在聊城時窮困之情況。

本集卷三十四校笠澤叢書後記右叢書予家舊有一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閭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堯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爲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旦暮耳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本集卷三十五清真觀記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於幕府諸君請予爲記。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略侄搏俘繫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侄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賢俊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以先世雜事附焉、以行年雜事附焉、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鉞按南冠錄一書已佚。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此文本集失載、見元文類。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

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一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上下者不論也、通鑒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占、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孟克、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

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

鉞按耶律公卒於天興元年、墓誌中謂後三年夫人歿、乃合葬。其弟請作碑文、故知爲本年作。因錄於此。觀此文可見先生倦念國史、恐其零落、表揚忠義、以備後世修史者之資藉。移居詩第六首云：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傳聞入讎敵、只以興罵譏。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饑。身死名亦滅、義士爲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屍。田橫巨擘耳、猶爲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亦即此意。又可見先生集中碑銘一體多存史料、與通常文士酬應諛墓之作不同。惟文中所言承旨子正以下諸人之墓誌、集中存者甚少、蓋多散佚、殊可惜也。

鉞又按是年六月、崔立爲李伯淵刺死。本集卷八有即事詩、即咏此事。詩曰：逆豎終當鱗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遺臭無窮占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合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凌譜廷堪按：本集甲午除夕詩、暗中人事從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麴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泪灑吳天。此詩首句哀金社之已墟、次句冀金源之復振、三句感汴京之被圍、四句痛義宗之不返、五句言禮樂之明備而懼國史之淪亡也。六句言章廟之澂平而思興陵之德澤也。七句則紀金代享國之數也。八句則



仙藏

傷纍臣去國之情也。一篇之中故君故國之思纏綿悱惻。先生真完顏氏忠臣也。又按淮右詩及續小娘皆作於是年。淮右詩云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吳會。突騎誰當搗薊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空餘韓偓傷時語。留與纍臣一斷魂。小娘歌云黃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爲向淮西諸將道。不須誇說蔡州功。並譏宋人渝盟助蒙古以蹙金而自失輔車唇齒之計也。按淮右詩乃癸巳年作。說見癸巳年編年詩下。凌譚定爲本年作。誤。

李獻甫卒年四十。中集卷十有傳。

李獻甫字欽用。欽叔從弟。博通書傳。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有精神滿腹之目。仕至右警巡使。車駕東巡。死於蔡州之難。先生中州集三知己。獻甫其一也。本集卷二十四遽然子墓碣銘亦云。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

編年詩詞西窗。卷三。李詩。詩少年樂事。此當即聊城寓居之西窗。

密公寶章小集。卷二。覓神霄道士占。

銅爵。卷三。續夷堅志。神霄在聊城。

贈周良老。卷四。詩有我居聊城欲一載句。蓋是年作。

紀子正杏園燕集。卷五。

自注甲午歲。續小娘歌十首。卷六。

懷益之兄。卷七。南冠錄云。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紀在襄漢。此詩蓋是時作。

時金已亡。故云陸已向來。況先生方在拘管中。故云。瑣中無曠蹟也。喜李彥深過聊城。卷八。李詩。詩寄食且。

依嚴尹幕。附書誰往鄧州城。此時已依嚴實也。鄧州城指益之寄居襄漢。夢歸。卷八。詩云。無所南望。一楚一歸心。江漢可東流。

又云。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齏鹽萬事休。蓋是年作。徐威卿相過留。十許日。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一首。卷八。

詩有杏花尊酒記聊城句。取和爲此年作。即事。卷八。甲午除夜。卷八。聊城寒食。卷八。宿神宵北庵夢。

中作

卷十二

編年文校笠澤叢書後記

卷三十四

清真觀記

卷三十五

南冠錄引

卷三十七

跋國朝名公書

卷四十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卷下

蒙古太宗七年乙未

凌譜自是而後先生在蒙古故以蒙古紀年。

先生四十六歲春仍在聊城。七月遊濟南還居冠氏。

本集卷三十七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

鉞按觀此三語可知本年春先生仍羈管聊城也。又按中州集卷八李天翼傳天翼字輔之固安人貞祐三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遷右警巡使汴梁既下僑寓聊城落薄失次無以爲資辟濟南漕司從事此所謂官濟南蓋即辟漕司從事時也。

本集卷三十四濟南行記予兒時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旁近有亭曰水西水西亭之下湖口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綉令人渺然有吳兒州渚之想爆流泉在城之西南字又作趵突金綫泉有紋若金綫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庵此遊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十四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峰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



仙藏

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

本集卷三十二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爲完補之。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鉞按金冠氏縣隸大名府在今山東省冠縣。是年先生居冠氏依冠氏令趙天錫。趙天錫字受之冠氏人從嚴實攻上黨有功授冠氏令。先生爲趙所撰神道碑銘卷二十七云四境之內獨爲樂土賓客至者宴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可見趙之爲人殆賢而好士者。後仕至左副元帥同知大名路兵馬都總管事。元史卷一百五十一有傳。

鉞又按本集卷二有學東坡移居詩八首其第五首云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卧榻礙盆盎甲午歲先生寄居聊城至覺寺故知此數詩乃本年作。凌濤選集甲午年再證以本集

卷三戲題新居二十韻丙申年作云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可知移居在冬日而新居之成則趙天錫助之也。移居詩第八首云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爲倪家蓮花白每釀必見貽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遍窺趙子篤於學問以問所疑王生舊鄰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十口分寒饑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聞吉語報我脫紮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可知先生在冠氏時頗有朋友往還之樂非

復若在聊城時之寂苦矣。

鉞又按本集卷十三有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一詩。金莘縣屬大名府。在今山東省莘縣。蓋先生自濟南遊歸往冠氏道過莘縣也。

凌譜廷堪按集中乙未正月九日立春詩云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記上林花。又濟南雜詩云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是亦旌邱之誕節、宗周之行邁也。

是年六月劉祁作歸潛志。祁於甲午歲還鄉。時年三十二。

編年詩詞學東坡移居八首

卷二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卷二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卷二

濟南廟中占檜同叔能賦

卷二

汎舟大明湖

卷五

後芳華怨

卷六

詩有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句故李譜定

為本年作

望王李歸程

卷八

移居詩永懷王與李胡漫行當歸即指此故定為此年作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卷八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卷八

三仙祠

卷八

詩有簫鼓有休寒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句李譜云二詩原編在立春詩

後是一時作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卷八

送杜子

卷八

濟南行記云約仲梁俱東當是此時事

華不注山

卷九 自注云濟南作

送李甫之官青州

卷十

答郭仲通一首

卷十

即移居詩之仲通甫

楊煥然生子

十二 詩云七歲元郎鬢已丫元郎指先生長子阿千己丑年生是年七歲楊時主趙天錫

濟南雜詩十首

卷十二

題解

飛卿山水卷

卷十二

濟南行記云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遊者凡十許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莘

縣夢中所得

卷十三

藥山道中

卷十三

濟南行記藥山以陽起石得名

臨江仙

葉葉荷花開處好大明湖上新秋

編年文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卷三十二

濟南行記

卷三十四

紫微觀記

卷三十五

李譜紫微觀記乙巳



儲藏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下

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又云、侯名天錫、字受之、此天錫為其太夫人建也。按元史趙天錫傳、戊戌征宋、駐兵蘄黃、被病還、卒於冠氏。年五十六。又集中千戶趙侯碑銘、戊戌南征、駐兵蘄黃、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春秋五十。與元史合、惟壽不合耳。而庚子至乙巳事隔六年、忽又再生、不特與元史不合、即本集已顯相牴牾。竊嘗考之、蓋乙巳是乙未之訛也。冠氏趙侯碑云、侯之太夫人資性善良、夙尚內典、即建觀之張本。而乙未則先生初至冠氏、其時最合。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卷三十七

太宗八年丙申

先生四十七歲、客居冠氏。三月、偕趙天錫往泰安、會行臺嚴實、因遊泰山、旋返冠氏。六月、馮璧見過。八月、作故物譜。九月、作東坡樂府集選。

本集卷三十四東遊略記、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十九里所。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嶽頂四峰、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

略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樸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此行遊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

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翁譜方綱按今靈巖寺中殿西階下党承旨碑陰有先生手蹟石刻云冠氏帥趙侯齊河帥劉侯率將佐來遊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

鉞按金泰安州屬山東西路元改隸中書省在今山東省泰安縣金長清縣屬山東東路濟南府元改隸中書省泰安州在今山東省長清縣金平陰縣屬山東西路東平府元改隸中書省東平路在今山東省平陰縣。

本集卷十贈馮內翰詩序云內翰馮公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父皆從之問學某夤緣亦得俎豆於門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爲髀股所苦吟呻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間語及舊事則危坐終日往往爲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掛冠歸嵩山時較之其談笑風流固未減也作詩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

中州集卷八韓玉傳子不疑丙申之夏過予冠氏。

本集卷二十九故物譜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略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



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本集卷三十六東坡樂府集選引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就係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占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候更考。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凌譜廷堪案冠氏縣爲漢館陶縣地。宋書州郡志魏分東郡及魏郡爲陽平郡治館陶縣。故先生每稱冠氏爲陽平。

鉞按東坡樂府集選已佚。先生於詩則作杜詩學於詞則選東坡樂府可見其嗜好之所在。故其所作亦與之相近也。

鉞又按本集卷三有戲題新居詩施譜定爲乙未年作。詩云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郎檢視日復日。規制從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楮垣殘半柱。又云君問新居在何許。只去火餘纔數步。學宮分地與閒冷。使館有牆遮雜污。就中此宅尤費手。官給工材半傭雇。十寒暴半載強纔得安床置鐺釜。則此詩與東坡移居詩所言之新居非一事也。蓋先生於乙未至冠氏營新居翌年爲火所焚遂又營此則此詩爲本年作無疑矣。

編年詩詞戲題新居二十韻

卷三

遊泰山

卷五

贈馮內翰二首

卷十

登珂山寺二首

卷十二

龍泉

寺四首

卷十二

清平樂

江山殘照

泰山上作

編年文東遊略記

卷三十四

東坡樂府集選引

卷三十六

故物譜

卷三十九

太宗九年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先生四十八歲居冠氏秋還太原冬十二月復返冠氏。

本集卷三十八范文正公真贊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

本集卷三十七太原昭禪師語錄引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

本集卷三十五興福禪院功德記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

鉞按金山陽縣屬河東南路懷州在今河南輝縣西南七十里。

鉞又按先生自貞祐丙子南渡至此始還太原已二十一年矣。宗國丘墟羈囚數載初還故土百

感叢生。本集卷九有太原及外家南寺兩詩皆此時作可見先生之感慨也。太原詩云夢裏鄉關

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蕨此生

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外家南寺詩云鬱鬱秋梧動晚煙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

高岸移深谷愁里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遍依舊僧窗

借榻眠。

鉞又按李譜謂外家別業上梁文當作於是年回忻時其云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蓋故居已



失且於讀書山營新居也。東諸侯助草木之養則嚴趙兩侯俱有資助。王錄事寄草堂之資指王君璋時啓事西涼未回故曰寄。其說亦無確據姑附於此。

本集卷二十四遽然子墓碣銘。亂後予客冠氏。遽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遽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遽然子下世以疑已之誤數月矣。其婿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遽然

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疑損之誤眠食何也。

遽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遽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問亦記之也。因竊爲慨嘆。遽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徑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遽然子之遽也。遽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

鉞按就此文上下文意觀之。則丁酉冬復來東州當是謂還冠氏。凌譜以爲往東平誤。蓋先生是年秋歸太原冬復返冠氏。本集卷九有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詩。即是時作也。

編年詩詞贈蕭煉師公弼

卷三

說詳後寄汴禪師。蕭煉師時在衛州。

天井關

卷三

詩云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

困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蓋由太原還冠氏途中作。所謂二十年前走大梁者。謂丙子南渡也。

寄汴禪師

卷

八 李譜此與贈蕭煉師詩注皆云時汰佛老甚急。按元文類宋子貞耶律文正碑云丁酉汰三教僧道。當在是年。

衛州感事

二首卷八 按卷九有再過新衛詩、為戊戌年作。則此二首蓋本年歸太原時過衛州所作也。望蘇門卷八 望崧少卷九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卷九 別覃懷幕府諸君卷九 羊腸坂卷九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卷九 以

上諸詩蓋皆是歲歸太原途中作。太原卷九 外家南寺卷九 桐川與仁卿飲卷九 李譜已分故人成死別、寧知

樽酒對生還。桐川屬崞縣。按元史李冶傳云、亂後北渡、往來沂、崞間。當是回沂時往崞重見。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

舊事卷九 十一月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卷九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卷十二 外黃道中楚王

廟卷十二 跋蕭師鷺鷥敗荷扇頭卷十四 感皇恩夢寐見并州。今朝身到。應是初歸時作。

編年文興福禪院功德記卷三十五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卷三十七 范文正公真贊卷三十八

太宗十年戊戌

先生四十九歲。夏在東平。秋八月、挈家自冠氏還太原。本月抵濟源。十月至山陽。

本集卷三十八范煉師真贊、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煉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為贊。

本集卷三十七傷寒會要引、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遊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鉞按、金東平府隸山東西路。元改東平路、隸中書省。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治。時鎮東平者為嚴實。



嚴實

本集卷

十六自東平公嚴公仲遠諱元史卷一百四十八

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以軍功官東平路

行軍萬戶。實性寬厚，好賢愛士。故東平幕府得人爲盛。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貞傳云：嚴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汴梁既下，飢民北徙，餓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土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又徐世隆傳：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先生居冠氏時，蓋亦時往東平。惟本年行蹟見諸文集，餘則不可考耳。

本集卷九別冠氏諸人詩自注：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本集卷二十九千戶趙侯神道碑銘。予往客平陽。

按當在平陽者六年。

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

養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酒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

凌譜考別冠氏諸人詩云：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

人。云平原者，即指天錫。蓋先生得歸，天錫之力爲多，故詩及之。又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亦

作於是年。

錢按：先生已亥春尚在濟源，詳後。則本年並未歸里。初挈家還讀書山詩，乃已亥年作。凌氏蓋未細考也。

鉞按：金新鄉縣屬河北西路衛州。元改隸中書省衛輝路，在今河南省新鄉縣。

鉞又按先生自癸巳北渡羈管聊城後復客冠氏至是六年始得北歸故詩屢以為言本集卷二

別李周卿云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卷九出東平云往來空置六年家卷九雨夜云六年真作

賈胡留卷九別冠氏諸人云低眉常愧六年貧

本集卷四十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戊戌八月八日

本集卷九入濟源旅舍詩自注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本集卷三十五通仙觀記戊戌之秋予客濟上

鉞按金濟源縣屬河東南路孟州元改隸中書省懷慶路孟州在今河南濟源縣

本集卷二有戊戌十月山陽夜雨詩一首

編年詩詞別李周卿三首卷一酬韓德華送歸之作卷二按本年先生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詩云良朋滿

庭戊戌月見忠臣又云開蓬歸養兄曹氏戊戌始是年作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卷一雲峽卷四按

史王王汝傳王汝至君璋蜀州人戊戌歲以吳子之地分封諸貴籍其言得不分序云客事西涼即其事也詩堂上半年東平時作

別康顯之卷二後輩之名雖為史公言爭酒時有後輩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留別之作卷一雨夜卷二詩

六在真作賈胡留句致知為是年作別張御史卷九詩在張應王里并州進學之危候德星可亦留別之作出東平

再到新衛卷二詩在伶官戊戌十月別冠氏諸人卷九自注戊戌八月八日入濟

源旅舍卷九自注戊戌八月二十二日和仁卿演太白詩意卷九詩在四十九年庚一詩在分定可憐生句太

蓮舟圖二首為濟源奉先老師賦卷十一普照范煉師寫真二首卷十四浣溪沙卷一春風散客吟



按本集卷十三善應寺詩自注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即指此詞善應寺詩當在甲辰再來洛西時逆溯此詞應在是年。

浣溪沙

綠綺紅埃試拂絃

懷李夢深李濟南人繡江在長白山下按先生遊濟南在乙未歲而詞中有岸花

汀草繡江船舊遊回首又三年之句故知為此年作

編年文冠氏趙侯先塋碑

卷三十

通仙觀記

卷三十五

傷寒會要引

卷三十七

范煉師真贊

卷三十八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卷四十

太宗十一年己亥

先生五十歲春發濟源四月遊天壇夏經銅鞮歸秀容居讀書山

本集卷七己亥元日詩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人野史才張本山堂未買鄰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鉞按金史本傳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爲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蹟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傳中僅言晚歲未言何年凌譜因己亥元日詩有野史才張本之句故繫之此年然似嫌太早細玩詩意蓋先生是年始有此意尚未真從事撰述也

本集卷三十八老人星贊老人星像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

鉞按觀此知正月間先生尚在濟源。本集卷七發濟源詩有殷勤雙語燕愧汝遠相依句。則先生發濟源時蓋在二三月間也。

續夷堅志卷四天壇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鷄犬亦昇仙而貓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遊人至洞前呼仙哥問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爲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陽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清遠也。因作詩云仙貓聲向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竈不隨鷄犬上青雲。

鉞按此乃由濟源北返過天壇時之事。本集卷十二遊天壇雜詩十三首即此時作。

鉞又按本集卷二銅鞮次村道中詩武鄉有便道故繞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隆景。蓋先生是年由濟源北歸繞道銅鞮時已至夏也。金銅鞮縣今山西沁縣。詩又云南北二十年夢寐猶耿耿喻如萬里別燈火得對影所謂二十年者蓋回憶丙子南渡時也。

本集卷十三有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其一云并州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占力幾家兒女待安全其二云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笋班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自注云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閑公改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撰先人墓銘。

鉞按一統志繫舟山在太原府城東北九十里禹治水繫舟此山故名有石如環軸曰繫舟嵬。元好問父德明讀書其下趙秉文改曰讀書山好問詩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鉞又按先生自貞祐丙子避兵南渡至此凡二十三年始復北歸鄉里。鷓鴣天詞云華表歸來老



令威頭皮留在姓名非。舊時逆旅黃梁飯，今日田家白板扉。
沽酒市釣魚磯，愛閑直與世相違。墓頭未要征西字，原是中原一布衣。
又云：籬邊老却陶潛菊，夜西風一夜寒。又云：鹿裘孤坐千峰雪，耐與青松老歲寒。雖不知爲何年，要皆歸里後所作。可見先生遺民之懷抱矣。

編年詩詞銅鞮次村道中

卷二

讀書山雪中

卷四

施箋：按本集有己亥讀書山雪晴東龕看月詩，知此詩當亦是年。

作詩云：前年望歸歸不得，即遽然銘復來東州之意。又云：去年中途脚無力，即通仙記十二月初吉事。又知去年尚在濟源也。

己

亥元日

卷七

發濟源

卷七

倪莊中秋

卷七

自注：己亥。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

看月

卷九

明日作

卷九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卷十二

雜詩六首道中作

卷十二

玩詩意蓋由濟源北歸時

作詩云：降州兵騎往來衝金史地志，潞州宋隆德府故曰隆川。蓋先生由濟源北歸取道潞州也。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

四首

卷十三

清平樂

小橋流水

己亥春濟源奉先觀毗杏花

編年文老人星贊

卷二十八

太宗十二年庚子

先生五十一歲。家居秀容。十月應嚴忠濟之聘往東平。

中州集卷十滕茂實傳：庚子春，自山東還鄉里。

四月嚴實卒，年五十九。

本集卷二十六有神道碑，元史卷一百四十八有傳。

凌譜案：先生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云：以庚子四月己亥薨於私第之正寢。又云：五月壬申葬於鵲里之新塋。又云：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以神道碑爲請。則先生往東平當在庚子嚴實薨後。

故閭侯墓表云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也。

鉞按本集卷九有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詩李譜按己酉石嶺關詩行去行來又十年逆溯是此年時往東平是先生往東平在十月中也。

鉞又按嚴實卒後其子忠濟嗣位忠濟尊賢敬上頗有父風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忠濟傳云襲東平路行軍萬戶管民長官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爲諸道第一。

五月二十四日趙天錫卒年五十。本集卷二十九有神道碑銘元史卷一百五十一有傳

鉞按趙天錫卒年元史作五十六今從墓銘。

七月十四日馮璧卒年七十九。本集卷十九有碑銘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鉞按馮璧字叔獻真定人承安二年進上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興定末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諸生從之遊與四方間遺者不絕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焉其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制誥典麗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北渡還鄉里終於家。

編年詩詞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爲韻賦十首。卷二李譜按第一首云大似丁令威

歸來歎墟墓疑是去年初回詩不知去年中秋乃在倪莊九月僅足抵家大能與鄰舍諸人噲如此款洽也又讀書山中乃述前年去年之事不應九日不及今考首二句云行帳適南下居人踞庭戶元史是年分張柔等八萬口伐宋應太原亦徵兵南下居人避兵不出也忠濟以七月見請而十月始往亦是避兵與詩當作於是年

庚子三月十日作卷七杏花二首卷九白注庚

子歲南庵賦。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卷九

編年文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卷十九

遽然子墓碣碑銘

卷二十四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卷二十六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卷二十九

太宗十三年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先生五十二歲客居東平春末歸秀容。

本集卷二十九故帥閻侯墓表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

閻珍

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

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儒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歡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僕地遂不起。

本集卷三十九答大用萬戶第一書東原留宿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愧無以當之耳

略

係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

李譜此書當在是年蓋因聘而往故有津送又元史嚴忠濟傳以其弟皆爲萬戶而自統之此在辛亥後是時大用猶未得萬戶也殆因第二書而追叙之。

鉞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張寓齋相公

即張夢符

少年與係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

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一字爲韻係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煞係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即此時事又別孫詩云津橋垂楊

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絕似銅駝洛陽陌。則先生之東歸蓋在春末也。

鉞又按本集卷二十八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玘、自曹南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考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竊不自揆，度思得文上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維吾子惠顧之，據文中所述，張子良以侯伯之服展墓在辛丑歲，至其遣使請先生撰碑文，是否在本年碑中並無明文。施譜未細按繫之此年，似先生本年曾至順天者誤矣。

編年詩詞贈別係德謙

卷四

答公茂

卷九

公茂即姚樞，元史本傳云：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施注案詩中除目

云云當即辛丑除郎中時。

編年文郝先生墓銘

卷二十三

故帥閻侯墓表

卷二十九

答大用萬戶第一書

卷三十九

壬寅年

凌譜、延堪按：是年春太宗昭慈皇后稱制，攝國者五年。元史本紀不紀年，但書干支，今從之。

先生五十三歲家居秀容，輯元氏集驗方。

本集卷九壬寅正月九日晨起詩云：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自注云：時欲營神山別業。本集卷三十七元氏集驗方序：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鉞按：先生頗注意方藥。續夷堅志卷二載背疽方，並云：先君官隴城，疽發於鬢，竟用是捐館。其後



元遺山年譜彙纂

卷下

三五九

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疇昔慚恨入地爲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元氏集驗方一書已不傳續夷堅志中亦多載驗方除背疽方外尚有延壽丹救熏死方神人方揩牙方夢靈丸可見先生平生之留意醫方也

編年詩詞感興

卷七

王夜宿讀書山作詩至五十三年等閒過可或知爲本年作

晨起

卷三

都運李丈哀挽

卷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

卷十

時年八十六李丈既劉至矣

生十七歲在此年

編年文寄庵先生墓碑

卷十七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卷二十

費縣令郭明府

墓碑

卷二十八

忠武任君墓碣銘

卷二十九

按墓誌謂任君卒於壬辰而任君之子先碑文有先君棄養一三之語故知

爲此年作

癸卯年

先生五十四歲家居秀容八月在燕京旋南下過慶源九月遊黃華山水簾及猗谷復北歸道出橐城拜王若虛墓冬復應耶律鑄之請至燕京枉道弘州視曹玉冬季還鄉經范陽慶源

本集卷五癸卯歲杏花詩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杏花全未開

本集卷七病中詩自注病因食豬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鉞按觀此知先生本年春夏間家居秀容也

本集卷三十三引臨錦堂記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幕

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

凌譜廷堪按先生北渡後是年始往燕京。元史地理志大都路。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太宗紀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編修所者史也。先生燕中之行。蓋爲史事。又集中有贈趙仁甫詩。元史儒學傳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伐宋。挂俘籍姚樞脫之以歸。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爲戒。考先生至燕在是年。則贈復詩亦當作於是年。詩云。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鷄群。又云。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興。新都門回首。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其稱之不過如此。則知復所言者。先生亦未必以爲然也。鉞按本集卷一贈答劉御史雲卿詩云。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開。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可見先生推挹韓歐。以爲其有功聖道。不讓程張。趙復爲理學家。宜其與先生不能深相契合也。

本集卷三十一趙州學記。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

鉞按慶源宋府。隸河北西路。金天會七年降爲趙州。天德三年改名沃州。元太宗七年復改趙州。治平棘縣。今河北省趙縣。

本集卷五水簾記異詩自注。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同卷猗谷聖燈詩自注。九月五日作。



鉞按黃華山及猗谷山皆在林慮縣。金屬彰德府。元屬彰德路。今河南省林縣。

鉞又按水簾猗谷二詩。李譜定爲丁未年作。謂自注癸卯乃丁未之訛。蓋以水簾詩有七年長路

今一到之句。李譜謂指前遊黃華詩。在卷四而言前遊黃華在春三月。李譜定爲辛丑。且由東平回

忻時。下數七年。適爲本年。又謂先生是年五月至真定。復由真定至相州。於情事殊合。鉞考丁未

年先生家居秀容。八月在家營葬事。與樞判白兄書並作圓明李先生墓表。無由至相州。李譜據元史張

德輝傳有丁未五月應召北上之事。而先生是年爲德輝題西山歸隱圖。遂推測先生五月至真定。殊不足據。李說不足據。

然七年之語。若由本年上溯。應在丁酉。然是年春先生居冠氏。秋始還太原。不能三月中遊黃華。

豈七字有誤耶。故卷四遊黃華山詩。不敢定爲何年作。而水簾猗谷二詩。則遵本集自注。繫於此

年。

本集卷十九內翰王公墓表。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恕王公子既還鄉里。以六

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

鉞按王若虛。藁城人。此蓋先生九月遊黃華山北還時。過藁城也。藁城縣金屬河北西路真定府。

元屬中書省真定路。今河北省藁城縣。

本集卷三十九答中書令成仲書。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

鉞按成仲乃耶律鑄之字。鑄。楚材子。楚材薨。鑄嗣領中書省事。書中所云先相公。謂鑄之祖父耶

律履也。觀此書所云。先生本年冬復至燕京。蓋應耶律鑄之聘。爲其祖父履撰碑文。考先生故金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文集中無此篇見元文類卷五十七

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

道碑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蓋是歲八月間先生在燕京時鑄已有此請未及爲而先生南下故冬又遣使往迎也先生自國亡後篤守遺民之節不仕新朝所念念不忘者惟故國之典章文物及君臣之奇節偉行不忍使之泯沒耳耶律鑄慕先生文名以先人墓碑爲請而其先人實又爲金之名臣則先生應其所請固無損名節惟耶律氏父子相繼爲相聲勢甚盛於是宵小輩遂多方揣測以爲先生有夤緣干進之意謗罵嬉笑無所不至故其後耶律鑄復請先生至都先生遂謝不往復以書曰按此書不知作於何年惟稱中書令成仲則知必在楚材既卒而鑄嗣位之後也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閑博藹有時望上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本集卷九又有感事詩施注謂即感此事而作詩云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漸米向矛頭血讎此日逢三怨風鑿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鉗真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上鎗頭醉死休可見其悲憤之意矣

本集卷二十三曹徵君墓表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壬辰之兵君流

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鉞按金史地志西京路弘州治襄陰縣今察哈爾陽原縣新興即忻州蓋忻州在晉爲新興郡先生偶用古地名如稱冠氏爲陽平也。

本集卷三十一通玄大師李君墓碑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

本集卷三十五太谷觀記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煉師館予慶源道院卷三十八太古堂銘癸卯冬過慶源館煉師所居。

鉞按金范陽縣屬中都路涿州元改隸中書省大都路涿州今河北省涿縣先生於是年季冬出都並未抵里翌年春始至家故本集卷三十二壽陽縣學記云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可證惟是年在何地度歲則不可考矣。

鉞又按燕京即金之中都先生於國亡後本年初至燕京不禁興麥秀黍離之感本集卷九有出都二首蓋即本年作詩云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可奈何但見觚棱上金爵豈知荆棘卧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回首鳳城平日五雲多又云歷歷興亡敗局棋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想鳳笙歸從教盡剗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泪垂鉞又按先生本年遊歷南北兩至燕京行蹟最爲繁亂就本集詩文中關涉本年事者依其月日集錄考訂如上惟本集卷十七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

墓表云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考先生九月初四日有遊黃華山觀水簾詩則其出都當在八月而第二次赴都又在冬日所謂九月客燕中殊與本年行蹟不合豈九字有誤耶疑莫能明姑附於此

四月王若虛卒年七十本集卷十九有墓表中州集卷六有傳全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中州集本傳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博學強記善持論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東遊登太山憩於黃峴峰之萃美亭談笑而化從之天資樂易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謀事詳審出人意表自從之歿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復有斯人不也

編年詩詞寶巖紀行卷一 癸卯歲杏花卷五 贈答趙仁甫卷九 水

簾記異卷五 硤谷聖燈卷五 病中卷七 懷安道中寄曹徵君子玉卷九 宏州贈曹丈子玉卷九

出都卷九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卷一 別緯文兄卷十 施注按先生癸卯秋為緯文作墓表表云京時為此別定為

蜀昭烈廟卷一 贈答趙仁甫卷十 黃華峪上絕句卷一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卷一 詩有

杜陵遺從缺公受句故定為此年作 摸魚兒問樓委訊居何處 樓桑漢武廟

編年文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卷十七 內翰王公墓表卷十九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

官康公神道碑銘卷十七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卷二十七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卷二十七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卷十一 趙州學記卷三十一 臨錦堂記卷三十三 太古觀記卷三十五



太古堂銘

卷三十八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卷四十一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本集失載見元文

類

甲辰年

先生五十五歲春自燕歸鄉里過壽陽夏五月至崞縣遊鳳皇山及前高山至燕京秋出京歸里又赴洛陽冬過洛西蓋往舉母張太夫人旅殯也。

本集卷三十二壽陽縣學記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

鉞按壽陽縣金屬河東北路太原府元改隸中書省冀寧路今山西省壽陽縣。

本集卷九甲辰三月口日以後雜詩三首有句云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筭春。

鉞按觀此可知三月間先生已在故鄉矣。

本集卷三十四兩山行記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日入縣劉李別去予獨遊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聞予來欣然出迎即日與純甫之和并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峰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峰回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



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築箏笛。歷歷可辨。之和持莊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雲煙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又明日爲前高之遊。

鉞按。崞縣金屬河東北路代州。元升爲州。屬中書省冀寧路。今山西崞縣。

本集卷十甲辰秋留別丹陽詩。疎疎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復此留。又過寂通庵別陳丈詩。自注甲辰秋。違離更覺從公晚。却望都門一慨然。

李譜二首皆有都門。此燕都之門也。丹陽未考。按金史地志。河東南路澤州縣高平有丹水。此自是懷孟以北澤州之地。若由燕至洛。取道亦順。而詩有千里關河動歸興句。則是回忻道中偶爾停留。後復由忻回洛也。此必燕南道觀。惜無確據耳。鉞按本集卷十四有留贈丹陽王煉師詩。則丹陽蓋道觀之名。李說是。

本集卷四詩題。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

本集卷二十八廣威將軍郭君墓表。歲甲辰冬。予過洛西。

本集卷二十九顯武將軍吳君阡表。歲甲辰冬。予過洛西。

鉞按。先生自國亡北渡。至是始至河南。舉其母張太夫人之旅殯。說詳下年。本集卷九有洛陽詩。蓋

是年過洛時作詩云千年河岳控喉襟。日神州見陸沈已爲操琴感哀涕更須同輦夢秋衾城頭大匠論蒸上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覆蒿萊丹碧果何心亦黍離之感也。

五月十四日耶律楚材卒年五十五

編年詩詞宿張靖田家

卷二

自注地屬壽陽段先生是年自燕歸過壽陽詩蓋此時作也

高門關

卷四

施注通志

河南永寧縣有高門關李詩許李中楊竟何事只今自有石難磨許楊中李隱盧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不知所在矣此由

三城往大鵬之路

天涯山

卷四

下黃榆嶺

卷五

按卷四馬嶺詩自注予去歲往河南還奉亦取黃榆路先生往河南還

奉在之年放知此詩乃是年作黃榆嶺在河北省藁臺縣西北百二十里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卷

七 洛陽

卷九

過三縣望女几村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一首

卷九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甲辰留別丹陽

卷二

過寂通庵別陳丈

卷十

自注手以秋

善應寺五首

卷十

自注前題寺壁又七

年矣李詩自戊戌至此七年寺在山陽是由所至洛陽境

前高山雜詩七首

卷十三

滿江紅

問柳尋花

再過水南

按詞云問柳尋花津橋路年年寒節又云白鶴重來人換世淒涼一樹梅花發又云老眼只供他日淚春風最是誰家物津橋即洛城

南之天津橋玩詞意蓋國亡後重過洛陽之作故定為六年詞有梅花發之語先生是年過洛正在冬日也

定風波

熊耳東原漢

故宮 三鄉武廟陳氏公景玄

婆羅門引

短衣匹馬

白頭重過洛陽城

過孟津河山亭故基

編年文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卷十八

按趙思文卒於天興元年壬辰年云公歿後十有二年諸孤以神道

碑銘為請則應在是年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卷二十八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卷二十九

壽陽縣學記

卷三

十二

創開滹水渠堰記

卷三十三

兩山行記

卷三十四

郡守天池祈雨狀

卷十四

乙巳年

先生五十六歲。往內鄉扶母殯。還秀容。秋遊崢山祠。冬往東平。曾謁孔林。

本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白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

矣。李譜是年張柔掠淮北地。或有滋擾。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

鉞按書中所謂以葬事往東平者。蓋先生家貧。葬事不克舉。故往東平乞助於嚴忠濟耳。李譜誤解此句之意。謂先生復往內鄉。大謬。

鉞又按白樞判即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天興中權樞密院判。哀宗東狩。奉命往鄧州召移刺瑗。瑗降宋。華亦入宋。後范用吉降元。因而北歸。金史卷一百十四有傳。

本集卷四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靜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韻。予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鉞按先生扶母柩北還。在乙巳歲。而其首途往河南。則在甲辰。故郭君吳君墓表俱有甲辰冬予過洛西之語。且與白樞判書中云。首尾閱十月之久。而觀黃葵花詩。知乙巳夏六月先生已在鄉里。則其赴河南必在上年秋間矣。

鉞又按先生於正大間作吏鄧州。凡數載。國亡後十年。復來此遷母殯。重見州人。感慨今昔。慟傷家國。故本集卷九有爲鄧人作詩一首。最爲沉痛。詩云。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携盤渭水空流涕。種柳金陵已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似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



一布衣。

本集卷三十四王無競題名記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遊崢山祠。

本集卷十九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乙巳冬好問過大名。

本集卷四雲巖詩序觀州倅武伯英崢縣人嘗得宣和湖石一竅竅穿漏殆若神劖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佈槃水上濃澹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興定末伯英歿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乃爲詩道其故。

本集卷三十八手植檜聖像讚乙巳冬十一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

編年詩詞曲阜紀行十首

卷二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

檀金明靜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句予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卷四

馬嶺

卷四

自注予去歲往河南遷奉按先生往河南遷奉在甲辰秋故知此詩作於是年馬嶺在邢臺縣西北百三十里詩云石門木落風颼

颼僕夫衣單望南州皋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颼兩年秋蓋往東平時途中作

雲巖

卷四

舊國

卷七

爲鄧人作詩

卷

九 贈張主簿偉

卷九

詩有江岸墳荒草棘秋句又有莫向瓜田認故侯句蓋是年遷奉時作

望廬氏西南熊耳嶺

卷九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卷十一

贈答要襄叔一首

卷十三

詩云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編年文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卷十九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卷二

定宗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七歲。自東平歸秀容。過彰德。

本集卷十七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歲丙午某過彰德。

鉞按金彰德府屬河北西路。元改爲彰德路。屬中書省。俱治安陽縣。今河南安陽縣。

本集卷二十三曹徵君墓表。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之喜。見顏間。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哀之。

本集卷七丙午九日咏菊詩。有今年病居上句。

本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

鉞按與樞判白兄書不詳何年作。則書中所謂去秋云云。亦不知指何年。惟書中所述病況及人傳已死之事。皆與九日詩及曹徵君墓表所言相合。故繫於此年。李譜謂足疾應在甲辰年。殊誤。甲辰年先生正往河南遷奉。如有足疾。焉能仆仆道途中耶。



鉞又按曹徵君墓表云、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施譜據此謂先生是年秋居鎮州。鉞考先生是年秋得疾、幾至偏廢、必在家靜養、無由遠至鎮州。曹徵君卒於本歲、而其子孫求先生作墓表、未必爲本歲事。施氏殆未之詳按也。

鉞又按李譜據先生新樂府阿中百晬日詞云、阿齡扶路阿中隨、謂阿齡至己酉尚扶路、則當生於是年。鉞謂扶路一語形容三四歲小兒皆可用、阿齡之生未敢遽定爲是年、故不從李譜。

編年詩詞丙午九月咏菊二首

卷七

喬千戶挽詩

卷十

益都宣撫旧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己亥秋

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白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

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卷十三

編年文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卷十七

定宗二年丁未

先生五十八歲。家居秀容。春遊三泉。八月葬母張太夫人。

本集卷三十一藏雲先生袁君墓表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重以斯文爲請。

本集卷三十五朝元觀記歲丁未春二月梁煉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

本集卷十有丁未寒食歸自三泉詩。

鉞按本集卷十三創開滹沱渠堰記滹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是知三泉在雁門。

本集卷三十一圓明李先生墓表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反真於成道之中堂。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

本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湔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

鉞按與樞判白兄書雖無撰作年月然就書中所言情事可知爲本年作。說詳上年譜中李譜謂爲乙巳年作殊誤。又書中所謂大葬者即謂葬母張太夫人也。

編年詩詞酬中條李隱君邦彥卷七送邦彥北行卷七丁未寒食歸自三泉卷十哭曹徵君子玉

二首卷十四耀卿西山歸隱圖二首卷十四自注馬卿爲耀卿張君寫真未幾被召北上按耀卿即張德輝據元史本

傳德輝被召在是年滿江紅桃李漫山三泉醉飲

編年文圓明李先生墓表卷三十一藏雲先生袁君墓表卷三十一朝元觀記卷三十五與樞判白兄

書卷二十九

定宗三年戊申凌譜延祺按是年二月定宗殂欽淑皇后聽政者六月議所立二歲未決元史不紀年但書于支今從之

先生五十九歲往南宮視程思溫婿九月過寧晉歸里。



本集卷二示程係四首第一首云并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舒程係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畏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焦枯白兄應見笑此行亦區區第四首云會聚樂不資言別淒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盞亦復拋書冊提携兩童子款段或下澤玉雪念吾係未覺千里隔乘興徑一來髯婿當速客

鉞按詩中有明年吾六十句故知爲本年作南宮縣金屬河北東路冀州元改屬中書省真定路冀州今河北省南宮縣先生長女適程震之子程思溫字端甫所謂程係殆思溫之子也

本集卷二十一大司農丞康君墓表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

鉞按寧晉縣金屬河北西路沃州元改隸中書省真定路趙州今河北省寧晉縣蓋先生由南宮歸里時過寧晉也

子阿中生

鉞按新樂府卷三定風波詞兒子阿中百晬日云六十平頭年運好投老大兒都解把鋤犁醉眼看花驢背上豪放阿齡扶路阿中隨子生一歲爲晬先生六十歲時阿中周晬則當生於是年且能扶路隨兄至少亦須周晬之兒李譜謂阿中生於次年先生六十歲時殊誤李譜大兒即阿千小字叔儀阿齡即阿寧小字叔開此阿中即叔綱常山侄詩云回頭却望元叔綱注云遺山之季子者是時先生有四子特第二子阿辛殤耳

宋張炎生

編年詩詞示程孫四首

卷二

別董德卿

卷十

董南宮人、先生同年。詩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為行人望太行之語。蓋由南宮歸里時別董之作。

編年文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卷二十一

清真道院營建疏

卷三十九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卷四十

己酉年

先生六十歲。四月度石嶺關往真定。客真定總府經歷張德輝所。中州集成龍山趙國賓為鋟木。張德輝為作後序。九月往燕京。冬出都將歸太原。至順天。

本集卷十四有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詩。

鉞按宋史地志河東路忻州秀容縣有石嶺關。

本集卷三十二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廢興。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德輝奉命而南。以己酉春二月庀徒歲事。八月落成。釋菜。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謹歲月。

凌譜廷堪按元史張德輝傳。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為經歷官。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啓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與元裕、李治遊。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考先生北渡後往來真定者凡數年。其卒也亦在真定。蓋皆寓德輝所。真定廟學記所謂王者即世祖在



信藏

潛邸時也。

鉞按元史地志、真定路、唐恒山郡、又改鎮州、宋爲真定府、元初置總管府、治真定縣、今河北省正定縣。

張德輝中州集後序、遺山北渡後、網羅遺逸、首以纂集爲事。歷二十寒暑、僅成卷帙。己酉秋、得真定提舉龍山趙國寶資藉之始、鋟木以傳。

王乃遺山後、復引聞人、一集受援、其引發揚、其遺美、其敘事之工、其見

凌譜按金史本傳云、有中州集、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歐陽元圭齋集送振先宗文歸祖庭詩小序云、近年奉詔修三史、於翰林故府中、攜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然則金史之成、多本先生二書可知。中州集成於是年、壬辰雜編已佚、不知成於何時。竊謂先生以史自任、故天興顛沛之際、猶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蓋綜金元一代而論、收國之平遼、天輔之滅宋、征伐之功、不可泯也。天眷之守成、正隆之好大、治亂之蹟、不可沒也。大定之深仁厚澤、比於堯舜。明昌之典章制度、幾及漢唐。尤先生所惓惓不忘者也。至於貞祐遷汴以來、學士大夫風雅相尚、山林韋布文章自雄、矧大戈船東狩、旃車北渡、國君殉社稷、烈士死封疆、疾風勁草、觸處生悲。皆先生目睹而身罹者。國可亡、史不可亡、身可死、史不可死。所以奔走問關、終身不受升斗之祿、不過欲以此身存百年之掌故而已。向使奉詔辟館之日、群小不沮、則網羅散佚、搜採舊聞、其所成之書、當必明備詳核、鬱爲大觀。豈歐陽元輩所可及哉。然金源一代文獻

卒賴野史亭紀載之力。令後人猶有可考。雖謂先生纂述之功與完顏彝之死節張天綱之不屈爭烈可也。再考先生北渡在癸巳歲。至是年亦僅十七年。張德輝後序言歷二十寒暑。蓋約計之也。

鉞按本集卷十三有白題中州集後五首。蓋是年作。詩云。鄴下曹劉氣盡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其二云。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其三云。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其四云。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其五云。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中州集十卷。附樂府一卷。今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云。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金元好問編。是集錄金一代之詩。分爲十集。以十千紀之。其例每人各爲小傳。詳其始末。兼評其詩。其選錄諸詩。頗極精密。實在宋末江湖諸派之上。故卷末自題有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上禎亦深不滿之。殆以門戶不同歟。

鉞又按通行有唐詩鼓吹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趙孟頫序稱爲金元好問所編。四庫總目提要謂其書與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謹嚴。軌轍歸一。大抵適健宏敞。無宋末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實出方書之上。惟金史本傳記先生生平所著書。無唐詩鼓吹。而先生詩文中亦未嘗道及之。河下諸君時有問之。諫書唐詩鼓吹。金史無之。蓋金史本傳未及。先生亦未嘗道及之。外



心。白壁連城無少玷。朱絃三歎有遺音。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

本集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一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掩。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嬖阿。無傅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癡。無爲妾婦妒。無爲讎敵。謗傷。無爲輦俗哄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筭沙僧困義學。

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只以增愧汗耳。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鉞按此序可見先生論詩之意見及其作詩之態度、故備錄之。又考金史本傳、先生有詩文自警一書、其書今不傳、蓋皆言作詩之戒律。論詩絕句亦云、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占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蓋當時爲詩者、往往叫囂罵詈、有乖詩人忠厚之旨。滄浪詩話近代作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至此可爲一厄。所言雖南朝風氣、北朝諒亦相似。故先生深以爲戒也。

凌譜叔能名宏道、淄川人。金亡仕元、謚文節。即歸潛志引其詞以證崔立碑者。金史、元史皆無傳。今小亨集始從永樂大典錄出、故王文簡居易錄不能詳其生平本末也。

本集卷二十九信武曹君阡表、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

本集卷三十七木庵詩集序、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遊、得其論議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咏、人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愧百年間。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爲序引。



本集卷四十毛氏家訓後跋語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燕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侄婿河東元某斂衽書

鉞按先生繼配毛夫人與張柔之爲族姊妹此所云幕府即指順天幕府先生是歲出都並未抵里蓋即在順天度歲也

編年詩詞贈答郝經伯常卷一 李詩、按集後經原古上元學士詩、三編建子月投我以照乘、即指此詩、時居貞天 自

題中州集後五首卷一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卷一 四 定風波五色蓮譜下、凡 見于詞中自註二作

詞中卷六十二頁年重句

編年文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卷一 八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卷一 十七

信武曹君阡表卷一 十九 令旨重修真德廟學記卷一 二十二 三皇堂記卷一 三十一 楊叔能小亨集引卷一

木庵詩集序卷一 十七 孔道輔擊蛇笏銘卷一 十八 毛氏家訓後跋語卷一 四十

庚戌年

先生六十一歲二月自真定還秀容五月過真定七月往順天路萬戶張柔家觀金寶錄

本集卷三十五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

本集卷三十六十七史蒙求序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嘗以所撰蒙求見示後

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又云庚戌五月

晦日新興元某叙

鉞按金元史地志皆無鎮陽之名殆即真定之別稱。馮璧真定人而先生爲撰神道碑銘亦有嘗憶公還鎮陽之語可證也。

本集卷三十三順天府營建記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

凌譜廷堪按本集與樞判白兄書云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興廢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則知先生是年順天之行爲觀金之實錄也。

鉞按元史地志保定路宋保州金順天軍元太宗十一年升順天路置總管府至元十二年改保定路治清苑縣今河北省清苑縣。

又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經傳金亡徙順天家貧甚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蓋在是時。

本集卷三十七陶然集詩序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佈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闌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



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歎，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爲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溯石樓，歷雪堂，問津

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蕩元氣於筆端。奇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鉞按此序有先生論詩之意見。故備錄之。

本集卷四十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

凌譜案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又先生邢州石橋記。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乃命里人郭生立集計。工考郭守敬卒於元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年八十六。則其甫冠當在是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一。守敬水利律數及儀象制度之學。皆前世所未有。論者推爲一代異人。而少時蒙先生一語之稱道。作行狀者。且據之以爲榮。則先生在當時聲望固何如也。

劉祁卒年四十八。

編年文天慶王尊師墓表

卷三十一

順天府營建記

卷三十三

李參軍友山亭記

卷三十三

忻州天慶

觀重建功德記

卷三十五

十七史蒙求序

卷三十六

陶然集詩序

卷三十七

憲宗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二歲。五月來太原。九月至真定。冬過順天。

本集卷四十題閑閑書赤壁賦後。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



藏

本集卷二十四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

續夷堅志卷三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巖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辛亥冬予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編年詩詞常山侄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卷四 李譜 授善人

白公表孫常山尚幼云云表作於是年與詩台常山一白公孫之子與同學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卷七 李譜 詩三

十餘年老兄弟自辛巳登科至此三十一年常仲明教授挽詞卷十 辛亥寒食 卷十一 辛亥九月未見菊 卷

十四

編年文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卷二十四 善人白公墓表 卷十四 順天萬戶張公勛德第二碑 卷

十六 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卷三十一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卷四十

憲宗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三歲與張德輝北見元世祖於潛邸十月遊平定承天懸泉至真定復往東平。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張德輝傳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鉞按元史叙先生事或稱元好問或稱元裕蓋修史者采摭舊文成於倉卒誤脫之字凌廷堪疑

先生北渡後或改名爲裕非也李治元遺山集序主上向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

氏殆即此年覲見時事。



凌譜廷堪案先生以金源遺老而往見元世祖於潛邸者亦許魯齋不如是則道不行之義也。夫明夷陳范振鷺來雍占人固已有之魯齋未仕金故拜爵而不復辭先生已仕金故往見而不受祿出處之道易地則皆然也。

本集卷五遊承天懸泉詩自注閑閑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壬子四十三年矣。

鉞按金史地理志河東北路平定縣承天鎮金平定在今山西平定縣詩中有十月東來犯冰雪句故知此詩乃十月中作。

凌譜顧亭林日知錄云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之推被焚其妹介山氏耻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宜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何所取予嘗鼓浪怒未泄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誰復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姥當時大曆卜才子爭道李諲鑿陋語此是千古正論亭林通儒嘗薄文人爲不足爲今乃推崇先生之詩如此蓋亭林所薄者弁陋剽襲之文人而非有根柢之文人也。

本集卷二十六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

本集卷三十四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

本集卷十贈蕭漢傑詩序壬子冬與予相值於東原。

鉞按東原即東平尚書禹貢東原底平。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

本集卷四壬子冬至張聖與求爲兒子制名詩有玄默之冬客須城句。

鉞按須城縣即東平路治所。

又按李譜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名今春遊鹿泉爲余寫真賦二十韻答之詩去國二十年自癸巳

出都至此二十年故謂先生本年春在鹿泉。又曰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七律注高曾任御史

北渡後謀還保塞而困於無資者二十年矣。按陵川集高嶷字上美金亡入燕則時在燕故謂先

生本年由東平復至燕京。鉞按詩中所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往往舉成數而言非必恰爲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也。故二詩苟無他證僅據此二十年之語無由斷爲本年作。且陵川集謂高金亡

入燕亦撮叙之詞無由知高本年即在燕京也。且癸丑寒食先生尚在東平則是年蓋在東平度

歲。李說誤故不取。

編年詩詞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余名之曰琥以仲耽字之小字明復有善禱

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耽灑落誦之卷四遊承天懸泉卷五壬子月夕卷七九日登平定涌雲樓

故基卷九平定鵲山神應王廟卷九寒食卷十自注壬子清明後作。賀中庸老再被恩綸卷十按中庸

老即張特立。元史張特立傳、壬子歲、復降璽書諭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故知是此年作。

過皋州寄聶侯

卷十

李譜、金史地志、平定州樂平縣、興定四年升皋州。聶名珪、時為平定帥。

賈漕東城中隱堂

十 賈漕即千秋錄後之賈顯之。

贈蕭漢傑

卷十

鄉郡雜詩五首

卷十三

自注、文中以平定為鄉郡。

壬子寒食

卷十四

編年文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卷二十

南峰先生墓表

卷二十四

蘇彥

遠墓銘

卷二十四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卷二十六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卷三十四

送高雄飛序

卷三十七

憲宗三年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先生六十四歲。居東平。寒食靈泉宴集。夏至燕京。冬以行臺之召赴東平。

本集卷三十七寒食靈泉宴集詩序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為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為壽。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德華周卿德昭英孺文伯元某期而不至者聖與子中不期而至者德謙夢符。

鉞按天平地名無考。文中有東藩應聘之語而所期諸人中德華即韓德華周卿即李周卿德昭即靖德昭。字文煒南湖先生靖天民之子北渡後亦居東平。見本集卷五南湖先生雪景乘驛圖詩。英孺即句龍英。

孺聖與即上年先生為其兒子制名作詩之張聖與子中即劉子中德謙即係德謙夢符即張夢



仙藏

符皆東平幕府中客故知是時先生在東平也。天平豈東平之誤耶？又考文中有昭陽薦歲之語。爾雅太歲在癸曰昭陽。癸卯年先生五十四歲，行蹟未嘗至東平，故定爲是年作。李譜謂是年春先生在鹿泉，靈泉宴集乃鹿泉事。德華諸人皆東平之客，奉命往聘者，蓋亦考之未審。按本集卷三十九商氏千秋錄作於二月，卷三十六鳩水集引作於清明日。商氏千秋錄爲商挺作，鳩水集引爲宋子貞作。二人皆東平幕客，則是年春先生在東平明矣。且如在鹿泉，嚴氏遣二人往聘足矣，豈有七八人同時並至者？序文中所謂燕路言歸、東藩應聘，蓋指上年事。上年先生與張德輝北觀世祖於潛邸，蓋嘗至燕，自燕歸後冬復應聘東平也。

本集卷三十三致樂堂記癸丑之夏子以事來故都。

本集卷十六王黃華墓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

本集卷三十宣武將軍孫君墓碑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束來。

編年詩詞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卷四 自注六月十日

劉時舉節制雲南

卷四 自注六月二十三日

子奉命征大理六月十一日入大理以爲時中爲言撫使即此名不合

送崔夢臣北上

卷四

自注六月二十二日

五

敦夫祥止庵

卷二

即致樂堂記之五言詩

編年文王黃華墓碑

卷一六

御史張君墓表

卷二

按墓表用張弼史事終喪成爲子與臣先主表時亦棄

養以來三見霜露之語故知爲此年作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卷三十

致樂堂記

卷三十三

鳩水集引

卷三十六

寒食靈泉宴集詩序

卷三十七

曹南商氏千秋錄

卷三十九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卷四十

跋紫

憲宗四年甲寅

先生六十五歲。正月過故關。六月遊臺山。七月還太原。九月遊獲鹿龍泉寺。十二月出真定。

本集卷七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詩三首。

施注引劉效祖四鎮三關志。故關東至井陘四十里。西至平定州八十里。南至泉木頭口六十里。北至娘子關二十里。鉞按詩云千里不易到。冬須少留。又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故李譜謂去年東平過年。今年始回。然王惲秋澗集遺山先生口誨謂先生是年二月自汴北歸。如正月未始歸里。無由二月復自汴北歸。次年乙卯先生有乙卯二月十一日歸自汴梁詩。王惲所記或即乙卯年事而誤爲甲寅耶。附錄王惲原文於後。

王惲遺山先生口誨。遺山先生向與頤齋張公自汴北歸。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爲贊。拜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叩所學。喜見顏問。酒數行。命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面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其後筆以數語。攬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工拙音韻乖叶尤切致懇。每篇終。不肖跪受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茅塞。洒洒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爲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爲微塵。其柄

用有如此者。況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來。汝等其勸勿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歎而發愧者。既而鼓動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上。先生與客已觴咏久矣。於是肱篋取一編書，皆金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愜其音節句讀不忒。」顧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綫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侄從予偕往，將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罔隕越於下。先君起拜謝，不敢曰：「先生惠顧，若爾何幸如之。」知王氏且有人矣，敢不惟命。期以明年春當見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

西路。元中統元年升衛輝路。今河南省汲縣。

鉞按：金衛州屬河北。

本集卷十四臺山雜咏十六首自注甲寅六月。

施注史炤通鑒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疊土之臺，故曰五臺。

本集卷三十七鬲和尚頌序。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

本集卷十有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僧顯求詩一首。

鉞按：金元獲鹿縣，隋時名鹿泉縣，在今河北省獲鹿縣。

本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



儲藏

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无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鉞按、觀此文可見先生論詞之意見。先生於詞喜豪放而不喜婉麗、故推尊東坡甚至也。

本集卷七有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詩。

凌譜案先生自癸巳北渡後、戊戌始歸秀容。中間或在冠氏、或在東平、或在河南、或在燕京、或在順天、或在真定、或在秀容、行踪無常、最難考定。非若癸巳以前有本傳及墓銘可憑、蓋即徐世隆所謂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者是也。其在冠氏、主趙天錫家。在東平、主嚴實及忠濟家。在河南者爲扶櫬事。在燕京者爲國史事。在順天者主張柔家。在真定者主張德輝家。在秀容者則家居也。及其卒也、乃在獲鹿、則鹿泉新居或亦依德輝者歟。

編年詩詞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卷七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

卷七

赤石

谷 卷九 詩云山近清涼覺地靈

甲寅九月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

甫遊龍泉寺僧顯求詩二首

十一日作

贈答普安師

山東題新

題蘇氏寶章

臺山雜咏十六首

編年文新軒樂府引

張仲經詩集序

嵩和尚頌序

題蘇氏父子墨帖

跋蘇叔黨帖

憲宗五年乙卯

先生六十六歲。二月自汴梁歸往太原視女嚴病。八月自真定往東平。十一月歸真定。

本集卷十四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

本集卷三十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婿來請。

本集卷三十二東平府新學記經始於壬子之六月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八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於新宮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

鉞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貞傳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晔王磐為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

凌譜案元史閻復傳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



預選者四人復爲首。考復卒於皇慶元年壬子年七十七則冠時當在是年乙卯。時嚴實已前卒十三年。迎先生於東平校士者當屬嚴忠濟云嚴實者元史誤也。

鉞又按本集卷三十九答大用萬戶第二書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愧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時暑強學爲親加愛。此乃答聘之書。無撰作年月。惟書中有時暑之語。可知作於夏日。又有奔詣太原留百許日之語。可知嚴氏之聘先生。蓋在先生作書時。前百許日。可推知爲春日。考先生自辛丑年由東平歸後。至是年凡四往東平。乙巳壬子公旦乙卯乙巳冬往東平營葬事。壬子係應聘而往。然來聘之時在孟冬。與此書情事不合。癸丑之行亦由應聘。然是年春先生方在東平。亦與書中情事不合。惟是年情事與書恰合。是年二月先生自汴梁北歸。即書中所謂西歸鹿泉也。是時蓋得嚴氏之書。而以女病往太原留百許日。則已至夏日矣。方欲東行而聞相君嚴忠濟北上。又復少留。故至八月始成行。嚴氏之聘先生。蓋以東平府學將落成。欲請先生撰文記之。並邀先生校士也。又據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嚴忠濟傳。乙卯朝命括新軍。山東益兵二萬有奇。忠濟弟忠嗣忠範爲萬戶。以次諸弟暨助將之子爲千戶。城戍宿州蘄縣而忠濟皆統之。書中所謂相君北上者。蓋爲山東益兵事。則尤足證是書之作於是年矣。李譜謂是書作於癸丑。蓋考之未審也。

又按本集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云。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

什反復熟讀且喜且歎又愧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慙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亦無撰作年月。惟書中云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今四十年矣。則此書蓋作於六十五歲前後數年中。然此數年中均無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事。惟本年二月自汴梁北歸鹿泉。往太原視女病。留百許日。其返鎮州時約當四月末。此書或即作於是年耶。不敢遽定。姑志於此。

施譜定爲甲寅年作。李譜定爲癸酉年作。均無確證。

聰上人即劉秉忠。邢州人。初從釋氏。名子聰。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至於

天文地理律曆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世祖即位後。返初服。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一代典制多所創立。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有傳。觀書中所言。似聰上人有爲先生刊印錦機之意。後亦不知果實行否。

本集卷七有乙卯十一月往鎮州詩。

鉞按本集卷三十五壽聖禪寺功德記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師曰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於此者十寒暑矣。文中未載選述年月施譜據洪倪師自丙午洒掃於此者十寒暑之語定爲本年作。然則是年夏先生又嘗至燕京矣。然不敢定也。

九月初一日楊奐卒年七十。本集卷二十三有神道碑元史卷一百五十三有傳。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金末舉進士不中金亡居冠氏趙天錫幕府耶律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兼廉訪使在官十年公私便之卒謚文憲。

編年詩詞乙卯十一月往鎮州。卷十約嚴侯泛舟。卷十詩云洒法清秋醉易醒李譜是秋作秋在東平者惟此年。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卷十四

乙卯端四日。卷十四

編年文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卷三十東平府新學記。卷三十二陸氏通鑒詳節序。卷三十六答

大用萬戶第二書。卷三十九

憲宗六年丙辰

先生六十七歲在獲鹿。

本集卷十有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遊龍泉詩。

本集卷二十三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



凌譜廷堪案本集有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遊龍泉詩云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先生竟以次年九月四日卒蓋詩讖也。

鉞按本集卷四有鹿泉新居詩蓋本年作詩云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觀面呈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園不謂全山舉相付元史地志獲鹿太宗在潛邸改西寧州即位七年復爲獲鹿縣是寧州即獲鹿也。

又按本集卷二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遊鹿泉因爲余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余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詩蓋本年作詩有去國二十年之句計先生自癸巳北渡至此二十三年矣又詩中叙國亡後己身窮困之況頗悉詩云去國二十年跬步即異境中間歷齊晉陡下如墮井轍涸困波神祠廢卧土梗垂翅附危柯饑腹得畫餅皂櫪並牛驥泥淖聞蛙黽紛紛疲應接碌碌陪造請尚賴麴生賢真味留雋永蹉跎鐘鼎意盡副銅尾秉。

編年詩詞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遊鹿泉因爲余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余詩而已

賦二十韻答之

卷二

鹿泉新居

二十四韻

卷四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携家遊龍泉

卷十

編年文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卷二十三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卷四十

題許汾陽詩後

卷四十

憲宗七年丁巳

先生六十八歲在東平七月西歸九月四日卒於獲鹿寓舍歸葬於秀容郝經銘其墓。

本集卷三十四尚藥吳辨夫壽冢記。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

鉞按文中謂吳氏世爲東平人，則先生作此文時，蓋在東平。所謂將西歸者，由東平西歸也。凌譜誤以爲將由鹿泉西歸。又本集卷四十有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張仲可即東阿人。東阿距東平甚近，其乞先生作文，必在先生居東平時。文爲五月中作，可知先生是時已在東平。至於何時往，則不可考矣。

墓銘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經走常山三百里，熱文酹酒，哭於畫像之前。又某年月日，葬於秀容之先塋。

鉞按本集卷三十八先生所作寫真自贊云：「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恤，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可想見先生之容貌性情。」

金史本傳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澁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



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變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蹟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存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墓銘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僻澀。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路。益爲瑰奇。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上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群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恩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瞶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



府乃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辟館爲武安樂夔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金史卷一百十五完顏納新傳贊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王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

李治遺山集序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

徐世隆遺山集序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蹟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

杜仁傑遺山集後序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

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飣。可謂並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予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

王鶚遺山集後引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遊。故於蚤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追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北渡以來。放懷詩酒。遊戲翰墨。片言只字。得者猶以爲榮。間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見矣。國朝將新。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巨筆。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

鉞按先生歿後。嚴忠濟之弟忠傑爲刊其詩文。張德輝類次共四十卷。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王鶚二引。書刊於中統壬戌。所謂中統本是也。明弘治戊午。李翰又刻之。仍四十卷。中統本佚不得見。遺山集刊本之傳於今者。以弘治本爲最古。四部叢刊即影此本。清人諸刻本亦皆從此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金元好問撰。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



十六卷爲明儲巖家藏本。宏治戊午沁州李翰爲刊板以行。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末有王鶚杜仁傑二跋。集末附錄一卷。則儲巖所裒輯也。好問才雄學瞻。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構野史亭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裒輯紀錄至百餘萬言。今壬辰雜編諸書雖已無傳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於三史中獨稱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實用矣。

凌譜案倪魯玉補遼金元藝文志載先生所著書曰史部雜史類有壬辰雜編子部小說家有續夷堅志集部別集類有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遺山詩集二十卷詞曲類有中州樂府一卷遺山樂府二卷總集類有唐詩鼓吹十卷注云元中書右丞郝天挺注中州集十卷文史類有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一卷較本傳所載多續夷堅志遺山樂府中州樂府唐詩鼓吹四種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不載卷數今新刻續夷堅志二卷有至順二年石民瞻跋中州集十卷與今所行本同陵川墓銘作百餘卷恐誤詩文自警一卷與本傳作十卷者亦異詩集二十卷者即汲古閣毛氏所刊本也今四庫著錄者惟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唐詩鼓吹一卷元潘耒用金石例所取之文韓柳與先生爲多並云韓魏公祭式元遺山記其大略姑錄之此必在先生所著書之內今不可考矣壬辰雜編倪氏不載卷數是亦未見興化任幼植禮部嘗爲予言昔校歸潛志以爲壬辰雜編已佚後聞江南藏書家尚有之偃

師武虛谷進士亦云朱笥河學士有此書。戊申冬詢之朱少白同年云幼時見家有藏本。虛谷所言不妄。亦不知其確否也。附記於此以俟博雅者。

又又案徐威卿先生集序云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遊雅敬遺山永其完集以大其傳。又李仁卿序云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考忠傑爲嚴實之子忠濟之弟見元史嚴實傳刻先生遺集在中統三年距先生之歿方六稔蓋先生北渡後設館授餐買山投老俾得肆力於編纂身後並爲刊布遺書雖趙天錫張德輝等分任之而嚴氏父子兄弟實始終其事云。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遺山仕於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郝經墓志謂入翰林知制誥蓋兼官也。

國變

後以詩文重名爲海內魯靈光者幾三十年。客東平嚴實幕下最久以國亡史作已所當任聞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往請於張願以身任編纂之責爲樂夔所阻而止於是構野史亭於家凡金君臣事蹟採訪不遺至百餘萬言所著壬辰雜編等書爲後來修金史者張本其心可謂忠且勤矣。雖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爲人訾議然始終不仕蒙古則確有明據。故郝經所撰墓志及金史本傳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謂完節矣。乃李治徐世隆二序俱以其早死不得見用於元世祖爲可惜此真無識之論也。設使遺山後死數年見用於中統至元中亦不過入翰林知制誥號稱內相而已豈若金亡不仕四字垂之史冊哉。余嘗題其集云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頗道着遺山心事矣。



施譜遺山先生親見國亡所欠惟一死耳始讀此集輒擬論著特不敢以後學妄議前賢久之次爲年譜知其必不死者固自有在誠以國史存亡一也知交淪歿二也且才名一世自處不碌碌避兵詩云世故驅人真有力天公困我豈無心第不見知於君上簿書佐領滯於常調出山詩云少日漫思為世用

中年直欲伴僧閑

自楊趙密公故後朋好皆散之四方存沒不可知其在上者努申阿不白撒合喜

輩庸姦誤國不堪共事圍城中無知己逮崔立變起手無大柄反以虛聲屢招實禍抑鬱悶極

矣北渡之後才名照耀無出其右一時推爲碩果仰爲宗工又蒙古貴臣耶律楚材爲故交張柔

爲僚婿嚴實史天澤趙受之趙天錫等爲新知鉞按趙天錫字受之此收為二人蓋一時之疏誤皆愛才下

上咸交書幣四方碑版爭趨其門而先生聲光雖振貧困自如即事云已被吳中喚僮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與鄧人云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道中云本餘姓氏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旁周旋之間不過商訂金石

評論詩文而已無他望也所致意者惟私錄之赴告風雅之散亡惓惓於流離遷徙之中寓訪逸

徵聞之意庶幾野史亭中成此一編一集冀以盡忠本朝補救於萬一其力良勤其心良苦其志

亦良可悲已

又全謝山論甘露碑事以先生在圍城何不早去此手豈可使著賊不知遺山重名與張正倫等

爲崔立探望授官轅駒促縮何處可逃趙雲松論先生云事有干涉與崔立情分素熟夫反狀一

語明挾威制刀鋸滿前情分安在謝山又以碑文中先太師先東平之稱爲降辱大抵因朝臣所

諱係後人所改雲松作詩又有國家不幸詩家幸一語人生至於零落棲遲呼天搶地悲憤從血

性中流出、恐無此心。要之先生有志恨之辭。

移居詩云：空悲龍梅絕，永負魚鰲登。置雞良有餘，終身志微創。

解嘲之句。

題真詩云：幽閭有冰含太古，無人知。玉法以噴山林且漫踐，跑去莫問人間第幾天。自悲身世已不願爲。

第一流人品量自定矣。至其晚年，見元世祖於潛邸，卒以終身不仕，比之集中諸人如陳時可、楊正卿、徐世隆、李輔之、王萬慶、李治、王鶚輩有間矣。區區碑事，乃先生之不幸也。何足以累先生哉。因全趙二論附辨於此。

李譜先生從業之師，祇郝天挺一人。至座師舉主受恩最深者，莫如趙閑閑秉文。餘若密國公璘、侯蕭國摯、楊之美、雲翼、馮叔獻、璧、王從之、若虛、李寄庵、平甫先生皆師之。至李屏山純甫輩，行雖尊，則友之矣。汴京所交，雷希彥、淵、王仲澤、渥、李欽叔、獻能、冀京父、禹錫。

字原無京父。最爲密契。渡河而後，則辛敬之愿、趙宜之元、劉景元、昂霄皆崧山時友。而麻知幾、九疇

又過從於鄆城者也。又平昔所稱最見愛者三人，敬之而外，復有李長源、汾、李欽用、獻甫。

見遺集子

墓銘內鄉之官，則張仲經、澄、杜仲梁、仁傑、高信卿、盤、麻信之、革、康仲寧國皆往依之。而劉光甫祖

謙亦相從文字焉。北渡以來，凋殘略盡。東州六載，惟張仲經、杜仲梁猶是舊交。餘見於詩者，楊叔

能、楊煥然二人而已。又考與耶律文正書，自蒼舊馮叔獻、梁斗南、王從之，僅存三人外，集中所見

尚有王百一鶚、張君美、徽、李庭訓、過庭、李欽止、獻卿、樂舜咨、夔、李輔之、汝翼、魏邦彥、璠、張聖俞、

張緯、文緯、李進之、謙、張耀卿、德輝、高雄、飛鳴、李仁卿、治、胡德珪、敬鼎臣、鉉、李微之、微、楊正卿、果、

徐威卿、世隆、曹居一、劉京叔、祁、商孟卿、挺、句龍英、孺、瀛及婿程思溫二十三人，較所列之四十九



人尚未得半也。鄉里言旋，仍勞鞍馬，杖履所至，冠蓋爲傾。然亦率爾應酬，無關肝膈。張文舉特立白文舉華，曹子玉珏常仲明用晦，追叙舊遊，猶多真意。此外則李周卿楨、楊飛卿鵬、詩酒之友，抑其次焉。至人元名宦如宋周臣子貞、姚公茂樞、劉才卿肅、世祖之代，咸奮經綸，而遇合已遲。先生亦不復見，所以交遊遍天下而遽然一竭，尚歛噓於知交之零落也。大抵金源文學末流，爲盛生平心折，亦在於此。若乃龍興朔漠，以甲冑爲詩書制作之任，祇耶律文正一人門下之稱，尚論勢位，餘子卑卑，無甚高論矣。讀漢書詩云：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頽波，豈易回。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才。論其世，知其人是，亦考古者所宜講矣。

又先生薦達，固在楊趙，而癸巳北渡，全賴文正，非有人焉，亦難從容以至河北也。

案四月廿九日出

京至五月三日，居青城者凡五十六日。觀移居詩第四首，與目就束縛，攘臂留空，索語不無摧抑。然第二首尚有「百本書」，第二首

羅列故物，則家具未失也。施箋引歸潛志：劉祁以四月二十日出城，復回至五月廿二日始北渡。與此不同者，蓋先生是官，自

不與三教醫匠人一例處置也。

至聊城冠氏，始依嚴帥，繼託趙侯。

鉞按：先生先依趙侯，後托嚴帥，具詳譜中。

築館

授餐，厥禮尤備。戲題新居詩云：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則授館於陽平。外家別業上梁文云：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資，則定居於故里。先生憂貧之詩，惟見於學東坡移居第四首。時則倉皇北渡，狼狽於聊城者半年。此後吟咏自如，曾無內顧。賢侯折節，百世猶興。觀夫世廟諸賢，得於東州者過半。宋子貞、商挺、王磐、王鶚、李謙、李昶、劉肅、徐世隆、孟祺、閻復、張昉、申屠致遠。爲國儲材，有古大臣風矣。嗚呼！以悍帥武夫，鼠化而虎，尚能築宮擁篲，草澤求賢，視彼衛紹王重吏輕

儒一廢一興乃如簪蔡。賢者亦何負於人國哉。

又幽并之人久勞鞍馬先生遊興尤爲宿尚顧河出既阻踪蹟亦不能周今就全集考之西行至長安隴城次則道出虞鄉後此無西征也寓河南者凡十六年東不過汴梁西不過商州南不過鄆城至河朔移居僅至濟南泰安林廟之拜已是重來然亦不過兗州蓋由此而南則與宋爭地也回鄉以後往來煩數東至於燕西及徐溝車轍所經曾不越太行之東西蓋不過千餘里耳出關二次道出雁門祇傍邊城北及懷安而止漠北諸王並無東平冠氏之好客亦可見也然嵩少而外泰山林慮王屋鳳山前高北嶽五臺龍山皆所親歷五嶽遊三亦自不俗詎必窮九州外哉。

又先生墓在今忻州南十里之韓巖村俗所稱五花墳者也始則郝經伯常爲之碣列銜云大德四年七月吉日男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元拊並元振立石

無元摠名蓋是時已

死此一石也又墓碑詩人元遺山之墓碑陰云至元十有九年五月廿二日建列銜云通議大夫

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魏初

字大初宏州順聖人世祖朝官至侍御史中丞元史有傳

大中大夫河東山

西道提刑按察使濟南姜彧

字文憲官至御史中丞元史有傳

此又一石也按至元是世祖朝大德是成

宗朝據此則彧初因按部而來爲之立石而拊則達後始因郝碣而再立之也

鉞按清葉廷琯鷗波漁

話引朱梓廬壺山吟稿題遺山墓碑搨本詩自注云碑陰有魏初姜彧記云彧與初嘗先辱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曰某身

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碑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彧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時至元

十九年。

編年詩詞張村杏花

卷十

自注丁巳二月初二日。

編年文告山贊禪師塔銘

卷三十一

尚藥吳辨夫壽家記

卷三十四

如庵詩文序

卷三十六

按密國公璿

卒於壬辰年公年四十二文中云後二十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則當為公六十九歲時而公卒時年僅六十八文中蓋多計一年也

致從施譜定為六十歲時作

琴辨引

卷三十六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卷四十

原載國風半日刊第七卷第三號第五號專號一九三五年鍾山書局



估 藏

許文正公考歲略

元·耶律有尚編撰

李文澤校點

刁忠民一審

周斌二審

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許文正公考歲略》，元耶律有尚編撰。原載清乾隆五十五年刊《許文正公遺書》卷首。許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字仲平，號魯齋，元覃懷河內（今河南泌陽）人。幼讀經書，從姚樞、竇默講習程朱理學。憲宗四年，忽必烈召見，任命爲京兆提學，後還河南。中統元年復召至京師，拜太子太保，辭不就，改國子祭酒，以病辭歸。至元二年受命議事，中書省，上《時務五事疏》，又與劉秉忠等議定官制、朝儀。任中書省左丞，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再辭官歸居。十三年起領太史院事，與郭守敬等新製天文儀表，編定《授時曆》。十八年，以病卒於家，年七十三。大德初賜謚文正。著有《魯齋遺書》等。

耶律有尚（一二三五—一三二〇），字伯強，遼東丹王突欲十世孫，金時寓居東平，嘗從學於許衡。後仕元，嘗五次執掌國學，爲一代大儒。其教生徒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元史》卷七十四有傳。是譜爲門生追憶之作，故感情真摯，而又記述平實，僅簡述譜主歷年行實，幾乎不徵引原有文獻，亦較少旁及其餘事蹟，如時事、交遊、著述等內容，文字簡略而無冗長之弊。又原譜側重在「考歲」，不似他譜一年列一日，是譜采取有事則書，無事則闕之例，當年無事蹟者概從刪削，故條目亦較精要。原譜正文間夾有雙行小字注，注文中述及《元史》紀、傳，當非耶律有尚原編時所撰；其譜末附語謂「元統三年（當爲至元元年，一三三五）順帝敕賜神道碑」云云，其時耶律有尚亦歿十有餘年，是語亦當爲後人增補。增補者究爲何人，俟考。



信藏

許文正公考歲略

考歲畧 續

己巳



永濟大安元年

此行實金史綱目所紀神道碑元史本傳作泰和九年蓋

據年前故主

九月

日神道碑作丙寅按宋許公

生

公諱衡字仲平覃懷河內人也父通幼有異質以避地故流寓新鄭陽緩里而生公

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

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

日問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

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

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爲之師乎遂

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

亂後、公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

身。

年十餘、有道士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

當爲命世大賢、人間富貴不足道也。但兩額頗暗、

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而見之。

甲申年一十有六。舅氏適典縣史、從受吏事、參撫名

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

縣迫呼勞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

敢見、及見、公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

聊生、而日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



而決意求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時歲飢、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公聞人有書、卽往求觀、嘗從日者家見尙書疏義、其父危之、每與俱往。皆散亂毀缺、凡三往就宿、鈔歸讀之、卽能有所開悟。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雖備極艱阻、亦未嘗稍廢學焉。

壬辰八月、蒙古師次新鄭。九月、公爲游騎所得。九日五言絕句詩、引義曲譬、卒免於難。時年二十有四。疑此時所作。癸巳年二十有五。是歲蒙古滅金、河北稍定。北往渡河、由河陽梨

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之語。東去隱岵嵎山、始得王弼易註、晝誦夜思、身體而力踐之。既轉魯、寓魏今大名府故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

丁酉



太宗九年、遣官按儒士於河朔、魏人力勸

應試。

時年二十九。

既中選、占籍爲儒、留魏三年、始還懷。

庚子年三十二。由懷入洛、求弟衍得之。因懷政暴虐、

又東去、隱居大名、垂絳講論、學者翕然歸之。時肥

鄉縣名、隸寶坻。寶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諡文正。亦隱於魏、與語深

加敬遇焉。

壬寅年三十有四。時柳城

隸永平府。姚樞字公茂、諡文獻。棄官隱

居蘇門、

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五里。

傳授趙復

字仁甫、湖北德安府人、宋末講

學江漢之上、學者稱爲江漢先生。蒙古陷其域、獲之、命主燕京太極書院。伊洛之學。公

詣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

句及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一一手寫。還

魏、聚徒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

事於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學入、

時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迎、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

而公

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

暑不廢也。

公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書、則曰、賢

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全文、亦病其太多。

戊申、著撰著說、時年四十歲。

己酉、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

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公於書

於易、尤多致力。

有讀易私言一卷。

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



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

右庚子至斯、俱薛大名、所謂又十載羈棲

古魏城

是也。

庚戌春、自魏力疾還鄉里。

年二十四。

過衛、聞懷之政、猶虐、

遂移家蘇門。與姚樞、竇默日事講習、凡經傳子史

禮樂星歷兵刑食貨之類、靡不研精。慨然以斯道

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

甲寅、憲宗四年、徵爲京兆教授。時世祖龍潛藩位、以

河南關中湯沐之地、命廉希憲爲宣撫使。希憲嘗

造公廬諮訪治道、繼思所以化秦人、遣使徵之、公自蘇門避於大名、使者訪焉、乃偕往。

乙卯二月朔、詔以公爲京兆提學、

時年四十七

從廉希憲

請也。公屢辭、不許、仍詔頒俸給之、力拒不受、往返

凡六七不能強也。

時著小學大義以教學者

後世祖南征、始還

懷。

庚申、世祖中統元年、帝卽祚、開平、詔公

時年五十二乘驛

北上。

按丙辰、憲宗六年、世祖在潛邸、命劉秉忠相

平。至是、世祖卽位於此。迨甲子至元元年、世祖遷都於燕、號曰中都、以開平闕庭所在、號曰上京、亦



日上都。至元八年復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

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務農。教授

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務實。科舉虛

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初公北上。道謁劉靜脩。先

母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

辛酉年五十三。三月詔自燕至開平。帝問實默曰。朕

者有其人乎。默曰。犯顏諫爭。剛毅不屈。許衡其人也。故有是名。時王文統字以

言利進為平章政事。公與姚樞入侍。言治亂休戚

必以義為主。文統息之。且竇默與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

諡文康。

復於帝前面斥文統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

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

許衡。帝不懌而罷。文統益憾之。五月

本紀作八月誤。

奏授

姚太子太師、竇太子太傅、公太子太保、外佯尊之、

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公毅然以爲不可、乃與姚

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改授姚大

司農、竇翰林學士、公國子祭酒。尋公奉旨集唐虞

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帝令王恂

字敬甫、中山唐縣人、諡文

肅。子寬賓。日侍講解、且命皇子真金受業焉。後公

並從公游。



侍上言論多與王文統不合。九月、本紀作七月誤。以疾辭、得告南還、仍賜詔卽家教授懷孟生徒。

壬戌九月、詔入開平、病止於燕。假館道庵中、凡權貴

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

一。初中書左丞張文謙

字仲謙、邢州沙河人、謚文靖。

見公、屢請

執弟子禮、力拒而止。謙素以復古進賢爲己任、一時豪俊多所薦拔、士大夫多依賴之。然性褊、數忤權幸、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公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

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含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堰之、其害甚大。旣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後仲謙每詣公所、辨析窮究、至忘寢食、故史稱仲謙晚交許公、尤粹於義理之學云。

甲子、世祖至元元年、年五十有六。正月、固懇還懷、許之。公自壬戌至燕、辭歸頻數、至是始聽其還。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公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塤匠從者仆地、而公弗動也。



乙丑十月、詔爲中書左丞、卽陳雷震不宜入見、帝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復以疾辭、不拜。丞相安童素聞公名、心慕之、乃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邪。丙寅年五十有八。上幸檀州、今順天密雲縣、在燕京東北一百三十里。詔赴行在、入見、諭之曰、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卿何爲徇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卿若是耶。卿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邪。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

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卿無他、省中事、前雖命卿、意猶未悉。今面命卿、人皆譽卿、想有其實。卿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卿。謂卿年老未爲老、謂卿年小不爲小、正當勉從事、毋負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苦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卿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不能強也。



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閒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夏四月、自中部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上疏陳時務五事。未幾還燕、以疾不復入省。元史本紀云、九月戊申、拜

國子祭酒。疑或失實、故未敘入。十二月、寓崇天觀、著陰陽消長論。

丁卯正月、謝病還懷。十一月、復徵入中都。時年五十有九。

己巳年六十一。二月，詔與太保劉秉忠、順德人。徐世

隆、陳州西華人。等同定朝儀，儀成奏上之。帝御高果後

行宮，觀之，大悅，舉酒賜之。

八月，又詔與劉太保、王恂、張文謙詳定官制。公等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公



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
 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公
 曰、院臺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公曰、吾論
 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
 也、朕意亦若是。時至元六年也。右定官制、徧考諸
書、俱紀爲是年事
 獨綱目續編紀於中統元年。採元史百
 官志作分註、今附於左、俾來者參閱焉。**續編分註**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
 爲至重之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太、必閣赤、掌兵
 柄者、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
 帥、宣撫等官。至是帝卽位、大新制作、遂命許衡、劉
 秉忠等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
 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

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州府縣。於是一代之制始備。庚午年六十二正月，詔爲中書左丞，辭不允。時阿合馬總尙書六部事，典民與財，又命其子忽辛簽樞密之任，典兵柄。公獨以爲不可，奏曰：「此反側之道也。」上以語西相，相詰曰：「君何以言吾反？」公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相復之曰：「君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祿聲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公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由是阿合馬銜之，亟薦公宜在中書。



欲因事中之。俄而果除左丞、公辭於帝曰、臣之所
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一芥書生、遽當大任、非
勲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
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學迂遠、恐於聖謨神筭
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
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
上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後連日求辭、不允。
公在署、命牙僧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嫻禮節
者、進卻之日、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頭垢面之
人、至遂用之、僧請其故、公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
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

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卽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問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司馬驚問，以實告。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五月，從幸上京，具奏阿合馬專權罔上，嘉國害民若干事，不報。乃謝病請解機務，不允。初，公劾阿合馬時，或曰：「先生夜處踈濶，無他妨備，猝有橫逆奈何。」公曰：「主上在此，何敢乃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辛未，蒙古改國號曰**元**。四月，以公時年六十有三，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是，竇默言於帝曰：「三代所以



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
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士民俊秀者教之、以
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會公求罷左丞益
力、帝乃改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俾主教事、
詔設學於南城。按、丁卯至元四年、詔於燕京之東
北隅復營城闕、而遷都焉、仍號曰
中都。時呼新城爲舊樞密院。公聞命喜曰、此吾事
也。居大學二年餘、凡設教之方、訓迪之辭、備載後
國學事蹟內。所著大學要畧、大中直解、並稽古千
文、編年歌括、俱以次載入各卷中。

癸酉年六十有五。時權臣阿合馬屢毀成法、國學廩餼又不繼、諸生多引去。時有學者治生最爲先務之語。由是以改葬親喪謁歸。四月、召赴上都、遂請朝辭以行。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字鹿庵、一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卒諡文忠。磐以勿聽其去對。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謂許公出處關世道之隆污、其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我輩不可彊也。遂合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衡所以告歸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



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帝許之。公還懷。簡絕人事。常處山下。課童僕事耕墾。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公亦賴其內助焉。凡喪葬。葬親喪於李封村東二里許脩武界先塋內。一遵古禮。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四方聞風。亦多效之者。每遇僧人。未嘗面抵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悔其陷溺之深也。時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

汝祖宗之嗣。比化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丙子年六十有八。六月。召訂歷法。帝以承用大明歷歲久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更造新歷。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歷家徒知歷數。罕明歷理。宜得耆儒許衡商訂之。乃召至大都。斯歲有汰元官疏。丁丑年六十有九。上生民利害疏。

戊寅春二月。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初。公至京師。嘗謂金雖改歷。止因宋紀元歷。微加增益。况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



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大都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與王恂等奏請建司天臺於大都、新製儀象圭表、皆銅爲之。又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復請於上都、洛陽等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分道測驗。從之。至是詔設史院、命公領其事焉。斯歲上從公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

庚辰年七十有二。承命改歷、與郭守敬、王恂等自丙子冬至至斯、測驗已周。時著歷經二卷。二月、率太史院諸

臣楊恭懿字元甫，陝右人。等入朝上奏，帝謂公及恭懿曰：

二卿老矣，勿自勞也。命賜坐，讀奏，帝覽之大喜，名

曰授時新歷，詔次年頒行天下。

八月，致仕還懷。公自入史院，恩眷日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是年六

月疾益進，屢請致仕，至斯始聽其歸。

辛巳年七十有三。病革，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之謂

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公曰：久病而脈平

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適春祠，公曰：吾

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力疾奠獻如儀，既徹，



家人餒怡怡如也。越旬餘、曳杖於門曰、予心忤忤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圓圓、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時三月戊戌初二日也。朝野識與不識、聞訃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公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

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入何有。四月乙酉，

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敕賜塋內，從其治命，葬而無

碑。時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哀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書吏之

師與。吾猶懼報之無從也。吾終以愧夫主通之門人耳。昔王文忠公磐襟宇

蓋世，少所許可，每與公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

矣，徒增愧縮爾。及公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諡，

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公者，不易磐之言矣。大德

元年，成宗詔贈司徒，封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文

正。元統三年，順帝敕賜神道碑文，樹諸墓左。

許魯齋先生年譜

清·鄭士範編撰

李文澤校點

刁忠民一審

周斌二審

清光緒六年刊本

《許魯齋先生年譜》，清鄭士範編撰。清光緒六年鳳翔周宗釗正誼堂刻本。

許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事蹟已見前耶律有尚編《許文正公考歲略》。

鄭士範，號治亭。其於譜後跋語稱：《魯齋集》附錄一冊，錄事頗詳，而雜亂無章，爲次叙之，仿朱子《伊川年譜》例，著《魯齋年譜》。所謂「附錄」云者，即指耶律有尚《考歲略》、神道碑、《元史》紀傳之類文獻而言。據考察，是譜乃據耶律有尚所撰《考歲略》成編，並參證文集、《元史》紀傳、神道碑等，有所補益，其所論說多採《讀書錄》，以辨駁後世諸人對許衡仕元之非議。是譜較之《考歲略》有長處：一、於每條目下均註明文獻出處，以供後人採信；二、是大量徵引譜主詩文，以彰顯譜主政見、學術、人品，其中徵引最多者爲譜主所上元世祖奏疏，以明其治政事功。然載錄奏疏往往未加刪汰，如全文引用《陳時務五事》一疏，佔去全譜近三分之一篇幅，顯得冗長寡要，令人不耐卒讀。又，本譜編排概不分欄，一氣貫通，眉目極不清晰，不便於閱讀，亦爲其一失。

據譜後跋語，譜成於咸豐戊午（八年）。後於光緒六年刊刻行世，又有光緒十六年周氏正誼堂重印本。



許魯齋先生年譜序
鄭治亭先生既為朱子年譜復
為許魯齋年譜兼附心法約編。
魯齋之學先儒言之詳矣。是譜
是編之輯先生亦言之詳矣。獨
魯齋仕元與學者治生為先之
言世多議之。惟張楊園謂魯齋
雖生金地而當時尚未見伊
雒

之書、無賢師友。既應試、中選、後
自不能不仕。及學益進、義益明、
固知仕元之非、臨終悔其立平
為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其志可
見。蓋以魯齊之賢而仕元、以仕
元而蒙譏、為魯齊之不幸。且曰、
吾於魯齊敬其人、而未嘗不悲
其遇。此語寔為持平。至於治生



之言、亦程子士有養方定志於學之意。然治生不過務農或商賈之不失義理者、若教學作官、規圖生計、非古人之意。魯齋固自言之、楊園亦甚取其說而不為非、蓋亦時為之也。又有謂魯齋可比朱子、夫兩賢所至之境、非後學所敢私議。然魯齋於小

學四書敬信如神明、教諸生無
大小悉自小學入、薛文清謂其
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此亦斷
無可疑。熊澤川學統獨不載魯
齋、未免瓊山之見、非至公之論、
豈足服天下後世人之心哉。予
嘗欲刻魯齋遺書而未果、學者
讀是書、尤可得其細要而識其



儲藏

許魯齋先生年譜 序

所從入之門矣。周士甫既刻朱
譜，并此鋟板，豈獨有功治亭先
生已哉。庚辰季冬乙巳，賀瑞麟
復齋甫序。

許魯齋先生年譜

鄭士範編集

先生諱衡、字平仲、懷之河內人。世爲農。父通、母李。避地河南。以金大安元年己巳之歲九月丙寅生。先生於新鄭縣西大隗山左陽緩里之寓舍。見族譜傳及新鄭祠堂記。幼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卽晝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金末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卜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餬口耳。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卽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



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爲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三師皆遇難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行見實。稍長、嗜學如饑渴。見元史本傳。值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卽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有道士謁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卽當神遊八表、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額頗暗、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正大初、民間徭戍繁興、舅氏適興縣史、先生從受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當事方怒、

舅氏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既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爲避難計。遂令與日者遊。故於日者家見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見考天興元年壬辰先生年二十四爲蒙古渡河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

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

見神道碑。

始得易王輔嗣說。兵亂中、夜

思畫誦、身體而力行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

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如。或

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

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

見本傳。

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

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

見神道碑。

時竇默子聲以鐵

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危

坐終日、出入經史、汎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

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

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



寢與食。

見考
歲畧。

蒙古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

占籍爲儒。

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畱魏三年。聞亂且定，自

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

聞河內政虐，仍適魏。十餘年閒，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

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接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忤

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畱館下。既

與，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

親。見神
道碑。壬寅詣蘇門，訪雪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

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

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見考歲畧。案考歲畧又云、讀易私言是五十。庚戌、方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猶苛虐、遂止蘇後作。

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爲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

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見考
歲畧

嘗語人曰、綱常不可

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

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

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

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

一毫弗義弗受也。時姚樞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

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見本
傳

甲寅、元世祖出王京兆、聞先生名、徵爲教授、避之大名。使

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京兆提學、

仍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

見考。歲畧。

卜居雁塔

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桑。

見神道碑。

秦人新脫於

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戊午世祖南

征乃得請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見本傳。

齊集與某人書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爲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岸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夫負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恃愛舊願致此意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驚楚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與廉宣撫云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志慮益堅於向時矣。與子聲義之云得受其城一塵與老妻稚子竭力耕耨開畝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士墳隴不遠尤爲快便。今按傳云還懷是居舊亦中統元年歲序世祖正位宸極召於家既至謁歸終未遂。



既歸復召至上都。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畱上所無

幾以疾還燕。薛文清公讀書錄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歸善學孔

子者也。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

實可見。楊維禎正統辨魯齋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

靜修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

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

尊。今案魯齋病中詩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

高明便道中庸矣。劉靜修吳幼清蓋皆不足以知其行義

之精也。二年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與姚竇日被顧問。見神道碑。

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而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

事。見本傳。深忌姚才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竇在上前

力排其學術之非必將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元史



竇默傳世祖問默默欲求如唐魏徵者默對曰犯顏諫
剛毅不屈則許某其人也他日默與王鸞姚樞俱在帝前
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
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懌而罷魯
齋集與竇先生書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
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默
賄且驚且懼即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
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憶他說聞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
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
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
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
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
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
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人
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
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
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
在時也將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
進退出處窮通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
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

意欲先天而開之、掃時而舉之、是代大匠斲也。振苗則害稼、代斲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勸其遠順之多寡、乃其吉凶倚咨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謂此爲信而守之、固敢自異。今先生真欲以助長之力、拔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刻、徒室後進、是交游之泛、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轉激爲可用之計也。計失之謀、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木成蔭、冬麥收多、將參園盈倉積、門喧童羣、琴書山色、水光詩情、固與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口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不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盡、懷息待罪。五月、奏授姚太子太師、竇太子太傅、而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備顧問也。竇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東宮以避禍、與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以爲不可、曰：「此不義於義姑母論、且以一事言之。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師傳坐。」



太子乃坐。今能遠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而廢也。姚亦以爲然。相與懷制立殿下。辭數日。乃改授姚大司農。實翰林侍講學士。而先生拜國子祭酒之命。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卽家爲校。教授懷孟路生徒。歸乃躬耕如故。未嘗以詔示人。見考歲隆神道碑。三年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道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寶二公時相過從。始終如一。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

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福、數將倖臣、故被譴責、遂是遠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者甚難、終知甚易。可委書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振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見考歲。四年癸亥四月、召至上都。元元世祖本紀至元元年甲子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塤匠從者皆仆、而先生弗動也。二年乙丑十月、召至大都、卽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以疾辭。丞相安童奏聞、先生



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伯而千萬也、是豈繙繚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見考答丞相問、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患。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工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爲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爲生以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

蔽之。故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爲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縱情慾則清美變爲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爲清美。

靜而

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爲臣爲



子爲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人本如何知得高下云云。文惜不全。見遺書。三年丙寅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面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小不爲小。正當踴躍從事。博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尙

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聞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知是否。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諭令繕寫以進。疏云、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



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曷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一曰立國規模、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三顧、皆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

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說。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眾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卻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嚴。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



言傳也。是謂之規模。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

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惜。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戩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



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

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思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尙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

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誹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

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鹽筴抄數之便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章。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款陳於後。人君不慮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難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

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



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言。踐。人之情，徇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

吏而能欺之。夫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



此尙可防耶。太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盡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防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故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_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不

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尙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



哉。此任賢之難也。任賢。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
 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
 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詔近習者。人勢在宮闈則詔宮闈之類。人
 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
 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
 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
 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
 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
 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
 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

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還。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去邪。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亦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纒敗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



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

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得民心。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此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計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



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旱出西方、雪出東方、去年冬雪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不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

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順天道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

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四曰農桑學校。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



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道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胷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亦然。^①然開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

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慮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倉庫之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自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曰。慎微。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失何苦使人之不信也。見遺書。讀奏未徹



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卽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稿。世罕得聞。

見神道碑。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燕。以疾不復入省。見考歲畧。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見神道碑。是歲小除。與子師可書云。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

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見遺書。四年丁卯

正月，謝病還懷孟。見續綱目。十一月，召至大都，復爲國子祭酒。

見元世紀。六年己巳，奉旨議官制，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

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

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

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

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舍，欲著成書而未暇也。七年庚

午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大槩以爲臣

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芥書生，遽當大任，非

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



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於陛下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
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上不允曰、此事皆出朕
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令左右掖出。左右掖之曰、
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
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允。夏五月、隨省赴
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事。阿合馬銜之、
或謂先生夜寢疎闊、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
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
較。既而阿合馬欲以其子同簽樞密院、先生執奏、以爲國

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又位尙書省，典民與賦，而子又典兵，不可。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先生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先生：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因謝病請解機務，丞相安童不許，中丞孛羅爲之請。上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見，喻使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見考歲畧。楊維



楨曰、魯齋在中書日、命下僮願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
禮節者進、劄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
之人來、遂用之。僮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
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
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昔司馬溫公家一僕三
十年、止稱言實秀太、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
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八年辛未六月、授集賢
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八年辛未六月、授集賢
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居相府時、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
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
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自開學、家事悉
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謂學中若應
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咎、是我一己之事、諸
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人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

復食矣。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麪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以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蒞事。畧無老人疲倦之意。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見國學事蹟。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



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
 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
 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爲先生弟子、卒皆
 爲世用也。見考人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
 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
 四方化之、雖爲吏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
 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見姚牧說書章數不務多、惟
 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
 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
 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

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見學者有能疑問，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

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



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九年壬申、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



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可法。見國學事蹟。十年癸酉、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爲不可、其辭甚秘。見考歲畧。歐陽立曰、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信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旣平、未嘗以失計爲歉、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讀書錄、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其志大矣。阿合馬屢毀漢法、諸生廩餼或不繼、稍稍引去。夏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上命諸老臣議其去畱、竇默爲懇請之、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汙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相待。遂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

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宜賜允從。於是劉秉忠等奏，以贊善王恂攝學事，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見本傳及考歲畧。王恂爲太

子贊善，太子從容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

心猶印版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矣，摹

之於紙，無不差者。見元史王恂傳。姚牧菴曰：先生微時，於大名於輝於河內於素，以倡鳴斯道爲

己任。諸語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訥鈍不一其才也。積多

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求

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

若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讀書

錄：魯齋學徒在當時爲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秋七月，得告還懷孟，簡絕



人事常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先生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州士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十三年丙子、使者來召、議改歷。見考時大明歷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耆儒如許某者領之、故召赴京師。見元世祖本紀先生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

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



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缺，蓋非一事。見本傳。十四年

丁丑三月，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

見神道碑。十五年戊寅，上以先生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

書籍版刻至京師。見元世祖本紀。先生平生嘗朱子學，不啻饑渴，

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為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

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見考

歲畧。讀書錄：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十七年庚辰，先生年七十二矣。測

驗已周，歷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

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奏事皆跪。上令先生

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見考。歲畧。裕皇

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憂。見神道碑。讀書錄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

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又曰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

十八年三月戊戌先生卒。

見元世祖本紀。初先生

聖人之學也。

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

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

服藥。頃之稍閒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

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餽怡如也。曳杖

於門曰予心怍怍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



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四月乙酉。葬李封邨先墓之南。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書吏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厄之際。所守益堅。好

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長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懷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見考。歲畧。大德元年十月、勅贈司徒、諡文正。

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見本傳

謹案讀書錄曰、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吾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武功康對山海、躬游涇野、谿田閒、謂魯齋充實之謂美、而愚竊意魯齋居美大之中也。王鹿菴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魯齋。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曰、若朝廷賜諡先生、非文正不可。然磐撰魯齋像贊云、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翔翔。或躬耕大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



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是蓋徒知先生之德，而於其學初未有聞。先生治命，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必不可已，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此誠深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故聊示不可榮以祿之意。而或者因疑先生以仕元爲疚，郝綰曰：楚之僭，公山弗擾之叛，孔子尙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燦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絕，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夷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辨之。



者。鄉亦嘗思上瓊山輩。疵議魯齋。問諸強幾庵師。師曰。魯齋非富貴功名中人也。當日金亡。元有中原。魯齋非宋遺民。又未仕金。責以不宜臣蒙古。未免過求。善乎歐陽圭齋之言也。曰。太祖丙寅建國。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是蚤以先生爲朱子後一人而已。故愚尙論魯齋。直以讀書錄爲定論。然學者未能子細讀魯齋語錄諸書。又孰知敬軒之不我欺哉。咸豐戊午夏五月。治亭鄭士範書。

魯齋集附錄一冊。錄事頗詳。而雜亂無章。爲次敘之。仿

朱子伊川年譜例、著魯齋年譜。範又書。

許魯齋年譜終

長安梓人蕭鎰鑄

校記

①理固亦然：「亦」當作「宜」，見《元文類》卷一三、《中州名賢文表》卷一八、《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六。



儲藏

許魯齋先生年譜

郝文忠公年譜

清·秦萬壽 編撰

王汝楫

清·張翥 增補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清道光十六年重印本

《郝文忠公年譜》一卷，清秦萬壽、王汝楫編撰，張翥增補。原載清道光十六年重印本《郝文忠公全集》卷首。

郝經（一二二三—一二七五），字伯常，元澤州陵川（今屬山西）人。避亂河南，金亡北徙，寓居保定。家貧而好學，後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使教諸子，遂得博覽其家藏書。其間嘗從元好問學。蒙古憲宗時，入忽必烈（元世祖）王府，甚得信任。隨忽必烈攻宋鄂州，被命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會憲宗征蜀死，經建議撤軍北還，奪取汗位，忽必烈遂與賈似道議和退兵。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元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議和，被賈似道扣留貞州（今江蘇儀徵）達十六年，不爲屈服。至元十一年（一二七五）始得歸元，尋卒，年五十三。延祐中謚文忠。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著有《續後漢書》、《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及《陵川集》，凡數百卷，今惟《續後漢書》與文集存。《元史》卷一五七有傳。

郝經年譜最早爲清嘉慶十四年己巳秦萬壽編，次年王汝楫亦爲之，二譜間有異同。至道光八年戊子，張翥以二譜合校，並取金、元、宋三史及《陵川集》參互攷證，補輯改編爲《郝文忠公年譜》一卷，附於同年刊行之《郝文忠公全集》卷首。道光十六年楊豫成等重加校刻，仍附於重印之《郝文忠公全集》前，即今所影印之本。秦萬壽字恒山，王汝楫字松舟，張翥號雪塘，楊豫成字立之，均爲陵川人（以上參見原譜前後諸序跋及張翥《凡例》）。

此譜爲表格式，分爲紀年、時事、出處、著述四欄，簡潔明晰。「紀年」以干支爲主，並列蒙古、金、宋之相應年份；「時事」簡列蒙、宋大事，而於賈似道始末及文天祥出處記述較詳，意在正反對照郝氏人品；「著述」則爲郝氏詩文著作繫年。年譜前後備錄有關序跋。本譜僅爲簡譜，但對研究郝經仍有一定價值。《郝文忠公全集》原附有《元史》本傳及同時人盧摯所撰神道碑銘、閻復所撰墓誌銘、郝氏門生苟宗道所撰行狀，及有關封贈檔案，今一並收錄，以資參照。

元史本傳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遣兵於宋，憲宗



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矢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覺、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栻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



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京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蹤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禱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

則不可久。久則頽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次。^①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言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



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師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閭閻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

合圖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欺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



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歷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

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歷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



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

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④函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



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

拾湖崇奪取閩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
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
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
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
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
攻擊則必老師費財嘗以重兵臨淮揚合爲長圖示以必
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
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
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
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



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幸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變，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

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



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以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

不遵養時暉。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



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旣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公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遼遼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梁、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搏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

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沂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潁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



人之罪乎。蓋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濛慶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

新月城自西南陽^⑨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檣弗樓締構
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
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
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
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偕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
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
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
京撫慰安輯名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
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廼班師。明
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抄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以書止經。經以璫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璫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翀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

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尚書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



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善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方^⑩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葵、庸皆有名。葵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校記

①次：《元史》作「飲」。

②欺：當作「敗」，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③之：「之」下脫「力冒無限之」五字，見《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

④函：當作「亟」，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⑤綴：當作「掇」，見《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

⑥淮：當作「維」，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⑦⑧成：當作「成」，見右引書。

⑨隅：「隅」下脫「抵東南隅」四字，見《陵川集》卷三二《班師議》。

⑩方：當作「弓」，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盧摯撰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旣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竭休滂慶。廼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寔靜重。狀貌瓌奇。精數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晡。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剗剔抗摩。磊砢而直。廉泉而輝。酒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趨武周孔。比肩淵軻。雷風斯文。



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旣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閭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雋、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旣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綏類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喻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劇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聲益上流、世祖摠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

未見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圖鄂。守將賈似道、駭遠請和。屬憲廟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瑄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李庭芝寫書于公、蟻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爲口實。公荅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啟蒙自瑄一



旦律以遠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建鐫館所塹垣旃棘驛吏訶閭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可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

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輶，以張異瞻，隱其瘁于廛事也。詔治疾於家，病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歟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稽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亟，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會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



稿藏

郝文忠公年譜

神道碑銘

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䟽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隋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紕不擠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刪注三子、一主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

張氏淑明祗修。媿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置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叶。則次公生平享來謂涿郡盧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敘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掩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鍾氣之奇。唯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國鄒魯。驟乘



傳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濟其猗。孰植其茲。孰分其藪。
孰吮孰吹。有實其是。賓吾能歲。音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
曳冠魏。憲言初初。躍淵天飛。鱗公雲遠。廻瞻南顧。廼休王
師。廼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遠其顛。公凜乎危。削斬操觚。榮
觀幽羈。刪述音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
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享。為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旣厥施。
輿論嗟嘻。蒸蒸日上。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校記

①「見」下當脫「其」字，見《元文類》卷一五。

②卿：當作「鄉」，亦即「嚮」，見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九六。

③國：當作「穀」，見右引書。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閣復撰

一天下之道有二。以仁以得人。奚以仁。孟軻氏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奚以得人。漢史所謂知人善任使。所以成帝業也。洪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取江南。其審是道歟。我朝肇起朔方。奄宅中夏。惟靖康餘孽。假息一隅。干戈相尋。餘數十年。中統建元之初。首遣信使通好。以偃兵息民爲務。宋人怙險。執我行人。久之而不返。始興問罪之師。臨軒命將。引宋將曹彬不殺爲戒。其一天下之仁。灼見于此。爲將帥者。卒能以仁義之師。席卷三吳。所過市不易



肆三代名將不啻過焉。奉使節者被執十六年之久，卒能完節而歸，不辱君命。兩漢名臣無以尚之。嗚呼！世祖皇帝知人之明遠追堯舜，豈區區漢祖所可比隆哉！將帥謂誰。大丞相伯顏是已。奉使謂誰。故翰林侍讀學士郝公其人。也。公諱經，字伯常，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因土命氏。八世祖祚自潞徙澤之陵川，遂爲陵川人。祖諱天挺，考諱思溫。八世同居，以儒術教授鄉里。考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靜直公三子，公其長也。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于穴，燬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



索得寒菹一甌、挾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于童稚若此。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初被郡帥賈侯之知、待以賓禮。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至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爲詞章、論議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任。自是聲名藉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時世祖在潛、以太弟之貴、開府朔庭、招集四方賢士、講明當世之務。歲丙辰、公應召而北、優被

顧問。首陳唐虞三代治道以對。又條經國遠圖及民間利病。凡數十事。悉見嘉納。歲己未。憲宗皇帝大舉伐宋。取道巴蜀。世祖奉命帥東道兵直趣鄂岳。以公從行。公乘間進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巴蜀地險。宋人邊圉孔固。萬恐鑒與西邁。非萬全之舉也。我師未可輕進。宜修德以應天心。布澤以係民望。敦族以固根本。警備以防未然。蓄銳以養兵力。相時而動。江左不足圖也。世祖偉其說。會立江淮宣撫司。授公宣撫副使。以先啓行。布宣威德。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計。是歲秋。王師渡江。圖鄂。憲宗皇帝次合州。綴于一些。師久無功。未幾上仙。凶聞至軍中。會宋人請和。即命



班師。明年、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爲公言、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初、鄂渚之役、宋將賈似道遣介乞和。王師旣還、遂以扞城爲已功、入拜僞丞相、顓制國事。宋主仰成而已。聞公來聘、恐泄、勾和之議、故館于儀真、不聽其入。公被留旣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今和戰利病、喻以禍福存亡之理。累

數十萬言，皆不報。又數以詭計撼公。公曰：吾家業儒，凡七世矣。顧肯虧忠義大節，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佐從數十輩，雖被館穀，嚴扃錮鐵，環兵擊柝，如隋狴犴中，人人鬱抑，殆無生意。公厲志堅貞，確然如石，不可轉也。至元十一年，大丞相伯顏戈船南下，奉辭伐罪。宋主懼而歸公，始知似道姦謀誤國，即加竄殛。十二年，公至京師，世祖錫宴于路朝，慰勞良久。公自中途遺疾，至是增劇。異日，車駕幸上都，公留治疾。以七月乙酉終于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朝廷憫其忠節，特授公子采麟奉訓大夫，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有差。噫！宋之亡也，非若吳皓之昏暴、陳叔寶之



皆滌。以姦臣制主。弗體聖朝好生之德。拘執行人。自啟兵端爾。嚮使從公之言。講信修睦。則干羽之舞。不專美于虞庭。宗廟血食。微若敖氏之嘆矣。蓋宋運將終。天開皇元。混一之期。以至歸版圖于職方。納降王于軒陛。惜公不及見焉。悲夫。公在儀真日。以著述爲事。准通鑑綱目作續後漢書。以正史壽之失。著春秋周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凡數百卷。先哲立言垂世。多自幽憂困吝中。是知天之厄公。適所以厚公也。夫人淇澳張氏貞靜端淑。教子有法。後公十年卒。三子。二早卒。采麟今官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文章行業。克

世其家。二女適某氏。適某氏。孫野尚幼。二弟彝字仲常。韜
晦不仕。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知潁州事。公之歿也。權
厝於保定西郭靜直君墓側。大德三年春。遷窆於河陽虎
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事朝請君持淮東道肅政廉訪副
使苟宗道所述家傳。請銘幽隧。復嘗與君同僚。義不可辭。
銘曰、

虎山兮蒼蒼。河水兮洋洋。山之麓兮河之陽。有堂其封兮
郝公之藏。昔公之往矣。金虎斯煌。偃革息民兮。仁信是將。
羌宋人之弗寤兮。乃底滅亡。公陷荆吳十六年之久兮。秉
使節之堂堂。英風義槩高古之人兮。耿百世其垂光。虎山

兮茫茫河水兮湯湯。山之永兮河之長，郝氏餘慶兮淵乎未央。



藏 帖

郝文忠公年譜 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爲世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爲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旣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匱德不仕教授鄉里爲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彛曰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強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于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于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



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蘗一瓶，又得蜜一器。隨用太夫人所佩剪刀，抉其齒，以密和蘗汁飲之。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為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微明

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常如脂，爲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旣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



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③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爲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爲已用。皆拒而不答。歲壬子。今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

累薦公於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復至，公乃歎曰：「讀書爲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爲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④今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爲善。



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歲
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今上總兵
直趣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
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
共議、公乃具奏、以爲古之一天下者、必已之德澤深厚、紀
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覺、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
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
我國家開創以來、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
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覺可乘、我乃空
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

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帝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憂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邪？公曰：臣少館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爲江淮荆湖南北



等路宣撫使、命公爲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啟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楊公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爲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于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

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略以爲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摯會。得解兩國之鬪。活億萬生靈。吾學爲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於開平。以公爲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齎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



通好弭兵息民意。仍詔公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陞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嘗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爲。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略。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爲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壇先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壇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爲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壇意實不喜和議。

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璦言聞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略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遙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叅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關失，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



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爲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途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囚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爲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歟我仍械繫李璫敗將劉軍判者

以爲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璡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款兵之事誣我。公荅書大略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蓋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并今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公之爲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



道忌公威望輒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排置于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寶臣等偽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裝，露次于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扁鐫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荐之以棘，外則掘壕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

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爲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國信大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旣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爲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蓋以



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鬪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苟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而不衄，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泊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

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于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于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



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爲已有却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耻爲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于真州。舉國皆知其非，唯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沒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於喪亂之後，能巖壑振拔，不爲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爲

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蠹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蓋有激于中則吐而爲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



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擴寫至理，吟咏性情，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己有，故有筆勢俊逸道勁，^⑥似其爲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爲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疎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

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



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爲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王衡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墅。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

尹蕭玠。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官達，以醇德篤行終。
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潁州
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子讓，次適潁州學正
申必敬。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生苟宗
道狀。

校記

①世：當作「氏」，見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八九《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②密：當作「蜜」，見前文及右引書。

③公：當衍，見右引書。

④當今：當作「今當」，見右引書。

⑤與帝：當衍，見右引書。

⑥故有：右引書無「有」字，當是。



信藏

封贈

翰林國史院呈

皇帝聖旨裏翰林國史院謹呈。照得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始於丙辰年世祖皇帝召赴闕庭。已未年欽授宣命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至中統元年。欽授宣命授前職。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使宋。宋人輒留一十六年。逮王師入境。始得北歸。無幾。宿毒暴發。身故。至元二十四年。元貞二年。禮部、御史臺俱爲本官封贈事。舉呈都省。至今未蒙聞奏。本院參詳。本官抱幽鬱之憤者一十六年。其風節耿耿。始終不移。向非彼取滅亡。必無生還之道。興言及此。

良可哀也。且江南未平之前，朝廷惟以拘留使人爲宋朝之罪，蓋視奉使爲甚重也。及其幸免而來，則不暇行賞而歿。歿既有年，而封贈之典尚闕，此尤可哀者也。抗孤身之危，而待一國之斃，方之蘇武功，則過之。禮宜優加爵謚，表異忠賢，以彰聖朝崇義報功之美。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七月 日。

御史臺呈

皇帝聖旨裏，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伏惟剖符析爵，崇德報功，加謚定封，褒忠勸善，匪徒誇觀美而飾虛文，將以表



勤勞而斂實用也。如唐贈白起、周封比干，苟著忠勲于異代，猶加寵命以旌之。況捐軀竭節，宣力當世乎？竊念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負匡濟之略，荷特達之知。方世祖皇帝龍飛之初，歎殘宋之未服，生靈糜爛，方域繹騷，亟欲保境寧民，戢兵講武，擇公卿將以遣之。見大夫無可使者，遂授公以前職，充國信使，持璽書往喻旨。屬僞主孱懦，邪臣擅朝，絕不爲通，拘弗令反。屢欲加害，略無改容，守節益堅。抗言彌厲。我朝以其執使拒命，阻兵安忍，故一怒興師，而長江失險，勢將衝壁，危若綏旒。國至臨亡，公始得釋。被拘十有六年，蹈禍患而弗撓，觸威武而弗懼，忠義肝腸，始終如



儲 藏

郝文忠公年譜 封贈

一。雖蘇屬國之持節漠北、顏平原之~~通~~笏淮南、殆無以過也。因奉命無辱、莫顧一身、致伐罪有辭、遂混六合。歸朝未幾、以疾不祿、褒崇之典、咸謂闕然。欽惟聖主、嗣登寶祚、動遵憲度、禮遇忠賢、或生封以酬其勲、或死贈以獎其魂、莫間幽冥、均霑寵渥。唯公服勞今世、不媿古人、封贈未加、寔孤衆望。若蒙錄其忠勲、錫以贈謚、庶幾陳力就列之臣、益思勉勵也。乞照詳。得此、本臺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十月 日。

封贈誥詞

大德九年六月、成宗皇帝制曰、鄂渚之役、彼因紆難以勾

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銜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一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鴈書未達於中原、龍棹已橫於江上。閉儀真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錄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訃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旣酬終軍繫粵之心、圖像麟宮、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曰文忠。主者施行。

大德九年六月 日。

延祐四年四月、今上皇帝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

學士、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冀國公、諡文忠。



信藏

郝文忠公年譜

封贈

敘

自古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並重、惟侔儔非常豪傑之士、足以一體用、兼本末、統三者、而卓然樹立於其間。然功德著於一時、至於歷世久遠、傳之無窮、則又視乎其言、以考其功、知其德、而因想見其爲人、於是立言尤足賴焉。嘗考郝文忠公文集載於四庫、而獨以陵川名、不忘其所自也。觀其學問純篤、志節堅忍、挺然特立、實爲有元一代偉人。惜乎遭時遇主、不獲大展厥用、出使宋廷十餘年而歸、歸不逾年而卒也。然安知非天之畀以斯文之統、任以斯道之傳。窮阨困頓、益肆力於學問文章、深造自得、成一家



言、以上追古作者之林。嗚呼、其真足以傳世而不朽矣。前因舊板漫漶、錢唐鹿田朱公守澤時重授梓人、剗剔一新。是固公之靈不忍斯板之剝蝕、而假手於積學好古之士、以振刷而流傳之也。而朱公攜以南、其裔孫鏐復載以北、梅南張君見之漳南、因納值載歸鳳臺之黃石村。是又烏知非公之神不忍斯板之淹沒於異地、默令自浙而豫、自豫而歸於陵之鄰封、使之去陵逾近、而豫爲陵人購贖之地也。迄於今二十餘年、陵之人咸思有以歸之。林自承乏茲土、嘗登棣華之堂、謁文忠之廟、未嘗不傾心嚮往、慨然想見其生平。夫蒞茲土、猶仰其人、矧世處於陵者哉。以公

之未嘗居陵而猶以名其集有惓惓故國之思矧陵之人有不惓惓於公者哉。秦君恒山王君松舟篤志士也考之國史參之文集傳之故老輯爲年譜張君雪塘又從而增訂焉。旣已斟酌賅備哀然成冊而終以不獲文集一板爲憾。適高邑皇甫君基邵君丕協倡捐公項從張姓買出謀貯郡學。鳳邑趙君爾欽悉其事謂貯府不如歸陵。陵人承其意與皇甫君商卽慨然舉楨相贈使數百年斯文之脉復歸故土貯之公祠責之掌守。林固嘉諸君子之篤志惓惓於公有不負公惓惓於陵之意者。事旣成因述顛末而爲之記亦以誌嚮往之心也。

皆道光八年戊子孟夏、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知陵川縣事、溧陽強上林

謹記。



儒 歲

郝文忠公年譜 敘

郝文忠公年譜敘

公爲陵川人，其生其歿皆不於陵川，而當流移轉徙、幽囚拘繫之時，其著書立說，必揭陵川於姓名之上者，蓋以先人邱壟所在，未忍一日忘也。歲庚午，予館上黨郭氏，置公集於書簾中，每落花滿徑，時鳥變聲，輒向旅窗展誦，公之生平歷歷在目。公生當金源末造，中原日尋干戈，二親攜之流離於戎馬間，刻無甯晷。至十六歲，始得保之僧舍讀書焉。假令躬際承平，安居樂業，其造詣又不知何如，此不得不爲公惜者。然公之學由是成，而公之節卽由此著。迨後館於賈張者幾十稔，兩家蓄書甚富，公日擁萬卷，愈肆



厥力。其於天人之際、性命之微、盛衰之理、興亡之迹、無不探根躡窟、至是學益粹而節益堅。公時年甫三十有一。迄今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又不覺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又二年、始應金蓮川之聘、再徵而起。意謂明良遇合、千載一時、坐而言、不難起而行、公之讀書爲有用矣。乃沙陀一見、公雖剴切敷陳、當宁傾聽、而遽爾寂寂、復經三年、竊嘆人生遭逢、何如此之難也。洎乎荆鄂多事、奪情起復、方有宣撫之命、豈公志哉。蓋自是公初入仕於元、賈卽秉政於宋矣。賈還朝、進爵、而公入宋拘留矣。遲之十六年之久、賈以有罪免、公始奉使還朝矣。公疾作、尋卒、而賈貶置。

被誅矣。天生似道，若故與公始終爲難者。嗟乎！讀史至此，未嘗不裂眦扼腕，且爲之泣下霑襟也。噫！公之節固不能屈，而公之學更不可泯。其文章節義卓卓可傳於後世者，全集具在。予忝公桑梓，謏陋無聞，原不足以表揚先哲，姑就集中所載出處著述，其歲月有可按稽者，具隸於分年之下，爲譜以系之。且題四截句於帙端，以誌私淑之意云。

伯常先生年譜題辭

故家珠玉妙玲瓏，才器非常類若翁。剩有遺山老門下一時賞識到宗工。河東元好問、金源一代宗工，爲公大父晉卿先生門人，一見公奇之，曰：子貌類祖，才器非常，勉之。其贈答詩有故家珠玉自成淵之句。



關山明月杜鵑魂、阿慶香閨舊句存。阿慶爲汝南張忠武聘。日誦數百言、善屬對、十歲而夭。王第八女、公幼時所見、遺山續夷堅志、首句卽其詩也。十六年來淮海繫、羈愁領略付吟罇。

風流異代悵淪亡、茂宰南來祝瓣香。癡絕全椒王叔子、殷

勤親手種甘棠。

江南王九亭先生篤祐全椒人、自號太原叔子、先君庚辰同年也。乾隆戊子宰陵川。

重新公祠、遷其族人於河南、名之以棠、使奉公香火。

小牕風雨讀遺編、寥落文章五百年。

自元世祖至元乙亥至今嘉慶庚午、計五

百三十年矣。譜出行藏標大節、枌榆爭不重鄉賢。

嘉慶庚午穀雨前六日、同里後學王汝楫松舟甫識。

凡例

一、公文集行世，未有年譜。嘉慶己巳，秦恒山攷陵川集，始序爲譜。恒山歿後，鈔本失落，僅獲其草冊。庚午，王松舟亦著公年譜。二集合校，閒有異同，遂取金元宋三史參互考証，補輯斯譜。卷首仍列其名，不敢掠美。

一、秦王二譜，每歲總序閒入時事，似賓主不分。因仿王漁洋年譜，分紀年、時事、出處、著述，列爲四格，庶縱橫考核，眉目清楚。

一、公始終元室，其生時陵猶屬金。宋爲正統，又出使羈留之地。故紀年先元次金，又次宋，非徒於時事易於



考證亦見公之一身實闢三朝興廢也。

一南北興亡之際時事叢雜其無關公事者概置不錄。然興廢大故於公之出處可以印証者采入譜中非侈談史亦知人論世宜然耳。

一公之使宋與公爲難者賈似道也。似道之生不止亡宋亦所以玉成我公也。向非似道公歸輔有元不過如耶律姚廉諸公相業炳蔚耳。詎遽作述哉。今獲讀公文集則似道之巧設牢籠公之仇正後人之福也。故於似道始末備載之。

一天地正氣隨在而見。天生郝公所以開元之始。天生

文山所以結宋之終。二公易地則皆然耳。故於文山出處亦詳載於譜、非喧賓而奪主、存正氣也。

一、公之世系雖有碑記、漫漶難識、就可認者、按公文集補列篇首。聞公霸州後裔、子姓貴盛、惜未能訪求、以成全璧、容俟異日。

一、公之出處光明正大、非廣爲蒐羅、殊難殫述。身處僻壤、所見甚寡、僅守正史數部、掛漏必多、尙望鴻博匡我不逮。

道光八年歲次戊子春日、雪塘張翥謹識。

郝文忠公年譜

世系

始祖儀。自太原遷遼之龍庄。八世祖祚。自遼遷。七世祖善。六世祖從義。高祖璋。

昂

源。字清卿。

真字正之。壬辰輩俱沒於兵。

彝。字仲常。不仕。

克紹

曾祖昇。字進。

祖天挺。字晉卿。父思溫。字和之。諡貞惠。處士。

經。字伯常。諡文忠。

采麟

墅

震。字陽。諡天。

東軒老人。天祐。諡賢。

思直。字繼先。壬辰輩俱沒於兵。

庸。字季常。奉獻大夫。潁州知州。

保定

世系記

郝氏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於太原郝鄉。因以為姓。十世祖諱儀。值五季之亂。自太原遷遼之龍庄。九世祖諱祚。復自遼徙澤之陵川。遂為陵川人。八世祖諱善。七世祖諱從



儲藏

義。六世祖諱璋，字公高。祖諱昇，字子進。曾祖諱天挺，字晉卿。祖諱思溫，字和之。金貞祐之亂，避兵河南。金亡，寓居保卒，而權厝郭外。門人誄曰：靜直處士。父諱經，字伯常，夙負海內重名，終翰林侍讀學士。嘗奉命使宋，拘執一十六年，全節而歸。二叔父諱彝，字仲常，匱玉不仕。三叔父諱庸，字季常，奉訓大夫，知潁州。昇、季三人沒，而權安厝保定。不肖孤采麟暨克紹，伏因陵川故居淪沒，惟松楸宛然，且塋原湫隘，遂置田孟州西北虎山之原，遷祖父母以下合塋焉。一則取其水土深厚，二則距鄉先不遠，歲時往來，便於拜掃，特伸霜露之感。



大德己亥月初吉、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采麟謹識。
右世系及記在陵川縣東北三里楊大坂郝氏祖塋。
晉卿先生之墓碑、面刻元遺山誌銘、文載邑志。碑陰
上截列世系圖、下刻記、文字皆漫滅難識、謹就可識
者、按公諸誌銘補次成帙、以資考鏡。
道光戊子正月、雪塘輯錄。

郝文忠公年譜跋

文忠公使節炳曜世以匹蘇屬國其行事載於史著於文具於志乘銘誌詳且備矣獨未有年譜。邑秦君恒山創之王君松舟續之張君雪塘補之余得而讀焉見其綜甄慎密條貫分明金元宋三朝之興替公一生之遭歷與夫學問經濟著述咸如指諸掌。特詳賈似道者以其與公爲難并詳文信國者蓋公出而仕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新政十六條漸見施行而元遂以混一。使宋被留宋日以蹙得歸旋歿而明年伯顏入臨安則是信國忠宋而宋之終繫之公啓元而宋之終并繫之而以屬國匹公乃人事之偶

符以信國匹公實天意之攸屬也。此三君所爲具識而用心者與。書諸後以質世之讀公年譜者。

道光十一年六月知陵川縣事浙江山陰謝熙謹跋。



仙藏

郝文忠公年譜跋

劉文忠公年譜

紀年

癸未一歲。

蒙古太祖十八年。

金宣宗元光二年。

宋甯宗嘉定十六年。

時事

時河北河東俱屬蒙冬十一月公生於許

古惟潞澤尙屬金。州臨隸之城軍鎮。

夏四月壬午蒙古兵

攻陵川縣。七月丙

辰上黨公完顏開復

澤州。十二月金宣

宗卒太子守緒立是

爲哀宗。

甲申二歲。

蒙古太祖十九年。

金哀宗正大元年。

八月宋高宗崩太子公隨父母在城阜。

昀立是爲理宗。

出處

同里後學秦萬壽

王汝楫

恒山甫輯

張翥

雪塘補編

著述



結藏

郝文忠公年譜

宋甯宗嘉定十七年。

乙酉三歲。

蒙古太祖二十年。

金哀宗正大二年。

宋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四歲。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金哀宗正大三年。

宋理宗寶慶二年。

丁亥五歲。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金哀宗正大四年。

宋理宗寶慶三年。

是年五星聚於西南。

蒙古兵自鳳翔侵京

兆關中大震時金人

盡棄河北山東關陝

唯併力守河南保潼

關七月蒙古太祖却

特穆津卒于六盤

山少子圖墨監國。

戊子六歲。

蒙古國壘監國、

金哀宗正大五年、

宋理宗紹定元年。

己丑七歲。

蒙古太宗却特烏格

台元年、

金哀宗正大六年、

宋理宗紹定二年。

秋八月、蒙古耶律楚

材以太祖遺詔奉太

宗即位于和林東庫

鐵烏阿剌里之地。時

庶事草創、楚材始定

冊立禮儀、定算賦。

是月、金移剌蒲阿再

復潞澤、遣使聘于蒙

古、不受。遂議伐金。冬

十月、圍金慶陽。

庚寅八歲。

蒙古太宗二年、

金哀宗正大七年、
宋理宗紹定三年。

辛卯九歲。

蒙古太宗三年、
金哀宗正大八年、
宋理宗紹定四年。

壬辰十歲。

蒙古太宗四年、
金哀宗天興元年、

按是年蒙古克金鳳、公父避地河南之魯、
翔攻洛陽河中諸城、山河南亂、居民匿窖、
下之。十一月、圖壘入中、亂兵以火熏灼之、
饒風關由金州而東、民多死。公母許亦死、
將赴汴京、民皆入保、公匍匐索得黃蘗一、
煮壁隙、以避之。蒙叛蜜一器、月母所佩、
古遣使假道于宋、會剪刀決其齒、以蜜和、
兵伐金、至汴州、統制鹽汁飲之、即蘇。靜直、
張宣殺之。圖壘曰、宋先生異之、雖奔走瀕、
自食言、今曲直有歸、死者數、不忍棄公也、
矣。

蒙古太宗由白坡渡、是年、河南亡、公父母、
河、及金師戰于鈞州、携公北渡、居于保、後、
之三峯、大敗之、獲金徒順天、繼舉公薨、庸、



宋理宗紹定五年。

將蒲阿克鈞州遂下二弟。是年郝氏之
尚號嵩汝陝洛許鄭流寓河南者公叔祖
陳臺穎壽睢永等州。天祐及堂叔與輩思
金遣曹王訛可質于直俱沒于兵。

蒙古請和太宗退軍
河洛遣唐慶使金諭
降金殺之十二月復
遣使于宋議夾攻金
宋許之金主守緒出
奔河北蒙古蘇布特
復圍汴。

癸巳十一歲。

蒙古太宗五年、
金哀宗天興二年、
宋理宗紹定六年。

春正月金主濟河與公在保時亂後生理
蒙古戰大敗走歸德狼狽靜直先生聚俊
金元帥崔立作亂以秀而教之欲令次子
汴城降于蒙古蘇布特讀書俾公專治家事
特進至青城崔立以紆目前之急許夫



甲午十二歲。

蒙古太宗六年、

金末帝承麟元年、

宋理宗端平元年。

金太后后妃諸王送人曰吾親是兒志氣
蒙古蘇布特殺諸王不凡他日必大吾門
以后妃北還金主守忍令廢學以墜家聲
緒奔蔡蒙古率師圍不過我輩忍窮數年
之宋使孟珙等來助耳靜直先生以為然
合兵攻蔡州。

命公就學欲其先經
也故名之曰經。

春正月金主傳位于公在保振勵讀書晨
宗室承麟宋孟珙與給薪水晝理家務少
蒙古兵入蔡州金主隙則執書不輟靜直
自經于幽蘭軒承麟先生感泣賦詩有云
為亂兵所殺宋人取日月儻隨天地在詩
金主餘骨以歸金亡書終蔡子孫貧。

三月宋以賈貴妃弟
似道為藉田令宋謀
復三京會兵趨汴金

乙未十三歲。

蒙古太宗七年。

宋理宗端平二年。

丙申十四歲。

蒙古太宗八年。

宋理宗端平三年。

丁酉十五歲。

蒙古太宗九年。

宋理宗嘉熙元年。

故將李伯淵誅崔立以降蒙古。復引兵至洛陽。趙葵等棄汴而歸。蒙古使王檄于宋。責以敗盟。

春正月。宋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三月。蒙古主使其子庫騰等分道侵宋。

蒙古張柔等拔郢州襄陽。叛宋降于蒙古。宋文天祥生。

是冬。蒙古口溫不花圍光州。命張柔等攻所隨等州。畧地至黃州。宋請和乃還。

戊戌十六歲。
蒙古太宗十年。
宋理宗嘉熙二年。

是歲靜直先生館于
保之滿城。適蒙古試
諸路儒士。公遂爲決
科文。時傲廬託處。乃
假屋于鐵佛寺。僧張
仲安得其南室。聚童
子而教之。以佐生業。
夏四月一日始入而
從事。日誦二千言。爲
課。夜則考其傳註。始
入夜。往庀家事。春粟
治菽。二鼓入于書堂。
龍燈隱几。不解衣帶。
閱誦輟錄。皆怠。則仰
就背枕。以假寢。五鼓
往。家負薪汲水。黎明



信藏

郝文忠公年譜

己亥十七歲。

蒙古太宗十一年、
宋理宗嘉熙三年。

庚子十八歲。
蒙古太宗十二年、
宋理宗嘉熙四年。

蒙古張柔等分道侵
宋。復使王檄于宋。
前後凡五至以和議
未決。隱憂而卒。宋歸
其柩于蒙古。

入于書堂。以是爲常。
雖盛寒太暑不替也。
公讀書于鼓佛寺。一
日雞初鳴。公猶凭几
伏誦。殘燈無焰。許夫
人來。竊視呼公語之。
曰。能若是。吾有望矣。
公益激勵。肆意經傳。
坐徹明者五年。每遇
疑難。則沉思良久。期
於必得。必悟而後已。

辛丑十九歲。
蒙古太宗十三年、
宋理宗淳祐元年。

十一月、蒙古主烏格公讀書于鼓佛寺。
台卒第六后尼瑪察是年秋、元遺山先生
氏稱制。十二月、蒙古為公大父晉卿先生
使月里麻思等于宋作墓銘。
議和、至淮上、守將囚
之。

壬寅二十歲。

秋七月、蒙古張柔自公讀書于鼓佛寺。始

蒙古尼瑪察氏稱制、五河口渡淮、攻宋揚、娶蒲城徐氏。

宋理宗淳祐二年、
滁和州。

癸卯二十一歲。
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公讀書于鼓佛寺。冬、八月、有送常山劉道

蒙古尼瑪察氏稱制、兵屯田于襄城。
順天左副元帥賈輔濟序。

宋理宗淳祐三年、
辟公教授諸子。始去
寺堂、館于萬卷樓之
中和堂。如是者七年。

甲辰二十二歲。
公館于賈府。正月、子作唐宋近體詩選序、

蒙古尼瑪察氏稱制、
阿寶生、即采雲。
萬卷樓記、再送劉道



宋理宗淳祐四年。

乙巳二十三歲。

蒙古尼瑪察氏稱制。
宋理宗淳祐五年。

蒙古察罕會張柔、
宋淮西等州至揚州。
宋制置趙葵請和，乃
還。

齊序。
二月，有答高雄飛書。
八月，作醉經記。十一
月，作郊野堂記。唐帝
廟碑。

丙午二十四歲。

秋七月，蒙古太宗長春三月九日，公母許是歲冬十一月，越十
蒙古定宗庫裕克元子即位於汪吉宿滅夫人卒，年四十九，寓有五，日辛未，五星會
年。
禿里之地。九月，宋漢墓于保之南原。五月于亢，作緯亢行。
東公孟珙卒，以賈似三日，子阿寶薨，附殯。
道爲京湖制置使。十焉。

宋理宗淳祐六年。

二月，蒙古侵宋京湖
江淮之境。

丁未二十五歲。

蒙古定宗二年。

宋理宗淳祐七年。

爲趙氏作種德園記。
爲喬德玉作臨簡亭
記。舍元殿瓦硯記。手
植柏復萌文。送太原



戊申二十六歲。

蒙古定宗三年。

宋理宗淳祐八年。

己酉二十七歲。

蒙古定宗后稱制。

宋理宗淳祐九年。

庚戌二十八歲。

蒙古定宗后稱制。

宋理宗淳祐十年。

三月蒙古定宗卒后
烏拉海額寶稱制。諸
王大臣不服。國內旱
災。內外離心。法度不
一。太宗之政衰矣。

宋以賈似道為兩淮
制置大使。冬宋余玠
自是聲名籍甚。遣山
辭。八月作皇極道院
記。十月會杜叔通於
仕金為翰林知制誥
保下。為作天地括囊
金亡不仕。往來燕趙
間。一見公奇之。曰子
陽先生論學書送柴
狀類先生才識問出
梓材序。

史子桓序。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
書。送鄒先生宋君還
燕序。為楊春卿作庸
齋記。喬千戶行狀。題
芙蓉盆。

五月有怒雨賦。漢義
勇武安王廟碑。許鄭
總管趙侯述先碑銘。

宋以賈似道為兩淮
制置大使。冬宋余玠
自是聲名籍甚。遣山
辭。八月作皇極道院
記。十月會杜叔通於
仕金為翰林知制誥
保下。為作天地括囊
金亡不仕。往來燕趙
間。一見公奇之。曰子
陽先生論學書送柴
狀類先生才識問出
梓材序。

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公從先生學者蓋有年。

正月有祭徵君魏先生文。送道士巾正之序。五月作儒行序。四賢祠碑。

辛亥二十九歲。

蒙古憲宗莽資扣元君。中外洶洶。夏六月、年、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長子莽資扣即位于

闊帖兀阿蘭之地。政始歸一。七月。命皇太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冬。呼必賚置經畧司于冰分兵屯田。

壬子三十歲。

蒙古萬戶蔡國張系

蒙古憲宗二年、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癸丑三十一歲。

蒙古憲宗三年、

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三十二歲。

蒙古憲宗四年、

宋理宗寶祐二年。

乙卯三十三歲。

聞公名、禮請館于帥
府、授諸子學。張復有
書萬卷、付公管鑰、恣
其搜覽、乃大足平生
之願、卒成偉世之器。
後張賈子孫多為將
相名臣、以顯于世。

夏公入于燕、由萬甯為賈仲明作休復亭
故宮登瓊花島、慨然記為王良臣作恒齋
有懷乃作賦焉。
記。

蒙古呼必賚以姚樞
春公客于杞。

任須城縣令孟君某

為京兆勸農使、以廉

銘五月、作瑞麥頌、作

希憲為宣撫使、張柔

萬竹堂記、十月、左副

移鎮亳州城而戍之。

元帥賈輔卒、公為文

祭之、並銘神道碑。

春、蒙古呼必賚徵河

春三月五日、子阿長

為淄川先生作素齋



蒙古憲宗五年、
宋理宗寶祐三年。

丙許衡爲京兆提學。

生卽采鳳。公初娶徐氏。記春在燕。作時中齋氏不婦。歸于家。再娶記。日觀銘。曲阜懷古。淇澳張氏。自是生子。誦咏。遊靈岩寺詩。有秋東行。由趙魏以適去魯記。登泰山作賦。魯。八月入于東原。九月濟汶。自鹿門入于曲阜。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時在潛邸。徵召賢士。諸公累薦。九月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復至。公乃嘆曰。讀書爲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始應召而北。

丙辰三十四歲。

五月宋賜禮部進士。春正月公見皇太弟春。公自沙陀爲大父。

蒙古憲宗六年、
宋理宗寶祐四年。

文天祥及第。六月，蒙于沙陀，問以帝王當晉卿作墓銘，爲郭仲古請伐宋。憲宗亦以行之事，公援孔、唐、虞、偉作橫翠樓記。五月，宋人違命，囚使，會議三代治道以對。自朝有爲靜直先生請命伐之，呼必資城開平。至曉，喜溢不倦，道曰：書。八月，作積慶堂記。府劉秉忠營之。

引對論事，甚器重之。程先生墓銘，毛君墓且命條奏所教言者，誌銘二履辨。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復問當今急務，遂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皆以爲善。雖未即用，至中統後更張制度，用公之言益多。公遂還燕，議歸鄉拜謁松楸未果。公父靜直先生夏得



丁巳三十五歲。

蒙古憲宗七年。

宋理宗寶祐五年。

戊午三十六歲。

蒙古憲宗八年。

宋理宗寶祐六年。

風痺疾公爲書請命。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公自壬辰春渡河居正月作心菴先生陰
侵宋襄陽入其郭八月保凡十一年就廬符經集解序四月作
月蒙古主分道侵宋而徙者十甲辰徙南北風亭記送張漢臣
自將由蜀以入先命皇凡十四年於居爲序祭遺山先生文墓
張柔從呼必賚攻鄂景久夏四月始作北銘房山先生墓銘詠
趣杭州。風亭子阿壽生卽采義士詩。

冬宋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宣撫兩淮。公居家侍父疾。靜直作一貫園漢義士田
先生定襄並銘其墓。先生在牀簀已三年。時碑殷烈祖廟碑願
密便宣撫兩淮。

十一月二十六日增天孔子新廟碑。劇二十八日強爲之。



儲藏

郝文忠公年譜

己未三十七歲。
蒙古憲宗九年、
宋理宗開慶元年。

起咄咄曰發志氣遂
瞑不復語卒年六十
八得遺藁一百二十
篇門人苟宗道趙泰
尙文等私謚曰靜直
處士權厝于保城之
北原公自爲行狀。

七月蒙古葬資扣卒春三月子阿長孺附作東師議班師議新
于合州城下餘衆解殯靜直處士墓側夏野光武皇帝廟碑周
圍北還八月蒙古呼公外伯父陵川牛君子祠堂碑渡江書所
必資將兵渡淮九月視公于曹南九月皇見題東坡先生畫像
渡江遂聞鄂州宋拜太弟總兵趙荆鄂遣巴陵女子行武昌詞
賈似道右丞相軍漢使召公從行駐軍於棣華堂記。
陽以援鄂遂密遣宋漢會有以宋臣植齋
京乞和于蒙古呼必奏議呈獻者言宋邊
資解鄂圍引還。防衛要忌吾者七處

王召諸臣共議公乃具奏。王見公備生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耶。公曰經少館于其家嘗聞其議論此特經之臆說。豈不知也。退而著書義名曰七道。凡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以公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紀。惟中欲私還汴。公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



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公反覆辯爭。楊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麾下揚旌而南。楊懼謝曰。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從命。遂與公俱行。會王師于江上。公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遂進東師議。王稱善者久之。然與前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宋人懼請和。會憲宗凶訃至。王召諸將屬議。公復進班師議。王以爲然。遂班

庚申三十八歲。

蒙古世祖呼必賚中
統元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

一師。

春三月、世祖至開平、春公宣撫江淮、至自作居庸關銘、讀書堂諸臣勸進。辛卯卽位武昌、哭訃直先生之記、祭淮濱文、禡牙文、復召賈鼎、許衡至開臺而入、蓋公之服尙立、政議備禦奏曰、使平初定官制、以王文未闕也。見墓側有小宜新政、留城留侯廟、統爲中書平章政事、邱始知阿長之謗、因碑冠軍樓賦、易州總、撤江上軍、以史天澤勸而爲誌。三月、達順、管何侯神道碑、宣撫爲江淮經畧使、頒卽天織佛寺僧張仲安、大使楊公神道碑。位詔於天下。四月丁未、謁公、至讀書之所、未、以翰林侍讀學士、類二類不見、因涕泗、郝經爲國信使、翰林橫集、揮淚爲記。四月、待制河源、禮部郎中、世祖遣使召公。平章劉人傑副之、使於宋。王文統素忌公有重、初、蒙古兀良台台解名、世祖欲修好於宋、潭州圍至鄂、宋賈似文統請遣公。王本李道使夏貴等殺其監、張慕獻、作被親幸、復



卒百七十人。匿和議。陰勸李璣潛師侵宋。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欲假手害公。時或爲殺殿兵奏諸路大捷。公言宋人謗詐。臣信召似道還朝。封少師。蓋以疾辭。公曰。吾讀衛國公並官其將士。書學道三十年。無大似道使廖瑩中撰福益於世。今南北構難。華編稱頌鄂功。通國困弊已極。倘弭兵靖。不知所謂和也。至是。亂活百萬生靈。吾學似道恐信使至國。泄爲有用矣。遂起召見。其謀遂設計拘留于於開平。以公爲翰林。眞州之忠勇軍營。後侍讀學士。賜佩金虎。宋帝聞有北使。謂宰符充國信大使。齎國執曰。北朝使來。事體書入宋。告登寶位。布當議。似道奏曰。和出。通好弭兵。息民意。及彼謀。豈容一切輕徇。臣謹公請與一二蒙。倘以交鄰之道來。當古偕行。帝不許。將出。

令入見。淮東制置李帝賜葡萄酒三爵。且
庭芝亦奏蒙古使者命公上所當言者。公
久留真州不報。

具十六條新政以上。俱切至。後皆節次行之。夏五月。公至濟南。李璵以書止公行。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違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璵言聞于朝而行。六月。至宿州。移文于宋。以請接納。七月。進至五河口。宋遣朱寶臣。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宋復遣潘拱伯來館。



伴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遣使上封事。行次昭信。潘拱伯傳制使李庭芝欲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于半途。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眞州。時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恐奏謀呈露。館公于忠勇軍營。規模布置已成。因所驛吏棘垣鑰扃。晝夜防守。十月。李庭芝致書于公云。信使

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欵我仍械李瓊敗將以爲口實公答書以還將違詔啟營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誰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移文制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復牒宋三省致書賈似道上書宋主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止云朝廷已有定議願窮極變詐欲以撼



辛酉三十九歲。

蒙古世祖中統二年。

宋理宗景定二年。

公介佐或不能堪。公語之曰：「一人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

五月，蒙古遣崔明遠。公在儀真，宋伴使朱再與宋宰相黼、上宋李全義爲詳問官，詣寶臣等，偽報蒙古異主，請區區書瓊花賦。宋淮東制司訪問，因問公弗聽。復累言之。信使郝經等所在，仍欲貳公心以降。公厲以稽留信使，侵擾疆。聲曰：「此事斷無。」若有場詰之。公弟庸請介之。當遣我輩還國。乃行人以問罪，遣之。宋與介佐束裝露次于人不納。七月，蒙古下庭者月餘，以請歸。宋

諭將士舉兵攻宋。有人知公不可屈，乃請曰：「朕即位之後，深以復入後果虛妄。」

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朕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

王戊四十歲。
蒙古世祖中統三年。
宋理宗景定三年。

冬十月，以郝經到，使人使宋，未還，原其家。

公在真州，所居之館，九月始作。一王雅爲故總制廳事也。院中鴈遜士苟君墓銘。

舊有大樹數株，守人盡斫去，增高丈餘，上



仙藏

郝文忠公年譜

樹以鹿料下荐以棘

外掘壕塹置舖兵防

閑挫抑者無不至。

癸亥四十一歲。

二月蒙古以王德素公在真州御下頗嚴元旦作邀窮文二月

蒙古世祖中統四年

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一王雅成得二百三

宋理宗景定四年。

之使于宋致書宋主久羈縻時有怨言公十一人共二百五十

詰其稽留郝經之故。謂之曰吾一介書生篇小者十餘韻大者

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六七十韻抑揚刺美

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反覆諷咏大一統明

國信大使捨忠與義王道以補前人之所

其何以報吾祖宗以求及越十有五日序

來七世讀書甯肯不之。

忠不義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衆皆悅服。

甲子四十二歲。

八月蒙古劉秉忠請公在真州與門人苟作鏡湖亭記退飛蓬

蒙古世祖至元元年

定都于燕從之仍號宗道整頓綴續其所記應台記宮池記江

宋理宗景定五年。

中都。以中統五年改著爲甲子集。七月一石子記春秋制作本爲至元元年。公集中日長星見九月十六原序秋懷詩後園秋仍用中統年號。落南日始歿作記記之。十色四首。

北隔絕公不知也。十一月宋人來報其國。宋理宗崩太子禮。喪無繼釋之命。作幽。即位是爲度宗。

題賦。

乙丑四十三歲。

四月宋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蒙古世祖至元二年。宋度宗咸淳元年。

丙寅四十四歲。

蒙古世祖至元三年。

二月作春秋外傳畢。章句音義八卷制作本原十卷比類條目十二卷三傳折衷凡五十卷。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自序冠于首。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記以文。卷三節人有因闕殿三月作祭成王文。原相殺死者賊登門索古錄序。六月作密齋。

宋度宗咸淳二年。

公子室公乘果出。載記新館秋懷詩。烈士
樹而匿。賊乃抽戈。公吟新館八月三日雨。
遂踰牆。賴伴使來救。新館重九詩。
得免。國信使行府提
控都管成玉死焉。公
爲文以祭。乃謂幕僚
曰。若輩拘囚歲久。殆
無生意。是不可與久
處。此困厄也。恐別生
事端。玷吾大節。遂與
苟宗道等六人築館
別居于外。位于東序。
是爲新館。片天之下。
四壁之內。秋霖夏暑。
不勝其苦。公處置一
定。萬折不屈。著書吟



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屈亦不忍加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有加。

丁卯四十五歲。

春蒙古許衡謝病還

蒙古世祖至元四年懷孟。

宋度宗咸淳三年。

戊辰四十六歲。

蒙古世祖至元五年。

宋度宗咸淳四年。

元日有詩孟春新館

望南極詩春日夜飲

見月詩夏六月大雨

震電詩新節寒食無

花詩四首九月五日

念母詩十二月修易

外傳畢記夢有詩壯

丹菊賦。

正月成周易外傳八

十卷太極演二十卷

皆為序十月間一貫

圖成有圖說寒食詩



己巳四十七歲。

蒙古世祖至元六年。

宋度宗咸淳五年。

庚午四十八歲。

蒙古世祖至元七年。

宋度宗咸淳六年。

七夕詩、新館守歲贈
正甫書狀。

作三月二十六日詩
二首。

正月、宋李庭芝督兵。是年、公弟庸又請介作夏至夜雨詩。

援襄陽、賈似道命范行人問罪于宋、下大文虎從中制之。四月、臣會議以為不可。公宋賈似道以去要君、在新館。

帝命直學士院、文天祥草制留之、不滿似道意、使劾罷之。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藟、作半閒堂、與博徒縱博。復建多寶閣、登玩有言、退事者輒加

貶斥。十月詔范文虎

援襄樊。

辛未四十九歲。

元世祖至元八年。
宋度宗咸淳七年。

十一月蒙古改號曰元。取易經乾元之義。

是年公弟庸復請于作和陶詩百餘首。

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五月公令伴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述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號。曰續後漢書。

壬申五十歲。

元世祖至元九年。

十一月續後漢書成。年表一卷。帝記二卷。列

宋度宗咸淳八年。

癸酉五十一歲。

元世祖至元十年。
宋度宗咸淳九年。

傳七十九卷。錄八卷。
共九十卷。別爲一百
三十卷。序之。四月二
日詩四首。

公在新館。推本六經。玉衡真觀序。閏六月
三傳諸子史。自漢魏十三日夜病中。聞笛
言隋唐詔天官書志二首。
及所齎宋金源氏與
蒙古燕都臺司秘書
爲歷象錄。具述歷代
星歷傳之以理。旣成。
書狀官苟宗道爲之
音註。宗道請別爲一
書。乃更論次。復加損
益。益之以圖象。細行
歷變異事。應等類。凡



儲藏

郝文忠公年譜

甲戌五十二歲。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宋度宗咸淳十年。

六月庚申元降詔問公在儀徵已十五年罪于宋有曰自太祖以來與宋使介交通以雁獻者命畜之見憲宗之世朕奉命南公輒鼓翼引吭似有伐彼實似道請罷兵訴公感悟以九月甲息民朕卽位之初追戊率從者具香案北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視而縱之詩曰霜落出連年死傷相藉皆風高恣所如歸期同宋自禍其民罔有悛首是春初上林天子心問罪之師有不能援弓繳窮海壘巨有已者命大丞相巴延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將兵伐宋又命兵部月一日放雁獲者勿尙書廉希賢洎公之殺國信大使郝經書

十二卷名玉衡通觀。



乙亥五十三歲。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劉整卒于軍。	弟庸行樞密院都事于真州忠勇軍營新
宋范文虎降元。	齋詔赴杭州問以執館五十九字博二寸
二月途嬰疾。	行人之故七月宋度高五寸背有陵川郝
三月世祖知	宗崩皇子焮即位時氏印方一寸文透于
	年四歲是為恭宗十背可辨識明年三月
	月元巴延攻宋鄂州開虞人始獲雁于汴
	張世傑力戰禦之遂梁金明池會公北歸
	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故獲者不以問後帛
	新鄂十二月遂渡江書為王時中所得延
	宋夏貴棄師走巴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
	會阿朱趨鄂州鄂州之奏于朝勅中使取
	降遂引兵東下宋詔之詔裝潢成卷文臣
	賈似道督師開府臨各題識之藏諸東觀
	安李庭芝遣兵入援

宋孝宗景祐元年。

朱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賈似道復使東京。請和于元。巴延不許。朱孫虎臣、賈貴之師潰于江上。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宋張世傑將兵入衛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始詔總管段佑以禮送元行人郝經歸。賈似道有罪免。尋改作公。援筆立就。世傑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明年宋亡。

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逐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臨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四月。至燕。入見。世祖嗟慰。勞來懇至。賜燕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遣大臣累奏。諭令醫就公診視。無何。宿疾復作。七月十六。



日公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牛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卒于所居之正寢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于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先生之墓側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公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成宗大德三年春遷窆于孟州河陽縣虎頭

山之原。大德九年六月、詔贈公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延祐四年、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忠。



信藏

郝文忠公年譜

同里後學
王汝礪
視農
楊豫成立之
校字

郝文忠公年譜跋

嗚呼、先生之生也金以亡、先生之歿也宋以亡、先生之身固關三朝廢興哉。始則忍窮以殖學、終則忍窮以植節、所謂動心忍性者、先生其備矣。天之降大任者如是已乎、道則達矣。天其以先生開有元九十年之統、歟。世之隕穫充謂者、徒紛紛也。烏知所謂道哉。有志之士何從焉。輯先生年譜畢、復贅數語以自警。

嘉慶己巳八月下浣、

恒山秦萬壽。



將梓文忠年譜、客有過而問曰、譜以備國史之採擇也、今反摭摭諸傳誌、疑贅。又以詳敘其生平也、今輯於五六百年之後、除落落大節外、僅就詩文之載於本集者補綴之、疑疎。疎與贅匪適文累也、勿亦因文以累人實甚。余曰、唯唯否否。夫公氣節如蘇武、洪皓、才畧如馬周、王朴、貧而力學如茅容、黃憲、而文章經術又幾合鄒枚、鄭賈爲一人、不待譜而傳也。事蹟之湮沒、詩文之散失、如煙雲過眼、而不可復聚、又譜而仍不傳也。顧公爲陵人、實終身未一至陵、乃必揭陵川以名集、公之意可知也。集雖名陵川、一再刻者皆與陵風馬牛不相及、陵之人乃必亟亟謀所以歸之、

陵人之意又可知也。在公爲不忘故土之思，在陵人爲景仰先賢之志。諸君子不惜搜羅考核，以其成此譜，夫亦猶斯意也。且亦思公可無譜，公之集實不可無譜乎。其指陳時事、動關三朝、參之於譜，固將融會貫通而洞其治亂興衰之迹。至於文見於此，意注於彼，又或義兼比興，如風詩之寓規諷於揚水椒聊，離騷之寄忠愛於美人香草，不有斯譜，奚以知水中之鹽味、聆絃外之遺音者。然則譜公也，卽譜公之集也。以譜爲集之提要可也，以譜爲集之注脚亦可也。矧後人之譜少陵，譜東坡，孰非就詩文而摭摭補綴之者，何獨於陵人於公疑之也。客默而去。適剗剗甫竣。

因備錄其言於簡末、俾後之閱者無更疑其贅與疎焉。
道光丙申清明後二日、後學楊豫成跋於都門客寓。



藏書

郝文忠公年譜 跋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明·徐袍編撰

李文澤校點

刁忠民一審

劉琳二審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一卷，明徐袍編撰。清光緒十三年鎮海謝氏補刻《率祖堂叢書》本。《宋仁山金先生遺書》附。

金履祥（一二三二—一三〇三），字吉父，宋婺州蘭溪（今屬浙江）人。嘗從王柏、何基學，盡得朱熹之傳。宋亡不仕，隱居金華山中聚徒授學，門生達數百人，學者稱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於家，年七十一。著有《尚書表注》、《通鑑前編》、《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注考證》等，詩文集曰《昨非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噫稿》，今多已亡佚，後人編爲《仁山集》。

徐袍，字仲章，浙江蘭溪人，明嘉靖十三年甲午科舉人。《千頃堂書目》著錄其有《楓山實紀》、《事典考略》、《金仁山年譜》（分見該書卷一〇、卷一五）。徐袍序謂金履祥爲「宋之遺民」，「白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獨以著述顯」，盛贊其不仕元之大節，於是「譜而表之，俾世之學儒學者監焉」。故是譜所記側重於譜主學術授受次第暨詩文序錄，以彰顯其學術、行誼之大節，而記載譜主其餘行事則較簡略，如於時事大政、譜主行止、交往等內容則少有涉及。其徵引文獻多節錄自譜主詩文，雖多信實，然所採錄範圍不甚廣，內容略顯單薄。

據譜前附載，是譜編成於嘉靖庚子（十九年），後曾多次刊刻，明代有譜主裔孫金應晉重刊，清光緒中其十代孫金律又重梓付印。今人何淑貞撰有《金仁山年譜》（載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金履祥的生平及學術》，一九七五年油印本）。

仁山先生年譜序

婺之學蓋始自五先生云。成公世學以關洛爲宗。而文定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並師二氏。而克拓衍繹。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閭里學士彬彬嚮風。婺



以此稱小鄒魯云、然余嘗聞之、儒者之學所以昭揭人文、蹈脩聖軌而匡世風也。元之變極矣、爲宋臣子宜皆憤然傷之、而當時章縫之士、非惟莫之傷也、乃俛焉臣之不顧、可謂儒者之道如此乎。先生宋



之遺民也。自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而前編之叙亂藁之題，箕操之廣，泣然有餘悲焉。斯其心可與汨汨汶汶者道哉。顧其名獨以著述顯，而敦行明誼之節，猶若有未白者。余是以譜而表之，俾世之學儒

學者監焉。

時

嘉靖庚子五月五日，邑後學徐袍
撰。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明後學徐 袍編次 古婺後學李 旦叅訂

明後學徐學聚較正 澱水後學黃乾山校閱

明裔孫 應晉重刊 清十八世孫 律重梓

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三月丁酉先生生于蘭谿縣
純孝鄉桐山之第。

先生名履祥字吉父。本劉氏。避錢武肅王嫌名。從
父更爲金氏。居三衢桐山峽口。後徙家蘭谿三峯。



又徙今桐山下。曾祖天錫、祖世臣。父夢先，是爲桐陽散翁。娶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娠，散翁以事留蘭邑，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長而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遂名履祥云。

六年癸巳

先生二歲。

端平元年甲午

先生三歲。

二年乙未

先生四歲。

三年丙申

先生五歲。

嘉熙元年丁酉

先生六歲。

二年戊戌

先生七歲。

三年己亥

先生八歲。

出繼從兄章後。

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誦記，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琳因命後其長子章，散翁許之，遂往爲之嗣。



仙藏

四年庚子先生九歲。

淳祐元年辛丑先生十歲。

二年壬寅先生十一歲。

三年癸卯先生十二歲。

四年甲辰先生十三歲。

五年乙巳先生十四歲。

六年丙午先生十五歲。

七年丁未先生十六歲。

補郡庠生。

八年戊申

先生十七歲。

九年己酉

先生十八歲。

試中待補太學生。

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同郡王相字元章者、幼爲童子科、學問詞章、望於庠序、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

十年庚戌

先生十九歲。

欲往見北山先生、不果。



時先生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文公朱子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故不果。

十一年辛亥

先生二十一歲。

十二年壬子

先生二十二歲。

寶祐元年癸丑

先生二十二歲。

二年甲寅

先生二十三歲。

受業魯齋先生及北山先生之

門。

先生謀諸元章、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似。敬巖名



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偕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公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

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
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
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
且歷序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有以教之也。北山
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
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遊二先生
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
初作讀論語管見。



魯齋先生題曰、寶祐甲寅立冬日、蘭溪金吉父來訪、以讀論語管見一編示余。觀其立說、則曰凡有得于集註言意之外者則書。余竊惑焉。夫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謂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小。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間包涵無窮之味、益翫而益深、求之于言意之內、尚未能得其

髣髴而欲求于言意之外可乎。此編儘有見處正宜用力奉以歸之不敢有隱苟能俛焉孳孳沉潛涵泳于集註之內他日必有驗余之言矣。

三年乙卯

先生二十四歲。

四年丙辰

先生二十五歲。

五年丁巳

先生二十六歲。

仲兄彌高卒。

彌高字與瞻以是年四月卒年三十。後五年爲作行狀與季弟麟同請銘于魯齋先生。

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

開慶元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景定元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

二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寫真自贊。

序曰、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爲之贊。
贊之爲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頌也。詞曰、幼爾
冥行、長爾及更。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
重而敦。爾警而慵、以敏而勤。爾謹爾猷、以養以存。



爾戒爾弱、以毅以弘。肅爾威儀、維敬之門。視爾踐修、維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是歲作深衣小傳。王希夷以絕句索和、先生答之云、深衣大帶非今士、考禮談經盡古書。莫把律詩較聲病、聖賢工夫不此如。

歸宗、執散翁喪。

先是、章已生子、散翁命歸宗、問于魯齋。魯齋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



何疑耶。至是散翁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未幾章夫婦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

魯齋先生自金華來視壙。

魯齋有挽桐陽散翁詩云：激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峰，翔舞而東。林巒蓊蔚，邱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頎頎，生有異

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迺孝迺睦。迺大其識。教子
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已。維久無斁。選舉法壞。取
士以文。決于一夫。升沉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
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
翁。因翁二子。典刑是親。翼翼亶亶。曾不幾見。翁遽
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匍匐之義。真可媿死。我
旣哭翁。亦相佳城。千障矗矗。萬壑沄沄。一邱永閔。
昭明上征。萬壑沄沄。千障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

毓。

三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四年癸亥先生三十二年。

五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自號次農。

其說曰、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維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地有肥磽、力有



疆弱也。^①然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尺四分，^②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居^③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



家謂君心可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大夫以興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剖字儼語、謂之程文。少自振奮、則有司駭之以爲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爲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爲未能忘祿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祿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余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昔顏子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顏子猶有
簞食瓢飲足以享育、安知千載之下、其空又有甚
于顏子者。予也上無可官之祿、下無可植之畝、進
無代耕之祿、退無可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
自食其力則無地。不然、予何求哉。予嘗欲于桐山
之下、晏原之間、爲舍八楹、擬古二畝半之宅、求田
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
畝。予負笠而荷篠、耦耕而力耘、芻雞種蔬、上養下



教、間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願夫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士忘私以爲公、使時餘歲豐、穡事不擾、則予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所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是歲有和魯齋涵古齋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

癰。百聖淵源端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人於心上
知涵處。古在書中非遠圖。會到一原惟太極。包義
元不與今殊。又云。陋巷深居世已疎。書齋幽雅更
清癯。神徂聖伏入何在。往古今來迹易枯。太極運
行長自若。羲皇向上可潛圖。渾涵妙處皆全體。大
用周流自不殊。書浮屠可立。蓀葡齋記後云。蓀
葡。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
書。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



且辭而闢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薜葡萄之說、予蓋懵焉。佛者翠竹黃花之語、我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得也。雪菴可立上人以薜葡萄名齋、自爲之記、予舊友何君師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昆弟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要予書其左。可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俟游爲少、余蓋屢嘆之、故不辭而爲之書。九日、有與弟麟及何公權昆弟輩登三峰詩。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如京師、過謁嚴先生

祠。

有詩云、誰云孟氏死、吾道久無傳。我讀子陵書、仁義獨兩言。仁爲本心德、義乃制事權。懷輔存體用、治亂生死關。廼知嚴先生、優到聖賢邊。歸來釣清江、夫豈長往人。漢道終襍霸、文叔徒幾沉。何如對青山、俯仰自油然。我來一瓣香、敬爲先生拈。陟彼崔巍岡、想此仁義心。儼若羊裘翁、縹緲慕雲深。末



二句、一作如見羊裘翁、此道無古今。是歲有次
題王立齋靜嘉樓詩云、層樓新扁表新功、个裏功
夫自不同。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山
窺南北浮嵐小、月轉東西灝氣克。更植樓前佳玉
樹、君家槐蔭比車攻。末二句、先生自註云、立齋故
相家、時門前又新種槐。後魯齋改云、有玉韞藏溫
且栗、他山之石不須攻。

二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八月、壽魯齋先生。

時魯齋年七十、先生爲詩壽之、序曰、華之高、美王子也。于是王子年七十、而獻是詩。詩、金華之高、其色蒼蒼。維華降神、生及何王。維王及何、文公孫子。天子是師、斯文之紀。翼翼王子、教行于東。思樂東周、舞雩之風。東人之子、其來秩秩。是追是琢、是進是服。有車班班、有來自東。子曰予耄、落此新宮。新宮嚴嚴、珮玉翩翩。毋曰予耄、而將閉關。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齡、德烈方恪。于時阿衡、一德



之書。于時尚父、猶磻之居。于時宣尼、從心不踰六
籍。是正三千其徒。百里何爲、亦顯其君。武公九十、
懿戒維新。屹屹王子、三壽作朋。視彼霸侯、曾何足
論。巍巍王子、我人所宗。維北有斗、維岱在東。疊疊
王子、毋過來學。是潔是進、亦審亦度。毋信其言、省
其退私。毋晦其明、而左右咨。明明天子、宅此四國。
寤寐幽人、旌旄幣帛。北山之陽、其及王子。毋然遁
思、孤我帝祉。帝心孔翼、帝民孔棘。盍濬其源、而沛

其澤。穆穆王子、毋斯爾猷、以永斯文、邦家之休。吉甫作頌、其詩孔陋。相彼兕觥、以介眉壽。是歲有贈諸友詩云、臨別哦詩、比贈蘭、聖賢問學貴先難。歸與休用、嗟離索、來歲時時到歲寒。歲寒、魯齋先生書院名也。

三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壽北山先生。

時北山年八十、先生爲詩壽之、序曰、北山之高、美咸淳天子也。天子能繼志師賢、而聘何夫子焉。



北山之高、表我東底。維山降神、生何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此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旣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續程朱之緒。卿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于鄉。卽命于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玉几導揚、燕翼是托。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咨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

子爲世守^④。儒來游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山^⑤，臣非
素隱，士各有志，亦旣耄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
予交修。講殿經帷，爾優爾游。夫子曰道，維帝之蹈。
臣何容力，亦聿旣耄。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
予。稟子^⑥宮祠，寓我渠渠。夫子由由，匪詭匪隨，匪傲
匪求，云受奚爲。子子干旌，侯伯是將。鳳凰于飛，亦
集爰止，北山之陽。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
可以樂饑。明明天子，肇域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



無怠。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萬年。克之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愆。毋金玉爾音。以永斯文。是歲題立齋短軒記。詩云。以短名軒。義已諧。方方尋丈。自恢恢。勿侵四壁。藩籬隔。不費一天風日來。學者勿欺。惟暗室。聖門所樂。只靈臺。盍朋但讀立齋記。誰謂顏居曰陋哉。題下自註云。軒狹且暗。

四年戊辰

先生三十七歲。是歲有登嚴州北高峯及棲真紀勝游。小三洞諸詩。

十

一月、八行公入縣祠。

八行諱景文、先生從曾祖也。與同鄉陳天隱、董少舒俱以孝義重于鄉、時稱三孝子。郡守韓元吉名其鄉曰純孝。至是縣官立祠祀之、先生有奉安祝文。

十二月乙未、北山先生卒、與魯齋思誠二先生議服。魯齋謂先生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子其思之。先生議用白布。



深衣而純以素。冠用素冠、加經于內、而以生絹加于外。經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定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布、謂即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經。及先生往問張伯誠、乃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亦不甚駭于俗。且

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進退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于是魯齋約曰、成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耻與吾人黨乎。先生曰、非耻與先生爲黨、耻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丈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先生有挽子何子詩云、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猷傳真統緒、惟下實工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載起廉隅。昔年夫子

在、已慮曉霜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帷兄
並殯、丹旌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每
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卧病亦春融。
聖處一言敬、天然萬里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幽
宮。

五年己巳

先生三十八歲。

二月丁亥、祭北山先生。

其文曰、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傳授、存歿閔世
道之隆污。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



藏

言之爲迂。自夫堯舜以至于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之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與？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真實而非虛，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乎此，故廣探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于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



以及勉齋之既徂、口傳紙授者、或浸差其精蘊、而
好名假真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慕師言、以發
揮剔袞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脩矣。學之者、惟
真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
可也。又何有于開門而受徒。袞決性命以干進、世
滔滔皆利欲之塗。然廣厦綢氈之召、先生猶不受
也。而况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
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

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于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歸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抑恰好之妙旨、與真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而不渝。尚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聖賢之書。時同祭者五人、張必大、童偕、余澤、童俱及弟麟。祭畢、



退游北山智者寺、有詩云、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
曾近未躋攀。于今始至、滋懷憾、不見先生、却見山。
十一月、再祭北山先生。

文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
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祇言微意。念昔多岐、
中師魯翁^⑦、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
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
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懼、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

凡事物用各不同。易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敬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弘多。愧負師言。間閑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既歿。我始成室。揭揭庭額。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



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按柳文肅公狀云、文定恪守師傳、參訂訓義于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顛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于世矣。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

近思錄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歿。先生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前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又按仁山書堂當爲是年所築。

六年庚午

先生三十九歲。

自弱冠以後。至是歲。襍詩文彙爲一集。自題曰昨非存稿。共三冊。按先生文稿凡四集。今皆散落。惟吳禮部家藏得先生手筆一冊。皆己巳以前所



作、卽所謂昨非稿者是也。其後董東湖尊重加編、校、自手筆、冊之外、增入二十餘篇、共爲三卷云。又按、是稿中有篆老母扇云、奕奕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旣壽且昌。則知散翁旣歿、而童安人尚在也。其後不知卒于何年。茲識于此、以俟攷而補之。

七年辛未

先生四十歲。

至京師進奇策、不用。

先生負經濟大畧、雖不事進取、亦不忍遽忘斯世。

時襄樊之師日急、人皆坐視而不敢救。先生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按襄樊之地、自咸淳四年被圍、至九年陷入于元、先生進策當在此數年之間。許文懿公曰、先

生嘗一舉進士、不利、遂絕意進取、以布衣遊諸公間、率以文義相處。嘗宋季世、睹國勢阽危、慨然欲以奇策匡濟、爲在位所沮、議格弗上。其語秘不傳、然當時計畫之士咸嘆其策不用。

八年壬申

先生四十一歲。

九年癸酉

先生四十二歲。

十年甲戌

先生四十三歲。

七月、魯齋先生卒、治喪如北山

之禮。



藏

文憲歿，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前議。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于倫常之重如此。又爲文以祭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鰲峰之傳，北山之陽。猗與先生，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卽事卽物，無理不窮。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舉而措。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



弘褊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賙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諺愆、卒踐師言。涵養拓克、雖未克稱。環堵餐蔬、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期卒業、遠遯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冰。哀哉茲今、有問無徵。魯齋既歿、凡所著書、僅能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先生悉爲讎校、以傳。又嘗取魯齋與北山

往來問答之詞、集爲私淑編云。

帝景德祐元年乙亥

先生四十四歲。

召爲史館編校、不果

用。

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克極于用。嘗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策弗售退歸、至是國勢阽危、乃思其言、而以迪功卽史館編校召之、則已不及于用矣。

設教釣臺書院。

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來聘，先生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焉。自辛未以後至是歲，裸詩文二冊，自題曰仁山新稿。是歲魯齋先生得贈承事郎，先生爲焚黃告文曰：朝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崛強，或不免焉。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



回世道、而不可復、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數、次第舉矣。諸公以某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尚歆受之。謹告。

二年丙子

五月以後爲端宗景炎元年。先生四十五歲。

元兵入臨安、以

帝昀及太后北去、先生遂避居金華山中。

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繹騷、先生之居猶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

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咏、而是心之泰
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
字。

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三年戊寅、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先生四十七歲。

爲思誠先生賦

洞山十詠。

十詠者、一高石巖、二朝真洞、三冰壺洞、四雙龍洞、
五椒庭、六中洞、⑧七小龍門、八五疊泉、九老梅巖、十



中峰。據先生詩序，當在是年以後作，故繫于此。序略曰：思誠子張君少游金華，攬奇選勝，晚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游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邀予相與觀之。又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冰雪孤松，端操凜凜。其于此山表微擇勝，諸所品題，終爲山中故事。不鄙。

謂予各課一絕。自維鄙拙，未必能爲此山輕重，而思誠子之命，不容辭也。勉綴左方，思誠子其幸教之。詩不錄。

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宋亡，先生遂決志避

世。

先生以宋室遺民，耻復屈身異代。自是歲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其自署則曰前聘士云。



仙藏

作廣箕子操。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宋亡、先生感激舊知、賦詩一章云、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主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于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

先生四十九歲。

通鑑前編成。

先生以司馬氏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于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



信藏

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避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且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



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先生作書之意、蓋在于此。先生以古書有註、必有疏、朱子于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間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于事物名數、或以爲非要而略之、廼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名曰論孟攷証。早歲嘗註尚書、章釋註解^⑨、既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諸說、獨推本父師之意、一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攷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

之外。名曰尚書表註。○按、二書不知成于何年、無從考據、姑附于此。

十八年辛巳

先生五十一歲。

十九年壬午

先生五十一歲。

二十年癸未

先生五十二歲。

二十一年甲申

先生五十三歲。

二十二年乙酉

先生五十四歲。

二十三年丙戌

先生五十五歲。



儲藏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二十四年丁亥先生十六歲。

二十五年戊子先生十七歲。

二十六年己丑先生十八歲。是歲有告魯齋先生謚文。

二十七年庚寅先生十九歲。

二十八年辛卯先生六十歲。自丙子以後至是歲襍詩文二冊自題曰仁山亂稿。

二十九年壬辰先生六十一歲。子頡卒。

先生娶徐氏子男三長穎次頰次頡。頡有志于學早卒。是歲以後襍詩文名噫稿且題其端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

三十年癸巳

先生六十二歲。

三十一年甲午

先生六十三歲。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

先生六十四歲。

二年丙申

先生六十五歲。

○編次濂洛風雅成。

時先生館于唐氏齊芳書院、是編類載濂洛諸公下、及何王二先生詩詞、唐良瑞爲序。○按齊芳書



院乃唐良驥德之所築以延先生者、德之有贈先生詩云、公已蒼頭我黑頭、兩情常得守清幽。紛紛世事浮雲變、汨汨人生逝水流。行止何期南又北、交情又見夏還秋。可堪天意常如此、只合無心任去留。命有窮時道不窮、道窮何處更求通。此生未老應須學、萬事由來要適中。物欲盡時心始曠、天真動處氣初融。百般佳趣難形狀、自與常人迥不同。

大德元年丁酉

先生六十六歲。○是歲有祭葉養榮祖母文。

二年戊戌

先生六十七歲。

三年己亥

先生六十八歲。

四年庚子

先生六十九歲。

五年辛丑

先生七十歲。

○白雲先生許謙自金華來學。

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先生曰、士之

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酸醎頓異。子來見

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

耶。謙聞之惕然。時謙年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情就弟子列。

六年壬寅先生七十一歲。設教金華呂成公祠下。謙從卒

業。

先生嘗語謙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儲藏

大學指義成。

先生在金華、以大學爲第一義、諸生執經問難、皆爲之毫分縷析、開示蘊奧。于是取其要者、筆之名曰指義。又出疏義一編曰、此予少年所成也。詞雖少浮、而大義已著、固可卽是而觀朱子之書矣。

二書白雲爲序、門人東平陳克紹鋟梓以傳。

七年癸卯

先生七十二歲。

三月壬辰、先生以疾終于正寢。

先生疾革、門人許謙自金華徒步冒雪來省、先生



將易簣、謂子頴、頴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于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亦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謙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我傳此書乎。于是授之白雲。

大德十年丙午九月甲申、葬于仁山後壠。

兩峰對立、中有圓墩、地名小釣。既葬、白雲先生爲挽詩云、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魯獻策、私

淑辛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
吾道竟何如。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
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
猶在耳、一慟閔幽宮。其後禮部吳先生師道移
文學官、謂先生道德無忝于前修、論著有裨于後
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于是學正徐鉉特爲申請、
列祀于先賢之祠。禮部有奉安先生神主詩云、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問誰知。諸君宣化文



明運、百世流芳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歿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傑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沂真傳自紫陽。策祕當時桑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祀、學子濃熏一瓣香。端藉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鬢毛蒼。

至正中特謚文安。

國朝成化中、勅郡建正學祠、與何王及許並祀。正德中、郡守于邑城天福山建仁山書院、歲春秋祀弗

替。

附錄門人叙述

許文懿公謙曰、先生仁山于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于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一毫歉、可謂一世通儒。又曰、先生神勁而清、氣候明潔、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懌、閨門之內、相敬如賓。生平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俱繫于官、其後分配爲隸、子母不



相知死生者垂十年。先生傾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方從王先生時，與同舍生夜步庭中，指謂之曰：「某星入某次，其分野當有某變。」已而果然。鄆人李某者嘗侍坐于先生，言次及其鄉，先生因歷歷爲言其山川風土物產之宜，如指諸掌。某大驚服。先生之于學，其精博類如此。

柳文肅公貫曰：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

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履之克聞。研窮經義以
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
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叅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
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
其氣。而不爲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而不爲
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韶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
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游厭飫之域。迨夫晚暮。
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晬盎。所趨皆寬平。于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
揜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四方學者承風依
正、肅襟造請。方群疑塞胸、輾轉糾纏、莫能自解、而
親其軌範、領其誨言、回吝消亡、隱僻軒露。如人疾
疢、察製脉劑、造其浮沉滑瀦之候、而中夫攻慰補
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
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
錯施之也。又曰、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勉齋、與

聞真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于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于已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嚅嚅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

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皦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世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仁山先生年譜卷終



藏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校記

①疆：當作「疆」，見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

②七尺：當作「七寸」，見右引書。

③瞻：當作「瞻」，見右引書。

①守：當作「宗」，見右引書卷一。

⑤山：當作「止」，見右引書。

⑥稟子：當作「凜子」，見右引書。

⑦中師魯翁：此處似有脫誤，右引書卷四作「中心漾漾，既得魯翁」，亦非。

⑧中洞：當作「中澗」，見右引書卷二。

⑨章釋注解：疑作「章釋句解」。《仁山文集》卷三《尚書表注序》作「章解句釋」。

⑩：當作「正」，見右引書。

⑪沂：當作「沂」，見吳師道《禮部集》卷八。

⑫侯：當作「候」，見許謙《資治通鑑前編序》（見該書卷首）。

戴剡源年譜

孫善福 編撰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戴剡源年譜》，係善福編撰。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戴表元（一二四四—一三一〇），字帥初，一字曾伯，晚年自號剡源，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元奉化（今浙江寧波）剡源榆林人。少從王應麟學，中南宋咸淳七年進士第，授迪功郎、建康府教授等職。元兵南下，歸居鄞縣，間至杭州，授徒賣文以爲生。元至元三十年，受聘爲奉化縣養正堂師。大德六年，以薦授信州教授，凡五年而歸里。表元學識淵博，善書法，有文名，被譽爲「東南文章大家之一」。著有《剡源文集》三十卷。

孫善福字弗侯，爲表元同鄉後學。所撰是譜，旨在表彰鄉賢，據其跋云：「編纂此譜，凡相關書籍，採摭幾盡。」後又檢得其他文獻，「爲求全備計，補錄卷末」，蓋欲網羅一時文獻，以盡知人論世之意。故其述表元立身處世綦詳，而以譜主行歷及詩文、著述爲主綫，兼記家人、交遊事蹟。凡引文獻以資考證，均註明出處，殊爲可取。譜中考證，不盲從史傳、墓銘，一以譜主自記爲準，多所發明，如考證薦授信州教授在大德六年，而破墓志「大德甲辰……起家拜信州教授」之說，等等。譜後除補遺外，又附《本譜參考書目》、《剡源文鈔目錄》，又將譜主世系收爲「附錄一」，「附錄二」則列所據主要文獻，如表元《白序》及《元史》本傳等，以便參核。觀其譜例，可謂謹嚴矣。故於表元生平大略，足資參考。

敘

剡源先生年譜者、余友孫弗侯表章其鄉先生戴表元而作者也。

先生生直南渡之季、桑海之際、人事亦難言矣、而詩文之學、尤爲凋敝。先生友周公謹年譜四十三歲嘗有言曰、道學之黨、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捍邊者、則目爲寵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目爲俗吏。志雅

堂雜鈔卷下玩物喪志之說興、斯文不將掃地以盡乎。

至於詩、又何獨不然。宋詩之爲詩也、雖方正學言、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遜志齋集二四談詩然夷攷當時、朱子已云、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

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去學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不學李杜、只學那崎嶇的。今便學得十分好、復把作什麼用。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卻又只學山谷不好處。朱子語類卷一四〇陳師道

亦謂、於默齋敘張魯齋詩云、近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音節犖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吟詠性情之本意。後山詩話後集卷一由此觀之、詩之敝蓋亦無疑然。

然則宋季之詩文、謂之兩敝、可也。

先生丁此兩敝之口、頗欲推之輓之、而力反之於古。既云、文不在茲、何以垂後。袁簡撰墓志銘復云、日夜以

此自媿。年譜六十一歲壯志邁修、其言已可風已。奉化縣志謂、表元閔宋季詞章萎蕕骯髒、其弊已甚、慨然

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蓋以其時攷之、非虛語也。然亦先生之才、足以副此爾。浙江通志稱、至元大德間、



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表元一人而已。嗟乎，有才者未必逢時，逢時者未必有才。斯志士所興嘆，通人所以永喟。至若因時而挺才，用才而拯時，使文章一脈流存於山陬海曲之間，是則讀先生詩文集者所當慨然感興者歟。

且元文盛推清容，清容則先生弟子也。明文推宋濂，濂之生也實與先生之沒同時。他日者濂亦因其

師金華黃潛之說而卷卷服膺於先生矣。昔歐公得韓文於敗簏，宋史三十九歐傳而卒爲一代之宗匠。牧

齋章震川於身後，有學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而預啓方姚之先路。夫以先生之文與昌黎比長挈短，

誠未易言。然擬諸震川，正未知鹿死誰手。至於縣一壺於中流，開時代之風氣，則昌黎也，震川也，先生也，固未嘗無一二之相似焉。

雖然以詞華論先生者，要不足以見先生之大。先生生於家國多故之際，念中屠蟠因樹爲屋之行，年譜

六十三歲仿胡安定學以治事之旨，年譜五十二歲安貧樂道，篤學躬行，處處以實踐爲依歸。昌黎詩寄壽陽

情懷二妾，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十六以視先生，昌黎或當有慙色乎。

世頗憾先生以貞蒙之身仕元而爲教職。然文山有黃冠顧問之傳，梨洲著明夷待訪之意，大廈將傾，

非一木所能支。先生未有官守，後人又何所資而苛求之也。先生非孔光之庸操，慕睢陽之死守，年譜五

十七歲而遺民如臯羽公謹，流與先生不廢酬應。然則先生之志要亦可以大明。余讀先生行婦怨諸

詩，年譜三十三歲以秦婦喪亂之吟寫麥秀黍離之感。胡馬南來，長江難畫，諷先生之文而念先生之行，要

亦可深資感喟於今茲者矣。

蒧侯艸創此譜。頗有歲月。寸鈔露纂。營構甚苦。良由生於先生漁釣之鄉。懷式閭表木之情。故不辭艱鉅而爲之乎。然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而非蒧侯之私阿其所好也。書既成。予以有先讀之快。云因以平日所感於先生者。書諸其後而歸之。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同學弟餘姚陳登原再拜謹序。



估藏

戴剡源年譜 序

校記

①陳師道：當作「劉克莊」。按，原引文多有謬誤，今迻錄正文於下。《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游默齋序張晉彥詩云：『近世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節聱牙，意像迫切。且議論太多，失占詩吟詠性情之本意。』」

戴剡源年譜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晚年自號剡源先生、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剡源戴先生文集戴剡

源先生自序慶元奉化州袁楠清容居士集戴先生墓志銘、元史本傳、新元史本傳同剡源榆林人。自序。按慶元奉化州剡源

榆林即今浙江省奉化縣剡源鄉榆林村

自序曰、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作坊瑯、今依奉化孫

玉叟刻本改正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曰、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

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

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

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略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杲、商務本作果、今依孫玉叟刻本改正略

次諱昇。略又次諱暹、曰二十六府君、仍居小方門。略為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略生四子、長

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略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

決鬪訟與臂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略是為

表元高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

而極孝讓。略於表元為曾祖。略妣曰六一夫人。文集卷五據袁楠戴先生墓志銘云曾祖妣劉氏

祖名汝明、字叔晦。祖母鄭氏、名如玉。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云。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府君。次萬。府君。商務本作萬四皆絕。又次萬三府

君諱汝明。

商務本作萬三

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郭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

人諱如玉。略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羣議出壻於鄭夫人。夫人善夫先生諱

一枝妹也。善夫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

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文集卷五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云。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

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明精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爲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

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文集卷五

父名灝。字商叟。母王氏。

本生父名滌。字默叟。自號拙逸居士。本生母袁氏。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云。先祖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滌。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

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

不中。即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略而表元由

居上第三子。爲仲父後。兵燬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文集卷五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云。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略祖考府君有子

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文集卷五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略歸我伯考拙逸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紵嚴急居士府君性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係次表元沂以後鮎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媼嫗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略表元略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文集卷十六

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

西曆一二四四

先生生

是年先生祖父

汝明

年六十九歲

祖母

鄭氏

年五十五歲

父

灝

年二十五歲

母

王氏

年行笄

本生父深年三

十六歲

本生母

袁氏

年三十九歲

先生之師王應麟

伯厚

年二十二歲

舒岳祥

景薛

年二十六歲

友人周

密公謹

年十三歲

劉莊係

正仲

年十一歲

方鳳

紹卿

年三歲

宋淳祐八年戊申

西曆一二四八

五歲

知讀書

自序

李時可詩序云余自五歲受詩家庭

文集卷八

呂國應君類書蒙求序云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

文集卷七

是年友人白珽

廷玉

生

宋淳祐九年己酉

西曆一二四九

六歲



知爲詩。自序

劉仲寬詩序云、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口行數千萬里之爲快。文集卷九

是年友人謝翱皋羽生

宋淳祐十年庚戌西曆一二五〇七歲。

自序云、七歲知習古文、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元史本傳同

宋理宗寶祐元年癸丑西曆一二五三十歲。

友人任上林叔實生

宋寶祐二年甲寅西曆一二五四十一歲。

十一月、祖父汝明卒、年七十九歲。據文集卷五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友人趙孟頫子昂生

宋寶祐三年乙卯西曆一二五五十二歲。

九月、本生母袁氏卒、年五十歲。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略伯妣夫人略卒於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略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哀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

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文集卷十六

按伯妣即先生本生母，以出繼仲父爲後，故稱伯妣。

是年王應麟爲揚州州學教授。

宋寶祐四年丙辰西曆一二五六十三歲。

是年王應麟試博學宏詞科中選。

宋寶祐五年丁巳西曆一二五七十四歲。

友人鮮于樞伯機生。

宋寶祐六年戊午西曆一二五八十五歲。

始學詞賦。自序

元史本傳云：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但袁桷戴先生墓志銘言：年十二，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學習詞賦之年，當以自序爲準。

先生後述其故云：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據文集卷八

張君信詩序可見先生當時之立志矣。

是年王應麟通判台州，友人鄧文原善之生。

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西曆一二六〇十七歲。

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自序



左氏蒙求序云略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文集卷七

宋景定二年辛酉西曆一二六一十八歲

宋景定三年壬戌西曆一二六二十九歲

友人仇遠仁近生

遊杭

贈談星者謝生序云余十八九時遊杭文集卷十四是殆日後追記之作送曹上弘序云歲壬戌余初

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略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

略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文集卷十四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於時新定方尚書逢辰廬陵劉

博上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是則先生遊杭之年似以十九歲爲確又贈相士

歐陽生序云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文集卷十四知先生是年確在杭也

按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

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遂不復出有須溪集十卷須溪四景詩集四卷見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卷六五生宋紹定五年西曆一二三二卒元大德元年西曆一二九七年六十六歲新元史有

傳

又按方逢辰初名夢魁字君錫淳安人登淳祐十年進士第一理宗改賜今名官至吏部侍郎以

母憂歸德祐初徵拜禮部尚書會父疾未赴宋亡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於家以疾堅辭

不出。有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五。

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自序

黃潛潛窩記云、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宴休之室。略昔者

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卻立而睨之。金華黃先生文

集卷十五此處可以徵先生丰度壯年固甚急進焉。

學詩從事進取。

仇仁近詩序云、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略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

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又集

卷八

按仇仁近名遠、錢唐人、因居餘杭溪上、之仇山、自號曰山村民。在宋咸淳中、即以詩名、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元至元中、爲溧陽教授。有金淵集六卷、山村遺集一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其卒年無從查攷、先生有仇仁近真贊、見文集卷二十。新元史有傳。

陳晦父詩序云、略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

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文集卷九

張君信詩序云、略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鞠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

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好攻詩最久。文集卷八



許長卿詩序云、略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初顰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幡然資之以爲樂

文集卷九

千峰酬倡序云、略寒暄榮悴囂寂禽蟲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

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

略

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

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

文集卷十一

知先生之學詩與人異趨卓爾不羣顧嗣立元詩選稱爲詩律雅秀力變宋季餘習有是哉

宋景定四年癸亥

西曆一二六三

二十歲

是歲先生曾至杭又至姑蘇

陳府君功父墓志銘云

略余弱冠客錢塘姑蘇

文集卷十六

姑蘇爲先生婦家陸孟孫字士宗序云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爲婿今者孟

孫又幸得婿於公

略姑蘇之族莫望於陸

文集卷十一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

略

娶陸氏

略

女四婿曰陸

孟孫

略

先生至姑蘇此爲第一次定婚於陸氏殆在此時

宋景定五年甲子

西曆一二六四

二十一歲

是年蒙古人都於燕

王應麟遷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

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西曆一二六七二十四歲。

在杭。

陳無逸詩序云、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於杭。文集卷八

是年門人袁桷伯長生。

宋咸淳四年戊辰、西曆一二六八二十五歲。

在杭。

宋咸淳五年己巳、西曆一二六九二十六歲。

入太學。

自序云、略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云、己巳之歲、表元入館下。文集卷十四

表桷戴先生墓志銘云、略咸淳己巳、入太學。

是年王應麟以祕閣修撰、主管建康府崇禧觀。

宋咸淳六年庚午、西曆一二七〇二十七歲。

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生。自序

單君範墓志銘云、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荐送。文集卷十六



春秋法度編序云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

文集卷七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咸淳己巳略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

元史本傳同

是年作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先生於李氏族譜後序曾詳言當時南宋取士之法曰

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秋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月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

文集卷十

宋咸淳七年辛未

西曆一二七二

二十八歲

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

自序按昇即昇州即今之南京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

元史本傳建康誤建寧

雍正寧波府志云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張鎮孫榜進士

卷二十六文苑中

按張鎮係南海人字鼎卿咸淳廷對第一授祕書監正字德祐間罷歸端宗航海幸閩廣間鎮係與都統凌鎮誓圖恢復官至經略安撫使後爲元兵所執死於大庾

見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名大辭典頁

九七五

先生慨乎當時文士鄙視詩學是年以後縱意於詩。

方使君詩序云年二十六入太學略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驚於竿櫓俳諧場屋破

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爲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

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略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文集卷八

張君信詩序云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文集卷八

是年蒙古改國號曰元分道人寇嘉定諸路。

七月王應麟爲祕書監十一月遷起居郎。

宋咸淳八年壬申西曆一二七二二十九歲。

是年先生奉親赴建康就教授任。

楊氏考妣墓志銘云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略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文集卷十五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云余兒時聞江南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略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

三茅之鄉文集卷十四

但自序云癸酉冬赴昇按癸酉先生三十歲此恐有誤。



宋咸淳九年癸酉

西曆一二七三

三十歲。

仕建康。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

文

集卷十六

是時先生喜攻古文詞、受業弟子數百人。送謝仲潛序云、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詞、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

文集卷十四

與建康通判袁洪常相往還。宋元學案云、略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

卷

二十二按洪爲袁桷之父。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往還。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可復收、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略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託於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

知先生之深惡科舉、立志矯俗、並知袁桷受業始於此時。

金陵贈友吳允文參議同登金陵鳳凰台醉作詩、殆在此時作。

宋咸淳十年甲戌

西曆一二七四

三十一歲。

祖母鄭氏卒、年八十五歲。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云、略德祐甲戌、而吾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載歸。略而先考府

君略囑其孤表元曰略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文集卷五

按德祐爲恭宗年號續通鑑與李兆洛歷代紀元編俱稱度宗咸淳甲戌又恭宗於德祐乙亥即位僅一年是則德祐甲戌誤也

是年元丞相伯顏渡江趨鄂州鄂州降引兵東下詔天下勤王

宋恭宗德祐元年乙亥

西曆一二七五三十二歲

三月元丞相伯顏入建康

自序云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元史本傳云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奉化縣志同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表元生年

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文集卷十六

先生歸剡源後買廬與王子兼爲隣常討論經史古文作歌詞韻語自娛憫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袁桷從之學先生亦受業於鄞王應麟天台舒岳祥

王丞公避地編序云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廬並公爲鄰略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爲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文集卷十一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先生在建康時略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桷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



儒藏

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於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岳祥師表、代先生獨執子弟禮。

宋元學案云、初先生閱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閩風、並以文章師表、代先生皆受業焉。卷二十二寧海縣志亦云、舒岳祥字景薛、一字舜侯、寶祐四年進士。略

剡源戴表元、四明袁桷、並從岳祥遊。略居閩風里、學者稱爲閩風先生。

舒岳祥有喜帥初歸剡詩、詩云、

吳客多留越、君尋占剡歸。民貧官筆急、歲歉米船稀。嶺鹿三丫入、谿鱸一尺肥。榆林知可隱、安得

翅能飛。

閩風集卷三、閩風集十二卷載永樂大典、近由吳興劉翰怡刊行

十一月、王應麟除禮部尚書。時江陵帥朱驥孫、江西帥黃萬石皆北降、丞相留夢炎猶除拜二人官、應麟上疏駁之、併論夢炎疏入不報、即引歸。

是年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宋端宗景炎元年丙子、西曆一二七六三十三歲。

二月、元伯顏軍皋亭山、宋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三月、伯顏入臨安、封府庫、收國籍符印、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閏二月、陳宜中等奉益王是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開府福

州起兵興復。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

剡源鄉志云丙子三月元兵至鄞沿海制置使趙孟傳降元兵旋擾剡源。卷二十四

先生因兵變扶其父母及本生父與王子兼同避難於天台。

自序云會兵變走避鄰郡。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云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文集卷十四

王承公避地編序云父黨王承公子兼字達善略守一官乙亥之夏略失仕歸略越明年兵聲撼海

上村郊之民往往持橐束縕而上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爲

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

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穉攜挈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

鄉棄上之戚。文集卷十一

先生避難天台與王子兼舒岳祥劉莊孫胡元魯常以詩相倡酬。

題蕭子西詩卷後云余略平生與承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

恙舒舜侯在馬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硤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自返危

韻或乃共和急奇鬪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咳唾相熏亦有法則。文集卷十八

按劉莊孫字正仲天台人在大學五年不獲釋褐以諸生卒喜著書尚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掇

拾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莊孫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各爲論著不沒



其實著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又著易志十卷、詩傳音志補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詩文集曰芳潤集共五十卷、和陶詩一卷。新元史有傳。

是時先生所作詩語多感傷。集中有行婦怨次李編校韻丙子台州作詩其辭云、

赤城岩邑今窮邊、路旁死者相枕眠。惟餘婦女收不殺、馬上娉婷多少年。蓬頭垢面誰氏子、放聲獨哭哀聞天。傳聞門閥甚輝赫、誰家避匿山南巔。蒼黃失身遭惡辱、烏畜羊縻驅入燕。平居鄰牆不識面、豈料萬里從征鞭。酸風吹蒿白日短、天地闊遠誰當憐。君不見居延塞下明妃曲、惆悵令人三過讀。又不見蔡琰十八胡笳詞、慚貌千年有餘戮。偷生何必婦人身、男兒無成同碌碌。文集卷二十八

又有此地詩云、

又說風塵起、人來似水流。飢窮餘此地、嘯聚是何州。野白荒荒闊、雲橫莽莽浮。相逢問田父、未可賣耕牛。文集卷二十九

又有丙子除夜詩云、

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醉、村落無醫病亦稀。客任低頭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渾如此、除卻躬耕事事非。文集卷二十九

宋景炎二年丁丑、

西曆一二七七三十四歲。

自序云、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

贈相士歐陽生序云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略自是相闊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鄞文集卷十四

當時有詩紀其事

丁丑歲初歸鄞城云城郭三年別風霜兩鬢新窮多違意事拙作背時人雁蹟沙場信龍腥瀚海

塵獨歌心未已筆硯且相親

文集卷二十九

鄞城火後見光遠云火後丘墟市兵前風雨春那知攜手地俱是皺眉人海柳吟猶弱山鶯聽未

真明朝各分路何處覓風塵

文集卷二十九

東門行二首云春風顛狂卷地起吹動江城寒劫灰江城千家丹碧窟過眼不復餘樓臺九轉燭龍竟爲爾六尺海鷗安在哉平原無人金谷散惆悵東門歸去來其二云松枝可餐不可久蕨其可春難入手書生身業值無年翰墨千困不充口烟洲何客釣寒魚江郭誰門倚殘柳琴臺歌管無處尋

惆悵東風幾回首

先生自註云時鄞城火第宅遭燬故有此作文集卷二十八

火後云當年歌酒留連處火後來看一惘然傍水幾家初飲馬入春三月未聞鶉炎涼世事殘城樹歌哭人聲去客船不是危腸拌醉得顛狂無處看詩篇

文集卷二十九

是年先生曾有越行戴隱記云余自丁丑歲三至越

友人同郡朱開伯家貧無以葬親先生爲作朱尉伯求葬親費序告貸於人

見文集卷十四

兵後見三江口木芙蓉盛開同陳養晦兵後過邑王丞自鄞城歸又許入剡三詩當在此時作

宋帝昺祥興元年戊寅

西曆一二七八

三十五歲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十一月，元張弘範襲擊文天祥於五坡嶺。

是年先生作跋史旨詩卷。文集卷十八袁桷仍從遊。

袁桷祭戴先生云：戊寅之秋，愚駮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掃。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

袁氏子字說序，佩韋辯似均在此時作。據文集卷二十三，佩韋辯先生自跋云：自袁氏子字說至佩韋辯五篇，刪去不存。

藁久矣，蓋己卯歲末居剡時也，略。

宋祥興二年己卯。西曆一二七九三十六歲。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之宋亡。

歸剡源榆林，買地築廬。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云：兵毀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許榆林。文集卷五

自序云：鄞居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文集卷十六

按：又坐隱辭小引云：余雖移家棠岙，居猶未定。見文集卷二十八，可知先生未定居榆林以前，曾

居棠岙。棠岙在奉化，距榆林約二十里，今仍沿稱其名。

是時先生有詩數首，極言亂後窮苦之狀。

己卯歲初，葺剡居云：休言聲迹轉沉淪，百折江湖亂後身。窮未賣書留教子，饑寧食粥省求人。坐來

齒避樵蘇長、往處踪迷木石鄰。番笑占來逃世者、標名先製隱衣巾。

文集卷三十

兵後復還白岩山所舍作云、脫命歸來意恍然、餘生堪喜亦堪憐。財逢亂世真如土、人到窮途始信

天。問訊比鄰哺爨後、呻吟兒女夜燈前。明朝又作安棲計、飯後誰家沁雪田。

文集卷三十

食淡云、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羹白煮、山稻飯紅蒸。暑豉方傳友、寒糟共學僧。庖廚尚如

此、未嘆室生冰。

文集卷二十九

寄天台舒閩風先生

初丙子同避兵台之硤石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嶺雲盡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百里水空流。新蹤凍合鶯雛谷、舊夢花

迷燕子樓。聞說道旁烽燧急、定應重作峽中遊。

文集卷二十九

舒岳祥和之、有試楊日新筆次韻答戴帥初詩云、

聞爾又歸青嶂住、四明西畔越東頭。山當籬外偏環屋、水到門前總合流。得句苦遲難附置、懷人不

見更登樓。掃除兒女相思話、好作閩風十日遊。

閩風集卷六

清茂軒記曰、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略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

貫之。略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間隨父老禱謁

水旱。

文集卷三

可想見榆林之風景、並知先生定居榆林後、從事於農耕生活。

全祖望剡源九曲辭、曾紀先生故居與榆林形勝、其言曰、

第四曲曰白谿、即榆林、有淨慈寺、戴帥初所居也。居人猶稱帥初爲剡源夫子。

略



連峯高百尺、曰谿深百里。榆林居其中、是爲石穴藏神髓。窪然其深、聳然其秀。東南一晦、落吾襟袖。忽鐘聲兮雲外、震羣聾兮下界。誰爲仁王兮膜拜、撫遺碣兮志槩。鮎埼亭集卷五
送陳養晦遠遊序曰、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口成、字養晦。略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懽然與余同憂也。文集卷十三又可見先生居剡源後生活之一斑。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

西曆一二八〇三十七歲

是年旱荒

據和淵明貧士詩第七首、見文集卷二十七先生有詩紀其事。

飢早云、旱風爍我膚、飢火煎我腸。春夏猶自可、入秋始難當。簪珥陡頃、一本作頓盡衾裯、纖細將奪從女奴手、併入米客囊。但冀喘息延、敢憂生理妨。山州占磽瘠、歲計仰蘇杭。發地流玉粒、浮天駕牙檣。如何水一本作火後郡、翻糴浙東糧。行路急促促、人情沸皇皇。焦枯望一雨、禱禱願千方。雲氣亦偃蹇、魃妖轉炎揚。浮生想有屬、沈憂聊暫忘。文集卷二十七

剡氏飢云、剡氏飢、山前山後尋蕨萁、斷萁得粉不滿掬。皮膚皴裂十指禿、皮皴指禿不敢辭。阿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拋家去作挽船上、卻得家人請官米。文集卷二十八

觀村中禱雨三首

文集卷二十七

交秋不雨

文集卷二十九

殆亦在此時作。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

西曆一二八一

三十八歲

四月、先生往訪舒岳祥於閩風、歸至中途、有詩寄舒氏。

此詩已佚、不見於文集與剡源佚詩

舒氏次韻和之。

舒氏詩小引云歲庚辰冬帥初與正仲約過閬風既而余生病二友亦不果至辛巳四月帥初特來訪予時尚在病中爲予留山庵一宿而去似不欲勞余應酬耳歸至中途有詩見寄予次韻因貽正仲也。見閬風集卷七

初舒岳祥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曾有詩與先生。

舒岳祥詩小引云正仲訪余棠溪帥初來會正仲時余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書呈二友詩云

晴雲高舉雪雲低日日占天候不齊。菰白僵成茭白筍麥黃淹作韭黃齋。江湖吐日龜晞甲山路成

泥獸印蹠老去欲休官不許夜來魂夢舊山谿。閬風集卷七

先生和之有次韻閬翁將歸故里之作詩云

春風不揀客簷低吹亂鄉愁與夢齊。白肋夜罾沙石鱸黃芽冰瓮峽園齋。餘生有累真蛇足萬事無

言一兔蹠從此藏名作編住山中亦有武陵溪。剡源佚詩卷四

又有閬翁許以首夏過榆林然後始歸再次韻詩云

久知老子思歸魯且爲諸生緩去齊。麥麩春深黃可糗菜苗冰淨碧堪齋。夢中身世餘牛背句裏江

湖半馬蹠已掃軒前壁如練待賓醉墨照岩溪。剡源佚詩卷四

正仲留鄞叔樂次韻寄之四次韻寄正叔兼簡養直養直索和五次韻與坦師剡源六次韻七次韻示鄰友五詩均在此時作見剡源佚詩卷四

是年秋先生以山田可熟得少安貧困有詩志感詩小引云自居剡源少遇樂歲辛巳之秋山田可



擬上熟。吾貧庶幾得少安乎。乃和淵明貧士七首。與鄰友歌而樂之。詩云。

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向來乘時上。亦有能奮飛。朝權勢歇。欲退無所歸。不如行其素。辛苦耐寒飢。人生係天運。何用發深悲。

一

我居在窮巷。來往無華軒。辛勤衣食物。出此二畝園。薤松鬱朝露。桑柘浮春烟。以茲亂心曲。智計無他妍。擇勝不在奢。興至發清言。相逢樵牧徒。混混誰遇賢。

三

松風四山來。清宵響瑤琴。聽之不能寐。中有怨歎音。旦起繞其樹。硯硯不計尋。清音可敷席。有酒誰與斟。由來大度士。不受流俗侵。浩歌相倡答。慰此雪霜心。

四

中年涉事熟。欲學唾面婁。逡巡避少年。起穢不敢酬。旁人吁已甚。自喜計慮周。微勞消厚疚。淺辱勝深憂。從知爲下安。處上反無儔。人生各有志。勇懦從所求。

五

古人重畎畝。有祿不待下。德成祿自至。釋耒列王官。不仕亦不貧。本自足饗餐。後世恥躬耕。號呼脫飢寒。我生千禩後。念此愧在顏。爲農倘可飽。何用出柴關。

六

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不待工。占來名節上、敢望彭城龔。有叟謂其後、更恨道不同。鄙哉謔謔者、爲隘不爲通。低頭拜野老、負耒吾願從。

七

去年秋事荒、販糴仰鄰州。健者道路間、什伯成朋儔。今年漸向熟、庶幾民不流。書生自無田、與衆同喜憂。作詩勞鄉曲、有唱誰與酬。亦無採詩者、此職何可修。文集卷二十七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云、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文集卷十四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西曆一二八二三十九歲。

是年作余景游樂府編序。又作壬午六月八日書懷詩、句云、

懷人故國鱗鴻絕、避地春園草樹長。四壁空存醫俗具、千金難售賣馱方。共兒坐誦修吳語、有客行歌銜楚裝。昨夜見花搖作夢、南風吹海白茫茫。文集卷三十

又作壬午清明詩。

十二月、元殺文天祥。

元至元二十年癸未、西曆一二八三四十歲。

有四卜詩、悲感身世、詩云、

四十不解事、真成無用人。交游青草盡、途路白雲新。漸覺名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龔傳、猶有



隱流嗔。文集卷二十九

少年行贈袁養直當在是時作對於袁桷期望甚切。袁桷字伯長一字養直又字太初詩曰

我昔如君初冠時見君垂角兒童嬉君今長大如我但少頭上斑斑絲誦書如流日千紙更出清言洗紈綺明珠在側真自失挾冊茫洋吾老矣人言四十當著書春風半負黃公壚僮奴哂笑妻子罵一字不給飢寒軀儒學無成農已惰履窮始悔知無奈人生少年還易過請君努力無如我。文集

卷二十八

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西曆一二八四四十一歲。

授徒於鄞袁氏與舒岳祥劉莊孫常相和詩。

圓至師詩文集序云至元中略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授徒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文集卷九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女四婿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係是先生第四女許嫁於袁序中稱親友者親即指此友乃指袁洪洪字季源爲桷父庚孫殆爲桷族兄弟。

按圓至爲先生方外友字牧潛號天隱高安人生宋寶祐四年。西曆一二五六卒元大德二年。西曆一

二九八年四十一歲。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有牧潛集七卷丁丙編入武林往哲

遺箸六十種之一今由浙江省立圖書館刊行。

全祖望胡梅磻藏書窖記云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閔風嶽祥其一爲先生。指胡梅磻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閔風

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礪獨注通鑑。略梅礪以甲申至鄞。略而清容其弟子也。結埼亭集外編卷十八。按袁楠

自號清容居士

全祖望湖語云。略天台三老博奧精通。胡身之、舒閬風、劉正仲俱避地湖上。而身之則重注通鑑之地。高文老筆來

自剡中。剡源先生僑居五臺寺旁。於是有才晚出曰袁學士。略淵然清容丕振剡源遺老之幟。結埼亭集卷四

按胡身之名三省號梅礪。天台人。篤於史學。宋寶祐四年進士。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敗。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辯誤百餘卷。新元史有傳。生宋紹定二年。西曆一二三〇

卒元至元二四年。西曆一二八七年五十八歲。

七月十九日父灝卒。年六十五歲。十二月十七日葬於剡源中枝山。據文集卷五戴氏剡源張村葬記小方門戴

氏居葬記及卷四中枝山葬記

是年先生與趙孟頫結交。據先生大德戊戌所作趙子昂詩文集序云。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

文集卷七自戊戌逆推至此。正十五年。趙孟頫有次韻帥初詩。與先生相倡和。殆在此時作。詩云。

吳越相望三十年。相逢意氣共翩翩。長歌白石徒爲爾。遠訪丹砂亦偶然。海氣昏昏雲拂地。江風颯颯雨連天。他時別後相思處。欲問山陰雪後船。松雪齋文集卷四。按是年趙孟頫三十一歲

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西曆一二八五年四十二歲。

八月三十一日本生父灝卒。年七十七歲。據文集卷五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但中枝山葬記云。略我先考府君

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墓。



石旁。

文集卷四按伯考府君即先生之本生父

爲袁桷作清容齋記殆在此時語多勗勉略曰

鄧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

略

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

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有未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

文集卷二按袁桷是年十九歲

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西曆一二八六

四十三歲

在杭。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云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鄧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陽

洪師中中行皆客於杭。

文集卷十

是年春識周密

公謹

於杭。

據周公謹弁陽詩序見文集卷八

二月五日

周密仿修蘭亭故事合杭城文士十四

人讌於其寓臨池之堂到者八人先生與焉飲酒賦詩極一時之盛先生爲作楊氏池堂讌集詩序略曰



丙戌之春

略

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

略

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

略

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於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殽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老樓翼然俯納衆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如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方管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衽女袂春遊而袂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管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爲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楔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囁囁黯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嘆者欲幡然以辭既而懽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羣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管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文集卷十

按周密字公謹其先濟南人後徙吳興學問淵雅爲宋相馬廷鸞所知累官豐儲倉所檢察宋亡寓杭州居癸辛街楊沂中之瞰碧園著有蠟屐集弁陽詩集蘋洲漁陽譜齊東野語癸辛雜識絕妙好詞等書新元史有傳

是年趙孟頫應召至京。

招子昂飲歌殆作於斯時歌云

與君相逢難草草與君相逢苦不早人生何處少泥塗

少原本誤小今依郁松年宜稼堂叢書剡源集札記更正

此日飄零武林道武林城中馬如雲閉屋狂歌人不聞狂歌自笑君亦笑依然狂絕不如君君歌豈是真狂者青衫小日春瀟灑至今俊筆五花紋最惜青眸十步下虛名何用等灰塵不如世上蓬蒿人黃金偏趨不貧室白髮難老無愁身風雨無情亦如此淒淒但聒窮人耳不見朱樓高到天風簫龍管連朝起連朝笙管可奈何我歌且止須君歌青天白雪望不極坐見綠水生層波我生胡爲被狂惱江頭魚肥新酒好從今作樂拌醉倒與君相逢難草草

文集卷二十八

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西曆一二八七

四十四歲

春在杭識鮮于樞

困學齋記云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

略余雖齟齬

文集卷二

按鮮于樞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大都人官至太常典簿學書於張天錫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泥淖中遂悟書法酒酣吟詩作字奇態橫生與趙孟頫齊名或言孟頫妬其書重價購而燬之故傳世不多云著有困學齋集新元史有傳

是年趙孟頫爲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

據松雪齋文集先侍郎阡表

先生有寄趙子昂濟南詩詩

云、

濟南官府最風流、聞是山東第一州。戶版自多無訟獄、儒冠相應有賓游。秋風魚酒黃梁市、夜月笙歌畫舫舟。行樂使君詩筆俊、一篇肯寄剡溪頭。文集卷二十九

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西曆一二八八

四十五歲

是年作戊子清明前陪王丞度新嶺晚秋遊中溪四首。又作戊子歲晚贈應德茂詩。詩云、江海悠悠雪欲飛、抱書空出又空歸。文集卷三十似先生是年曾歸剡源登新嶺詩。文集卷二十八似亦是年作。

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西曆一二八九

四十六歲

是年作己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燬次韻書悶詩。詩云、

鄴侯家裏書千架、杜老尊前屋萬間。此事吾堪慰流落、邇來天亦妬窮閒。反風待禱真虛語、暝雨無方自厚顏。間挈殘家過西塢、風流還許幾生還。文集卷三十

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西曆一二九〇

四十七歲

冬在杭。

敷山記云、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於杭。

文集卷五

是年趙孟頫遷集賢學士、寄趙子昂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溪上輕雲去若飛、花間密石靜相依。遲行自愛欵段馬、雜坐誰嗔短後衣。江海於人元不薄、風流如此欲安歸。集賢學士吾兄弟、近日音書亦較稀。文集卷三十



藏

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西曆一二九一四十八歲。

春在杭並遊吳。

湯子文詩序云丹陽湯子文略辛卯孟春忽邂逅於錢唐逆旅。文集卷九

遺安堂記云辛卯之春余遇滄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文

集卷二

李時可詩序云略辛卯春余來吳。略往年吳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餽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文集卷八知先生此行吳中患飢大有今昔之感。

舒岳祥有送帥初遊浙西詩云

吳下吾遊地因君思又飄。水花香外雨沙鳥夢邊潮。載酒浮官舫吟詩上驛橋。三高祠下過爲賦。

楚辭招。閩風集卷五

是年作遺安堂記齊東野語序。據齊東野語

有辛卯除夕詩寫景遣懷詩云

臘月今年只今夕。夕原本作年茲依孫刻本改正春風明日是明年。狂歌把酒屠蘇地醉眼看梅霧淞天。淞

原本改淞茲依郁松年剡源集札記更正碧玉千壺喧坐次紅牙六博鬪飛錢。頭顱雪白心情在聽說承平。

一惘然。文集卷二十九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亭小泊華亭近方通潮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歌遊處今年又寂寥。鷄聲生塢樹，蜃氣雜江潮。斑白尋遺老，丹青詫麗譙。衰懷緣子女，不憚往來邀。

文集卷二十九。遼原本誤遊，今依郁刻本更正。

按華亭爲先生婦家。吳僧密占師詩序云：吳僧崇占師生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家與之相連。

文集卷九

又壽樂行窩記、困學齋記、華亭道中贈係使君詩、吳江界梅堰阻雪詩。二詩見剡源佚詩卷三，殆均作於此時。先生在壽樂行窩記，文曾發揮對於人生年壽與享樂之見解，其言曰：

略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於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卿相，與夫陋巷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騫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欲。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

文集卷二

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西曆一二九二

四十九歲

由吳歸奉化，舒岳祥有詩可證。



仙藏

舒岳祥詩引云去春帥初嘗約爲榆林遊欲烹羊釀酒爲小孟嘗既而僕歸鳳棲後帥初亦往西浙遂不果今帥初已歸當踐前言但同遊之客達善已下世矣因黃甘便作詩以敘其懷詩曰

戴子遊西浙藕花香滿船因思今日日又是去年年楊果珍閩荔榆林下剡川烹羊曾有約已失

碧桃仙

閩風集卷五

七月爲慶元路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代作仁壽殿記

見文集卷一

按仁壽殿在奉化縣學

除夜行贈大梁劉集卿詩當在是年作述歲暮窮苦之況詩云

去年蘇州見除夜蘆岸野火紅千架博盆爆竹隔船聞冰上兒童跳渡怕今年除夜在明州對酒欲歌窮壓頭長鑪促膝兄弟語衝寒更上臨江樓人生行藏何可必肌皺肉繭無休日開篷一笑得劉郎俯仰塵容坐中失嗚呼除夜百年尚未多壯上一遇難蹉跎請君自飲我自歌如此除夜相逢何如此除夜相逢何

剡源佚詩卷二明州今稱寧波

元至元三十年癸巳

西曆一二九三

五十歲

在奉化秋曾至鄞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云癸巳之秋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情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

鄉城

文集卷十四鄉城當指奉化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云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

文集卷二

斯時奉化縣尹爲丁濟知興學教士。據仁壽殿記奉化州縣興築記先生被邀爲養正師殆在此時。

七月初五夜養正堂示諸友詩云客裏猶多事秋來又一句青天星斗淨白露稻梁新留落空存節

炎涼莫問人儒堂得佳伴吟諷動比鄰。

文集卷二十九

王應麟小學箴引云戴帥初以魏科宿望縣大夫強起爲養正師小子有造自蒙入聖其庶乎應麟蓋深嘉之是用作詩以勉學子詩云

泉出於山涓涓溶溶大川三百流行不窮蒙以養正是爲聖功惟民秉彝惟帝降衷親親長長曰孝曰恭孩提良知厥初則同赤子之心未發之中平旦之氣清明粹冲於此持養善端擴充一寸之萌參雲摩空互鄉之子闕黨之童或進或抑爲哲爲庸學在遜志柔木絃桐師哉師哉牖明濶聰聖遠道微教失顓蒙上有子弟不如農工少學佔畢訓詁靡通斯文未墜邑有詞宗仕焉而已闡教儒宮青青子佩摳衣來從化如時雨應若撞鐘曲禮少儀以飭爾躬灑掃應對必正爾容朝益暮習矩範肅雝俾我鄞川興洙泗風六藝夫子四書文公繇小進大理趣春融我行其野嘉種芄芃是穰是蓂有獲斯豐業勤益廣德懋益崇作詩用勤毋怠以慵

剡源鄉志卷十九藝文下

此詩在四明文獻集與深寧先生文鈔撫餘編均未刊入故全鈔附此。

是年王應麟七十歲據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陳偉王深寧先生年譜張大昌王深寧先生年譜

張允甫墓志銘奉川驛記奉化州庠小學箴徐耕道遷葬碣醉歌贈袁茂才殆在此時作

是時袁楠舉茂

才異等據蘇天爵所撰行狀



又積雨小霽喜袁太初舒叔恭兩生至詩殆亦作於此時謝皋羽有送袁太初歸剡源詩略云

略自言學出戴君門又說舒君指舒岳祥忘年友舒君白頭爪塵垢戴君業成衣露肘君來何處覓知

音弔占淒涼無老叟晞髮集卷五

謝皋羽爲先生之友千峯酬倡序云故友謝皋羽嘗爲余言略惜皋羽不在文集卷十一原本皋羽二字並

誤羽皋

任上林松鄉先生文集謝翱傳云謝翱者字皋羽閩人也略宋咸淳初翱試進上不第略未幾略乘

舟至鄞文集卷四先生之識謝皋羽殆始於此上林字叔實據奉化縣志及趙孟頫任叔實墓志銘亦爲先生

友先生有剡箋送任叔實詩見文集卷二十八

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西曆一二九四五十一歲

正月在剡源有甲午正月十一二連雪始霽有作示鄰友詩詩云

冉冉雲痕薄濛濛青氣陰殘坡平臥犢新樹動鳴禽憶友吳牋斷留人越酒深江湖在何許無事

且清吟剡源佚詩卷二

三月遊雲門若耶溪同遊者永嘉陳用賓等十四人分韻詠詩先生作遊雲門若耶溪詩序見文集卷

十有雲門分韻得是字詩見剡源佚詩卷一按雲門若耶溪在今紹興東南

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西曆一二九五五十二歲

正月作王德玉樂府倡答小序

袁桷是時被任麗澤書院山長。據清容居士集集司獄潘君墓志遲不赴任。先生作送袁伯長赴麗澤序勸之。

略曰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洒掃推而大之爲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爲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爲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僞。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謙者退處僞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略今袁君伯長略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爲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趙趙焉。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爲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非僞也。略必不可已則當且爲而又且學之者也。略婆多君子至必皆願從之遊者。文集卷十二

袁桷字曰伯長係其父季源取其義於殷頌一字養直殆由先生啓之。先生有袁氏子字說序見文集卷十一。

六月在杭晤嵇法師。八月至宣州遊鰲峯秋山。

秋山記云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略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峯而訪秋山之居。文集卷十

八月作程宗旦占詩編序。是月宣州學官貢萬九去任。士子爲歌詩以送。先生序其編首略曰。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占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



教於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

文集卷十三

知先生痛惜當時士子好仕不好學之惡習。

在送屠存博之婺州教授序中於古今爲仕之道尤慨乎言之曰：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占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其時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爲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

文集卷十三

又題太學登科題名後曰：

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

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嘆。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文集卷十九益以知先生抱負受家教甚深並知當時士子之好仕不好學勢使然也。

九月在杭據於杭州九月送袁太初赴寧海教官詩見文集卷二十九是月作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周府君碣殆在此時作。

是年謝翱舉羽卒年四十七歲。

元元貞二年丙申西曆一二九六五十三歲。

在宣。

臧氏家集序云余略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文集卷十

王伯善農書序云余略丙申歲客宣城縣。文集卷七

是年作送高虎臣序秣陵翁氏譜序王敬叔詩序丙申八月十八日次韻答江西熊分翁惠詩。此詩見剡

源佚詩卷二

孝善胡先生墓志銘宋氏墓表殆均在此時作。

六月十二日王應麟卒年七十四歲。據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陳僅王深寧先生年譜張大昌王深寧先生年譜

任士林以江浙提舉鄭起龍薦職教上虞文公書院。據奉化縣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

西曆一二九七

五十四歲

是年作陳養直字序、陳同與弟周字序、趙君理墓志銘、先生殆在奉化。

元大德二年戊戌

西曆一二九八

五十五歲

在杭授徒。

陳無逸詩序云：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略於是絕慕與無逸遊，略或攜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臥

諷，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稿，歡顏怨懟，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遇手

而得，蘭蒿雜揉，璚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憎赧自悔。

文集卷八

朱伊叟詩序云：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於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

字自娛。

文集卷九

送謝仲潛序云：略余略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略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

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

文集卷

十四

按：先生此時在杭授徒，所居與其友張仲實爲鄰。學古齋記云：三吳之州莫大於杭，略州城之西

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略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

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

文集卷二

陳無逸、張仲實皆授徒城中，相望遣悶，小詩往問，詩殆作於此時。

二月趙孟頫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儒學提舉。晤見先生於杭。出其生平所作松雪齋集若干卷。請先生論評。先生作趙子昂詩文集序。曾評之曰。

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文集卷七

三月作送鄧善之序。牡丹讌席詩序。戊戌清明杭邸坐雪詩。

按鄧善之名文原。字匪石。緜州人。隨其父流寓錢唐。宋末應浙西轉運司試。中魁選。至元間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官至集賢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致仕。卒諡文肅。有巴西集一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元史新元史俱有傳。

四月作王一初名字序。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六月十九日舒岳祥景薛卒。年八十歲。據寧海縣志

八月十六日晚張模仲實邀先生與屠約存博陳康祖無逸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顧文琛伯玉等宴於其

杭寓君子軒之圃。談謔莊諧。嘯歌起止。各盡其趣。取退之贈張功曹長句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先生有八月十六張園翫月得一字詩。見文集卷二十七並爲之序。據文集卷十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是月又

作和靖書院記。

十月作美化書院記。陸宣公奏議精要序。又作客樓東冬夜會合詩序。曾紀當時窮中尋樂之意態。略曰、



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於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無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左觴右奕，前歌後笑，至於語冷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文集卷十又有十月二十二夜與方韶卿、陳無逸、顧伯玉客樓分韻得鐙字詩，詩云：

朔風吹沙塵，對面生礮礮。高鳥投遠巢，潛魚寄清冰。向我二三子，酣歌氣憑陵。晝談誤炊糜，宵坐須篝燈。鷗夷與金石，洶洶來相仍。能樂世豈無，多爲異己憎。茲事自寂寞，薄命亦可勝。悠悠復悠悠，起視明何升。剡源佚詩卷一

按方韶卿名鳳，一字景山，浦江人。宋咸淳中舉進士不第，丞相陳宜中奇其才，欲薦之而未果。後以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遂不仕。與謝翱爲至友，翱客死，走數百里赴其喪，有存雅堂遺稿五卷，由門人柳貫輯刻。近人胡宗楙刊入續金華叢書，現歸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

十一月作吳僧密古師詩序，言詩人窮而後工之理曰：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於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

缺页

按方使君即方回。據陳衍元詩紀事卷三。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州歙縣人。有桐江集。方回爲先生座師。先生曾作桐江詩集序。見文集卷八。今商務印書館選印宛委別藏四十種。有桐江集八卷。正月作三江鹽場興造記。

二月作城東倡和小序。陵陽牟氏壽席詩序。殆在此月作。

三月清明前一日。先生與顧伯玉。林以道。陳無逸三人遊北山。循冷泉。經三天竺。至彌陀寺。寺僧恢師留宿。次日飲於寺西小精廬。大醉。分韻賦詩。先生序其篇首。作北山小序。見文集卷十。有北山彌陀寺方丈得房字詩。見剡源佚詩卷一。北山在杭。今之杭州西湖靈隱天竺一帶。稱北山路。送曹士弘序。殆作於此月。

四月作尚書小傳序。

五月作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又作曹仲達字序。於達字意義有獨到之見解。曰。

今夫雞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偃仰。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噓吹。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壅塞窒滯之處。疾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長。老老幼幼。而家道具。莫難於爲上。寒暑飢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焉。莫難於爲下。喜怒愛惡予奪之慾。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則指揮唯諾。節度愜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爲人子弟而撫之者順。爲人師友而接之者悅。譽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孚。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踰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闔垣揚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珠玉不市。銜而光。麟鳳不庭。畜而祥。



賢士不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信而化之、可使爲三代之俗、盛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爲三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占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李令伯之類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文集卷十一

先生達觀視世與人不同、自易代後、常自勵勵人、如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云、

人有常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占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如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智井未涿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文集卷十九又如送趙學古歸永嘉序云、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太。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棄上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文集卷十四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殆在此月作。

六月作初寮王先生摘稿序。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殆在此月作。

九月作送謝仲潛序。送唐君儒序殆在此月作。

十月作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感慨當時大儒遺老漸亡。士子失所宗仰。其言曰。

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上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

文集卷十四。原本此文作於大德乙亥。但按元成宗即位十一年並無乙亥。

當係己亥之誤。

是年有己亥歲歸過泉口紫芝山傷謹講師詩。見文集卷二十九。似此年先生曾歸剡源。

按泉口在奉化溪口之東。江口之西。爲先生歸剡源榆林水陸必經要道。泉口今亦稱蕭王廟鎮。

元時有寺。今廢。黃潛雪寶紀遊第一首云。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岸迴川途曲。烟

霞蘭若高。別墅在林麓。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

黃潛生宋景炎二年丁丑與先生同時。

魁師詩序。愛蓮堂記。秀野堂記。送貢仲章序。殆在是年作。

按貢仲章名奎。宣城人。官至集賢直學士。追封廣陵郡侯。諡文靖。有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見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七。新元史有傳。

元大德四年庚子。

西曆一三〇〇

五十七歲。

在杭授徒。

千峯酬倡序云、庚子歲、余在錢塘。

文集卷十一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云、余窮居一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

文集卷十四

李元凱詩序云、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

略

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嘯喘、

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爲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占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

文集卷九

知先生當時身世之感。

二月殆作方端叟詩序、先生曾自敘生平血氣之盛衰與作詩之四變、其言曰、

余於吳興方端叟、略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喜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敘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

文集卷九

感舊歌者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綿、色箋頭白江南、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文集卷一十此詩並見陳衍

元詩紀事卷五內註、西湖志餘云、戴帥初湖上贈歌者、絕有故國之思焉。

奇童烈女寶鑑序、殆亦此月作文中有云、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略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

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刑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穉、一步趨則教之、習

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文集

卷七知先生乃留心於兒童教育者。

此時白珽廷玉以公府高選為常州教授、先生贈以文作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勸廷玉復姓歸宗、

情詞嚴正、剴切言之曰、

略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

於白、及今成立、白常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為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忘

本之義、夫為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為、則法不信、知其為禮、而有不書一本作盡於鄉黨故

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為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非私也。文集卷十三

按奉化縣志云、白珽字廷玉、本舒文靖即舒璘之後、父澄之、字少度、亦名儒、珽少孤、隨母養於杭

之白氏。略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彙、榜曰湛淵、因以白號、晚號老棲霞。略葬棲霞山之

陽、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卷二十四人物傳二白珽著有湛淵靜語、湛淵遺稿、刊入武林往哲遺著六十種

五月殆作曹子貞編修序。

八月作法華寺興造記。

九月殆作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此月有詩述白廷玉兄弟晤見之況。詩引云：鄉人舒子謨與毘陵白教授爲同產兄弟，嘗以書信問。大德庚子季秋始往見之。詩曰：

人生無限相逢樂，何似白頭尋弟兄。烏鵲銜花數行信，鱸魚蓴菜一杯羹。干戈留得身俱在，家世從來祿可耕。何日山資笑談了，廣平湖上共柴荆。

劉源佚詩卷四廣平湖在奉化

十二月作紫芝亭記。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王氏子葬述、送柳道傳赴江山序，均在是年作，惟不詳何月。

宋濂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生行狀云：先生諱貫，字道傳。略先生曾不以自

足，復裹糧出見。略勾章戴公表元。略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爲

之傾盡。略是年柳道傳爲江山縣學教諭。

先生於死生壽夭之間，以偷生爲不足道，言人當無愧於生，無憾於死。如王氏子葬述云：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爲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爲其身雖死而名存。

文集卷二十

又如題京兆劉侯事後云：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殫膏梁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爲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季陵孔光之惜身顧蔭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文集卷十八

又如順寧庵記云。嗟呼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文集卷四

又如丹泉墓記云。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爲貴。文集卷四

元大德五年辛丑。西曆一三〇一五十八歲。

在杭授徒。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云。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文集卷十九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云。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略媿

媿款論移日。文集卷十八

五月作贈黃彥實序有云。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闖茸晦昧者托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

蹈而入水火。今日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鬪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文集卷十四

知先生對於人生態度之積極。

是月又作臨池亭記有云

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於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文集卷一先生以勤勞爲人生第一大事、集中曾再三言之。如餘軒記云

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趨趨畏懦之色。文集

卷三

又如擬晉山房記云、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疾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干戈羽籥琴瑟筭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牘、雖非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怵怯齟齬之態。文集卷三

又如王仲昭字說序云、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



不貸故於文力田爲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夫之產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其初而況他人乎。文集卷十一

又如容膝軒記云。占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上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母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文集卷三

又如送屠存博之婺州教授序云。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占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寧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它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塵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占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途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貴愈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爲人師長者之當勞較於爲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貴止其身。已仕者之貴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文集卷十三

先生闡明人生應勤勞之理。正與近人提倡勞工神聖勞作主義正同。

六月作杭州佑聖觀記。

八月作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十一月作奉化州學興築記。辛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東歸舟中示三子詩。

十二月作遷奉祠堂文。有云：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係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荐，昭告於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

文集卷二十三 知先生此時已返剡源。

所居曰縮軒，趙孟頫有文記之曰：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鄉而咲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爲友。其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爲苦；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爲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雷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栗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所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爲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然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爲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爲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爲不足，哀



衣之榮。君子或以爲辱。世以爲石。君子以爲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

世者耶。

松雪齋文集卷七

先生有縮軒賦。見文集卷二十一。

先生將歸時。趙孟頫有奉和帥初兄將歸見簡詩。詩云。

戴子文章伯。不爲時所知。朱絃非衆聽。白璧易羣疑。海樹生秋早。江舡度越遲。莫愁千里別。要作百年期。

我坐幽憂疾。非君誰與娛。清談忘日夜。高論列唐虞。天地無青眼。江湖有白須。客居寧鬱鬱。歸興

託尊鱸。

松雪齋文集卷四

趙孟頫有奉訓戴帥初架閣見贈詩。殆在此時作。其一有云。

吾愛戴安道。隱居絕埃塵。彈琴聊自娛。書畫又絕倫。豈無召我者。已矣非所欣。昔我道剡中。山川自清新。是時夜雪霽。懷哉見其人。常欲以暇日。慷慨爲寫真。之子有祖風。千里響然臻。我從蘇李後。敢言筆墨神。坐之盤石上。俗物不得親。微君動高興。此意當誰陳。
松雪齋文集卷一 知趙孟頫曾至剡源。

五山陳公墓表。徐使君墓表。均在是年作。

是年袁桷荐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據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立碑告墓祝文

友人鄧文原。屠存博。白珽。仇遠。張仲賓。均於是年得教授職。先生各贈以詩二首送別。詩引云。錢塘數友。皆不免以學正之祿。餬口。鄧善之得杭。屠存博得婺。白湛困得太平。仇山村得鎮江。張仲賓得

江陰一時皆有遠別、因善之有詩、次韻各藉之。此二首屬善之。大德辛丑計有詩十首、見剡源佚詩卷四。

元大德六年壬寅

西曆一三〇二五十九歲

安陽胡氏考妣墓志銘云、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上謙於中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荐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略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略合窆於先府君之兆。文集卷十五

又自序云、略兵定歸鄞、至是二十四年矣、略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略如是者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荐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

是先生此年任信州教授、但據袁桷戴先生墓志銘與元史本傳俱稱先生任信州教授在六十一歲之年、頗有出入、當以自述者爲近真。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

元史本傳云、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

按信州唐置、宋曰信州、上饒郡、元曰信州路、今江西省上饒縣治。

又游鄉貢墓志銘云、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略叔大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
文集卷十五

則先生在本年爲信州教授無疑矣。



九月遊信州南岩同遊十人分韻賦詩先生有南岩留宿分韻落字詩見文集卷二十七並作遊南岩詩序見文集卷十

溧水州中正堂記曾君墓志銘李思宣墓志銘殆在是年作

鮮于樞伯機卒年四十六歲先生有鮮于君真贊見文集卷二十

劉莊孫正仲卒年六十九歲

元大德七年癸卯西曆一三〇三六十歲

在信州

稼軒書院興造記云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略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略

又五年略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略余嘗以暇過趙君文集卷一

五月一日爲信州威德寺作重建瑞龍威德寺記見文集卷六是年作送老甘秀才序有云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忽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沮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文集卷十四可見先生老年出任信州教授實亦迫於窮困使然也

全祖望剡源九曲辭云



略予謂帥初以薄祿竟受教授之官宜爲黃萬二公所貶其時流寓榆林者曰舒閔風劉正仲高節可師也帥初愧之矣當立祠以祀舒劉二子而帥初姑置焉

略山前高閣兮穹隆有元文伯兮戴公丈五幟兮凌長空彩毫落處貫長虹惜哉斯人兮執德不固出山之泉兮失故步不如二子兮保茲貞素五百年來兮商榷瓣香非敢刻貞兮大義皇皇所關在風教兮不徒文章鮎埼亭集卷五先生老而窮困出任信州教授乃情非得已全氏此論未免過苛

陶莊記吳君墓志銘楊氏考妣墓志銘殆在是年作

先生是年六秩壽辰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云

略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略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略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文集卷二十四傷感語也

題袁通父詞卷云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略余少年時屢過其地略知爲遊行快心處略羨

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文集卷十八知先生夫人與袁通父之妻爲女兄弟

按袁通父名易長洲人力學不求仕進行省使者擬荐之固辭辟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亦不就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有靜春堂集四卷與郡人龔璠郭麟生稱爲吳中三君子趙孟頫嘗作臥雪圖以美之子泰字仲長爲郡學教授別號寓齋亦有詩名見新元史卷三三七列傳三四文苑上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七生宋景定三年西曆一二

六二卒元大德十年西曆一三六卒年四十五歲

元大德八年甲辰西曆一三〇四六十一歲。

在信州。

四月爲弋陽徐覺民作此樂堂記。

九月作先天觀記、張訓之字序。又作晚香堂記、有云、

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遷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暇。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文集卷六

蓋先生深惜富貴子弟未能守其家。於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一文。且當罵當時士大夫踵事增華。與託求有聲勢者翰墨以爲光寵之惡習曰、

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即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絢。輿臺阜隸之徒。嗟誇而嘆詫。然其爲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集卷十九

又作洪潛甫詩序。有云、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

而爲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占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文集卷九先生慨乎當時詩之愈變愈下思欲矯弊追古作者之意於此可見。

十月爲臨川危公遠法師作虛室記。

十二月爲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作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王伯善農書序故玉林項君墓志銘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樓府君墓志銘殆均作於是年在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中先生因不滿意於科舉制度言曰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荊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防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文集卷十

五

元大德九年乙巳

西曆一三〇五六十二歲。



儲藏

戴剡源年譜

在信州。

東平趙氏述云、東平趙仲文繇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

文集卷二

十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云、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略越四年、留信州。

文集卷十八

是年作褒中雜詠圖詩序、清峙軒記、游鄉貢墓志銘、單君範墓志銘、單漕貢君範挽詩、陳府君功夫墓志銘。

元大德十年丙午、西曆一三〇六六十三歲。

在信州。

洛陽獨樂書堂記云、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府。

文集卷一

正月作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曾言當時理學傳授分布之廣、與浙東理學之盛曰、

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肅正獻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

文集卷十八

二月作戴氏剡源張村葬記、有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詩志慨、詩云、

衰年慕棲息、役役殊未休、天明發東郭、日晏泊西州、豈其千金軀、爲此一飡謀、宿麥青已鬱、穉桑黃亦稠、欣然一會意、所愧非吾丘、悔日諒不遠、誓言良未酬、揮手謝還往、伊嚶自伊嚶。

文集卷二十七

又有丙午清明日青塘道中詩見文集卷三十。

九月作寒光亭記。

十月作陳晦父詩序。

質野堂記云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

文集卷二

又自序云大德丙午歸自信州。知先生此月由

信州歸剡源。但吳孺人江氏墓志銘云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

文集卷十六

是歸期在十二

月矣。

自信州歸遊石門訪故人毛儀卿鎮卿兄弟作長句贈之。

丙午冬詩

即在此時作有云

山開未開白雲梯人行不行青麥溪五年清夢隔蟻穴千里飛塵深馬蹄。

文集卷二十八

按石門村名

在奉化今仍沿稱村中居民多姓毛。

知先生在信州五年逆推其年則先生任信州教授時確爲五十九歲。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元史本傳同。

是年在剡源榆林築質野堂堂成先生有文紀其事曰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千錄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修雞犬驩睦又未嘗



儲藏

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橐中裝舟車薪水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洽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隣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峒嶢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烟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乎？因復自名爲質野翁。

文集卷二

又築嗇庵，有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嗇庵，詩以識之。詩云：

嗇語養氣海，嗇食養脾土。嗇慮養心神，嗇勞養筋膂。衰年百事怯，安息此環堵。危如突圍將，鈍似滯風賈。顛仆冀賒延，空羸待償補。誇虛道蝨賊，逞獲命斤斧。收君吟癡符，佩我養生生。

文集卷二十七

充安閣先生有記曰：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略余也固剡山之婁人也。略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偻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

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安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閤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如人哉？文集卷三

可想見先生安貧樂道翛然自得之意態。此閣當在未任信州教授以前所築。

縮軒亦在未任信州教授以前所築。先生有賦見文集卷二十一。趙孟頫爲文記之見前。

元大德十一年丁未

西曆一三〇七

六十四歲

自序云：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又居清堂，記云：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筮萸薪粳，廖岸接羅而哦之以爲樂。文集卷二又以家事付諸兒，惟不得姑蘇陸氏女子消息，詩云：



仙藏

祇憐地僻少過從、更許年衰養惰慵。行健有時尋近局、起遲嘗日到高舂。鹿皮冠野頻頻戴、鰓頂蔬粗款款供。兒女團欒俱在眼、獨憐無信過吳松。

文集卷三十詩題稱姑蘇陸氏女子者指其長女、據袁楠戴先生墓

志銘先生長女嫁陸孟孫

先生由信州歸榆林後之生活於此可見一斑。

元史本傳云、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一職論荐、而老疾不可起。新元史本傳云、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一職論荐、不肯起。奉化縣志云、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文集卷二十四通謝張可與參政書、當指謝荐修撰博士、此書殆作於是年正月、其言曰、

正月占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略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以是趨趨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蹟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荐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上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上之心之道、其於天下、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略表元之所以得於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

有真可知真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爲愚賤之身懼而爲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爲天下賢士喜而直爲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他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爲歌詩以頌巍巍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略

十二月遷葬本生母袁氏夫人於榆林中枝山之麓。時先生同產兄弟均已死亡據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見文集卷十九。康濟甫墓志銘故瀏陽教授李君墓志銘均在是年作。

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

西曆一三〇八

六十五歲

在榆林。

三月爲奉化州判官吳熙載作長汀和漁歌序。

四月作天壽報本寺記。

八月奉化州判官吳熙載秩滿還番陽州之上大夫相與祖送贈以詩歌先生爲作詩序。

十一月作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老態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老態誰能脫中年子自知。丹胎三轉候卦氣。周時倦動身如客。平眠力勝醫。看書亦漸懶。意到

或成詩。文集卷二十九

是年周密公謹卒年七十七歲。



儲藏

戴剡源年譜

元至大二年己酉

西曆一三〇九

六十六歲

在榆林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云董略宗元略以書來剡源

文集卷四

此文作於是年季秋四日

十二月爲門人陳養直作潛窩記

傍家東北有山曰紹地余幸得之規以爲素莊也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紹地吾所欣他時以藏我岡原見逾美松柏栽已夥雙流交在右一几平連左憶惜初經營登高

忘蹙跛年衰已漸怯步暫石頻坐居然契券叶偶爾龜策可心手之勤勞軀骸庶安妥況復近芳

茨時能荐蔬果雖無劉伶鋪略慕王孫裸

文集卷二十七

又因營張村蠻窩并書所見詩殆亦在此時作詩云

老子來無一把茅居然得此好窪坳開塘謹避蛟龍窟伐樹須存鳥鵲窠其二云頭白西來不買田

時時卻費買山錢一丘一壑吾歸矣待得田多是幾年其三云男兒三十氣吞牛漏盡鐘鳴走未休

不問征西並處士山中一樣上饅頭

文集卷三十

先生預卜壽藏在張村山東與祖墓爲鄰有祭張村千廚岳山神文見文集卷二十三

是年任士林卒年五十七

元至大三年庚戌

西曆一三一〇

六十七歲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但先生所作銀峯義塾記末曰至大三年歲

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文集卷一

按孟夏爲四月、是三月先生並未卒、則

袁桷稱三月卒者失實。又袁文云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按至大元年先生六十五歲、未卒何以云葬、亦與事實不符。至於卒年、據剡源鄉志、奉化縣志、元史本傳、新元史本傳、俱稱六十七歲、可確信不誤。

葬張村、據袁桷戴先生墓志銘。先生有因營張村蠻窩、並書所見詩、祭張村千廚岳山神文見前。剡源鄉志云、剡源先生戴表元墓在張村、今三石嶺之陽、墓石刊戴剡源先生之墓七字。卷二十二 冢墓先生之妻姓陸、有子四、女四、孫男女八。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婿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係、孫男女八。

初陽娶趙氏、某官次女、據文集卷二十四趙氏婚啓。

次紀娶范氏、據文集卷二十四范氏婚啓。

後庚娶舒氏、據文集卷二十四舒氏婚啓。

幼儒爲慈谿黃正孫之婿。黃潛慈谿黃君墓志銘云、女一人、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按黃正孫爲震東發之子。

是年宋濂景廉生。

次年三月、袁桷至榆林奠祭、有祭戴先生文曰、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四日丙申學生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歧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汔莫能自悟。卒翳於榛莽而漠然爲太虛也。先生之識成於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大節聳肩。挾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爲飛泉。戊寅之秋。愚駭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掃。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事爰久。先子捐養。十年之間。百慙相望。深源厚植。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尚享。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

後十二年壬戌

西曆一三二二

趙孟頫卒年六十九歲。方鳳卒年八十二歲。

又五年丁卯

西曆一三二七

袁桷卒年六十一歲。

又一年戊辰

西曆一三二八

白珽卒年八十一歲。鄧文原卒年七十一歲。

*

*

*

*

*

*

貝瓊戴克敬妻吳氏墓碣云。安人諱恕。姓吳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略年十九歸同里戴克敬。剡源先生之孫。壽卿先生之子也。略克敬爲貧而仕。歷廉訪司海道府。略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濬。次漢。次海。略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程。清江貝先生集卷三十知先生之孫曾。在明初頗盛。但壽卿爲先生第幾子之字。無人查攷。

剡源鄉志卷八選舉表內列戴詢、榆林人、和州訓導、明永樂十二年甲午舉人。又知先生裔孫科第之繼起有人。

* * * * *

先生著述生前手自繕定，名曰剡源集。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

至於袁桷師友淵源錄云：戴表元略有榆林集五十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此榆林集者，當非先生最後

手定本。

門人袁桷嘗欲刻其遺文，有刻戴先生遺文疏曰：

羊公峴山之碑，深懷身後；白傅雞林之集，豈較目前？是以壁中之藏，咸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乎近；志乎古者，或知其非。爰舉耆先，以告茂異。剡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漱六藝之精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璧；若哀吉金，以合四懸之鏞。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既人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年之計在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穆參軍市上之酬，敢求善價；蔡中郎帳中之陋，徒蔽修名。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

柳貫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字戴帥初詩云：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其鄉曹泰字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



信藏

往來就之游息。略帥初最得壽其藁卷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次。略帥初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略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已知其爲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其論著諸經悉有成就。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而不能貽之永久。略於是戴先生下地且二十年前脩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柳待制文集卷

十九

明初宋濂搜訪遺文二十八卷采入史館序而刻之。

宋濂剡源集序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爲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人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略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刊於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略洪武四年

秋八月

宋學士文集翰苑前集卷六

宋濂題剡源清茂軒記後曰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修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謄其文藁二十八卷以上至今藏之秘府。

按黃文獻公即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生宋景炎二年丁丑

西曆一二七七

卒元至正十七年丁

酉西曆一三五七年八十一爲宋濂之業師據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先生歿時黃潛三十五歲袁桷四

十四歲袁桷歿時黃潛五十一歲黃潛歿時宋濂四十六歲當時袁桷如已刊行先生之集黃潛

以愛好先生詩文未有不求得其刻本但宋濂序中僅述其師黃潛稱道先生詩文並未隻字提

及袁桷刻集之舉殆袁桷有刻先生遺文之意而未見諸事實歟

又按方孝孺劉樗園先生文集序云先生略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略戴公文亦傳於時

略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遜志齋集卷十二方孝孺從宋濂遊當獲見剡源集二十八卷故云

爾

又按黃潛推崇先生見於其文者凡兩處如錢翼之墓志銘云略於略當世宗王若剡源戴先生

略翼之無不接其緒論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三又如安陽韓先生墓志銘云略前代遺老若王尚書

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帥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卷三十二

明萬曆年間先生邑人周儀得其舊日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由先生後裔戴洵刻之

周儀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曰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

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

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



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全也。略乃今溯先生之歿。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略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謄人錄之卷。或散於衰微。或懷於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尚繁。略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餘。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略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孟。

戴洵重刻剡源文集序曰。白余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爲司業時。嘗序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略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略余故因刻既成。而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曆辛巳春仲。周汝礪刻剡源先生集小引曰。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上。略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略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



文略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略輒拜手僭引其端云萬曆辛巳仲秋。

奉化縣志周儀字鳳來號華東城內人嘉靖三十四年舉於鄉授青城教諭陞南川知縣略左遷倅

福建運司略卒年七十有三儀學問淵深練達世事略著有治蜀條記居閩集易經說約唐詩裁略

藏於家卷二十四人物傳二戴洵序中稱周羽可者當爲周儀之又一字也。

又奉化縣志云戴洵字汝誠號愚齋城內人自幼識度宏遠落筆驚人考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

翰林編修略萬曆四年典試南京略六年進中允八年轉南雍祭酒略所著有司成集若干卷卷二十

四人物傳二攷剡源鄉志選舉表與人物傳中並無記載戴洵之事據先生文集卷五小方門戴氏葬

記戴洵當爲縣東郭花園戴氏祖昇派之後非先生之嫡系裔孫。

清初餘姚黃宗羲選先生之文六十三首分爲四卷名曰剡源文鈔康熙三十九年海寧馬思贊刻

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剡源文鈔四卷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其時戴表元

剡源集本尚稀因選其記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志銘四首題後九首宗羲亦間有點定其持擇頗

精審然不足以盡表元也。卷一百七十四集部別集類存目一

海昌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剡源文鈔右刻本四卷前有本傳自序先君子親筆評點記

後云予心慕剡源文集數十年嘉慶甲子始購得是編而讀之漫識卷尾齊雲采藥翁時年七十有二

又書居易錄戴以古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數語於卷首云按宋淳祐時表元年方幼齡下

至大德幾五六十年載。且道傳更後亦不得云齊名。又附錄馬寒中先生跋語於卷首。寒中跋云。歲丙辰丁巳。黃梨洲先生講學海昌。先君子時與之往復議論。惜思贊童稚未能備悉精奧也。先生每極口宋戴剡源文。府君購其集不可得。後從叔氏日觀齋見先生所寄選本。遂命思贊刻之家塾。閱歲書成。府君見背。年來多故。未暇整理。昨冬與竹垞先生借得全集。復發興補修。欠葉校讐訛字。其去取批抹。悉依梨洲原本。不敢妄有增損。蓋遵先君子授刻之意也。因憶幼侍府君與先生晤對。已歷三十餘寒暑。而府君卒於庚午。先生與日觀叔亦相繼下世。重展是集。不禁慨然。康熙庚辰七月既望。海寧馬思贊識於紅藥山房。

卷五見蔣生沐別下齋叢書

黃宗羲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推許先生之文。能以情動人。其言曰。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貞州。戴剡源之人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人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張海鵬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嘉慶年間。趙懷玉得戴洵刻本三十卷於鮑以文。道光二十年。上海郁松年據以重刻。爲宜稼堂叢書之一。並校補更定。爲剡源集札記一卷。先是道光十一年。鄞盧鑑號芝山據鄭耐生名喬遷手寫本文六十三篇。有剡源文鈔之刻。分類而無卷第。前有新城陳用光題辭。嘉興馮登府跋文。

趙懷玉剡源集跋曰。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刻於洪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編於嘉靖中。周儀



羽可重刻於萬曆間。後裔戴洵，今世所行者皆此本，而頗不易觀。余購之久矣。嘉慶辛未冬，訪老友鮑君以文於烏戌。時君病足不能起，留坐榻前，情話竟日，並許以此書見貽。老人善忘，是冬未能即寄。明年春，余有關中之役，及乙亥返里，已嬰末疾，欲往烏戌未果，而君且歸道山。余自茗雪還，迂道烏戌，命兒子戔代奠生芻，值令嗣志祖他出，晤於吳門。因及此書，今年四月，又見志祖於吳興。復申前說，既別，輾轉覓寄，八月始達常州。知爲竹垞秋岳藏本，鮑君亦嘗校之。書誠不易觀，而購之者亦綦勞矣。爰識得書所從來，並及鮑氏兩世交誼。至於帥初之文，自爲宋文憲推服，洎乎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嘉慶丁丑九月，收庵叟趙懷玉力疾書。見宜稼堂叢書剡源集。

陳用光剡源文鈔題辭云：戴帥初剡源文鈔，黃黎洲徵君選定，鄞盧君鑑校而重刊之。凡四卷，徵君設教甬上，甬上之士咸從徵君學爲文，於此可以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焉。戴氏以詩名當世，而文亦清暢不雜，蓋宋南渡後諸名家文格大略相似，其波瀾意度可望而知爲宋元間人作也。至論陸渭南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無甚諛語，不必爲之諱，而又云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如此，其言無所偏倚，可以爲論世者之法矣。新城陳用光識於台州試院，時甲午二月既望。

馮登府剡源文鈔跋云：剡源集三十卷，國子學正夏閱與其孫資先刻於明洪武初，宋公濂爲司業時序之者也。萬曆時已無存，戴氏洵即周羽可手抄本重校刻。今天一閣藏書有之，國朝四庫所著錄者是也。黃南雷徵君曾選四卷授其門人范氏所刻，王述庵司寇謂視全集僅十之三四，然精華已萃於此，全本益少，是爲中流一壺，今亦不傳。慈谿鄭耐生有手錄本，芝山盧君刻之，未知於范刻

本同異何如。而其表彰前哲之意，不可謂勤乎。夫剡源早從王舒二公遊，而袁清容實出其門。今深寧集已刊，安得好事者並清容集五十卷繡之版。四明文獻之盛，師友傳授之淵源，益可攷鏡而得其所由來矣。道光甲午二月熟食日，嘉興馮登府跋。據此則初刻剡源文鈔爲范氏與馬思贊也。

郁松年剡源集札記序曰：略剡源集無論明初所刻，即嘉靖間周儀菟輯者，亦殘佚不易得。余家所藏，即黃黎洲先生所從選錄不全本，蓋是集幾湮失矣。余所刊三十卷者，寶山毛君生翁得於武進李申耆太史，太史得於同郡趙味辛司馬，司馬則得於湖州鮑以文孝廉。司馬跋云：是書爲竹垞、秋岳兩先生藏本，鮑君亦嘗校之。今觀書中回易刪加、朱墨爛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爲何氏。其明確者既胥從之，而意有未安，亦弗敢徇。至原本字畫音義顯繆脫者，輒以己意參攷補正，疑者闕之。其朱墨校改者，既不能辨爲何氏，則統以或云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原本詩文間有空字，或仍或否，亦率注明以存原刻體制。凡三閱月，是書始少完具，可繕寫付剞劂。略區區矜慎所由刊刻者，略述其大端，以告後世，且使海內博物君子得匡其疏漏云。道光二十年五月三日，上海郁松年泰峰氏書於宜稼堂。見宜稼堂叢書剡源集札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略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上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卷一百六十六。

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明初刊本二十八卷。萬曆辛巳刊本劣。

嘉靖祭酒戴洵刊本。宜稼堂叢書本。道光庚子郁氏刊佳。黃宗羲選剡源文鈔四卷入存目。似亦據元本重刊。元刊亦有分甲乙丙丁四卷本也。前有宋濂序。馬思贊刊本。卷十七。

珊瑚村人白醉揀話剡源集誤入唐彥謙詩云。元戴帥初剡源集。道光間郁泰峰據朱竹垞曹秋岳

兩家藏本刊入宜稼堂叢書中。亦稱善本。但律詩內多有以唐彥謙詩誤入集中者。五律如丁亥歲

除前二日書事晦亭全唐詩唐彥謙集作梅亭夜坐示友聞應德茂先離棠溪有作逢翁舜咨即唐彥謙逢

韓喜詩七律如乙亥歲毘陵道中東湖第三溪過殷浩然先生墓越城待旦次韻任起潛謀隱之作

過清涼寺王參預墓下次韻寄陳達觀少府兼簡叔高計誤入者有十二首。顧俠君元詩選亦誤列

越城待旦一首。戴帥初爲元代鉅子必非襲前人詩篇以爲己作者。當是偶寫唐詩而編集者誤以

列入耳。名人詩集此類甚多。如顧長樂春水滿四澤一首誤入陶靖節集中。杜樊川赤壁定子兩首

並載入李義山集。歐陽永叔深畫眉淺畫眉一詞爲白香山所作。瑞鷓鴣詞楚王臺上一神仙云云

爲吳融所作。王臨川集中詠叔通詩。宋景文集中亦載之。春江詩乃方子通作。春殘密葉花枝少云

云爲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艷艷花千樹云云乃王平甫詩。皆編集之

誤。但不若剡源集誤入之多耳。四庫所收剡源集。明嘉靖時周儀所編。余未見其本。未知曾否將唐

鹿門詩加以刪剔也。青鶴雜誌第三卷第十四期。

郁松年泰峯之重刻。固較海寧刻黃黎洲選本爲全。但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天一閣寫本作三十

二卷。則尚爲未足本也。至光緒二十一年奉化孫鏘玉仙號玉叟據黃選本刻剡源文鈔。附佚文十三首。



又從杭州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對照郁刻宜稼堂本、未及編入者文十四首、詩三百二十五首、刻剡源佚文二卷、剡源佚詩六卷。民國七年、孫氏又校刻剡源集三十卷、於是剡源集始更完備矣。

慈谿王家振剡源佚文佚詩序曰、略周羽可重輯本、略猶曰、詩集僅備諸體、散落尚繁、此先生之文

所以有待於後人之蒐採也。奉川孫內翰玉仙、嗜古博聞、未登朝籍、輒有志於鄉先正文字、網羅不遺餘力。往者剡源文鈔之刻、嘗附佚文十三首、今復得他作、並其佚詩三百餘篇、另爲一集、將壽梨棗、以備郁氏所未選、勤矣哉其用心也。略先生文章有潛溪以導其源、羽可泰峯以助其瀾、今復得

吾玉仙浥取涓滴於斷流絕港之間、略予故述其緣起、以請玉仙之請、而非敢序先生文也。光緒二

十一年。

孫鏘剡源佚文佚詩跋曰、右佚文十四首、佚詩三百二十五首、皆宜稼堂本剡源集未及編入者也。全集三十卷、四庫著錄、而吾鄉所流傳者獨鈔本耳。自郁氏開雕、天下承學之士、始以得讀剡源集爲快。戊子之秋、余就試杭垣、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四卷、文凡六十餘首、內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即昔年附刊剡源文鈔後者也。嗣又從丁氏借鈔剡源佚文詩、則十三首之外、尚多像贊一首、而詩三百餘首、裒然一巨帙。余屢欲刊之久矣、甲午之冬、告假在里、始得依集類編、付諸剗劂、別有所見、併附卷中。蓋先生之文、當元時已稱江南一人、自明初宋潛溪氏訪於郡國、始稍裒輯。洎周氏儀釐爲三十卷、可謂備已。然楊文懿公尚見集外書札數十通、則其所遺脫、概可知也。今戴氏子姓居榆林者、兵燹逃竄、幾無一人、荒祠叢塚、賴老友陳春泉上舍日贊、歲時修祭、並撥己田以圖永



估藏

戴剡源年譜

久可不謂有功先哲者歟。余既校刊此書，喜陳君之所爲，附詳簡末，俾剡源諸君子聞而興起，並推廣其所未備，允余之所厚期者夫。光緒乙未仲春之月。乙未為光緒二十一年

孫鏘剡源集後跋曰：右剡源集三十卷，吾奉元儒戴帥初先生所著也。略憶鏘始冠年，從鄞縣徐子青師遊，命提所及，輒以剡源先生文字相勸。既購得宣稼堂叢書本，即用徐師鈔本互校一過。及館慈東童氏，獲見黃東升先生家藏何義門先生校本，彼時同童佐宸校刊剡源文鈔，蓋黃梨洲先生選本也。次年戊子，應浙江秋闈，借得錢塘丁氏嘉惠堂舊鈔本甲乙丙丁四卷，亦不詳何人所校，與何義門本往往相合。其後又借得同邑茅嶼王氏鈔本，似較他本完備。己亥入蜀，需次會垣，同年鎮平高洗凡明府見而愛之，偶有抨擊，而江夏楊觀察承禧聞而索觀，其中疑而待商之處，尤得審定。蓋余於此集參訂異同三十年於茲矣。庚戌以後，鏘既力於宋文憲公全集，剡源集一書固宋公作序所極爲推重者也。宋集既竣，從事於此，是亦積數十年心血，有所感觸而不能自己者耳。宣稼堂本有札記一卷，大都未能詳密，鏘所校者，頗亦與有異同。而江陰繆氏讀書記錄有校語，自謂於剡源集有緣矣。鏘於光緒乙未曾刻有剡源佚詩三百餘首，並附佚文十三首行世。今復將全集付雕，雖與佚詩佚文板片參差，仍附印行，俾快讀者心目。而郁氏繆氏兩札記與夫鄙見所及，彙成四卷。他日貲本稍裕，當合戴集宋集兩札記續付剡劂，以餉同好，聊誌於此，以當息壤云爾。戊午仲冬。

午為民國七年

按跋文中所稱黃東升定文藏何義門校本及徐子青甲榮城北草堂鈔本，現均歸慈谿馮氏伏

跗堂。

又按剡源佚文二卷剡源佚詩六卷係刻剡源集三十卷均爲奉化蕭王廟鎮孫氏七千卷樓刊印本。王仙氏前二年去世今奉化鄞縣慈谿鎮海舊家尚藏有此刻本。

江陰繆荃孫藝風藝風讀書記跋云奉化戴帥初先生剡源集刻於洪武辛亥宋景濂爲司業時定爲二十八卷而此本在明中葉已不可得。嘉靖丙辰周儀偶得全集之目而搜求重輯。至隆慶壬申勒成三十卷。萬曆辛巳後裔戴洵刻之傳本亦少見。國初餘姚黃黎洲選六十三篇分爲四卷名曰剡源文鈔。道光戊子盧鑑刻之道光庚子上海郁氏復取萬曆三十卷校勘並輯札記一卷刻入宜稼堂叢書。趙味辛先生跋歷敘得書之艱白是海內始得讀剡源集矣。荃孫於光緒丁酉得萬曆本庚寅得盧刻文鈔。今春至滬復得海昌楊芸士所藏舊鈔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與萬曆本同。而何義門先生用汲古閣舊本校過復抄附逸文十一篇余於剡源可謂有緣矣。謹錄校語以補札記並刻逸文及何跋以傳之。脫訛校正稍勝郁本舊鈔四編目亦附後。時光緒癸卯大重陽江陰繆荃孫跋。雲自在龕叢書藝風讀書記乙癸卯爲光緒二十八年

近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計文四百六十三首連自序在內詩四百二十七首係照明萬曆刊本即戴洵刻本景印。內有朱文篆印二。一曰曾經藝風誦讀。一曰荃孫知爲江陰繆荃孫家藏本。此本不同於宜稼堂本者少剡源集札記耳。雖亦非足本惟流布較前益廣矣。

近人江安傅增湘沅叔藏園羣書題記校本剡源集跋云

此刻源集三十卷、郁泰峯所刊也。桐鄉沈君曉滄取何義門校本、手錄於上。原缺卷三十五至二十八卷、余從廠市配完。復假得涵芬樓藏明耕心堂鈔殘本、補校卷二十五、六兩卷。假朱翼庵藏鈔本、補校二十七、八兩卷。此書遂爲全璧矣。泰峯刻此書時、得鮑以文藏鈔本、經朱竹垞、黃秋岳兩家遞藏。鮑氏又手加校勘、遂據以入木。今觀沈氏所錄義門校筆、則郁氏新本、烏焉、帝虎、觸目皆是。余又以涵芬樓明鈔本及朱翼庵藏本校補數卷、改訂又復不少。以此知掃葉撲塵、其事正未易言也。沈氏校字外、兼及評點、所錄爲黃黎洲、何義門二家。沈氏又自其意評隲之、擇持精審、於觀覽頗便。茲錄沈氏跋三則、及何氏跋二則、於左。俾後之覽者、得悉其源流所自云。沈氏名炳垣、浙江桐鄉人。官松江海防同知。與錢警石爲至戚。曝書雜記中曾及其人。其手校書至夥。陳君乃乾曾得其所校讀史方輿紀要、糾正閎多、欲從之。假錄、勿勿頻年、尚未遑及也。

道光辛丑三月、余因公赴上海、門人郁泰峯以此見贈。

又三月三日、裝訂訖。炳垣識。

泰峯刊此書、板行已四年矣。甲辰仲冬、復得吳郡黃堯圃雲間張柳村所藏本。二書均以硃筆錄何義門先生評校。讀義門白跋、校文集時、固未嘗見詩集也。今觀詩集評校語、與文集一色筆墨、其爲義門所校無疑。按黃氏本、除何校外、間附硃墨藍三筆簽條、其云垂記者、則柳村太守已出也。義門所校本、即泰峯所據以刊之本。其中增刪字句、是正謬誤處不少。因將黃張兩本中校改字句、重錄於此書上。而不復箸校者姓氏、以兩本所校非一本、注非一手也。其有他本筆誤、而黃氏據以校者、或古今字異、



而義本通同者、今悉刪去、以省煩複。錄既畢、因誌其大略於此。時道光乙巳冬十月二十又七日、桐鄉沈炳垣書於上海海防新署之華著身室。時年六十有二。

集中圈點、何氏用朱筆、黎洲文鈔用墨筆、其紫筆則垣僭爲之、間有管見參攷、附注於上、隨筆書之。炳垣又記。

始余病此集訛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與否。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冊、爲文祇六十五篇、分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刊、則唐畫西域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甚少。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焉。毛丈憐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鈔、將並以借我、乃書以志喜。焯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吻、宋季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羨舟次。

五月、遊吳門、得此校本於來青閣中、佚其四卷。

二十五至二十八

嗣檢涵芬樓書目、有剡源集明寫本、因

假以北行、發冊視之、則殘帙祇得十六卷、而佚卷有二、在其中、校過二十五六兩卷、各補脫文一行、因鼓興勘其餘卷、所訂正者又數百字、大抵與何校合者十之五六、而出何校外、亦二三焉。泰峯刻此集時、校讐頗爲精審、而遺漏尚如此之多、則未能搜集衆本故也。然百年以前、舟車艱阻、聞見因之壅蔽、

藏書家又多以珍秘爲心。安能以今日之輪軌通馳、都市萃積、郵假便捷、歸咎於昔人哉。書此以誌吾幸。乙丑六月初三日、傅增湘記。

余既最錄題記、訖忽在廠市、覩明善堂本剡源文詩各一冊、文係摘錄之本、略勘初無異同。詩則專采五七言律絕、爲全集之二十九、三十兩卷、取以對勘、其異字出沈校外者、改訂凡七、八十字。原書係從金亦陶手寫本傳出、後附亦陶跋。茲附於左方、知前輩於昔賢著述、苦心珍護、良足起人欽挹也。增湘又記。

亦陶金先生跋

人之性情不同、故其嗜好亦異。如文王之昌歎、曾皙之羊棗、屈釗之芰、淵明之酒、嵇康之鍛、李納之奕、荀奉倩之婦、王子猷之竹、范汪王之梅、元章之石、劉邕之痴、皆是也。余賦性最淡、一切世人所熱中奔競者、舉無所好。顧獨好書。然家貧授徒、以餬其口、安得有餘貲買書、勢不得不從友人借鈔。所謂少好鈔書、老而彌篤者矣。然亦用以耗壯年心、送餘年耳、非欲以矜博覽、誇收藏也。歲己未、嘉禾曹侍郎秋嶽先生過余草堂、亟稱元人戴帥初先生之文、許抄以寄我。會余客他郡者數年、歸訊先生、則已爲古人矣。於是帥初之名、時來胸中、或形諸夢寐。今年始獲借閱此本、如飢者得異饌、飽飫美滿、欣慰無已也。但係鈔本、舛譌最夥、姑錄存之、俟再購以校。按宋遺民廣錄、帥初諱表元、慶元奉化人、咸淳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以恩轉文林郎、戶部會國變、攜家避鄰郡、兵定歸四明、不仕。家素貧、不事生產、逃竄之餘、無以餬口、授徒賣文、日手一編、不輟。從榆林剡源家焉。年六十二、執政薦之、拜信州教授、再調婺



州辭年六十七卒。著剡源集行世。戊辰新秋拙脩居士金侃並誌。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三期

傅沅叔氏搜校剡源集不可不謂勤精。若曰其收藏者已稱全璧，實不敢苟同也。

民國二十一年鄞縣張壽鏞詠電據童氏大鄧山館本剡源文鈔刻於上海，計文六十五篇，分四卷，爲四

明叢書第一集本。

張壽鏞剡源文鈔序云：略潛溪總修元史，乃屬使者入鄞，得其集二十八卷。余藏有三十卷舊鈔本，較刻本爲勝

及司業成均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與先生之孫資先謀梓，於是始刻先生之集，所謂洪武四年本是也。洎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所謂後裔戴洵本是也。上海邵氏據之以入宜稼堂叢書，而吾師奉化孫玉仙先生益爲搜輯，釐正重刻之，所謂七千卷樓本是也。然則先生之文搜之者潛溪也，而潛溪搜之而得者得於鄞人也，得而始謀梓者夏君閱也，其繼之者鄉人周儀也，最後則爲玉仙先生。鄉之文獻僅有存者，不重賴鄉之人乎？顧其浩浩蕩蕩，莫窮涯涘，後生小子不得其門，望洋歎焉。於是黎洲先生手選尤精者四卷，曰剡源文鈔，慈谿鄭耐生氏手爲寫錄。耐生名喬遷，著有藏密廬

文稿童柘叟收藏之以贈余，余藏之又八年矣。讀王漁洋居易錄稱爲海寧刻剡源集四卷者，即馬氏思贊康熙庚辰本也，與鄭氏同出一源。光緒己丑大鄧山館本者，即柘叟依所藏以刊者也。是柘叟之贈余者，先既梓行矣。余維先生東南文宗也，昌黎起衰於六朝之後，先生振弊於宋世之末，氣萎薊而詞骯髒，今有更甚於昔者乎？昔既哀其罕有，何害於兼存？爰取柘叟贈我者，悉仍其舊，補以潛溪序，重付梓焉。而論述之如此，且吾鄉人珍重文獻之意，亦可見矣。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剡源文鈔目錄

卷一 記

喬木亭記 質野堂記 廣心亭記 水心雲意樓記 容膝軒記 充安閣記 芷屋記 玉林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葬記 唐畫西域圖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
昇元報德觀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此樂堂記

卷二 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仇仁近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國仲南詩後序 朱伊叟詩序 劉
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李氏族譜後序 楊氏池堂讌集
詩序 遊南岩詩序 陵陽牟氏詩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王承公避地編序 千峯酬倡
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鄧善之序 送曹士弘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葬
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銑歸鄉序 送謝仲潛序

卷三 墓志

游縣丞墓志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 單君範墓志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

卷四 題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張浮休郴行錄後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

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

唐師善談乘

喬遷少讀黎洲先生贈萬五河詩有震川占淡剡源色澤之語而不解爲何人也。既發先人遺篋得震川集乃求剡源之文終不可得。僅從宋潛溪集中得其剡源文序略知其梗概而已。後五河裔孫冠南丈出示剡源文鈔蓋黎洲所選定者受而閱之而復之而不厭百回讀之時方攻舉子業未遑鈔錄歷歲時而還之而心終不能置之也。今夏於友人處見剡源全集三十卷始得而盡覽之而目光腕力迥不如前又不能盡錄之因復從萬氏假選本鈔之計目如右凡若干篇於是鈔竟而不能無感焉。今夫剡源閔宋季文敝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得深寧爲之師清容爲之弟子雖官位不甚顯而至窮老終身其享文章之福亦云極矣。而潛溪已哀其沒僅六十年罕有知其名與字者則夫古文一道猶論樂者之於黃鐘大呂久矣爲人厭棄所謂大聲不入里耳析楊皇琴則嗑然而笑者也。然而瓊枝瑤草即埋沒於荒煙之中與黃茅白葦相伍而其本色終不能爲黃茅白葦所掩也。剡源之文得潛溪序之晶光寶氣不可過抑即後世多茫然不知而亦何害。況復經黎洲選定有如崑山之玉琢爲圭璋無可摘其瑕疵者矣。第萬氏舊本亥豕頗多即得而鈔之而猶有所憾何時得善本而改正之謹裝成帙與震川集共藏之。若夫占淡色澤之辨讀者自能知之。喬遷非知文者也亦莫能名言之也。道光八年夏五慈谿後學鄭喬遷耐生氏謹識。

張壽鏞剡源文鈔跋云剡源文鈔爲黃黎洲先生選定慈谿鄭喬遷耐生氏手鈔而童賡年

慈谿孝廉字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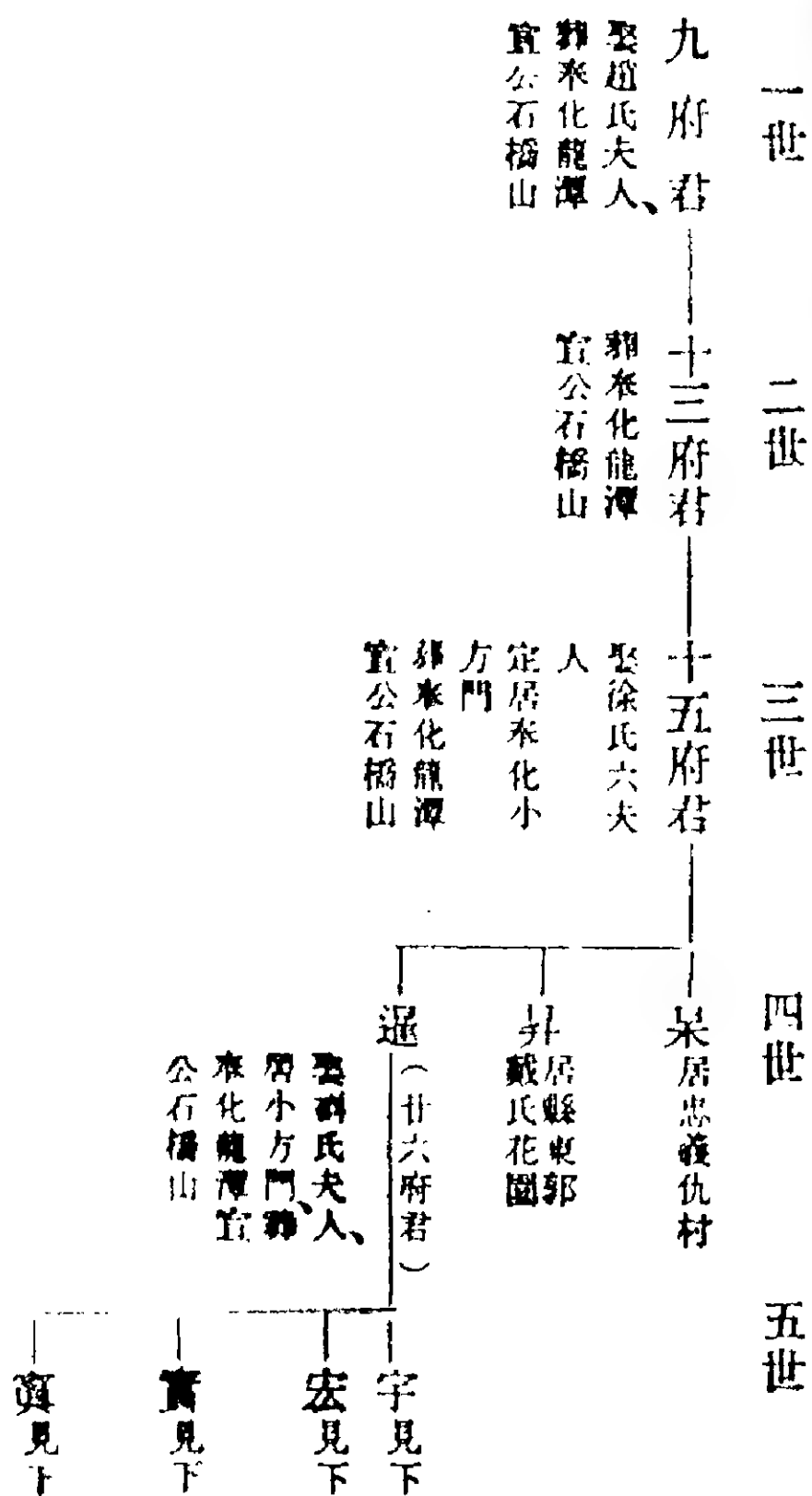
儒藏

戴剡源年譜 文鈔目錄

宸號柘叟。柘叟氏藏之於家者也。柘叟勤搜鄉獻，嘗佐其叔小橋氏刻全謝山鮎埼亭詩集，以板相贈，更取萬貞一管村文鈔、萬開遠千之草堂文鈔與此書，均歸於余。時民國十三年，余重司浙計時也。忽忽八年，柘叟墓木久拱，其子葭青更將柘叟所著四明撫餘錄十二冊，未分卷明州札記一卷、木石老人詩話四卷、詩草四卷及諸雜著以贈。余將爲之整比，擇要刊行，猶未遑也。今刻是書，不第愛剡源之文，且不忍棄柘叟贈我之惠也。至我鄉夏君閱及四明周儀，不知何縣人，其刊始實賴之。鄭耐生亦能文者也。所識寥寥二百餘言，自謙以爲非知文，然讀之晶光寶氣，亦可概見，皆有功於鄉獻，因並誌之。壬申秋。

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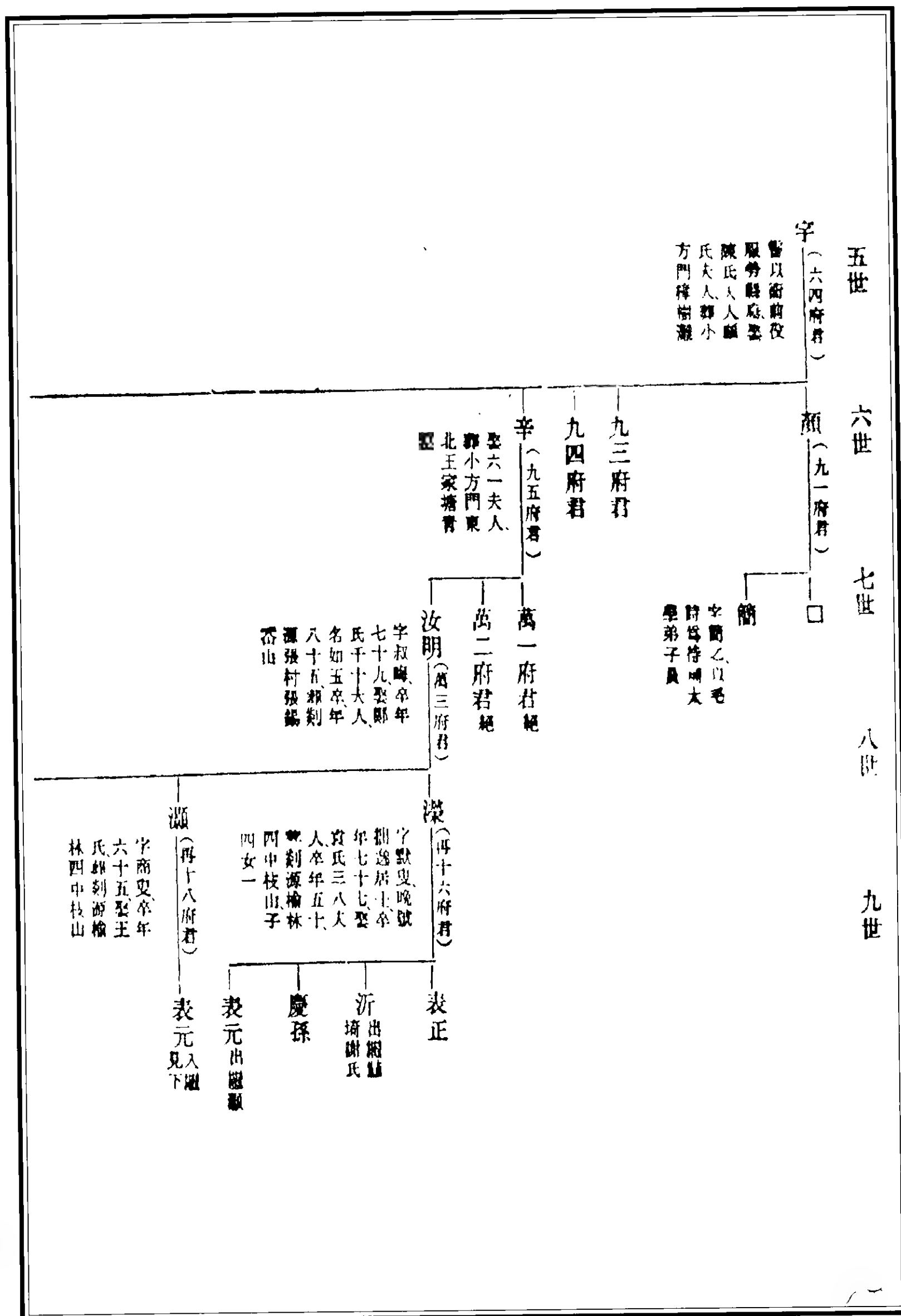
先生後裔、據剡源鄉志云、道光末、榆林猶存戴氏兩人、越數年、轉徙大嵩場。卷二十二按大嵩場在今鄞縣東鄉、距榆林約一百二十里。近攷榆林已無戴姓、僅存戴家後門遺址。惟查距大嵩場西五里許之大嵩岙地方、尚有戴氏兩人、一務農、一業圻匠、則先生爲有後矣。經再三訪求其宗譜而不可得、茲據先生文集小方門戴氏居葬記、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暨袁楠清容居士集戴先生墓志銘四文、輯成先生世系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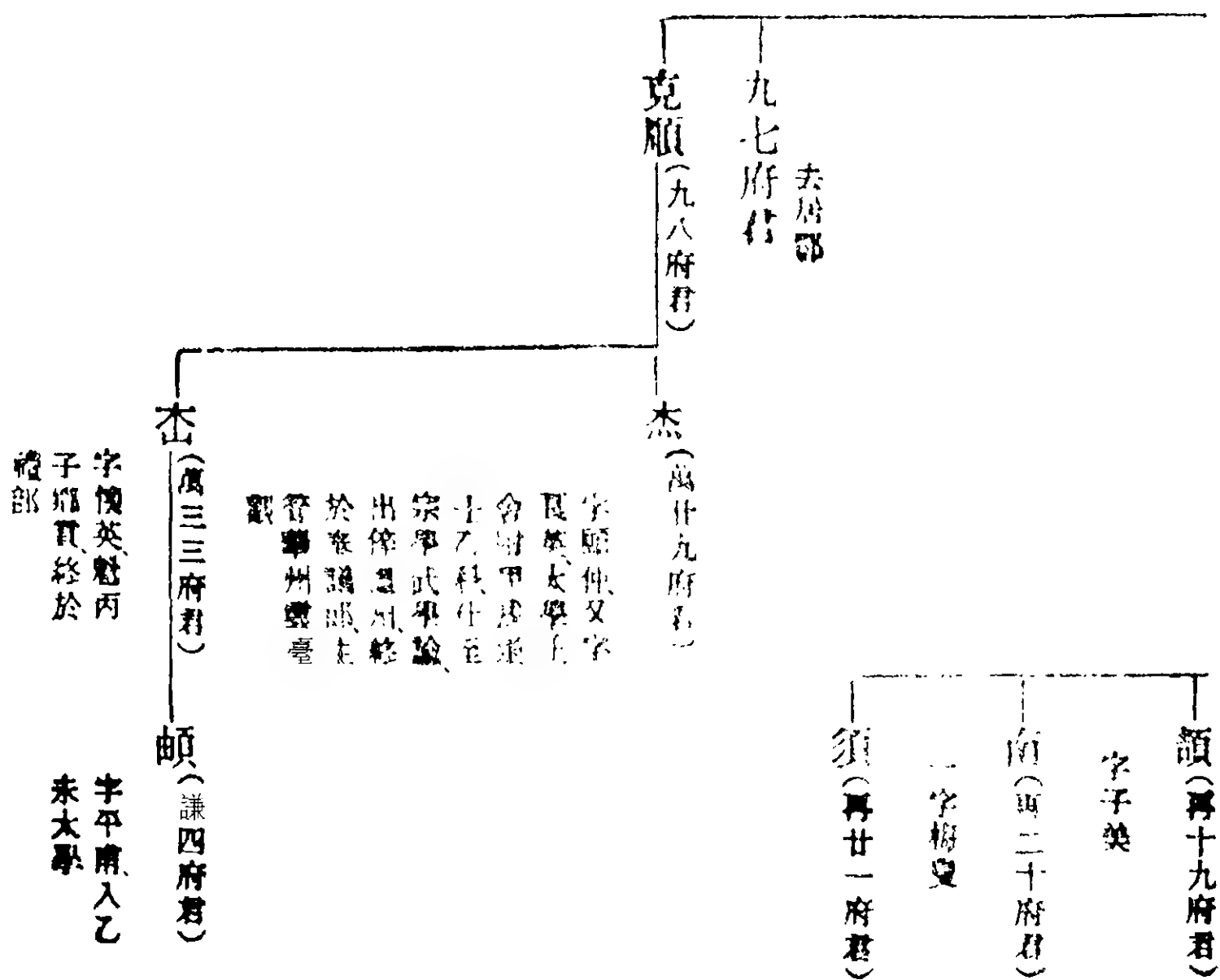




信藏

戴剡源年譜 附錄 一







儒藏

宏（八十府君）

再傳而絕

實（八一府君）

居小方門
四宅

真（八二府君）

居小方門益
四洗馬橋

九世

表元

定居剡源翰
林娶陸氏
剡源張村子
四女四孫男
女八

十世

初陽

娶趙氏

次紀

娶范氏

後庚

娶舒氏

幼儒

娶黃氏

附錄二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荐授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策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於時新定方尚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



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
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
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
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
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可復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
剡。遂俾楠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
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於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
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
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
聞隻語。悉囿以爲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
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荐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
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託於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
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
矣。過時而哀。楠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
先生爲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蘄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
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爲水火燬沒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

焯焯所傳、又皆無是事。噫、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爲宗學諭、篤厚爲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四女婿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於鄞、於宣、於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最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楠、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衡。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於剡、貞德彌勵。琅然孤桐、不諂其逢、浩歸衡門、邈焉冥鴻。二季重輝、續其高風、箋經暢隱、雅言春容。厥壤犬牙、旁邑是著、方門之支、本茂葉附。展世斯赫、宗黌攸輔、誦誦餘慶、聿踵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燁者光、不竦不凌。在泮峩冠、掩耳以行、曲裾長檐、祇繫其亨。千塗競譌、一轍交走、正歧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瘖脫口、如轡在手、如藥在肘。屢躋於艱、秉禮益閒、有泉潺潺、有佩珊珊。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邱樊。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爲南、彼鬱者北。告而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元史 卷一百九十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占詩文、多奇語。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骯骯、其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

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新元史

卷二百三十七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不就。大德八年，執政者荐於朝，起家授信州教授，再調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茶而辭骫骳，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當代儒宗，表元皆從受業。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蓄而始發。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表元一人而已。其門人最知名爲袁桷。桷之文，體裁議論皆取法於表元者。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不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五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

清雍正十三年嵇曾筠等監修本卷一百八十

戴表元

元史本傳

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七歲能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

淳中進士乙科。大德八年，拜信州教授，調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蘼而詞骫骳，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王應麟、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



估藏

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曰袁桷。

雍正寧波府志

清道光二十六年沈琛其重刻本卷二十六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登張鎮孫榜進士教授建寧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荐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表元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上一職論荐老疾不起。

光緒奉化縣志

清光緒三十四年張美翊等修刻本卷二十四

戴表元字帥初

字曾伯

剡源榆林人

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游臨安

時新定方逢辰廬陵劉辰翁得表元程文大奇之宋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七年試禮

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

元史及舊志均誤寧

教授越歲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元大德

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上荐不起構充安閣坐臥其中自稱充安老人至

大三年卒年六十有七初表元閔宋季詞章萎薾翫其弊已甚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時王應

麟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

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

元而已趙孟頫嘗稱之爲江南夫子其門人最著名者曰袁桷桷之文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

也。所著有剡源集三十卷。元史本傳參歷志剡源集及袁楠撰墓志

光緒剡源鄉志清光緒三十一年趙蒲濤纂刻本卷十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剡源榆林人。自序眉目炯聳。袁楠撰墓志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自序多奇

語。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墓志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論，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

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用類申入太學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咸淳辛未試中第十名，對策中乙科。

賜進士及第。自序教授建寧府。元史本傳乙亥由建康歸。墓志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本傳積

階至文林郎。墓志會兵變，走避鄰郡。兵定而歸，家素貧，授徒賣文以活老稚。自序有書一車，悉取而陳

諸充安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剡源集元大德八年，年六十一矣，會執

政者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墓志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薊而辭骯髒，力言

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摯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

於詞章，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

絕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墓志其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本傳詩律雅

秀，力變宋季餘習。元詩選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

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本傳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墓志往往匠心而成，

追古作者。周汝礪小引尤多忠厚孝悌之語，其施於人者，多自祕重，不安許與。墓志如青巒出雲，恣態橫

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並之失。宋濂文集序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



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

本傳

其高標逸韻如丹青紫霞中人。

小引趙孟頫嘗稱之爲江南夫子。康熙志

黃文獻公潛常樂道之而不已。

宋序

與一人聚講於法華寺之朝暉軒。表元與潛有作。孟頫書之時稱

一絕。

嘉靖志十六

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取法於表元。後以修撰博士二職論

荐而老疾不可起。

本傳

自號曰剡源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自序至

大庚戌。

墓志

年六十七卒。

本傳

宋景濂爲之立傳。係之儒林。

康熙志

又嘗刻其集於太學云。裔孫洵序子幼

儒娶慈谿黃正孫女。

黃潛黃君墓志銘

表元崇祀邑鄉賢祠。郡月湖書院及剡源先正祠。

黃宗羲宋元學案

卷二十二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荐。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閔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三職論荐。老疾不起。其爲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鄰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於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桷師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一百六十六

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



儲藏

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博。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薺。而詞骯髒。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本譜參攷書

剡源戴先生文集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剡源集剡源佚文佚詩 奉化孫玉叟刻本

剡源集剡源集札記 郁松年宜稼堂叢書本

剡源文鈔 盧鑑刻本 孫鏘刻本 張壽鏞刻本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深寧先生文鈔、撫餘編 四明叢書本

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 同上

陳僅王深寧先生年譜 同上

張大昌王深寧先生年譜 同上

舒岳祥閩風集 慈谿馮孟顓先生家藏鈔本

謝翱晞髮集 平湖陸大業刊本

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 奉化孫鏘校刊本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袁桷清容居上集 同上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 同上

柳貫柳待制文集 同上

貝瓊清江貝先生集 同上

釋圓至牧潛集 武林往哲遺著六十種本

宋濂宋學士文集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方孝孺遜志齋集 同上

全祖望鮚埼亭集 同上

光緒剡源鄉志

光緒奉化縣志

雍正寧波府志

雍正浙江通志

光緒寧海縣志

元史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新元史 民國十九年柯紹忞家刻重訂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邵懿辰四庫簡明日錄標注 宣統三年邵氏家刻本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李兆洛歷代紀元編 同上



藏

戴剡源年譜 本譜參攷書

臧勵鵬等中國人名大辭典 商務印書館刊本

臧勵鵬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同上

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同上

畢沅續資治通鑑 世界書局刊本

黃宗羲宋元學案 商務印書館國學墓本叢書本

黃宗羲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 借月山房彙鈔本

張景星宋詩別裁元詩別裁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陳衍元詩紀事 陳氏原刻本

顧嗣立元詩選 康熙年間刊本

柯敦伯宋文學史 商務印書館刊本

馮琦宋史紀事本末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 同上

周密癸辛雜識 津逮祕書本 齊東野語 商務印書館刊本

白珽湛淵靜語 知不足齋叢書本 湛淵遺稿 武林往哲遺著六十種本

仇遠金淵集、山村遺稿 武林往哲遺著六十種本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別下齋叢書本

繆荃孫雲自在龕叢書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刊本

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三期

青鶴雜誌第三卷第十四期



藏 稿

戴剡源年譜 本譜參攷書

本譜承荷馮丈孟顓、毛丈勉廬、陳師杞懷、童師次布、族祖表卿、陳君伯瀛、李君少緣、沙君孟海、凌君慎遠、錢君希乃、葉君友益諸先生暨內子陸素秋或爲審定校訂或爲蒐查假鈔均予以不少之裨補。陳君伯瀛並爲作序。長者友好厚意可感。附誌於此併致謝忱。

孫善福弗侯識於南京

戴剡源先生年譜補遺

剡源先生二十八歲宋咸淳七年登張鎮孫榜博士乙科第十名已見前。茲據清嘉慶顧修輯刊讀書齋叢

書本元劉壎起潛隱居通議卷三十一前朝科舉條附載咸淳七年同年小錄是榜第一名張鎮孫第二

名杜文甫第三名陳鉞第一甲十七人第二甲三十九人第三甲七十七人第四甲一百九十八人第五甲一百七十一人共五百零二人知貢舉爲方逢辰陳宜中同知貢舉爲陳存文及翁又載御試策題云、

問、厥初顓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治之師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繇生與其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非爲邦本計夷考載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三聖傳心之要不越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我先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於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祗通猷訓行其所知召故老求賢才以尚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求牧與芻當謹也既不用嫺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竭澤而漁弗忍也既力卻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尚聞郡邑之有征斂義廩之發恃以振饑而侵牟



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於豁諸州之積負、捐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憂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澤不下流、歷思之、汔不得其說、意奉憲者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則治速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詒謀、常恐着之重、爲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占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頁二十七

清咸豐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本咸淳遺事卷下云、

七年辛未、是歲上試進士張鎮孫以下、賜進士出身有差、御製詩賜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詒謀敢勿遵。昭假天心惟致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珍。頁二十五

三十歲 任建康府教授、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執簡者數百人、已見前。茲據元孔齊至正直記卷四戴率初破題條、按先生字帥初、帥率諧音率字誤云、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嘗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粵雅堂叢書本頁八與此可互證也。

按孔齊字行素、號靜齋、曲阜聖裔、隨父居溧陽、後避兵四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見至正直記。世系。此書雜記當時見聞、與里巷方言、備得人情物態之詳、關於王應麟、鮮于樞、趙孟頫、袁桷事者頗多。所記戴率初破題條、聞於其父、當可徵信。惟帥誤率、未免失實。殆因是書歷世綿遠、不免模糊。

脫漏後人傳鈔舛譌未嘗訂正所致。

五十五歲 作戊戌清明杭邸坐雪詩見文集卷三十。

厲鶚

樊榭

東城雜記卷下馬婆巷條云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

正爲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清明按巷爲宋舊名今俗呼馬坡近東花園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爲下馬坡用之人詩頗饒雅韻

粵雅堂叢書本頁三

此時先生在杭授徒常與顧伯玉陳無逸張仲實白廷玉屠存博相往還已見前此五人略歷厲鶚有文記之見東城雜記卷上城東倡和序條其言曰元戴帥初表元城東倡和序略予按顧伯玉名文琛嘗爲郡國所辟舉遊燕不遇歸陳無逸名康祖龍泉人官澧陽教張仲實名模號菊存杭人系出西秦循王五世孫牟巖翁之婿官江陰學正白廷玉名珽號湛困杭人官江浙儒學提舉屠存博名約號月汀杭人官溧水教諸公皆知名可考惜倡和詩已散佚不傳矣

百二十七

按先生此文在五十六歲作見文集卷十城東倡和小序。

袁易

通父

靜春堂詩集卷二有杭州長至日會戴帥初張仲實次日雪中再用前韻兩詩殆在此時作。

杭州長至日會戴帥初張仲實計兩首錄其一詩云

貞元朝上會遺老南渡王孫不乏賢二妙聯翩今拱璧官流落尚無氈笑談政用迎陽復汲引懸知到日邊揮翰玉堂如問我短蓑黃犢亂春烟

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頁七

此時先生尚未任信州

教授張仲實尚未任江陰學正正同在杭州授徒也。



儲藏

戴剡源年譜

補遺

五十九歲 起家拜信州教授見前。當時方回萬里有詩贈送見桐江續集殘存卷二十八送戴帥初信州教授詩云

伏羲之後幾萬年、堯舜八聖孟一賢、誰學其學傳其傳、明間□氣生戴先、上庠文聲撐青天、高揭蘭闥十名前、□□隻字宮商量、豈但場屋着祖鞭、早合玉堂照金蓮、□□衣常退然擢第三十二載間、昔日朱顏今蒼顏、踰□□□□班垂迫耳順猶在閑、一任金陵絳帳還、近始再調□□山、得非世道多間關、乍可不仕避險艱、四男二女□膝環、束脩餬口菜衣斑、我宿冒忝博士官、稠衆中□□□□直上秋上寒、得公老筆不厭看、雄文兩魁□□□□□柄國、韜禍端、老夫尋遭霜間蟬、勻首□□□□□相逢、徒給甕螯酸、人生出處如此難、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鮑氏鈔校本雖係殘詩、亦可見先生之生平。

先生詩文、後人論評、均已分別見前。茲補錄翁方綱評語、石洲詩話卷五云、

戴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註一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註二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註三皆佳句也。又如甃甃水溫初荇菜、紛牆風細欲梨花。註四六朝水暖初楊柳、三竺山

深未杜鵑。註五此一聯句法亦新。粵雅堂叢書本頁六

註一 見文集卷二十九寄雪竇同長老嘗許畫蘭不至。

註二 見文集卷二十九拜袁越公墓因遊定水寺有懷源老。

註三 見文集卷二十九蔚講師見示方便君唱酬詩次韻。

註四 見文集卷三十清華堂。

註五 見文集卷二十九送旨上人西湖並寄鄧善之。

編纂此譜、凡相關書籍、採摭幾盡、意謂未有遺漏矣。近讀粵雅堂叢書、讀書齋叢書、知不足齋叢書、方回桐江續集殘存鮑氏鈔校本、翁方綱石洲詩話、又得若干、爲求全備計、補錄卷末。

孫善福

弗侯

又識



仙藏

戴剡源年譜

補遺

水邨先生年譜

清·龔望曾編撰

劉琳校點

郭齊審稿

清道光十年刻本

《水邨先生年譜》一卷，清龔望曾編撰。原載清道光十年刻本《水雲邨吟藁》卷末。

劉壘（一二四〇—一三一九），字起潛，號水邨，元南豐（今屬江西）人。好讀書，博覽古今。宋季未仕，年四十而宋亡。元成宗時始以薦攝南豐州學正。武宗、仁宗時授延平路儒學教授。延祐六年卒，年八十。著有《經說講義》、《水雲邨藁》、《泯藁》、《哀鑑》、《英華錄》、《隱居通議》等，凡百二十五卷。今存《隱居通議》、《水雲邨藁》、《水雲邨吟藁》。事蹟略見吳澄《吳文正集》卷七一《故延平路儒學教授南豐劉君墓表》。壘在宋末即以詩文名，文思敏捷，才力雄放，尤長於四六。其論理學，以悟爲宗，尊陸九淵爲正傳。

龔望曾，清常州（今屬江蘇）人。道光五年，劉壘裔孫編成《水雲邨吟藁》，命望曾詮次年譜，附刊於《吟藁》之末，即今影印之本。此譜爲表格式，分爲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其識語自謂：「曾之輯是譜也，以事核詩，以年核事，故於舊注間有異同，至時事之無繫於詩者略而不書。」特着力於「詩」一欄，凡《吟藁》所收詩，寫作年代可攷者，一標其題於各年之下。是此譜乃專爲《水雲邨吟藁》一書而作，並非綜合性的、詳盡的年譜。儘管如此，此譜乃迄今惟一的劉壘年譜，對於了解劉壘的生平，研究其文學與學術，仍有一定價值。正如龔氏識語所云：「後之君子由譜以讀先生之詩，由詩以合草廬之表（按：指吳澄所作劉壘墓表），則得矣。」

水邨先生年譜

世系

始祖金

唐濠州

仁瞻

南唐清淮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封越王謚忠肅

崇讚

懷州刺史

希述

宋工曹郎中始遷南豐

昭

宋昇州通判

元載

號江樓居士見曾致堯詩

用滋

宋秘書省著作郎

德純

好義建學見曾易占記

志通

少負高才不事進取

鐸

宋紹興丁丑進士官寧遠縣丞授承事郎

炎

博學高致世稱光夫先生

巖

以文學教授

堦

見本傳。麟瑞號如村著有昭忠逸詠

一

深



藏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

聖宗

嘉熙四年

庚子。明年

改元淳祐。

淳祐元年

辛丑

淳祐二年

壬寅

淳祐三年

癸卯

淳祐四年

甲辰

先生以正月初九日
生於南豐水雲邨。

先生誌母揭太孺人
墳云先君歿不孝孤
甫五晬依外氏寡母
孤兒妻涼萬苦。



儒藏

水邨先生年譜

淳祐五年

乙巳

淳祐六年

丙午

淳祐七年

丁未

淳祐八年

戊申

淳祐九年

己酉

淳祐十年

庚戌

揭太孺人課以四子經書性穎悟過目成誦。

先生十歲揭太孺人遣從師問學曰汝家世名儒吾望子毋失爲儒也講習常至夜分或雞鳴乃已。

淳祐十二

年辛亥

淳祐十二

年壬子。明

祐。年改元寶

祐。

寶祐元年

癸丑

寶祐二年

甲寅

季秋上辛日。上大饗
明堂。侍郎曾穎茂陪
祠。命工繪爲圖。先生
後爲賦詩。

寶祐三年

乙卯

先生表工曹公墓云。
宋寶祐中。侍諸叔謁
公墓。思有表之。後三
十年而立石。爲至元
丙戌。

寶祐四年五月賜禮部進士文

丙辰天祥及第。

寶祐五年八月蒙古分道入寇。

丁巳

寶祐六年南豐木瓜山石牛洞五月二十日先生奉

戊午明年寇作破城。母避寇於畚依梅叔

改元開慶。平鼎憲副僑寓十里

太原館其家之桂堂。

開慶元年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先生二十歲寇退將岷山導江圖聞合

己未明年北四川宣撫大使二歸憲副酌別時海棠州圍解海棠絕句。

改元景定。月蒙古主蒙哥圍合盛開因題一絕於壁。

州秋七月蒙古主卒後六十年復有詩。

於合州城下解圍北

還八月蒙古忽必烈

將兵渡淮九月圍鄂

州卽拜賈似道右丞

相兼樞密使以援鄂

似道乞和於蒙古忽



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景定元年
庚申

春二月、蒙古引兵還。先生聲名日著、與時景定江上、白鹿磯、賈似道用劉整計、攻輩湯斯立、曾唯仲、鄧六庚、弔李校書、斷浮梁、殺七十餘人、元寶遊陳令君琥之墓、送女道士赴龍、使夏竦等殺其殿卒門、尤加敬禮。翔宮。

於新生磯。奏諸路大捷、召還朝。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幽之真州。經上書於帝及執政、且請入見、皆不報。

景定二年

辛酉

景定三年

壬戌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天台陳雪澗處久、令壬戌李壇納款。壇以京東來歸、詔封豐重先生名、待如昆。



儲藏

水邨先生年譜

壇爲齊郡王。蒙古史弟。是年太守錢應孫
天澤圍李壇於濟南。招先生同傳切安客
秋八月、蒙古陷濟南、郡齋。
李壇死之。

景定四年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
造楮行公田法。

陳千峯宗禮自永州癸亥元宵爲雪洲陳
貶所歸與先生納交。辛賦、癸亥春宴代
爲序文稿命其子景人應制。
能從遊。

景定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先生客盱江曾侍郎甲子壽宴代人應制
甲子 平江諸路冬十月理穎茂館。
禋殿圖。

度宗

咸淳元年以江萬里參知政事館盱江。
乙丑 加賈似道太師封魏
國公。

咸淳二年江萬里罷。五月以包先生猶館盱江。會包賀宏齋入政府。約與密。送翁中書赴鎮。丙寅。板簽書樞密院事。

俱以母老辭。又翁丹。贛州。山合侍郎赴鎮。章貢。招先生俱行。復以母病辭。

咸淳三年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館盱江。是年南城傳。丁卯郊。丁卯壽。丁卯重事。三日一朝治事。孺人來歸。夢代人應制。

都堂。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咸淳四年秋九月蒙古兵圍襄。是年水災。鄉邑乏食。戊辰。陽包恢罷。咳村寇起。先生奉母避盱。時詔命江西運使。糴米建昌郡。額應三萬石。南鹽與焉。先生與雲舍趙必昆同請包樞密。恢陳尚書宗禮。曾侍郎。賴茂黃。

咸淳五年己巳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

先生三十歲。

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以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益師圍襄陽。

侍郎萬石易安撫士英合疏上聞得免疏草出先生手諸公皆倚重之。

咸淳六年庚午

江萬里罷夏四月罷是年科舉先生魁亞賀廣東陳經畧簽書直學士院文天祥詔榜盱學王教授寅引樞密院。

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放堂試擢居第一。時朝不拜冬十月詔范李漕使檄往湖湘潘文虎總中外諸軍救使君起子黎使君靖襄陽十一月蒙古城德檄入閩俱以母老萬山十二月陳宗禮辭中山陳漕使招致亦不赴惟客楚昌趙卒。

荆山使君館。

咸淳七年 淮浙江西皆大饑。夏正月初五日，子麟瑞
辛未 五月，蒙古兵分道寇生。

蜀嘉定諸路。六月，范
文虎帥師至鹿門而
遁。李庭芝自劾請代，
不許。十一月，蒙古咬
號曰元。

咸淳八年 五月，李庭芝遣統制
壬申 張順、張貴救襄陽，與
元軍戰，敗績死之。

咸淳九年 春正月，樊城陷。二月，
癸酉 呂文煥以襄陽降元。
四月，以汪立信爲京
湖制置使。冬十一月，

癸酉 成都嘉定提。



以李庭芝、夏貴爲淮
西制置使。陳奕爲沿
江制置使。庭芝兼知
揚州、貴兼知廬州、奕
兼知黃州。

咸淳十年
甲戌

秋七月、度宗崩、太子留遠曾公與蒙川劉送撫州太守陳六卿
卽位、太后臨朝稱制。尚書易牒先生試胄歸莆陽、甲戌十二
詔賈似道爲班起居、闈值母病、不果赴。是月十四日、送菊山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年、如心陳公文龍知趙守解任、題嬾婦
信。元主詔數賈似道撫州、傾倒先生爲序圖。
拘執信使之罪、命伯吟稿。未幾、陳公以言
顏、史天澤、阿朮、阿里事罷歸莆田、借道於
海涯將兵二十萬來盱、先生作詩贈之。
寇十二月、阿朮襲青
山磯、遂渡江。伯顏拔
陽邏堡、遂會阿朮趨
鄂州。張晏然、程鵬飛

以州降。伯顏使阿里
海涯戍鄂。遂引兵東
下。詔賈似道都督諸
路軍馬。開府臨安。詔
天下勤王。陳奕以黃
州降元。李庭芝遣兵
入援。

恭宗

德祐元年
乙亥

賈似道出師。次於蕪。先生客撫州。依制使乙亥臘月三日離
湖。二月。夏貴引兵會黃端明。贈以官屋一。還里。六日城降。
之以汪立信爲江淮區。器用咸備。冬。見撫。先生前此詩稿。亂後
招討使。元陷池州。通旰危急。十二月。三月。散佚。存者寥寥數首。
守趙鼎發死之。孫虎奉母還豐。劫奪一空而已。
臣夏貴之師潰於江。僅以身免。
上賈似道奔揚州。元
陷饒州。知州唐震故



相江萬里死之。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元伯顏入建康。秋七月。張世傑與元兵戰焦山下。敗績。詔放賈似道於衡州。被誅。以陳文龍簽書樞密院事。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元伯顏分兵東下。詔文天祥入衛。尋簽書樞密院事。以陳文龍參知政事。十二月。元兵破撫州。都統密佑死之。

端宗

德祐二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邑人鄧秀山謀仗義文丞相南歸次桂舟丙子五月破潭州李芾死之元與復決策先生對以韻丙子閩山琴景炎元年伯顏入臨安軍阜亭烏合之師非素練必操丙子秋思兵後。

山太皇太后命駙馬無成。鄧不聽後果如都尉楊鎮奉益王廣其言。

王走婺州楊淑妃秀

王與釋從行。命右丞

相文天祥如元軍議

和伯顏拘留之。三月

元伯顏以帝及太后揭太孺人聞三宮北

全氏福王與芮等北遷流涕曰噫無望矣

去太皇太后以疾留先生遂無用世之志

內文天祥自鎮江亡

入真州遂浮海如溫

州帝至瓜州李庭芝

使姜才將兵擣元軍



不克。夏五月朔，益王
 卽位于福州，改元景
 炎。以文天祥爲樞密
 使，督諸路軍馬。秋七
 月，揚州降於元。李庭
 芝、姜才死之。八月，元
 人以太皇太后謝氏
 北去。九月，元軍分道
 寇閩廣。冬十月，文天
 祥帥師次汀州。元人
 入興化軍，知軍事陳
 文龍死之。元封宋帝
 爲瀛國公。

景炎二年
 丁丑

春正月，文天祥移屯
 漳州。三月，文天祥復
 梅州。五月，張世傑復
 潮州。文天祥引兵出

鄧秀山敗，後復見先有懷雲舍趙使君山
 生相對歎獻而已。

西吳直院、江頭別
 友、題東嶽行宮、
 秋夜有懷。

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零都。張世傑復邵武軍。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九月，帝還潮州。州淺灣。元將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元兵陷廣州。元將襲淺灣。帝奔井澳。十二月，帝有疾。元謝深襲井澳。帝奔謝文映。

帝



景炎三年元軍入重巖制置使
戊寅五月張珪死之三月文天
祥興元年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帝還碭州夏四月帝
崩衛王即位改元祥
興上朝號曰端宗六
月遷新會之崖山元
以張宏範爲都元帥
李恒副之將兵入閩
廣秋七月有星隕於
廣南加文天祥少保
信國公張世傑越國
公冬十一月張宏範
襲執文天祥于五坡
嶺

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宏範襲先生四十歲。
己卯以後崖山張世傑力戰禦

訪隱者不遇 盱江。

紀夢有引、江上懷
友。

編元紀年。之。二月張宏範命李

恒守崖山北張世傑與張宏範戰于崖山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沒。宋亡。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世祖

至元十七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先生以兵禍頻仍風九日喜雨夜坐年庚辰復大發兵擊日本。藝雪虐牙漸劍炊獨偶成。

確守素業如平時。扁讀書之堂曰壽文作壽文堂賦。

至元十八秋七月阿剌罕卒於軍。八月諸將棄師於年辛巳

幽居雨夜示兒辛巳八月紀聞。

海島而還。

至元十九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十二月殺宋少

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詔改南豐爲州。

至元二十年癸未

至元二十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十句。又將山谷書摩崖賦呈誥桂舟賈似

二月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錄二詩其上。每讀詩餘閒酒酣興發朗誦數過以舒吟懷。侍養膝下。凡羣公招致俱不往。時揭太孺人年登八十以十一月十

壬午元日陰雨。拜曾文定公墓。拜內翰曾文昭公墓。詔歲中秋有感。

哀文天祥陳文龍死節。補史十忠詩。

編少陵詩繼以山谷賦呈誥桂舟賈似道三首。晚春郊行。



信藏

六日壽終。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春三月遣侍御史程先生以未終制不與夢親、晚立、贊詩十首。

薦趙孟適、葉李、趙五、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舉司、諸縣各置教諭二人、諸道設儒學提舉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事。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瀛國公學佛吐蕃。

汀寇鍾明亮起。

畚寇三首、贈老宣解任歸寧海、送會

除禪、曉意、滕王閣、再用老友歸自洪韻二首、次秋麓族叔韻三首。



至元二十

六年己丑

至元二十大水、江南民流者四
七年庚寅十五萬餘人。

先生五十歲。長子龍晨起、擬峴臺。
瑞卒于撫州。

教授赴鍾陵文臺、
夏初、又報、謁詹
天游學士二首。

南豎雷艾江與明亮滑明雨中屯兵掠路、
乘時響應、賴李參政、軍前遇易雪涯、
世安討平之、先生為賀宰相平寇班師、
作紀功碑、故人易士客話錢塘舊事、又
英子雪崖亂後不相賈似道絕句、秋熱
閣知久矣、至是從李病中賦、雨夜、南
參政行間遇之、過水臺塔、新晴答友、
雪邨同遊石仙巖、禮別友、病起、寄盱
冷真、歸月解兵乃散城吟友、九日次韻、
去。

奉還南居吟卷、
兵禍中師友淪亡感
賦、重到竹谿為易

至元二十
八年辛卯

雪崖賦。

是年秋、易雪崖約先辛卯紀年、送表、
生度谿賞桂、共載山、自廣、繡谷賞桂席
行、訪盱城耆舊、至歐、間賦呈雪崖、訪周
橋、訪周文郁、從周、過、小溪亦溪就次其韻、
城下、訪黃闌衛道、就、曾陶曾葺書室題
往金谿之曾坊、訪平曰小木天、訪庸齋
山、曾仲材子良、歸後、徐參政、謁萬平壘、
雪崖復約先生城北、示兒、回舟、送
論文、甫半月、雪崖櫻春、詩示二兒、贈
疾卒。

東昌王國賓移戍、
題黃權院壽星圖、
入撫城憶亡兒因禱
于神、出撫州晨泊
黃塘、得阿麟信、
再得信二首、懷雪
邊黎使君、懷友、



仙藏

水邨先生年譜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至元三十年癸巳

依韻答友、挽易雪崖詩二首、懷易將軍山林有引。

元夕立春前一日雪入夜、訪知州楊次揭亭泉韻
記夢芙蓉城、別譙桂舟、賦新樓、同將、午坐、吳石雲見訪次韻、再用韻
寄周秋潭、十月十二日望阿麟不至、答友論詩、紀夢有
或壬辰除夕泊青泥河二首。
癸巳元旦、寄曾平山、鶴、燕、送黃

至元三十春世祖崩夏四月皇
一年甲午孫鐵木耳卽位。

明年改元
元貞。

成宗

元貞元年
乙未

修永之武夷問道、
閔農、止法、贈盱
守劉東涯、答友。

酬友人見寄、答陳
南居、與何月泉、
寄月珠胡道人、湖
上揆日、與樓湖文
教二首、游龜岡妙
靈觀侍宸祠、次周
懋齋山長。

是年南豐州學缺官乙未暮春率諸友祭
當路交薦先生攝本曾文定公墓。
州學正初曾文定公
學有祠州西門外有

大德元年
丁酉

大德二年命廉訪司歲舉廉幹
戊戌者二人。

詩友譙桂丹卒。先生少譙二十七歲。爲莫逆交。每稱譙律體爲唐中興。誓手編桂舟。

訪王廉使、李德純游石仙巖醉歸、和韻、贈別徐教惠、不寐、還友人海南吟卷、送趙桂陽赴鎮二首。
丁酉元夕呈朱使君二首、十六夜再用韻呈友二首、病後枕上、酬李德純見訪二首、題鎮江徐氏環谿小隱、四月七日懷阿麟。

贈侯誠翁游洪、送敬菴趙教諭赴新城。



儲藏

水邨先生年譜

大德三年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己亥

大德四年

庚子

七律以紹唐七律之後。

先生六十歲。

李憲甫使君下訪。

纂修南豐州志。時程喜春谷劉廣文至。二文海雪樓學士爲江首。約劉廣文、春南湖北道肅政廉訪谷約游吳渡不果往。使甚重先生。訂不朽再約靈峯送春。靈之業。先生與之書云。峯送春分韻得仙字。僕以千載望明公。明三月晦日賞山丹。公忍不與某共千載乎。

二首、贈謝仁父、送別蒼崖朱使君、壽正心彭提舉、奉慶湖廣左丞李公自汴至鄂、酬盱城毛伯順、曾芸翁諸孫隔詩過訪卽用其韻

大德五年九月禁酒。
辛丑

先生與臧廉使書云、
上狀後、遄往寧都、逼臘纔歸。

二首、麻姑山、禊
祭南豐先生祠、禊
日陪李使君展祭曾
文定公墓下、陪李
使君泛舟小集江閣、
寄李參相。

贈馮知州、和李通
判金精見憶就約集
仙觀晚會、追和參
政陳公金精山舊韻、
枕上懷歸、寄朱
湖州、旅邸遇李德
純、送曾原青赴鄂
渚、送陳生赴憲掾、
梅江別友二首、
梅江別同村友、還
家月中觀雪次韻、
夢先母抱亡兒教誦

大德六年
壬寅

書如昔孩提時覺而
兩感悲不勝情。
自作無名先生藏山
詩序、又作自志以見
意

詩奉問、和憲甫李
侯別詩、和丁知州
山行韻二首、又和
述懷韻、丁耐軒使
君雨中移竹、寬簡
聖、耐軒丁使君惠
米、花朝入盱簡會
雅齋、再簡、丁使
君致祭南豐先生墓
下病不及陪、贈東
平馬先生、陳月卿
挽辭、趙仲仁主簿
挽辭、贈慕容黃南
父、贈徐元道、贈
辛學正、故武寧知



藏書

大德七年
癸卯

十月七日、傳孺人卒。

縣趙養吾哀詩二首、
故贛州通判趙耕
樂哀詩二首、陳主
簿南居哀詩、學宮
次丁使君韻、陳園
陪丁使君飲、奉呈
耐軒使君、盱城道
中、題深靜亭。
贈李景純、贈匡廬
白雲山人、肖峯集
諸老效耆英會次彭
正心韻、和丁使君
九日韻、送沈縣尹
答謝逸山訪別、
和肖峯兄寄、題朝
陽閣、月崖曾教授
挽章二首、贈謝南
山有引、古葦火有

引。

大德八年冬十月立兄子海山是年夏五月建昌教送陳教授赴興國、
甲辰 爲懷寧王。

授胡汝仲長孺以陳酬宣城沈如愚三首、
雪礪癸卯所貽書見 贈寶從善、寄雪
示。陳與先生相別已礪陳提舉、正心彭
四十年、裁書答之、未提舉挽辭。
達而雪礪卒、遂復通
問於其子。

大德九年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廉使魯山、
乙巳 八達居懷州、卽海山先生入選銓注、是年注、
再攝本州學正。

病後紀年、京報銓
回江西、寄耐軒丁
使君、五月二十二
日更初偶成、雨中
簡聶使君、送丁使
君美任二首有序、
喜雨呈郡侯、寄南



佔藏

大德十年
丙午

仍攝本州學正。有呈
州申請廉訪分司救
荒狀。

康劉學正、西郊馬
上桂香郁然。

丙午紀年、湛濟川
爲其叔祖桂舟翁刊
遺稿成、李僉事分
韻賦牡丹得栽字、
再分韻得池字、謝
分司官追還軍占園
地、前昌國李知州
赴汀州同知別後奉
寄、西鄉水災二首、
賦揚州芍藥號美
人紅、客談宋事、
寄段錄事、正心彭
公謂僕更三歲亦稀
年矣因賦、送別會
青原後有寄、送趙
大使、和聶子有、



仙

水邨先生年譜

攀李僉事二首、部
 書吏詩贈郡侯郡侯
 索和二首、喜正心
 彭州判病愈得陰、
 夢得雲月一聊因足
 成之、芸畝曾通守
 復撫州莊田奉賀有
 引、送姚敬仲往金
 陵有引、酬劉其原
 贈墨竹楊月山、和
 趙月梅二首、和正
 心公九日韻、謝郡
 侯爲墳山、送林總
 管有引、送胡榮甫
 赴撫、送教授挽
 章、和李僉事二首、
 羅巡檢再任端州、
 酬張鏡泉二首、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左丞相仍攝本州學正有正
年丁未明謀奉皇后臨朝以安心彭提舉月崖曾教
年改元至西王攝政右丞相哈授祠祀學官請陪位
大刺哈孫遣使迎懷寧書。

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
於懷州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
夏五月海山至上都殺左丞相及安西王
並廢皇后遂卽位是謂武宗六月立弟愛
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

贈祝仲謙、送熊文卿、贈曾敬齋、酬毛伯順見寄二首、周秋陽惠詩次韻、送于判州二首、爲張叔雲題張佛子傳有引、黃忠可求詩、送李辰翁遊武昌、訪程雪樓、題戴嵩牛、符登士輓章、酬金谿饒若薦、高風蕭教二首。

武宗

至大元年

戊申

至大二年

己酉

先生七十歲。九月遷己酉元旦隨班卽事。南劍路延平儒學教授。新命至二首。平授有句云。官冷漫酬遠劉提領到任。答窗下讀年衰難向劍趙水邨。孫知州挽邊行。

送聶使君、和許右丞孝思詩二首、花朝馬上、再送聶使君二首、豐城張氏聚書樓、喜清堂有引。

參字韻、偶成、送吏目王君宏有序、拜墓歸途偶成、和邱大使鑄錢、黃令吏求易名詩、叔永



信藏

水邨先生年譜

至大三年
庚戌

程少尹墮樓病中奉
問、題月潭會君書
樓、過江東卽事、
金谿道上。

庚戌元旦隨班卽事

石溝拜墓歸馬上

偶成、秋祭會祠、

出樂平州大東關北

歷飛仙橋三十里名

曰山下有巨室朱氏

居之、道夢易竹谿、

朱使君墓下二首。

夜宿會庵、雪樓廉

使留宿繞堆庵小飲

劇談二首、三月一

日舟中見霜、望鍾

陵、夜泊、喜雨、

鄭學錄別歸三山、

至大四年春正月武宗崩太子秋延平官期至有司
辛亥明年卽位罷尚書省誅脫給驛健就道先生以
改元皇慶虎脫三寶奴樂實保九月十八日離家。

八王羅流忙哥鐵木
兒于嶺南親定國子
生爲三百人仍增陪



仁宗

皇慶元年
壬子

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件讀著爲式。四方儒士有成材者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

延平北關外三里中元旦夜歸至素庵廉崖西南有村名水雲使立春日隨班先生春日過之喜其春初賦軟柳分韻得名之有合也爲賦詩珠宇慶朱帥受宣十月行臺御史以詔鄰友建堂曰方寸書至檄先生資詔分地未幾生晚子水

登嶺宿小洛陽與憲掾周茂實共酌成詩三寶奴伏誅迂郡守傳待制勸農同過湖鄱陽湖客中謝耐軒丁使君下訪櫟關早發謁大乾廣祐王廟過大乾再韻樵川驛發舟

頒諸郡邑。

南山火、蘇實亭小

集、晚集水雲村有

引、春望、和吳愛

泉投、擊韻、哭愛山

陳州判、和劉伯玉

舊戶韻、華分憲、

周書吏、柴書吏、

詠泉桂有引、贈鄭

見獨學錄授代、分

憲祈晴有應、酬新

龍給王教諭、學校

慶喜詩、劍庠晚曠、

聞援洞、府庠開

詠、唐明皇銅像有

引、尤谿道中圖照

庵早發、入沙縣界、

餞張伯儒歸侍廬

陵、送萬戶回鎮建

皇慶二年冬十一月初詔行科
癸丑明年舉前世祖時議定科
改元延祐舉新制未及行至是

中書省臣復以爲言
乃命定其條制詔天
下三歲一開科蒙古
色目人與漢人南人
各命題蒙古色目人
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延祐元年春正月詔求遺逸
甲寅

安、贈送奉使宣撫
閩境、題范蠡泛湖
圖、題黃渠屋補玉
樓記。

離順昌懷茂實、送
別春郊、呈靜遠張
參憲、寄雪樓程內
相、送朱方崖學士
謁選、壽朱萬戶。

攀韓侯二首、見御
史劉漢卿二首、賀
韓守修譙門挂扁額
壽董帥、別從遊韓



延祐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冬十一月立武宗

子和世琜爲周王出鎮雲南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立皇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

延祐三年先是中統二年世祖延平授代後諸弟子

尊八思巴爲國師授復請留教學者三年以王印命製蒙古新至是始得歸仍以季招仙道院小軒遣興字上之其字僅千餘秋起行歸州守王公二首

君彥、寒江釣雪、素庵憲使別後奉寄、寄杏林使君軍前二首、賀李帥還府、愷歌賀平章龍川討賊江西獲捷二首、秋夜懷亡友田叔端二首、簡張尚友、和張尚友韻、又和雨中韻、新少尹南平馬尹詩與周茂實索和三首、記十一月十九夜夢、哀延平使君。

丙辰生日懷家二首

阿麟生日有懷

舟泊新鋪石



其母凡四十有一。其著命其長孫英來受。磯頭舟人登岸伐薪、
 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業宗正寺簿寶堂黃。近家、贈空洞道
 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公之曾孫瑞亦來受人、送蒙古王教授
 合三合四合而成字、經門下。
 者則有語韻之法、而
 大要則以諧聲爲宗。
 至元六年詔頒行於
 天下、凡有璽書頒降、
 並用蒙古新字、而以
 漢字副之、又置蒙古
 教授司其事。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
 逃居漠北。

孫能琴、王臺驛、
 九月十八日登舟懷
 舊、舟中望陝常懷
 范梅嶺、舟中遣興
 至樵城別西麓危
 提舉、答邵武宰楊
 柳、別愛梅林通
 判、別千戶魏元洪
 和錄判程愚、荏韻
 赴宣慰司奏差、晚
 窗卽事、賀楊經歷
 遷江西憲幕、郭書
 吏、王書吏、代寄
 憲使賀得除、紀夢
 治行、治歸聞次

延祐四年
丁巳

九月客洪城遇北人
於宋庭賓家曰東門
老其人言道學主心
悟儒釋不分先生擬
欲再相訂正而彼已
飄然長往矣。

別邵武使君廉方

齋贈上官書隱

贈光澤龍興觀吳道

士贈故人蔡太守

孫仲仁出樹關

盱江水驛光遠樓

元旦卽事呈邵守諸

大夫寄呈李平章

二首春前和暖忽

發嚴寒愷歌一首

贈萬戶出師汀州

聞赦有喜呈府中

諸大夫酬葉用華

和葉聖夫韻二首

郡侯命和雪樓所

寄詩二首寄素庵

宗憲和嘗稻和

郡侯登山韻贈迂



儲藏

水邨先生年譜

延祐五年
戊午

延祐六年
己未

境陳學正赴江州任。

戊午立春公宴郡侯

索詩、寄呈素菴憲

使、九日戲吟呈郡

侯、題趙宗丞奏稟。

已未元口、春祭會

文定公墓下會飲崇

覺寺、蜀江圖并跋、

復題海棠詩。

先生八十歲復遊肝、
爲梅氏賦海棠詩。七
月爲孫深作一齋記。
八月七日卒於家。初
殯華野、泰定丙寅九
月庚申葬廣昌縣文
教里塔岡後。至順庚
午十二月甲寅改葬
蔡家坑對仙人石。學
者以杜文貞胡安定
例私謚曰文定先生。
祀學官、鄉賢祠。省志

府志皆有傳。



南豐劉水邨先生詩集梓行於明正德間、今梓本不存、詩亦散逸。裔孫眉生廉訪復就家中舊本訂而授之梓、命望曾詮次年譜如右。蓋距先生之沒已五百三十餘年矣。昔臨川草廬吳氏推先生之學足以頡頏顏子固、而惜不過六一翁其人。竊謂先生早負盛名、與遊皆一時人傑、其推挽之力、卽歐陽之於子固亦未能遠過。無如權姦柄國、君子有北風雨雪之思、故蓄道德、能文章、甘心隱而未見。迨至運移世易、弓招

雖切祇以博士一官自全素履。是先生不遇者時也。非人也。遇不如子固而學則同於子固。此草廬吳氏之所以爲知言也。先生著述之富至一百三十五卷。其隱居通議一書。海內早已奉爲圭臬。茲編詩雖未全。然而有不可沒者。蓋宋元之際。目擊板蕩之憂傷。不得已而託於杜陵之以詩爲史。華衮斧鉞悉寓於長言咏嘆之中。則先生之詩卽宋元之逸史也。上下八十年間。事類紛如。指歸不一。藉非年經月緯。次而



列之、則知人論世者何由瞭如指掌哉。曾之輯是譜也、以事核詩、以年核事、故於舊注間有異同、至時事之無繫於詩者、略而不書。蓋叅稽事蹟、而謹嚴出之、庶取信於將來云爾。後之君子、由譜以讀先生之詩、由詩以合草廬之表、則得矣。道光五年歲在旃蒙作噩日、鐸實沈之次、後學晉陵龔望曾謹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6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87

页数=88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1

SS号=12365583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17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6.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